醉芙蓉

（走劍江湖傳奇故事）伴霞樓主·新著

菩提本無樹，和尚偏有女。醉菩提果然醉不迷，從白河中救起一個女嬰，女嬰在鉢兒裡養大了，在酒葫蘆口邊長大起來，竟是芙蓉如面，貌美如花，於是，江湖中出現了一個醉芙蓉，無數屍身旁、血泊裡漂浮起一朵芙蓉花來……

$3.00

1001

編者話 在上期裡，我們爲了本刊出版壹仟期紀盛，發行特大號，增加篇幅十六大頁，的而且確可說是一部質量優厚，內容豐富，名家作品，矚目皆是的完美刋物，讀者們對於此舉，極表讚許，深感滿意。他們在上週來，函電紛至，相詢希望本刋繼續保持該期所增篇幅內容印行，以饗廣大讀者們所愛好，飽嚐閱緻！

關於以上之珍貴雅意提供，雖然是處於匆促時間裡抉擇和取捨，但經過數番愼密考慮參研後，我們亦有同感，因而本刋決定接受讀者所徇，今後維持上期所增頁碼編印，敬希垂注。

然而，在目前之紙張、油墨、及各項原料價格飛漲狂濤中，對上述所增不菲浩繁消耗，難以負荷，在盈損能否平衡計算之下，實在有點使我們「吃不消」之感，但又不想有負讀者所望，進退維谷，情非得已，由是期起略增售價五角，以彌補本刋超出龐大開支之不足，諒讀者們也體察我們迫不得已之困情，原有見諒，並會繼續給予我們鼎力支持！

我們絕對保證，讀者們雖然每週付出不足一張電影前座票價所值，但會令你有意想不到之所獲。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第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張衡（東漢章帝建初三年－順帝永和四年，西元七八－一三九）

張衡，字平子，東漢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少善屬文，游於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時天下承平，奢侈成風，作二京賦，以寓諷諫，構思十年乃成，傳誦於世。善機巧，精天文、曆算、文學，曾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著靈憲一卷，叙述天體現象，而解釋之。又有圖一卷。集當時宇宙觀之大成。渾天儀一卷，為渾天儀器之說明書。算罔書一卷網絡天地而算之。發明圓周率為十之平方根，與印度波羅笈多發明者相同，而先五百餘年。為中國史上大科學家。

程光裕敬撰

陳炫明拜書

一帳春曉醉芙蓉

「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

那書生又吟哦起來，哈，是誰在笑？只是半聲笑，一個漢子在向另一個擠眉弄眼，這人却面上色變，在桌下踢了他一脚，再一瞪眼。

那書生又吟哦起來！

「千里斷腸，關山古道，回首高城似天杳，滿懷離恨，付與落啼鳥，故人何處也，青春老。」

這是令人傷別的灞橋，東出長安，滿京華的冠蓋迎送皆止於此，是故墨客騷人，多在此留下傷別的感懷，因是酒樓也特別多。

酒樓臨窗，眼望渭水烟波，書生獨酌，可是他感嘆青春老去，訪故人不遇？

這一邊，那書生的斜對面，坐着一個女子，也在自斟自飲，好一個人面似花好，只見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只不過眉眼盈盈處，眉梢挑煞，鳳眼含威，忐怪，這女子衣錦繡，看來非富則貴，却沒一個跟隨的人。

這時候晌午才過，酒樓中冷冷清清，只有兩個漢子縮在酒樓一角，可都是背對那女郎而坐，分明不敢正眼瞧人家，却又時不時側着臉兒偷瞧。直似在這女子面前，像老鼠見了貓。偏是兩人都帶着兵刄。

那書生一杯下肚，甚麼？又在唸了，吟甚麼相思因甚到纖腰，他不但吟，而且那一雙已帶醉態的眼兒，也落在那女郎的纖腰上。

不好！角落上側面相向的漢子一滑步，似是想溜，但那條顫抖的腿却又軟弱無力，不聽話，連站也站不起來。

因爲那女郎已站了起來，因爲那書生又在吟道：「……溫柔鄉，醉芙蓉一帳春曉。」

先前笑了半聲的漢子輕輕哼了一聲，也輕聲道：「虧你還是南闖，江湖上也有你這個過山虎的名號，怎會怕她怕成這個樣兒呀，她再是心狠手辣，咱們可沒犯着她。」

這過山虎乃是秦中一霸，西長安一帶，那名頭可眞是响噹噹。另一個漢子名叫駱天鵬，洛陽人世，黑道上吃飯，刀口子上打滾，潼關內外，這兩人狼狽爲奸，道弟稱兄，論武功夫，過山虎更勝一籌，不料竟怕了這女子，像老鼠見了貓。

過山虎眼不離那女郎，他聲音也顫了，說：「你知她是誰？」

駱天鵬道：「沒見過，也聽說過：一笑傾城，再笑就要命的醉芙蓉。」

過山虎道：「你可知醉芙蓉醉酒加怒，芙蓉花就長了刺，毒過黃蜂尾上針。」

一言未了，人影早幌，啊喲，拍的一聲响，書生面前的杯酒，直跳了起來，那書生醉態可掬，慌忙接着了。

竟被他接着了，可不是邪門兒，杯中酒竟沒洒出半滴來。

原來那女郎是令人聞名喪胆的醉芙蓉，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也毒不過這醉芙蓉，她不但芙蓉如面，貌美如花，不醉時也醉臉生春，偏又喜歡在人多的酒肆中出沒哩，誰要是欺她孤身貌美，甚至多瞧她一眼，那就無異在閻王殿上掛了號，鬼門關上報了到。

因爲這醉芙蓉不但出手狠辣，而且出手快如電閃，因爲出手奇快，簡直就沒人能從她的招式上，瞧出她是甚麼門派來，因爲她總是一出手，對方不論武功有多高，不喪命也會重傷。

偏這書生不知死期已到，大難臨頭，醉吟相思到纖腰也罷了，竟吟醉芙蓉一帳春曉，直呼她的名兒。

那書生捧着酒杯，乜斜了眼兒，望着站在他面前，芙蓉如面，醉臉生春的醉芙蓉，又復吟道：「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小娘子，你可是嫦娥下了月殿。」

那駱天鵬一把沒抓住，過山虎人急智生，一躍而起，寒光一閃，啊喲，劍已指正書生的前心，呔了一聲，說：「好大胆，你知這姑奶奶是誰，竟敢瘋言瘋語！」

是這過山虎知道醉芙蓉出手狠辣，待得醉芙蓉先出手，在她面前的人，全得遭殃，她眼兒紅了，殺得性起，沒人能從她手下逃得性命。不是耳聞，而是眼見，月前在長安大雁塔下的酒館中，若不是他得人指點，幾乎逃不得性命。

書生朗朗一笑，又像是嚇得心慌手顫，杯中酒潑了出來，却是過山虎一聲啊喲！一聲踉蹌，一滴酒，只是那麼一滴，潑在他手腕上，像是酒箭，過山虎握劍不牢，那劍登時落在樓面上，若不是他一躍跳

醉芙蓉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開，幾乎落在他脚上。

醉芙蓉一怔，原已大怒，更是怒不可遏，那已溜到樓門口的過山虎也怔住了，奇怪，她怎麼不出手？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是那醉芙蓉反而退了一步，說：「你！長安公子！敢情你是……」

長安公子！過山虎宛若晴天打了個霹靂，那兩腿不但發軟，而且打起顫來，他只顧討好醉芙蓉，先前劍指人家，若然這人眞是長安公子……如何會不是長安公子？滴酒如箭，天下誰有這能耐。

只見那長安公子嘆道：「斷腸人在天涯，長安重到，關山古道依舊，小娘子，誰知訪舊已半爲鬼了，能不與白雲蒼狗之嘆，適才有感而吟哦，實非有意冒犯，小娘子原諒則個。」

那長安公子儒雅瀟洒，竟向醉芙蓉一揖，又復嘆道：「小娘子不也舊情才展，又被那新愁分了，唉！故人何處也，青春老。」

醉芙蓉醉眼乜斜，楞住了，敢情這書生眞個是長安公子，傳說乃唐哀帝視之孫，那朱全忠廢哀帝，即位大梁，是爲後梁，因是受哀帝所禪，是以朱家子孫得以保存，之後五十二年間，梁唐晉漢周，相繼稱帝，更有蜀王王建稱帝於西蜀，那天下之亂，可想而知，哀帝子孫不知所踪，又誰復關心那末代王孫。

醉芙蓉道：「你可眞是……姓李？」

長安公子黯然搖頭，却又不似否認，嘆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故國已不堪回首，小娘子又何必問，却是久仰大名，既然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又何必曾相識，適才以酒澆愁，不料愁更添愁，無知冒犯了尊諱，尚請原諒則個，可許我奉敬一杯謝罪麼？」

醉芙蓉道：「好！早晚我揪住那趙循道，非要割下他的舌頭來不可。」

長安公子又驚又喜，却笑道：「小娘子大雅，的是可敬，只不過這趙企有如你我，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有感而吟哦，不知怎麼得罪了小娘子。」

醉芙蓉哼了一聲，道：「若不是他詞帶愁來，公子你也不勾引起換巢鸞鳳了，這史達祖死罪可免活罪也是饒不得的。」

長安公子更驚又喜，不料這麼個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女魔頭，竟然解得音韻，不但識得趙企的這闋感皇恩，看來她更欣賞史達祖的換巢鸞鳳。

長安公子改容相見，拱手道：「失敬了，邦卿之詞，奔放豪邁，清新閒婉，而無汚淫之失，實是絕妙好詞，有犯尊諱，實亦無心之失。」

那史達祖字邦卿，近作換巢鸞鳳，傳頌一時，那相思因甚到纖腰，醉芙蓉一帳春曉，更是膾炙人口的絕妙好句，這史達祖乃是相府官吏，豈知江湖中有醉芙蓉奇女子，自是巧合，眞個巧得何其妙也。

醉芙蓉一些兒也不見惱，反而點頭道：「邦卿之詞艷麗有餘，可惜犯了爲賦新詞强說愁之病。好吧，你既然替他說情，我不割他的舌頭便了。」

長安公子朗朗大笑，那愁苦之容，早一掃而空，看來這一雙奇人奇女子，相遇恨晚，那去理會樓中尚有兩個江湖惡賊。

在那朗笑聲中，過山虎與駱天鵬溜下酒樓，一口氣奔到渭水之濱，駱天鵬終於把過山虎抓住了，道：「你也算是秦中一條好漢，醉芙蓉就算惡名在外，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怕她兩分也還有可說，怎生你連一個酸秀才，也怕成這個樣兒。」

過山虎回頭望了一眼，才吐了吐舌頭，道：「酸秀才，我的爺，我過山虎可是連一個酸秀才也怕了的，走吧。」

駱天鵬道：「你這是那去，嘿，敢是你失了二魂，少了六魄，回家該往這邊走的啊。」

過山虎道：「你不知道，我是去還神，不是回家去，今日我們這兩條命，可是檢回來了，還不該去還神麼，且休忙道回家。」

駱天鵬一臉鄙夷之色，哼了一聲道：「以往我還敬你是條漢子，不料你竟恁地胆小如鼠，請罷，你去還你的神，恕我不陪了。」

過山虎一把揪住他，說道：「駱大哥，你等等，看來你對這長安公子非但一無所知，而且對醉芙蓉也只是耳聞，並未眼見。駱大哥，我的功夫，難道你會不知，你可曾見我怕過誰來？」

駱天鵬站定了。過山虎放開手，嘆道：「駱大哥，你我多年相交，若是知而不言，早晚要遇上了這兩人，豈不枉送性命，我說還神是假，要去見一人是眞，隨我來。」

當眞過山虎若是怕人的，也不成爲過山虎了，駱天鵬不那麼惱了，道：「你可是要帶我去見玄眞子道長，好吧，我倒要聽你說說，這酸秀才又怎生厲害得令人失魂少魄。」

過山虎怯生生掃了一眼，渭河邊帆桅如林，總算醉芙蓉和長安公子都不見人，他也心定了，道：「我對你說起的玄眞子道長，對長安公子知道得再清楚不過，這玄眞子道長，駱大哥，我問你，你可是最清楚不過的了，是不是，不瞞你說，我知有長安公子，便是由道長得知，駱大哥，我們邊走邊說。」

渭河中一峯拔翠，林木掩映間，可見一角紅牆，臨水一面懸岩壁立，峯下的石橋兩邊，市肆成街，遠遠可見挑出來的酒望子。

過山虎邊走邊說道：「駱大哥，今日你也眼見的了，我要知那書生便是長安公子，還敢出手麼？我那劍怎生脫手墜地，只怕你還不知道。」

駱天鵬一怔，道：「正是，好端端的，你的劍不但墜地，竟也拾起來。」

過山虎道：「駱大哥，你且看來。」

他伸出右手，只見脈門處虎口之間，青了一大塊，而且已腫了起來，不由一驚，道：「這是怎麼了，都不見那兩人出過手啊？」

過山虎道：「一滴酒，只不過一滴酒，我這條右臂差點廢了，人家要是伸手了，我還有命在麼？現下你該信了吧？人家不過洒出一滴酒來，我已重傷，不瞞你說，我聽醉芙蓉道出他的名兒來，雖然玄眞子道長一再對我提及此人，相遇務要小心，我也像你一般，竟也不信，敢情人家是眞人不露相。」

駱天鵬不但信了，且大吃一驚，驚駭一滴酒竟有這麼大威力，更驚的是，他近在面前，竟沒瞧出過山虎是怎麼傷的。

過山虎道：「我趕來找玄眞子道長，便是求他治傷，啊啊！」

過山虎把右手托在掌中，額上見汗。

駱天鵬道：「你怎麼啦？」

過山虎道：「慚愧，在這關中之地，要論內家功夫，除了這玄眞子道長，就得數我了，却連我也不知怎麼啦，那一滴酒濺在我手上，當時只不過微微一痲，也不過是握劍不穩罷了，這傷處不青也不腫，亦不覺得疼痛，但現在……」

現在不但青了，腫了，而且痛得他額上見了汗。駱天鵬這才大驚，道：「可不是邪門麼？那酸秀才眞這麼厲害！」

「不是酸秀才。」過山虎吐了一口長氣，說道：「聽道長說，他仍是先朝末代皇帝的後人，說起來還是王孫，這長安便是先朝的帝京，因爲知道他出身來歷的人，只知他姓李，不知其名，是故以長安公子相稱，玄眞子道長說：後來他也自稱長安公子了，道長的內家功夫，已是登峯造極的了，駱大哥，我有一言，你可休要在道長面前提起，若然我猜得不錯，道長便沒吃過這長安公子的苦頭，也一定較量過了，否則他不會叮囑我見到此人，務要小心在意，駱大哥，我可心中明白，道長提及此人，登時面上變了色，啊啊！」

一聲無量佛，只見橋頭邊轉出一個道長來，三綹長鬚，根根見肉。

兩人說話間，不覺已到了橋頭，原來山峯並非與陸地相連，一水相隔，成爲河中一島，有石橋與陸相通。

過山虎看清那道長是從橋頭那一面轉出，其實並未聽到他們的言語，這才放了心，忙道：「原來道長在此，正要相訪，可是巧了。」

道長稽首道：「無量佛，你且休言，讓貧道猜上一猜，這位可是洛陽人氏，駱施天鵬主麼？」

駱天鵬一怔，忙拱手道：「在下正是駱天鵬，久仰道長大名，特來拜見，道長可是未卜先知麼？」

道長正是玄眞子，原來是武當門人，因犯了戒律，早在十年前已被逐出門牆，中原存身不得，來到關中投奔過山虎，這過山虎之所以能夠稱霸關中，便因爲玄眞子投奔，如虎添翼，這灞橋青峯山上的玄都觀原有主持，被過山虎趕走了，從此玄眞子便作了玄都觀的觀主，只不過這玄眞子雖是武當逐出門牆之徒，來到關中，倒也無多大惡跡，除非過山虎遇上了勁敵，否則也不伸手，過山虎已然成爲關中一霸，再無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了，玄眞人反倒漸漸不爲人所知了，玄都觀也成了清靜道場，只有過山虎才知道，這玄眞子每年秋後，必有中原之行，說是雲遊，但過山虎却知玄眞子必有緣故，只是不便問得。

玄眞子一笑，道：「施主取笑了，只不過郭施主日前過訪，言及施主有關中之行，我算計也該到了，兩位請吧，咦！你這手！」

玄眞子見過山虎托着手，那傷處腫得更高了，吃了一驚，駱天鵬也才發覺過山虎連手腕處也青腫起來，更是大驚，先前

不過只得指頭大小一塊，不料一會工夫，竟已一片烏黑！過山虎再也忍不住了，發出一聲呻吟，那額上淌下來的汗珠，比黃豆還要大。

玄眞子面上亦已變了色，道：「你是遇到了……」

駱天鵬道：「一個酸秀才。」

玄眞子道：「果然是他，長安公子。」一跺脚，扶住了過山虎，才又說道：「快走，此非談話之所，不趕快救治，你這條臂可就廢了。」

青峯山本不甚高，寬大的石階，直通往玄都觀，玄眞子不顧那裏往來的遊人香客的驚訝目光，把過山虎半扶半抱，如飛回到觀中，推拿了半個時辰，過山虎已是癱軟在榻上，痛得好了些，汗也止了，那玄眞子反倒一身大汗。

老道抹了抹汗，直起了身子來，長長吐了一口氣，道：「算了，你這條臂，暫時是保住了。」

駱大鵬道：「道長，這是甚麼功夫？不，可是他中了甚麼歹毒的暗器，但它怎又不見傷？」

玄眞在窗前轉來轉去，不時向窗外瞄，聞言才止步，回身道：「雖不是甚麼歹毒暗器，却比任何歹毒的暗器還要厲害，但也可說比任何都……唉！這門功夫，不瞞你們說，我是聽說過，可沒見識過，今日才……快放鬆了，忍住疼痛，不過用內力相抗。」

玄眞子又在過山虎的肩井穴上拍落了兩掌，駱天鵬也不是平庸之輩，却也不知玄眞子用的是甚麼手法，只見他兩掌拍落，勁道不大，但掌心分明並未觸及過山虎的肩井穴。

過山虎又發出一聲呻吟，玄眞子道：「記住了，不可用內力相抗，放鬆，那長安公子點中你的脈門時，若不是你以內力相抗，其實甚麼事也沒有，若是在七八年前你遇上他，也被他點中虎口，你不過兵刃出手而已，那會吃這麼多苦頭。今日幸是遇到我，你放心，你這條右臂是保住了。養個十天半月，便復原了。」

果然，過山虎手中的黑塊，不再蔓延過來，且那黑塊的邊緣上淡了些。人却似疲憊不堪，兩眼也閉上了。但顯然已不似先前一般痛苦。

駱天鵬搔起頭來，道：「道長，我可更糊塗了，他這些年來得道長指點，內外功夫都已大進，怎麼早幾年倒沒事？這長安公子難道使的邪法不成？」

玄眞子面露愧色，顯然故意避開他的目光，轉身走近窗前，嘆了口氣，說道：「休要胡說，他這是天下間最正道不過的功夫，原也就是我……慚愧，原是武當上乘武學，只不過唯有內功達到造極登峯的境界，不能施爲，數百年來，武當門也不過只三數人曾達到這個境界。」

連過山虎也有氣無力地把眼睛睜開來，駱天鵬的手放在頭上，有似泥塑木雕，武當的功夫豈僅名震天下，便是眼前這個玄眞子，在他的眼中已是高不可測，長安公子何人？說甚麼也只是那麼一點年紀，怎會練成了武當的上乘武功不說，而且還達到了至高的境界？

玄眞子緩緩地又轉過身來，面上似有重憂，問道：「你們說，這長安公子不過二十來歲？是不是？」

「是。」駱天鵬道：「道長這麼一說，可令我更奇怪了。道長，若不是這長安公子衣衫破舊，又愁眉不展，也許他的眞實年紀還要輕些，憑他這年紀，怎會練得武當的上乘武功？」

玄眞子的頭抬高了些，眼中也亮了些，道：「我有事去去即返，你們記住，再遇上這長安公子，能避就遠遠避開他，否則不可和他相抗，也許他所練的功夫，與我門中相近，但天下武學同源，並無根本之別。」

駱天鵬道：「道長慢走，我尚要請教，假若再遇上了，人家要咱們的命，也不還手不成？」

玄眞子道：「今日人家若是要取他的性命，他還能活着來到這裏麼？我要不再說得明白些，你們仍會疑神疑鬼，也不知厲害，這長安公子在那一擊之下，巳逆鑽了他的任督二脈，被他點中的人，若以內力相抗，只會加速自身的脈息逆行，內家功力越高的，逆行也速，也無異你自身功力在體內自相衝擊，是以功力越高的，受傷越重，若是不會武功的，反倒無事，便有些痛苦，也不過像一時抽筋一般，你們明白了麼，記住了，我去去即來。」

玄眞子匆忙走了，駱天鵬瞧了過山虎一眼，道：「好厲害，不怪道長也說這功夫王道了，看來未用以對付……」

他的意思是對付惡人，過山虎秦中一霸，豈祇惡，而且是死有餘辜的大惡，但他駱天鵬呢？不也是一丘之貉。

他話未出口，倒自己尷尬起來，搓着手，在窗前轉來轉去。

過山虎不那麼痛楚了，目光隨着他轉，道：「這長安公子先前聽說在長安出現，之後醉芙蓉也亮了相，道長得知，也曾一再警誡我，少在外面行走，咦……」

駱天鵬道：「是我不好，偏在這時候前來，若不然你也不會陪我上酒樓，遇上這兩個大災星，眞是晦氣。」

過山虎道：「這如何怨得你，都是……駱大哥，你瞧瞧窗外有人沒有？」

駱天鵬出去轉了一轉，回到床前，道：「這是道長清修之所，怎會有人來，有何話說？」

過山虎道：「正是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所，這灞橋也才最多過往迎來，今兒你瞧見那光景沒有？」

駱天鵬一怔，道：「沒甚麼啊，可是你瞧出甚麼來了？」

過山虎道：「這灞橋不過是過往迎來之地，若無事故，那單身人客豈會停留下來！」

駱天鵬道：「我明白了，你是說長安公子和醉芙蓉，是有爲而來，你耽心這灞橋必有事故？」

過山虎憂形於色，點了點頭，自從得到玄眞子撐腰，過山虎才得成爲秦中一霸，既然稱霸，自也橫行無忌，也多行不義，以往還有玄眞子可仗恃，現今這玄眞子顯然也對倆畏懼三分，他豈能不惶恐，而且苦頭已吃了，僥倖保得性命。

駱天鵬道：「我說，你也太多慮了，你那意思是：這兩人是衝着你來的？依我

看來，未必，今日人家若是要對付咱們，只怕再多兩條命也沒了，咱們還能在這裏說話兒麼？而且今日在酒樓中，原是你自己上前的，非是人家找上你來。」

過山虎嘆了口氣，說道：「咱們哥兒倆，有什麼說不得的，咱們的所行所爲，只不過瞞過了道長，更從沒在他眼皮子底下做過甚麼爲非作歹的事，在這灞橋之地，我可沒多大的惡名，只怕人家今日尚未認出我來，還有……」

過山虎又搖頭，甚至不瞧駱天鵬，道：「玄眞子此一去，是不是去找那長安公子？若然這三人見了面，道長得知我這些年來的所行所爲？會不會……」

駱天鵬坐下又起身，又坐下，顯然也已坐立不安，若然過山虎猜測得不差，他可也惡名在外，如何不憂急。

原來這玄眞子是武當逐出門牆的棄徒，除了武當掌門和他的尊長外，無人知其被逐之故，他遠走秦中，在此得過山虎奉養，在此玄都觀停留下來，仍不失一個入世的全眞，除了每年必有關外中原之行，多半清修不問外事，倒是因爲過山虎在江湖道上打出他的名號來，且也僅是武林中人才知道有玄眞子在替他撐腰。

那玄眞子若然行得端，立得正，豈會被逐出門牆，但說眞的，過山虎倒眞想玄眞子和他同流合汚，但這些年下來，過山虎却只能在灞橋之外，遇上武林高手之時，才不得已打出他的名號來，若然還有好處，那就是玄眞子指點了他的武功，在秦中之地，得以出人頭地。

過山虎見駱天鵬坐立不安起來，倒反而安慰他道：「也許我猜錯了，話又說回來，我已撐得這副身家，近年來，雞零狗雜的小買賣，已看不上眼了，大一點的案子，又多在遠處做的，我的名聲自不會好，說眞的，却不比早年更壞，也許這兩人不是衝着我來的。……」

駱天鵬爲何在發抖，退一步，又退一步，一直退到他的床頭。

隨着他的目光，過山虎才乾了的汗，又在額上冒出來了，醉芙蓉！

是醉芙蓉！在窗外露出半截身子來，顯然初見二人也是一怔，但瞪着過山虎的眼睛，發亮起來，咦了一聲，說：「你沒死，竟然沒事？」

可是兩人驚惶過度了，窗外的人眨眼已在屋子裏，醉芙蓉的羅衣兀自在飄動，但人却像是早在屋中一樣，當眞見面更勝聞名，豈僅行如飄風，簡直似幻還眞！

駱天鵬已退無可退，過山虎額上那黃豆般大的汗珠冒出更多了。

醉芙蓉緩緩掃了一眼，冷冷地說道：「你說得不錯，憑你們兩個，也配我伸手，你這過山虎雖然惡名在外，聽說你這些年來，已收歛些了，你那傷可是這裏的道長替你治的，讓我瞧瞧，伸出手來。」

她話聲雖冷，眞像沒惡意，過山虎說甚麼也是一名漢子，還不致就胆落了，吸了一口氣，說道：「今日在那酒樓中，在下原是一番好意，姑……姑奶奶你來到秦中……」

醉芙蓉哼了一聲，說：「你叫我甚麼？可是我老得像你奶奶啦？」

當眞女人終歸是女人，女人誰不願青春常駐，永遠是似錦年華，若是不愛美，這醉芙蓉也不會遍體綺羅了，何況也眞年輕又貌美，只不過太冷艷了些。

過山虎忙道：「我該死，我是說，姑娘，你一到秦中，江湖道上早已轟傳開來了，便是沒緣得見姑娘你的，可也聽說過，任誰一見也會認出來，因爲姑娘像天仙一樣美。」

過山虎鬆了一口氣，因爲醉芙蓉冷艷的面上，唇邊，出現了一絲笑意，說眞的，眞美，眞還沒見過這麼美的姑娘。

過山虎忙不迭掉過頭去，因爲他駭怕之心才稍減，那色心倒又起了，她的笑意，令他心寬，却又心下一蕩，他可是找死了，是稍形於面，他可有活罪受了。

這醉芙蓉之所以令人聞名胆落，就因她活色生香，艷麗媚人，但任誰若是色迷心竅，在她面前稍露輕薄，可就有得活罪受，要不挖出你的一隻眼睛來，也會斷腿折臂。

誰知她是不是又施故技，以色相迷人，過山虎忙又說道：「那書生今日竟敢對姑娘你無禮，所以我……」

醉芙蓉嫣然一笑，說：「喲！所以你就想懲責他，瞧不出，你倒還是一個護花的君子？」

過山虎道：「不敢。」他心下更寬鬆了，偷瞧了她一眼。

可是她才離了酒樓，酒在她的臉蛋兒上，更添了些兒嫣紅，比初時所見，更嬌艷了。

過山虎可仍然存有戒心，道：「不敢，只不過這灞橋乃是在下的地頭，不敢瞞姑娘你，在江湖道上吃飯，難免得罪人多，在下也自知惡名在外，但請姑娘在此打聽打聽，我過山虎可曾在此欺壓過善良，作歹爲非，却是在下雖不敢居功，倒也無人敢在此撒野，若然姑娘在此，竟有人敢對姑娘你無禮……」

過山虎當眞狡猾過人，說來倒眞理直氣壯，眞像他是護花有責，好心一遍，不料醉芙蓉反倒冷冷的，歛了笑容，哼了一聲，道：「你別替你醜臉上貼金了，你兩人……」她瞅了駱天鵬一眼，才又說道：「你兩人亦自知惡名在外，只不過兔兒不吃窩邊草，我也不用去打聽，却是今日你總算知機，你那鬼心思豈能瞞得了我。」

幾句話說得過山虎低頭，駱天鵬脹紅了臉，却一般兒在心中打鼓，噗通噗通，都不知道醉芙蓉此來，是善意還是歹意。

醉芙蓉道：「哼，你兩人作惡多端，橫行霸道，總算沒犯在我手上，我也還有用你二人之處……」

過山虎忙道：「姑娘有差遣，雖蹈湯赴火，萬死也不敢辭。」駱天鵬也躬身抱拳，有如皇恩大赦。

醉芙蓉道：「不用你們蹈湯赴火。」忽然喝道：「伸出臂來！」

不料她轉變得這麼快，傳聞中的醉芙蓉，笑臉如花，鶯聲軟語之刻，就是她出手之時，是以對方總是毫不提防，再加她心狠，手快，故爾無人在她手中逃得掉，也因此從沒人在她手底下走到一招以上。

但現在不同了，過山虎面容慘變，可是這醉芙蓉仍不放過他麼？

他伸出顫抖的臂來，慚愧，敢情醉芙

蓉是要瞧他的傷處。

她的眉頭揚而再蹙，道：「誰給你治的傷。快說！」

醉芙蓉的眼睛忽然發起亮了，忽聽窗外笑聲入耳，有人說道：「還用問麼，自是一位高人了！」

窗口一暗，敢情那長安公子也來了，抱膝坐在窗台上，說道：「我說如何，他必會來此，也必有高人替他治傷，能解開被逆鑽錯亂的脈絡，當今天下眞還沒有幾人。」

醉芙蓉退了半步，又再把屋中打量了一眼，說：「是這玄都觀的道長？人在何處？」

過山虎和駱天鵬望了一眼，可都明白了，敢情這長安公子逆鑽他的脈道，是有緣故的，那麼，這兩人是爲玄眞子而來的了。

過山虎尚未答言，長安公子已笑道：「又何必問，姑娘你又何嘗姓醉，酒不醉人人自醒，醉亦不是眞醉了，芙蓉爲花，人如花又何嘗是花。」

醉芙蓉道：「你……」她面色微沉，似有慍意。

長安公子長笑一聲，道：「姑娘你還不明白麼？長安雖好，非久戀之鄉，適才不亦聽這位說了麼，敢情他還是大雅之人，雅非雅，在下又何嘗是甚麼公子，玄都觀裏的玄眞子，眞是假假時假亦眞，姑娘何其痴也，眞眞假假，世人世事，亦莫不假假眞眞。」

醉芙蓉似悟非悟，一時發起楞來，過山虎却心中一動，這長安公子像是甚麼也知道，因爲多年來，誰也不知道的，他却曉得，唯有他一人才對玄眞子知道一些，道號玄眞子，實非眞名，不過是入住玄都觀後，才玄而玄之，以玄爲號，玄眞子實非這道長的道號。

過山虎明白兩人不是衝着他來的了，長安公子以重手法傷了他，也明白並非是要懲罰他，那恐懼之心也大減了，道：「姑娘，公子說得不錯，這位道長道號玄眞，但實非眞名，但道長的眞名，在下實亦不知，姑娘與公子面前，在下天大的胆子，亦不敢有半句虛假之言。」

長安公子飄身下了窗台，道：「姑娘你的另一問，我知要問甚麼，大可不必問，我來替他答了吧。」却轉面對過山虎肅容道：「若不是看在這位道長之面，在他的約束之下，你的惡迹已稍歛了，這些年來已無大過惡，我今日必把你廢了，便饒你一命，也廢了你這條右臂。」

過山虎惶恐俯伏在床，道：「多謝公子饒命，自今而後在下敢不革面洗心。」

長安公子面色稍霽道：「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既知悔改，伸出臂來。」

過山虎那手上的黑塊雖沒蔓延了，烏黑也淡了些，但虎口上仍有一大塊青中帶黑，那右臂上稍一用力便痛入骨髓，不料玄眞子道長只能稍止他的痛苦，這長安公子拿起他的手腕來，一陣搓揉，登時痛苦全消，虎口上也只有一圈淡淡的靑影了。

長安公子已不再理他，回身道：「姑娘，走吧，你要知道的，已全知道了，也該走了，姑娘你的心願，必有了結之日，豈不知欲速不達麼，水到之日，渠亦自成了。」

醉芙蓉愕然相向，道：「你……全部知道？」

長安公子緩緩掃了那兩人一眼，道：「雖不全知，却也略知一二，但姑娘你請看看，這裏可是談話之所麼？」

長安公子忽地一揚手，從衣底取出一個大葫蘆來，笑道：「芙蓉不醉，何得稱醉芙蓉，在下也還要作酒家之眠，請吧，借一個地方好說話。」

醉芙蓉道：「請。」

兩人一先一後，飄然而去。

夢裏不知身是客

那關中之地，自亶父遷岐周，慘澹經營，武王終得以爲根據地，伐紂而成有周八百年天下，雖經春秋戰國之亂，秦亦終能起兵關中，完成天下一統，眞個鍾靈毓秀，兵家必爭之地，由漢而唐，長安亦久爲帝都，那富貴榮華，自也冠天下，寺觀之多，亦無地無之，正是天下大勢，盛極必衰，帝都東遷，冠蓋往來自也少了，尤其是這送往迎來的灞橋之地，更日漸冷落下來，寺觀位於那較偏僻之地的，也就少了供奉，荒廢的也日益多了。

那灞橋之西，渭水之濱，山上就有這樣一座破廟，久已絕了香火，遍地瓦礫之上，蓬蒿高與人齊，這日午時才過，却有一雙男女携酒而來。

來的正是長安公子，醉芙蓉，來到廟前，醉芙蓉不由一怔，道：「何處無可清談之所，公子爲何要來此與狸狐爲伍？」

長安公子微微笑，笑得有些蹊蹺，道：「姑娘稍後便知，酒逢知己，在下雖無千杯之酒，却也可陪姑娘一醉，姑娘請看，那高樓尚未盡頹，却得雨洗風掃，必也還乾淨，不正是一醉之鄉麼？」

醉芙蓉一直在暗中查看留神，這長安公子雖是今日初逢乍見，但坦蕩率直，實是君子胸懷，這一陣相對，並無絲毫輕薄之意，尤其是這長安公子對她似乎了然於胸，而她對人家却不過僅耳聞其名，不由她不驚奇，他到底是怎麼個人，倒要弄過明白。

長安公子一指，道：「姑娘請上，在下稍後便來，請。」微一揚手，已飄身鑽入廟側的竹林中去了。

醉芙蓉略一遲疑，說眞的，她從這長安公子的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中，看不出絲毫對她不敬之意，她在江湖道上行走以來，這樣正而不邪的眸子，倒是僅見。

奇怪，非是她要以色身現江湖，更非故意以色相去辨邪正，去懲惡除奸，不過色相天生，她也沒法兒。

醉芙蓉目送長安公子進入竹林中，怎生她忽然嘆了口氣？

是醉菩提醉後常也對她一聲嘆息，也就像現下她這般，忽然，無緣無故，會發出一聲浩嘆，是被他感染了，不，是醉菩提的醉後之言。

那醉菩提嘆道：「你越更長得像你那可憐的娘了，唉，若她不是長得那美，那就好了，豈眞紅顏多薄命，不不，禍福本是無門，惟人自招。」

她像她娘？絕色的娘，生出她這個絕

色的女來。她像她娘，醉菩提是她相識的人中，唯一見過她娘的人，他這麼說，一定假不了。

娘啊，你在那裏？還有爹，誰是她爹啊？爲何爹娘生下她來就棄了她，爲甚麼啊？爲甚麼這樣狠心，生下她來，却把她交給一個邋遢和尚，她好恨。

不，不是交給那和尚，是和尚拾起她來，那個邋遢的日夜都在醉鄉的和尚，撫養她長大成人，長成了她這個絕色美女。

那邋遢和尚，就是醉菩提，甚至他是否眞叫醉菩提，必無人知曉，因爲每有人問起他的法號，他就醉眼乜斜，唸唸有詞，唸道：

「人人都說醉菩提，
醉裏菩提醉不迷；
三藏經書千萬卷，
豈知無字是禪機。」

別人不知，她却知道，醉菩提就是如此這般叫開了，於是人人都叫他醉菩提。

若不是醉菩提長在醉鄉，也許她能問個明白，他也會說個明白，醉菩提却日日夜夜，醉得迷迷糊糊，她漸漸懷疑了，若不是這邋遢和尚有次眞醉了，她像她娘，她有個絕色的娘，必不透露出來，因爲他有偶爾清醒些的時候，總是一問三搖頭，一句也不說。

爲何她叫醉芙蓉？她自也不是姓醉，只因她也常醉得臉色紅艷，像又紅又艷的芙蓉花，醉芙蓉的名兒也就這麼叫開了。

終朝伴着個醉菩提，也伴着酒，一個自傷身世的姑娘，那會不成爲一朵醉芙蓉，却是有一樁，正因她常也以醉消愁，才知酒不消愁，醉也非眞醉，也才明白醉裏菩提醉不迷，要不然，那醉菩提豈能把一身絕世武功傳給她。

醉裏乾坤大麼？不，她長大成人，武功也練成了，那自幼生長居住之地的少室後山的小破廟，也更小了，翅膀長硬了，爲何她不飛，破廟外有山，山外有廣闊的天地，於是，她飛出了醉鄉，她要尋找她自己。

她要尋訪她狠心的絕情絕義的爹娘，爲何生下她，却又拋棄她。

她多羨慕人家有娘啊，但她並不愛她的娘，她只有恨，只有哀怨悲傷。

爲何她常在醉鄉？爲何她東走西奔，江湖流浪？爲何她艷麗如芙蓉，却又冷若冰霜？

就是這個緣故，這個就是醉芙蓉。她已尋訪遍了大江南北，河之南，河之北，她也尋遍了，也踏遍了山東山西的每一個城市，現在，她來到了關中，在秦嶺之下徘徊，但她並未尋找到她的爹娘，她自己的名聲，醉芙蓉這名兒，却日益更響了。

近年來，江湖道上却有另一個名兒也響了起來，那就是長安公子，長安公子不用說出沒在長安，也無人知他是何許人，傳說他是一個沒落的王孫，儒雅却不[illegible]流，從不輕易出手，出手也不狠辣，但被他懲戒過的人，武功越高，所受的痛苦也越大。其人落落寡歡，以潦倒的窮書生模樣，出現在潼關內外，也似有所尋覓，亦似有所待，無人知他尋覓甚麼。

可是緬懷往事，尋覓他那逝去的富貴榮華？

醉芙蓉凝眸長安公子的去處，當眞他這是何意帶她來此，可是有爲而來？

她目注那高樓了，那是僅存的一座完整些的樓台，但完好的也只是上面的一半，下面只是頹垣，連樓梯也塌了。

醉芙蓉略一遲疑，那長安公子怎說？請她先上，若然不上，倒被他笑話了，那便是她非疑便是懼，疑人非禮，懼，嘿！她醉芙蓉怕過誰來？

她心念一動，更不再遲疑，飛身而上，忐怪，那高樓之上竟是塵不染，甚至木架的殘破經卷亦不染塵，樓中除了一個矮榻外，便只有兩個蒲團，倒也舊而不破。

啊！醉芙蓉止步，旋身，只見長安公子含笑道：「姑娘請看，這地方不是極妙的談話所在，非如姑娘所想的，乃狸狐之洞。」

醉芙蓉心頭微微一震，雖是她發現身後有人，但人家已到了身後才發現，若然人要暗算她，她是否能夠……哼！

她連肩頭也沒幌一下，已滑開了一步，眉兒微微一挑，那意思是，便你想暗算我，可也沒那麼容易。

長安公子讚道：「好！姑娘武功絕世，果然名不虛傳，便是這手換位移形功夫，已令人難望項背。」

醉芙蓉道：「公子來也無踪，好生令人佩服，有話請明言，公子帶我來此，端的有何話說？」

長安公子從袖管中取出兩隻竹杯來，顯然這就是他適才進入林中之故，雖是用枯竹削製，但竹色仍新，道：「姑娘以醉名，在下亦好此杯中物，你我同道同好，且請共飲幾杯。」

醉芙蓉的臉色陡然變了，這是甚麼話？敢情帶她來此，是爲了陪他飲酒？

這長安公子和她相對迄今，雖是從來未流露出半點輕薄之態，說甚麼她對人家亦是所知不多，在這半日中，她感覺到的是，狂生也太狂傲了些。哼！

醉芙蓉面上凝霜，道：「公子與我萍水相逢……」

長安公子把手中竹杯一揚，只顧解下腰間的葫蘆，只顧向竹杯中斟酒，道：「說甚麼萍水相逢，有道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他揚眉帶笑，竹杯也飛出了。說：「姑娘請飲此杯。」

醉芙蓉心中暗哼一聲，皆因那竹杯緩緩飛出，分明是這狂生在賣弄他的內家功力，她馬步微沉，伸手接過。心說：「哼！你敢在我面前賣狂！」

但那竹杯入手，醉芙蓉不但一怔，而且尷尬，因爲那杯上竟無半點力道，這這……他這是甚麼意思？若非賣弄他的內家功夫，也是輕視她，敢是怕她接不下麼？哼！

長安公子似未注意到醉芙蓉面色有變，在他自已的竹杯也斟滿了酒，才揚杯，抬頭，笑道：「姑娘請，哈哈，我這是怎麼啦，竟忘了請姑娘坐，不瞞姑娘，這無主野刹，在下也算得是半個主人，一個寒儒，沽得美酒，便無買宿之錢了，何況倒也避了塵囂，是以每有來去，皆以此野刹落脚，姑娘請坐，慚愧，在下無榻可掃，只有掃這蒲團了。」

說着，長安公子向醉芙蓉面前的蒲團

一拂，他自己倒當先落了坐。

原來這廢廟是他落脚之處，醉芙蓉那還忍耐得住，這是甚麼話？她是個姑娘，這狂生竟說掃榻相迎，呔！

拍的一聲，長安公子一聲啊，竹杯在他面前碎裂，且濺了他滿身酒。

醉芙蓉冷冷地說道：「原來聞名不如見面，你也不過是一個狂生，只道你帶我來此，必有話說，哼！姑娘不陪了，哼！你把我當作甚麼人了。」

她一跺脚，那料尚未穿窗，人影一幌，長安公子已立身窗台上，攔住了去路，滿面惶恐，又是拱手，又是搖頭，道：「姑娘請留步。」

醉芙蓉一掌推出，但縮掌也快，倒也不是自知內家功夫不如人家，以她身法之快，適才她站立之處近窗，人家是坐在蒲團上，却被人家攔住了去路，若當眞和人家動手，只怕……不，她醉芙蓉怕過誰來，却是想一想，這長安公子確也並未流露出絲毫輕浮之態，只不過狂一些兒罷了。

哼，醉芙蓉一斜身，那料她尚未掠出，那長安公子早又攔在那面窗台上，再又一揖，道：「姑娘請留步，在下實有話說，若是言語冒犯，姑娘原諒則個。」

他那滿面的惶恐，搔頭，又再一揖，眞的，他不僅是惶惑，而是眞的惶恐，醉芙蓉倒怔住了，難道他眞有話說？道：「好，你說！」

長安公子兀自搔頭，道：「姑娘可否賜告，在下何處冒犯了姑娘。」

當眞人家何曾冒犯她？雖是輕狂些，却始終以禮相待，他不是最會從人家的眸子，去辨別邪正麼？

忽然間，醉芙蓉感到臉兒熱熱的，不敢正眼相看的，不是那長安公子，倒是她了。

她明白了，她惱怒人家，不是因爲長安公子冒犯她，反而是人家不曾冒犯她。因爲，在這長安公子眼中，她失落了。

這一年多來，她憑她的無敵武功狹傲江湖，以她的無比美貌遊戲人間，但在這長安公子眼中，她失落她的無敵武功，便是她不會在武功上輸給人家，至少已非是無敵了；令她的自尊大受傷害的是：她在人家眼中，失落了她的美貌，他！對她的美貌竟然視若無睹。

她明白了，失去了讚美，美貌也就失去了光彩。就在這瞬間，她也明白了，原來她也並非眞正厭惡，更不是痛恨那邪淫的目光，因爲同樣是讚美，有別的只不過是不同的表達方式。

她偸瞧了長安公子一眼，感到臉兒一陣發熱，爲何她如此重視這長安公子的讚美？

他的衣衫是破舊的，神情也有些兒悒鬱，也許欠缺了些英爽，但倒添了些兒清逸瀟洒，眞的，他還是個少年，一個更成熟的罕曾見的英俊的少年，而且人家的內外功夫，都不在她之下，顯明的，人家的內家功夫，還在她之上。

她明白了，臉上添了些羞紅，心上也添了幾隻亂闖的小鹿兒。

長安公子可不知道她臉兒紅了，是因羞赧而紅，若不是她芙蓉如面，也不叫醉芙蓉了，何況他和她才離了灞橋酒家。

長安公子兀自迷惑又惶恐，那眉頭蹙了還舒，忽然嘆了口氣，道：「姑娘，非是我先前不明言，我實是一番好意。姑娘，你可知秦嶺山中，近終南山之西，有一位黑山君麼？」

黑山君！醉芙蓉一怔，道：「倒也聽人說起過，怎麼？」

那長安公子蹙眉，她那眉兒倒反而挑得更高了，而且眼中閃過一抹寒光。不待長安公子回答，她已又說了，道：「可是那黑山君找上我來了，不錯，我入關之時，在潼關也曾懲戒過一個少年，我瞧他武功不弱，以他那個年紀，倒是難得，是以手下留了情，饒他一命，只是小施懲戒，事後一位隣桌的武林中人言道：說我闖了禍，那少年乃是黑山君之子，說老兒最是護短，必不和我甘休……」

長安公子不但蹙眉，而且搖頭了，道：「那麼是眞的了，我猜姑娘必是得罪過他的手下，這長安道上，原是黑山君手下不時出沒之地，撞上了，那原是在意料之中，不料竟還是他的兒子，這可糟了。」

醉芙蓉作勢要走，自是斜身相向，聞言倒轉身相對了，道：「你怕啦，哼！長安公子怕了黑山君，原來你不過也……」

她不僅高挑眉梢，且揚了眉頭，原來不過如何？她沒說出，但又哼了兩聲。

長安公子截口道：「却也難怪，姑娘初到關中行走，黑山君也少在江湖中露面了，姑娘便有所聞，所知必也不多，若論武功，一招一式分高下，姑娘必不會輸於他……」

醉芙蓉的眉頭再又一揚，道：「既然如此，還怕他找上前來麼？哼！我倒正要找他，問問他爲何有子養而不教。」

長安公子道：「可見姑娘對這黑山君所知不多，我的話尚未說完，姑娘你的功夫是好的了，確信能勝得過他，但姑娘豈不知強龍不鬥地頭蛇麼？姑娘強煞也只得一人，他却人多勢大，一聲百喏。」

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因爲醉芙蓉的眉梢，輪到眉梢挑高了，長安公子忙擺手道：「姑娘請聽我說，以姑娘的手身，當眞不懼他人多，但豈不知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麼，這也便是我帶姑娘來此之故，因爲姑娘上酒樓，落旅店，甚至飲一杯茶水，難保那黑山君不做手脚，實令人防不勝防，姑娘在這裏，可就不用担心了。」

醉芙蓉在這一陣工夫，目光從未離開過長安公子，他流露出來的關切之情，實是眞摯可感，是以，她雖然又哼了一聲，但輕得只有自已才能聽到，眉頭不揚，眉梢也不挑了。

無論如何，嗯！原來長安公子帶她來此，是這個緣故，她眞誤會人家了，心下歉意生，那傲氣自也減了，但仍道：「公子武功蓋世，小懲過山虎，已見功夫，怎會怕了一個黑山君？」

長安公子鬆了一口氣，總算留下她來了，道：「姑娘請坐，坐下好說話。」

醉芙蓉略一遲疑，落了坐，那蒲團雖舊，却還完好，長安公子也在她對面盤膝坐了，他尚有一杯在手，再又斟酒送上，道：「姑娘海量，權且以酒當茶，只可惜有酒無餚。」

醉芙蓉倒會忸怩了，她誤會人家是番

好意，奴擲了一隻竹杯，現下却把人家自用的一隻接在手中，怎麼不忸怩，長安公子拾起樓板上的酒杯來，端詳一笑，醉芙蓉可就不僅忸怩，而且芙蓉面上更添了一抹嬌紅，不自覺掉過臉去。

原來那竹杯並未碎裂，若然她先前擲杯是眞怒，那手上的力道必大，杯豈不碎，但竹杯完好，長安公子端詳酒杯，像是端詳在她心深處，要不然他爲何一笑，啊！哼！

她實在不是個溫柔的姑娘，今兒是怎麼啦？若然她眞是這麼容易害臊的姑娘，她倒會以色相現江湖，以色身遊戲江湖麼？今兒却偏會害羞，而人家却未流露出半點輕薄來。

哼！她可不是惱了人家，而是在惱她自己。

長安公子把竹杯拭乾淨了，也斟了一杯，道：「姑娘，實不相瞞，我跟隨在姑娘身後，已是三日了，不不，姑娘請別誤會，我暗中跟隨在姑娘身後，只因發現了黑山君的門下對姑娘不懷好意，初時實不知姑娘即是如雷貫耳的醉芙蓉，只道是平常人家的姑娘，倒是那兩人始終躲躲閃閃，顯然對姑娘你心存畏懼，也才明白姑娘你是誰了，但正因那兩人……」

「且慢，」醉芙蓉道：「你說明這兩人，可是一身墨綠色勁裝，兩人都是腰帶上插着三截棍？」

「正是。」長安公子點了點頭，道：「在下多在長安道上來去，豈會不識黑山君的手下人馬，那三截棍乃是黑山君成名的兵刃，也算得是重兵器了，但黑山君的三截棍倍常粗大，是以也威力奇大……」

醉芙蓉哼了一聲，分明是不放在眼裏的。

長安公子忙道：「我是說，黑山君的門下，也從那棍上分得出職位的高低來，較低的只用兩截棍，能使用三截棍的，又以粗細分出職位的高下，棍越粗的，那職位也越高，那跟隨在姑娘身後的兩人，腰間的三截棍竟有酒杯粗細，顯是純鋼打造，一瞧就知是黑獄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黑獄！」

果然醉芙蓉對黑山君所知不多，長安公子瞧了她一眼，才又說道：「黑山君之得名，是因他居住在秦嶺黑山下，那黑山的山石泥土，莫不是赤黑色……」

醉芙蓉不耐道：「黑獄又是個甚麼所在？」

長安公子道：「原來那山下有毒潭，是由山中流出來的毒泉之水滙聚而成，是以連山石也成赤黑了。黑山君竟在那潭畔建莊，黑獄之名也由是而來。」

醉芙蓉道：「必是黑山君的邪惡，也如山積，江湖中人視他的莊園，有如黑地獄了。」

長安公子道：「正是如此……」

醉芙蓉眉梢又高高挑了起來，道：「既然如此，竟無人掃穴犂庭，任他橫行不法？」

長安公子道：「黑山君的三截棍威力奇大，據說，和他交過手的人，從沒人在他棍下走到三招。別說輕兵器了，便是重兵器，也沒有不出手的，姑娘你也該想到了，他爲何偏去那毒潭之畔建莊？不用說，也是個使毒的能手，當年武林中人，避之尤恐不及，還敢招惹他麼，不知怎的，約在七八年前，這黑山君連同他的門下，忽然不在江湖中露面了，一夜之間銷聲潛跡，潛跡，姑娘你當然知道是甚麼意思，並非不在人世了，亦未遣散門下，據人猜測，是黑山君被一位武功極高的人降服了，雖未取他性命，却受了懲戒，傳說如此，是否眞如此，誰也不得而知，姑娘和我都晚出了幾年，自更不知其詳了。

「這黑山君既已絕跡江湖，也就是放下了屠刀，要不然，憑過山虎這樣的人物，豈能稱霸關中。」

醉芙蓉道：「但黑山君的兒子，不也又出來在江湖上行走麼？哼！」

她必是想起了遇上那少年的情景，面上又現惱恨。

長安公子道：「那少年名叫黑三郎，長安市上，我也曾見過一面，却是事後才得人指點，知他是黑山君之子，正因如此，我也才對黑山君知悉得更多一點，若不得那人的指點，只怕我已闖了禍了。」

「你……連一個銷聲匿跡，不再出山的黑山君也怕了？」醉芙蓉雖沒再哼一聲，但也面現輕鄙。

「姑娘，」長安公子肅容道：「在下雖不配笑傲江湖，却也從未在邪惡之前退縮過，不瞞姑娘你說，那位指點警誡我的，乃是在下一位前輩，是他言道：黑山君絕跡江湖，仍是一個謎，他多行不義，實是死有餘辜，若眞是被一位武功絕高的人把他制服了，萬無饒他性命之理，除非那人僅能稍佔上風，非不殺他，而是不能，那麼，這魔頭可千萬激怒他不得，他的兒子黑三郎既然已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了，若是把這老魔再引出來，武林之中，江湖道上，必無噍類了，何況已事隔多年，便眞有那麼一位制服過他的人，其人仍在人間麼？姑娘，這就叫做投鼠忌器。」

醉芙蓉却連哼兩聲，道：「除了那人，難道就無人制服得了他，我可不信。」

長安公子皺眉道：「姑娘怎生仍不明白，就算姑娘的武功能勝得過他，可也能逃得過他的歹毒暗算麼，說甚麼也敵衆我寡，他能無所不在，無時無刻暗算你我，你我却不能時刻提防，這也在其次，一旦把他引出來，爲害江湖可就大了。」

醉芙蓉仍然在氣惱，倒也不言語了。

長安公子又道：「我暗中跟隨你下來，即是此故，那二人分明都是黑獄高手，却都小心翼翼，怕被姑娘你發現了，可知對姑娘你極是畏懼，我也才知道姑娘你是誰，心想：姑娘你武功再高，奈何你在明處，有道是暗箭難防。」

醉芙蓉哼了一聲，眉兒一挑。

長安公子繼續道：「姑娘你遊俠江湖，懲邪惡，除奸佞，更令我好生敬仰，既然知道姑娘你是誰了，豈敢袖手，是以暗中……」

他是要說暗中保護，幸是發覺的快，把已到了咀邊的話，又嚥了回去，因爲醉芙蓉不但已面帶冷笑，而且眼中射出了冷焰。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公子約我來此，原來就爲了此故，向我示警麼？多謝了。」

長安公子連聲道：「不不不，姑娘請留步。」

醉芙蓉已冷笑出聲，說道：「那我也坦白告訴你罷，若不是我知有黑山君，要作黑山行，我也不在這灞橋停留了，多謝公子的美酒。」

長安公子急了，伸手一抄，才把她拋來的竹杯接在手中，芙蓉已旋身，旋身已飛出，脚下一點窗檽，待他搶到窗前，那還有醉芙蓉的身形。

醉芙蓉的身影不見了，但面影仍在眼前，多美俏的臉兒，醉添嬌紅，可眞是芙蓉如面，却是……

他搖了搖頭，搖頭也目不瞬。

長安多麗人，他走遍江湖，天下豈無佳麗，但像她一般美的姑娘，可罕曾見，偏是武功那麼高絕，又那麼冷，又那麼心高氣傲，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裏。

窗外竊探的樹梢，天空中的白雲，甚至那崖下搖曳的幽篁，芙蓉面無所不在。

這是怎麼了？他，難道是對她鍾情，迷戀起來？他這個看破世俗，把富貴看做過眼雲烟，人生如那天空中縹緲的白雲的長安公子，芙蓉面，竟然不再是壠頭白骨了？

但他火熱的，劇跳的心，在凝結，在下沉，像沉到了冰窟裏，他眞是爲了向她示警嗎！是的，任誰武功再高，也暗箭難防，而且防不勝防，但他現下明白了，眞正的用心，是想結識她，親近她。

他嘆了口氣，因爲他的一片痴心，一番好意，倒激怒了她，她一定誤會他輕視她了，一個心高氣傲的姑娘，一個從未有人在她手下走上兩三招的心高氣傲的姑娘，豈會把黑山人馬放在眼裏，其實，他又何嘗把黑山君放在眼裏。

忽然間，芙蓉面變成了蒼蒼白髮，而且直逼前來，啊！他急滑步，暴退了兩步，離開那窗前，而且目瞪，口也呆了！

是一個白髮破僧衣的和尚，坐在窗檽上，却有一張紅噴噴的臉，像是那和原來就坐在那裏，還搖着雙腿，破舊得沒了後跟的僧鞋在赤足上幌蕩。

他揉了揉眼睛，心下也陡之一凜，即使他適才是在如痴似醉的時候，不知和尚是怎麼上來的，若是個等閒的和尚，豈能飛身上得高樓，這可是個沒有樓梯的數丈高樓，尤其是那窗外懸空。

當眞是白髮，童顏，而且還是一張紅噴噴的笑臉。

和尚銜着他笑，而且聳着鼻子。

荒山古剎來野僧

「大和尚何來？」長安公子拱拱手。

但這大和尚除了來得突兀，來得奇異之外，却看不出有何異處，不過是世上慣見的乞食和尚，因爲這和尚不托缽，骯髒邋遢。

和尚聳着鼻子，東瞄西瞄，說：「好香。」

和尚的目光落在他手上了，啊！長安公子才發覺不但一手拿着他的那一隻竹杯，另一隻手上更拿着醉芙蓉的一隻，連拱手時也沒放下。

醉芙蓉用過的酒杯，沾過她的唇，她從那杯裏飲過酒，現在，那杯在他手中，握着竹杯的手緊了。那心也熱了，不自覺把杯揣在懷裏。

咦！不料人影一幌，他僅見到人影一幌，手中却空了，右手中的酒杯不見了，幸好，不是醉芙蓉用過的那一隻，而是他自用的一隻不見了。

醉芙蓉的一隻已揣入他懷中，但他才拍了拍，確知杯在懷裏，却又驚駭起來。

那杯竟到了和尚手中，和尚却仍坐在窗檽上，在向杯中斟酒，那是他自用的一隻，他握在手中的。

和尚在向杯中斟酒，酒從葫蘆裏斟出來，葫蘆！他的葫蘆呢？掛在腰間的葫蘆不見了，亦到了和尚手中！

像見了鬼怪一樣，不，相信見到了鬼怪，他必不會有如現下這樣驚駭的，他，長安公子，雖沒盡會過武林高手，但也未逢過敵手，但這和尚！

這和尚幌眼間，已取去了他腰間的葫蘆，更取去了他握在手中的酒杯。

他不信，但不由他不信。

「大和尚，大……大師如何稱呼？」

大和尚又已滿斟了一杯，却已是醉眼乜斜，呵呵笑道：「好酒，好酒，可惜少了些。」

那葫蘆能有多大，一個精緻的小葫蘆，好酒而不貪杯的長安公子，遇到有上好的酒，也才沽上一葫蘆，賸下的原已不多了，他敬了醉芙蓉兩杯，他可半杯尚下喉，正因爲葫蘆的酒不多了，和尚斟了兩杯，早已是滴酒也沒了。

和尚一瞪眼，說：「你瞪着我幹嗎，我和尚從不白喝人家的酒，今天我喝了你的，眞不知你幾生修到。」

長安公子已知和尚世外高人了，忙拱手躬身，道：「請教大師法號，小子不知大師駕臨，未曾多備美酒，罪過罪過。」

那和尚才又呵呵笑道：「你不識我，我却識得你，長安公子，果然不愧人言人中龍鳳，風流儒雅。」

長安公子道：「大師謬讚，令小子汗顏。」

和尚知他姓名來歷，他倒也不驚訝，這三兩年來，多在關中來去，時作長安世上酒客之眠，這長安公子之名，原是江湖中人所贈，早已傳遍武林。

和尚飄身而下了，竟繞着他轉了一轉，倒瞧得他好不自在，兀自拱手躬身，又道：「那不過是武林朋友抬愛，小子潦倒飄泊，不過是常在醉鄉，一個長安酒客醉客。」

和尚又響亮的一聲呵呵，說：「好一個醉客，你醉我醉，咱們就作一個醉交如何？」

長安公子陡然眼睛一亮，他早該想到的，能有和尚這般出神入化功夫的，天下能有幾人。

他便道：「大師可是人稱醉菩提？」

和尚趺坐在蒲團上，道：「人人都道醉菩提，醉裏菩提醉不迷，公子自稱醉客，其實醉裏自有乾坤。來來，坐下罷，休要多禮了。」

長安公子道：「恭敬不如從命。」

忙在和尚對面的蒲團上坐了，眞是無限之喜，才結識了醉芙蓉，不料就來了醉菩提，雖是在意料中，却又是意外之喜。

叫道：「大師……」

和尚說：「大師在少林，我這個逐出門牆的和尚，那配稱甚麼大師，你要眞願和我結個醉交，那就叫我一聲大和尚罷，我倒更自在些。」

長安公子點頭道：「小子也不是甚麼公子，長安雖好，亦非傷心人久戀之鄉，大……」

「和尚。」和尚指着他的鼻子說。

長安公子笑道：「既然從命即是恭敬，大和尚此來，可是爲令高足而來麼？可惜晚了一步，令高足剛才離此。」

和尚說：「不成話，這丫頭小小年紀，竟也以醉爲名，公子見笑了。」

長安公子笑道：「正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大和尚遊戲人間，醉菩提不迷，姑娘遊戲風塵，又何曾醉。」

和尚又一聲呵呵，笑道：「長安公子，又何曾眞作酒客之眠，我是醉不醉，你是眠非眠，好好，且慢……」

和尚忽然睜大了眼睛，說道：「你知道有我這個和尚，倒也罷了，有道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江湖上多有知道少林寺有我這個逐出了門的和尚，你……竟然知道我有這麼個好酒貪杯的徒兒？你說，你端的知道多少？」

和尚不但瞪大了眼睛，而且，也一臉肅容。

長安公子忙也正容道：「姑娘人稱醉芙蓉，關裏關外，朝發夕至之地，武林中人，誰不知姑娘乃是令高足，可惜小子雖敬佩姑娘的武功人品，所知却只得這麼多了，正要請教……」

和尚一擺手，兀自瞪大了眼睛，說：「她好酒貪杯，拋頭露面，招搖過市也不說了，更到處引蝶招蜂，你倒敬佩她的人品。」

長安公子道：「知徒莫若師，大和尚何出此言，姑娘雖身在風塵，那不過是風塵遊戲，其實玉潔冰清，小子欲知而不知，但猜想得到的，姑娘之所以恁的風塵遊戲，必然有如小子，傷心人別有懷抱，必是別有用意在。」

和尚不瞪眼，而是點起頭來了，喃喃地說：「這麼說，我找上你，這是找對人了。好好。」

長安公子又道：「其實大和尚一再提及逐出門牆，小子却正因大師不在那門牆之內，倍加敬仰。」

和尚的眼睛更發亮了，把杯中殘酒一飲而盡，不盤腿，把着膝頭了，道：「好，說下去。」

長安公子肅容見敬，說道：「大和尚飲酒吃肉，但佛在心中坐，修口何如修心，門內再清心寡慾，何如門外入世救人，佛法慈悲，小子不敬愚見，門內清高苦修，也不過是自慈自悲，倒是違了我佛慈悲的法旨，大和尚你走出門來，令萬家生佛，正合了佛法眞諦，大和尚你才不愧爲佛門弟子。」

和尚呵呵大笑，說：「好好，果然我眼光不差，你我這醉交，是交定啦。」

長安公子又道：「姑娘若非大和尚教誨，心中有佛，豈會以玉潔冰清之身，入世現身說法，小子怎不敬佩。」

和尚說：「好好，那麼今日我不虛此行，付託也得人了。不過麼……」

長安公子忙躬身道：「大和尚若有差遣，水裏火裏，萬死不敢辭。」

和尚笑得蹊蹺，說：「我和尚知你不會辭，只怕你心裏會說：固所願也，不敢請爾。」更是一聲響亮的長笑。

笑得長安公子一怔，道：「大和尚有何差遣，便請示下。」

和尚道：「咱們說正經，你不嫌棄我這徒兒，今而後，我就把她交給你了。」

和尚此話才一出口，那長安公子沒跳起來，心下却早劇跳起來，一時間，那臉也脹紅了，嘴也張大了，可就是說不出話來。

和尚霎了霎眼，道：「你別高興，答應了，可就別反悔，萬死倒也不會，因爲你只死一次，赴火蹈湯却是不免的了。」

長安公子心下狂喜，那心下也在狂跳，明知逃不過和尚一雙慧眼，忙正容道：「大和尚何出此言，我雖對姑娘的身世所知不多，但從小既由大和尚你收養，更傳授姑娘一身超絕武功，可知奇苦奇詭，姑娘冰清玉潔，却以色相入世，豈非無因，不知大和尚可否賜告。」

和尚竟然嘆了口長氣，道：「正要相告，你坐下，我也不瞞你，自她出關，我一直跟踪在後，不成話……」

長安公子臉更紅了，忙不迭低頭，在和尚面前又再坐下了，和尚一直跟踪在醉芙蓉身後，那麼，打從他在長安與醉芙蓉相遇起，必就是一直跟踪在他之後了，他對醉芙蓉由奇生敬，由敬生愛，又豈能逃得過和尚的慧眼，饒是他這個酒脫的長安公子，也不禁忸怩起來。

和尚在皺眉，說道：「不成話，雖說我這徒玉潔冰清，但一個女娃娃招搖過市，混跡市廛，總也不成話。」

長安公子不禁正容道：「大和尚，既然姑娘玉潔冰清，怎生又不成話了，小子對姑娘所知不多，但却明白，姑娘江湖來去，紅塵浪跡，必有原因，若我猜得不錯，只怕也和小子一般，是在尋訪一人，不知大和尚能把姑娘的煩惱賜告一二麼，若能爲姑娘她稍効微勞，小子萬千之幸。」

和尚點頭道：「難得公子你情眞意誠，不嫌小徒放浪形骸，若不坦誠相告，豈不是我和尚不眞誠了，我和尚雖常在醉鄉，從不對她多加管束，正因如此，這丫頭也從小野到大，說她不成話，說起來，該責的倒是我和尚了。」

長安公子忙道：「姑娘嫉惡如仇，長安來去，時日雖不多，却已懲惡除奸，令邪惡奸佞之徒喪胆，大和尚，這不就是無量功德麼。」

醉菩提却又皺了眉，道：「雖是無量功德，但公子亦知她樹敵亦更多了，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徒雖不頑劣，已盡傳了我之所學，但天下何大，天外更有天，豈能如此胆大妄爲，公子亦知小徒與黑山君那魔頭結下怨了，更何況她初入江湖行走，少了歷練。」

長安公子一怔，不禁又忸怩起來，知道適才和醉芙蓉的一席言語，已被他聽了去，忙道：「大和尚放心，姑娘秀外慧中，武功更得大和尚眞傳……」

醉菩提一聲呵呵，說道：「你這不是

口是心非了麼，那暗箭難防之言又怎說。」他一擺手，繼道：「你也不用在我和尚面前來說好聽的了，她今日結怨黑山君，這魔頭論武功，已是罕有敵手，更兼手下衆多，就算小徒不懼，他日難保不樹更強的大敵，我和尚常在醉鄉，豈能永遠跟在她後面，這就是我相託之故，亦是我相託之事。」

長安公子點了點頭，醉芙蓉初離師門，這和尚和她情如父女，又是師傅，此來必是暗中尾隨考查，道：「大和尚閒雲野鶴，豈能常在姑娘身側。大和尚請放心，小子對姑娘實是敬佩，姑娘一旦有事，小子定不置身事外，却是尚未請教大和尚，慚愧，小子連姑娘高姓大名亦不知曉。」

和尚一聲浩嘆，道：「這也正是我要告你的，你不是巳猜到小徒，浪迹紅塵，是在尋訪甚麼，她要尋找的，就是她的姓，我和尚一生未曾求託過他人，今日對公子有所請託，這亦是原因之一，其實我不說，你亦明白，一個無家無室的和尚，身邊何來一個女孩兒，若然她有父母，也就輪不到我和尚收養了，若然我知她的父母是誰，也就早把她交還給她的爹娘，亦不會來請託公子了。」

長安公子道：「姑娘人稱醉芙蓉而不名，正因無人知其名姓，所知者，亦不過從姑娘的身手，得知武功門派，小子雖非所知較多，亦不過從河洛來人，得知是大師高足，傳言姑娘從小就在大和尚身邊，是以也才猜到姑娘長安來去，是在尋訪一人，也許就是她的生身父母。」

和尚點頭道：「你猜對了，算起來，巳是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前，我在白水河中，救起母女二人，那作娘的救起後巳返魂乏術，顯然早巳溺斃了，却仍把那女嬰高高舉在頭頂，載沉載浮，順水漂流，是以那女嬰尚有一口氣在，連我這個和尚也被感動了，不料懷抱那女嬰，把白河上下數十里地的人家訪遍了，竟下知這母女二人的來歷，我和尚雖不吃齋，亦不唸佛，却狠不起心腸棄了那女娃娃，因爲我和尚一閉眼，她那死鬼娘把她高高托出水面的情景，就浮現在我眼前，就這般，我這個托缽和尚，就成托嬰和尚了。」

長安公子道：「不怪連大和尚亦不知姑娘名姓了，但從這母女的衣物上，豈是毫無踪跡可尋？」

醉菩提道：「可憐那女娃娃，顯是初生不久，身上穿的，竟非嬰孩衣服，僅以一件長大的道袍裹身，不瞞你說，我把那方圓百里地村，尤其是白河上流之地的道觀全訪遍了，竟也毫無跡象可尋，世人重男輕女，竟也無一家願撫養的，我和尚又不能救之而又棄之，沒奈何，我就把她養在缽兒了。」

長安公子莞爾，和尚却說得正經，道：「那是眞的，我和尚眞把她養在缽兒裏，除了缽，我這個被逐出門牆的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又能把她養在那裏。」

長安公子惻然生敬，和尚托的缽能有多大，醉芙蓉那時又有多小，可憐的醉芙蓉。

偏是醉菩提倒呵呵笑了，說道：「初時我是無意，沒奈何，到後來，却成了有心，我那時立即發現了把她養在缽兒裏的妙處，我不用開口，人家也施捨些粥水，好心也給些奶糕，我和尚倒沾光不少，人家看在她份上，施捨我和尚的齋飯倒更多了，就這樣，我和尚就把她養在身邊，養大起來，我才發現簡直妙不可言，哈哈……哈哈……」

一聲響亮的哈哈……笑得長安公子一怔。

和尚說：「你猜，有多妙，從缽兒裏養大的娃娃，托得起缽兒來了，那缽兒竟成了我和尚的法寶，不但齋飯取之不盡，我和尚的酒肉也不缺少了，因爲她長成了一個精乖、伶俐，更可愛的女娃娃，那方圓百里之地，誰都知道她是無父無母，和尚養的女娃娃，她把缽兒托上門，不用開口，我和尚便酒肉無缺。」

和尚雖是說笑，想來那也是實情，長安公子也笑了，道：「姑娘美慧，那自是人見人愛。」

不料和尚道：「你說錯了，到她懂得人事，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笑靨也就從她臉蛋兒上消失，小臉兒也就繃緊了，誰還會喜愛一個繃緊了臉兒的女娃娃，人見人厭就眞，沒法兒，沒人家施捨了，我就教她偸，更大些，就教她去搶。」

和尚也繃着臉兒說，說得認眞，長安公子自是明白，和尚的意思是說開始傳授醉芙蓉的武功，道：「大和尚，小子正要請教，大和尚武功蓋世，亦曾見過姑娘顯露身手，小子雖然見識淺薄，但亦巳看出，姑娘的功夫與少林寺正宗功夫，迥然有異，令小子好生迷惑。」

醉菩提忽然嘆了口氣，道：「她的功夫要是少林正宗，我和尚亦不被逐出門牆了，還是不說也罷。」

和尚不說，長安公子却心下雪一般亮，這必是大和尚不墨守成規，在武功上有所發揚，有揚必有棄，被食古不化的少林寺當家和尚，認爲叛逆異端，只怕更有對他精進超絕的武功，嫉上加忌，是以不容於長老。

長安公子肅然更生敬，只不過人家門戶中事，他這外人的後生晚輩，可不能說一句，甚至連一句安慰人家的話，也說不出口來。

他欲言又止，醉菩提顯然亦明白，不禁含笑點頭，道：「公子大智慧，見識亦高人一等，看來我所託得人了，唯一可言的是，我和尚對門戶之見，大繆不以爲然，當知任何門派的創立，必先有武功，那武功必也異於他門派別，那武功必也有所創新，有所發揚，公子不但武學淵深，且亦飽學，當知武功亦如學問，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以是囿於門戶之見，亦即固步自封了，且亦本末倒置了。」

長安公子霍地站起身來，恭恭敬敬，一揖到地，道：「大和尚大智大慧，至聖至賢，小子何幸，今日得聆教益，若蒙不棄……」

醉菩提也霍地大笑起身，似知他要說甚麼，右袖一拂，道：「既蒙不棄，我和尚可託付給你了，我這徒兒母死，其父生死却未卜，可能尚在人世，她一番孝思，可憐她連姓氏亦不知道，尙望公子暗助一臂。」

長安公子才聽得一聲慢走，醉菩提巳

穿窗而出，他搶到窗前雖快，和尙已沒了踪影，只聽遠處傳來飄忽的歌聲。歌道：「人人都說醉菩提，醉裏菩提醉不迷，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

說也難信，歌聲斷續，越去越遠，但入耳聽得清清楚楚，可見這醉菩提功力之高，實是曠世無雙！

長安公子一聲浩嘆，這醉菩提若然仍留在少林，豈祇少林武功光大發揚，亦是武林萬千之幸，可惜，偏是不容於庸俗。

他浩嘆，搖頭，提到古往今來，歷朝各代，多少英才俊彥，遭遇何嘗不亦如是，正是樹大易招風，高才常招嫉，英才俊傑，埋沒何其多。

風也蕭蕭，草也萋萋（草頭），風雲並未變色，但這瞬間，他却覺得地暗天愁，醉菩提這一現身，令他倍生感觸。

原來這長安公子姓姜，名問天，乃是當朝一位貴冑公子，原本家長安，帝都東遷之前，國事日非，奸佞之臣滿朝廷，憂國忠臣，十九被逐，他爹雖貴爲皇戚，亦被賜歸林下，僅以身免，當眞要無語問蒼天了，這長安公子便在那時出世，是以其父以問天爲名。

他爹悒鬱憂憤，鎮日長歌當哭，在他七歲的時候，一日他在睡覺中醒來，竟是身在一座荒山草寮之中，身邊一人鼾聲如雷，虬髯如戟，偏又是儒冠儒服，活脫就是畫上捉妖的鍾馗。

他認得，這虬髯客每年都去他家盤桓數日，去必携着一大罈酒，也必和他爹醉上數日，醉後吟詩醒後狂，有時長歌當哭，這虬髯客有時高興起來，會把他拋上半天，說眞的，初時他還眞有點怕，後來非但不怕了，還會揪着他的鬍子打鞦韆。

他叫虬髯客甚麼？爹說：「你就叫他鬍鬚叔叔吧。」

「不，」他眞這麼說：「他是畫裏的叔叔。」

他指着那鍾馗的畫像說。

虬髯客呵呵笑道：「好好，我倒想作個會捉妖的鍾馗，只不過天下間，廟堂上，妖太多啦，捉之不盡，你說，長大了，要不要幫我捉盡天下妖邪。」

他記得，他猛頭點，說要，但這鬍子叔叔說：「現在你可太小了，等你大兩歲，我把捉妖的本領傳給你，你可願意？」

他當然願意，但這鬍子叔叔總會在一夜之間失踪了，一去又無踪影，問他爹，爹也搖頭，後來他大些了，才知道鬍子叔叔原來還是一位大將軍，和他爹同朝爲官，却因太以剛強硬直，也更高不容於當道，不同的只是未被罷官前，他已封印走了，不知去向，直到他爹罷官，賜歸林下，他却忽然尋了來。

不用說，帶來了一大罈酒，把他爹醉的半死，他爹從此也就成了酒狂，常在醉鄉。

「這是甚麼地方啊？」他分明是睡在床上的，怎會在這草寮中，在這鬍子叔叔身邊？

但從此以後，他就留在這鬍子叔叔身邊了，直到十二年後，也就是數月前，那虬髯客道：「漢室中興，天下已太平，雖然廟堂已無妖氛，但你已盡傳我所學，也該出去在江湖上行走了。你家下雖已無人，却還有個老蒼頭看守門戶，你也該去你爹的墓前拜祭一下，盡你人子之道，我亦去遠遊，我師徒若還有緣，當能再見。」

原來他爹已壽終正寢了，到他年長了，才知曾虧這鬍子叔叔當年帶去的那一大罈酒，若不是他爹成了個酒狂，早已被害了。皆因朝中當權的對頭人，罷了他爹的官，仍不罷休，仍派人去暗算他爹，卻被這鬍子叔叔得知信息，趕在前頭，在他爹爛醉如泥中，把刺客趕走了，却不取那刺客的性命，要知殺得一個，必然會有第二個前來，是以只令那刺客知難而退。

他爹的對頭人得知他爹成了個酒狂，日在醉鄉，遣人探查屬實，這才不把他爹放在心上，敢情這正是虬髯客授意的，却仍担心對頭人不放他，要斬草除根，是以帶他遠走高飛，來到蜀中。

那西蜀關山險阻，極是閉塞，但蜀山水碧蜀山靑，丁亂世，無異世外桃源，虬髯客在金沙江畔，以樵獵爲生，亦寓練功夫於樵獵，追逐猿猴，搏鬥虎豹，才知大將軍不但精於戰陣，武功亦非常人，且屬內家門派，他不但盡傳了虬髯客的所學，也傳了他的衣冠。

他爹雖然壽終，但爲人子的，竟沒在他爹臨終的身邊，那會不愧咎而戚然於心，總算那時他尙年幼，便是虬髯客，亦是事隔年餘才知道，他痛哭一場，虬髯客大醉一日，長嘯數聲，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現下聽虬髯客再提起，不免又心中悲切，這一來，倒冲淡了虬髯客的生別。

這虬髯客每年必外出數次，初時不過數日，後來他年紀漸長，出外的日子也越長了，但從不許他詢問，且不許他拜師，只不過他年長了，稱叔叔，不加鬍子兩字了，甚至連眞姓名亦不知曉。

這長安公子——自然那時仍是姜問天，未作長安市上酒家眠，也尙未贏得長安公子這雅號。他也曾問起，不料虬髯客一聲哈哈，說：「我去去來來，走遍大江南北，今以虬髯爲記，要那名姓何用，江湖中知有我這虬髯客，你心中有我這個鬍子叔叔，那不就得了。」

他若問得急了，鬍子叔叔就會瞪眼，說：「你若知道了我的名姓，非你之福，記住了，無論人前人後，更不許說從我練功夫。」

這長安公子姜問天，眼望那天際飄浮的白雲，一聲長嘆，他不但盡傳了鬍子叔叔的武功，而且傳了他腦中的飽學，從小更得他撫養成人，却連人家姓名也不知。

其實又豈祇對他恩重如山，連他之所以能壽終，是蒙他之賜，怎會不感懷而生慚愧。

他來到長安，尋到了家園，才知漢室中興之後，家園被封年久，那房舍亦皆被壓封了多年，高台走狸牲，蓬蒿滿庭院，其實那也非他出生的林泉茅舍，原來他爹被黜，家產皆被查封了，他爹娘只得一老蒼頭跟隨，在渭水之畔結廬而居，若不是虬髯客指示，他甚至不知有這麼個老家。

他尋到了老僕，原來就是那老蒼頭，他還依稀認得，自然也更是老態龍鍾了。才知這老蒼頭葬了他爹之後，虬髯客尋去，亦是得到這鬍子叔叔的指示，在此守候，等待他前來。

那老蒼頭只開了一扇小門，打掃出一個偏院來居住，竟然算準他回去的時日，替他備了寢處。不用說，亦曾帶他巡視過那廣厦百間的府第，對他指點過當年的繁華，到了夜深人靜，那老蒼頭才帶他去至後園，指出假山之下，原來是藏鏹之地，金銀珠寶，不下十數萬兩之鉅，說是虬髯客吩咐，待他來時交付。

那老蒼頭言說：半爲他爹和祖上所藏，半爲虬髯客取自那些亂臣賊子之家，便是老蒼頭葬他父母，以及這些年薪水所需，亦取自此藏，說他日後必有用得着之日，且英雄無錢，寸步難行，他在江湖上行走，豈能少了盤纏。

長安公子自是感極涕零，鬍子叔叔不但撫養他長大成人，傳授他一身所學，更爲他未來亦有所安排了。雖然一半原是他家所有，一半爲不義之財，這叔叔實是勝過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但他，連這叔叔的姓名也不知道。

忽然，他心中一動，這老蒼頭豈僅看着他長大，只怕也看着他爹長大起來，顯貴起來的，他這耿耿忠心，雲天之義，若不爲他爹和虬髯客深知，豈會以這巨大的藏鏹相託，鬍子叔叔既是先朝大將軍，他必然知其來歷，也定知其姓氏。

但姜問天話到嘴邊，又嚥回去了，叔叔對他如此恩重如山，不告姓氏，必有原故用意，他豈能違背叔叔的心意。

他不再問了，對那老蒼頭也倍加敬重，只不過他令這老人家大失所望，因爲他並不重光府第，也不想重振家聲，祭奠過父母的墳塋，仍是舊衣一襲，遨遊於長安市上，作酒家之眠。

姜問天自奉甚儉，惜老憐貧，却揮金如土，有道是：三間茅草店，亦會有兩雙魚尾鞋，長安雖無復當年的繁華，但六市三街，仍然笙歌處處，是以豈無江湖人物出沒，豈會少得了强霸地頭蛇，姜問天既有一身武功，又那會不伸手的，他一伸手，又那會不令强梁喪胆，因是無人知其名姓，於是，長安公子之名，名傳遐邇。

漸漸，更威震關中了。

妙啊，妙極，敢情無名勝有名，一頂舊儒冠，一襲舊儒服，更了傳奇色彩。

奪命勾魂芙蓉花

醉菩提，又一個無名無姓的世外高人，甚至不知其法號。但世人知醉菩提，醉不迷的，能有幾人？

姜問天……不，何必問天，問天天亦無語。

醉菩提去遠了，何處歸去來？

來處來，去處去，總不過是那一縷白雲下，又何必問。

醉菩提去得無影無踪，但那歌聲，似仍縈迴在身際，那徐徐的淸風，似仍送來歌聲隱隱，長安公子有如醍醐灌頂，似有所悟，當眞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他苦求虬髯客的名姓，當眞何其痴迷，慚愧，人家大和尙，醉芙蓉，可曾請敎過他的尊名貴姓麼？浮生落花，光陰過客，興亡成敗，不過是黃粱一夢，好一個無字是禪機。

長安公子作了一聲長嘯，他有所悟麼？所悟的不過是菩提本無樹，他心上却有芙蓉，走吧，他該走了，醉芙蓉已走久了，白雲下的塵寰，才是他的去處，既然花未落，花也正姸，芙蓉正盛開在他心中。

他毫不遲疑，回轉灞橋，對過客，灞橋乃傷別之地，但對他這長安公子，却欣然而臨，既然受了醉菩提之託，今而後尋訪，躡踪，親近醉芙蓉，再也不是唐突佳人了。可憐的醉芙蓉，她怎能不醉，不料她的身世那麼奇詭，悲慘而又凄凉，一個豈僅無父無母，甚至不知有父的姑娘，芙蓉亦不會笑春風的。

他在灞橋市上轉了一轉，也尋遍了市上的酒家，都不見醉芙蓉，忽然心中一動；她在灞橋停留下來，豈是無因，他與駱天鵬，過山虎酒樓相遇，倒眞是巧遇，那醉芙蓉豈也是巧遇麼？

想到駱天鵬稱霸一方，其實憑武功，秦中可還輪不到他，至少黑山君的名頭就比他响亮得多，敢情是有個玄都觀的道長玄眞子替他撐腰之故。

驀然間，他想起了醉芙蓉的一句話來，和尙不是說他從河中救起來的醉芙蓉，那襁褓竟是一件道袍麼？使醉菩提當年也因此訪遍了那方圓百里地內的道觀，那道袍也即是她尋訪生父的唯一佐證，莫非她今日是衝着駱天鵬來的，不，該是衝着給駱天鵬撐腰的玄都觀道士，打了駱天鵬，不怕那道長不站出來。

長安公子恍然大悟，當時他未留意，現在記起來了，醉芙蓉跟蹤去了玄都觀，豈是無關？他明白了，醉芙蓉在長安逛遍了大小道觀，却從未見她逛過寺院，只因都無事故，他也不以爲異，現下才明白不是無因了。

是了，他驀地一拍大腿，他明白了，之所以都無事故發生，只因那些道觀中的老道，都不是身有武功的人，他尋訪的，必是有武功的全眞老道，這靑峯山玄都觀的老道，不但有武功，而且武功了得。

未黃昏，那天色已欲黃昏，姜問天，他眞要問天了，奔上玄都觀，香客遊人都已賦歸，渭水邊的小市肆雖還開着門，但玄都觀已成了個清靜道場，抓住個老道一問，不但醉芙蓉未曾前來，連過山虎和躺在床上的駱天鵬，也已不知去向。

老道說：觀主玄眞子午時落山，亦從未返回觀來。問天下無語，問老道，一概不知，這才急了，先前只道回轉灞橋，必能尋到醉芙蓉，因爲醉芙蓉說過，尙有用駱天鵬之處，却不料連駱天鵬，過山虎，都已不知去向。

姜問天並不爲難那老道，若不是他得知有這麼個灞橋一霸的駱天鵬，他也在這灞橋旁留下來了，到後一查訪，才知駱天鵬惡名在外，在這灞橋，却也兔兒不吃窩邊草，並無惡跡，更知武林中，江湖道上，知有這玄都觀的道士替駱天鵬撐腰，但玄都觀並無異於其他道場，只有那日問的香客遊人絡繹於途就知道了，甚至平常百姓，並不知玄都觀的道長是個身有武功的人，這老道鬍髭已花白了，就是個毫無武功的老道，他的指頭兜搭在老道的臂上，就知道了。

老道說：「相公，不瞞你說，敝觀的觀主多在觀後淸修，並不和遊客周旋，雖

常有請見的，亦多辭謝了，相公急於要見觀主，可是有要事麼？」

姜問天心中一動，道：「正是有緊要之事，觀主若在，有勞道長通報一聲。」

老道說：「出家人不打誑語，實不知觀主是否在山，我等三五日中，亦難得一見觀主，因為觀主清修之地，另有路可通，並不經過觀內，相公若真有急要之事，可自相尋。」

那老道指示了道路，原來玄都觀雖在山上，觀旁却另一個十數丈高下的青翠小山峯。

那山峯甚是奇特，面向灞橋的一面，挺秀拔翠，臨渭水的一面，却如刀砍斧截一般，懸岩壁立，寸草不生，只有半峯之處，長着十數株松柏，船過峯下，才能隱約可見那蒼松翠柏之間，似有房舍，但上下左右，却無道路可通。

那老道指示姜問天道：「那便是觀主清修之處，其實有路，路却在下，相公必須打觀後落下半山，繞行過去，尋到崖縫中的石級，便可到達觀主清修之所。」

姜問天道：「多謝道長指點。」

他把手一拱，才要轉身，老道又說了，道：「我見相公是讀書人，又恁地心急，想必有十分緊要之事，其實觀主不過為了清修，不願被打擾罷了，那道路隱而不秘，外人知者不多而已，相公若見了觀主，休言貧道相告。」

姜問天謝了，急忙尋路，果然那老道說得不錯，那道路隱而不秘，只因山峯在觀右，路却從觀左繞過觀後，任誰也想不到而已，便是那岩縫中鑿出來的石級，亦不難尋，只不過外人不知石級可通向半崖有房舍之處。

姜問天站在崖縫邊，倒有些遲疑了，對這玄都觀的玄真子道長，他所知漸多，知道這老道入主玄都觀，乃是得力於駱天鵬，可能因為這原故，老道才替駱天鵬撐腰，遇到強敵時，助他一臂，但自這玄真子入主玄都觀後，駱天鵬的所行所為，反倒收斂了不少，至少在這灞橋之地，不再橫行霸道了，武林中人傳言，乃是這玄真子對他加以約束之故，看來這傳言似是不假，他不但耳有所聞，目有所睹，便是適才那老道指示他道路，坦然相告，可不是他強逼的，若有不可告人的隱瞞，豈會如此。

姜問天整了整衣冠，既已到此，老道便真是清修，玄都觀真是個清靜的道場，說甚麼這玄真子和駱天鵬亦有淵源，前去以此相詢，那也不算冒昧。

他拾級而上，原來有一塊突出的崖石，遮擋了那松柏，其實只行了數丈高下，崖縫斜伸出去，也不過數丈，盡頭處，那房舍已在目前，崖壁下，松柏間，只得兩間小屋，屋門洞開，小屋被松柏履蓋遮掩住了，不怪打從上面看不出來。

姜問天拱手道：「道長請了。」

他連叫了兩聲，那知只有江風呼嘯，松柏瑣語，並無人應聲。

他那還忍耐得住，即飄身落到屋前，啊！

死屍！一個道童橫屍在地，心口上還在冒出血泡，顯然被殺不久。

那道童只得十四五歲，睜大了一雙恐怖的眼睛，噢！門內又是一個，亦是穿心一劍而死。

姜問天怔住了，床上有個老道，鬚眉皆白，半靠在壁上，亦是睜大了一雙恐怖大眼，血染床褥，床前亦流了一灘血！

他沒見過玄真子，難道這老道便是玄真子！

才想，一定是他，這裏是他清修之所，當然是他。

就在他愕然而驚的瞬間，驀聽身後風生，他暗哼一聲，反掌一拍，好功夫，那人竟能接得下他那一掌。反是他被動應變，事出突然，那一掌自不能用上全力，倒被那人渾身強勁的力勁，震得他跨前一步，霍地一旋身，把站得穩了。

來的竟然也是個老道，那眼裏像要噴出火來，切齒咬牙，再又向他撲來，呼呼拍出兩掌。

姜問天已然對面相向，且已有備了，是以連接了他這兩掌，那心下也不禁驚訝起來，這老道好強勁的功力，他已能掌裂猛獸了，也不過勉強接得人家這兩掌來，不好！這屋小窄狹，豈能過招，兩人再對幾掌，這屋子必然會塌下來，一掌虛揚，忙不迭飛掠穿門而出。

老道怒喝一聲，驀聽一聲暴響，老道竟穿壁而出，攔阻在他前頭，只見碎石紛飛四濺，有如石箭一般，姜問天身上竟然着上了好幾塊，雖然沒傷，可痛得很。

他又驚又怒，這老道果然了得，不怪那三人被殺，並無扎掙反抗的跡象了。怒道：「你身為出家人，好狠的心腸，竟連殺三人，兩個道童小小年紀，與你何冤何仇，竟也被你殺死，今天若容你逃走，公道何在，滾來受死！」

他驀可裏吸一口氣，氣凝丹田，哼，這老道倒是他年來僅遇到的勁敵。

那老道本來怒不可遏的，聞言似乎一怔，喝道：「你是誰！道爺正要問你，這師徒三人身無武功，更不涉足江湖，更從未與人結冤，為何殺死這三人，你說！」

甚麼，可輪到姜問天來發楞了，道：「難道殺人的不是你。」

那老道面上怒容雖未減，却也打量起他來，姜問天儒冠儒服，丰神俊朗，那有一絲暴戾之氣。

老道說：「那麼，也不是你，你是誰，却又怎生在此，敢有半句誑言，老爺今天便饒你不得。」

不錯，光天化日之下，姜問天也把老道看得清楚了，老道清癯，一臉正氣，心想：殺人的莫非不是他。

便道：「在下姓姜……」

老道陡然啊了一聲，道：「年來有位長安公子，在長安市上出沒，聽說來到灞橋，莫非就是你！」

姜問天道：「正是在下，在下長安人氏，却不是甚麼公子，敢問道長是怎麼稱呼！」

不料那老道怒道：「必是你尋那駱天鵬不着，因是殺了這師徒三人。」

「且慢！」姜問天已瞧出些端倪來了，這老道身不濺血，身邊並無兇器，又口口聲聲指他是殺人兇手，可知兇手另有其人。

驀然間，他明白了，玄都觀中，豈有

第二個武功高強的老道。

姜問天一擺手，道：「道長可是此間觀主玄真子道長？若是，那麼我不瞞你說，在下雖也尋訪過駱天鵬，此來却專為尋訪道長而來，在下與三人無冤無仇，別說這三人身上無武功了，道長既然聽人說過賤名，當知在下也還不是動輒殺人的兇暴之徒。」

來的果然是玄真子，聽姜問天這麼一說，也就抑制了怒火，道：「我與閣下素不相識，何事尋我？」

姜問天道：「原來果然是道長，有話且慢，這三人屍骨未寒，道長還不趕快查看，也許還有些蛛絲馬跡可尋，這人濫殺無辜，豈能容他逍遙法外。」

玄真子聽他說得有理，便不言語，奔去把那三個屍首查看了一遍。

姜問天跟在他身旁，只見那三人皆是一劍喪命，洞腹而死，床上的老道更是腹破腸流，死狀慘不忍睹。

姜問天忽然咦了一聲，道：「道長請看，這屍身旁邊是甚麼？」

芙蓉花，一朵彩綢剪製的芙蓉花！

床上的屍身旁邊有，門裏門外的兩個道童屍身邊，亦各有一朵。

姜問天心中一涼，老道拾起三朵芙蓉花，滿面鐵青，一跺脚，脚下的石板登時碎裂了一大塊，道：「原來是那丫頭！」

姜問天惴惴不安，道：「道長可是知道……知道兇手是誰了麼？」

玄真子橫了姜問天一眼，切齒道：「還有甚麼人以芙蓉為記，只不過成了血芙蓉，閣下這不是明知故問麼？好個心狠手辣的醉芙蓉！」

玄真子切齒咬牙，把三朵芙蓉捏得粉碎，姜問天却似捏碎的，是他的心，他那會沒想到醉芙蓉，但他不信，也不願承認殺人的是醉芙蓉，要知醉菩提雖然遊戲人間，但可是位有道高僧，更是武功蓋世，在他身邊長大的醉芙蓉，又豈會這麼心狠手辣，不，一定不是她。

姜問天一跺脚，道：「可惜，道長，這芙蓉花，乃是殺人的罪證，你不該毀了它。」

玄真子恨道：「罪證已在，還怕她不招認麼，貧道避世在此，從未結怨江湖朋友，說不得，要開殺戒了。」

老道話聲未落，已然轉身，姜問天忙道：「道長且慢，豈可憑這麼一朵芙蓉，就認定那姑娘是殺人兇手，在下今日雖然才結識這醉芙蓉，但不瞞道長說：在下初遇她却在長安市上，暗中考查她已有多日，雖也曾見痛懲過無數邪惡之徒，也不過施以懲誡，並無一人在此手中喪生的。」

玄真子哼了一聲，道：「其中自也包括了這駱天鵬。哼哼！」

姜問天道：「道長錯了，今日之事，乃是咎在在下，是找這駱天鵬乃是一番好意，出手傷了他，想來道長亦已知曉，若不是我等替駱天鵬解救，他便能保得性命，那條臂也廢了。」

玄真子道：「那麼，我要請教，閣下怎又去而復返，更來到此間？」

姜問天道：「若不說明，道長必生誤會，在下因失了醉芙蓉的踪跡，曾記得她曾言道，尚有用那駱天鵬之處，只道她來了此間，不料適才在觀中一問，不但駱天鵬已不知去向，醉芙蓉姑娘亦未曾來此，是以才請見道長，蒙指點，也不過剛剛尋來，可惜，若然在下早到一刻，必與行兇之人相遇了，這兇手之殘酷，實已絕滅人性，若然遇上了，在下亦不放過。」

玄真子怒得眼也紅了，兀自切齒咬牙，顯然對姜問天的話雖不盡信，却不再一口咬定是醉芙蓉所為了。

姜問天忙又說道：「道長放心，既然今日是我首先發現這屍身，在下我也脫不了關係，在下絕不置身事外，如此邪惡之徒，若容他逍遙法外，天理何在，世間還有公道麼。」

玄真子冷笑道：「請教閣下，若然查明醉芙蓉那妖女所為，閣下可也不置身外麼。」

姜問天正色道：「道長你出此言，在下與醉芙蓉姑娘認識不深，不過初相識，好惡邪淫之徒，人人得而誅之。」

玄真子道：「好，閣下請罷，到時倒要請閣下還我一個公道，貧道也實對你說了罷，這駱居士雖然身在江湖，行為不正，但對貧道却有恩，這些年來，貧道也一再規勸，倒也不再作歹為非了，適才貧道已把他送回房中養傷去了。今日得了閣下教誨，今後必然徹底革面洗心了。」

姜問天道：「原來如此，却是在下尚要請教，我初見這床上的道長後，竟誤會是道長你了，不知這位道長是誰？」

玄真子嘆了口氣，說道：「便是這玄都觀前主持的老觀主，想必閣下曾聽得江湖中傳言，說那奪了觀主之位，其實一半是他看在駱天鵬的面上，一半因年老，決意靜修，這番他被殺，有那不明事故的，只怕會說是貧道不相容了。」

姜問天才知倍常怒極之故，忙一拱手道：「道長要料理這三人後事，在下暫且別過，三數日間，在下必有以報，請。」

姜問天如飛而去，到了那突崖之處，才脚下稍停，回頭一瞧，那玄真子不言，亦不送，這真是從何說起，人家殺了人，他却不早也不晚，剛剛趕上了，今日換了一人。只怕已命喪玄真子掌下了。

不料這玄真子果然了得，姜問天亦是練的內家功夫，怎會看不出來，忒怪，這玄真子分明是正宗武當功夫，武當弟子，怎麼到秦中來作了道觀主持，且會替惡霸撐起腰來？要知武當門戶，戒律極嚴，武當門戶，亦從未聞有號的？

但玄真子也真像是武當弟子，不但武功像，看來江湖上的傳聞是真的了，自從玄真子來到玄都觀，駱天鵬便不再為害這渭水一帶了，雖說玄真子替他撐腰，也不過替他退得幾個厲害的對頭，可全是黑道上的人物，並未與俠義道上人為敵，有如今日……

他忽然心中一動，今日，這玄真子可就沒出頭，駱天鵬傷在他們手中，玄真子非但沒替駱天鵬撐腰，甚至他和醉芙蓉找上門來，這老道倒像有意避開了去，他們來，老道去，他們一走，這老道不又回來了麼？那有這麼巧合的？

他的眉頭倏蹙乍揚，走吧，趕快去尋找醉芙蓉，他不信醉芙蓉會殘殺毫無武功的人，而且是無辜的人，這三個死者老的

那麼老，兩個小的，還是孩童，他對醉芙蓉了解較多了，更不信醉芙蓉和這三人有仇。

但那芙蓉花：

姜問天想到醉芙蓉，想到芙蓉花，不禁心又往下沉。一個以道袍作襁褓的嬰孩，一個日常在醉鄉的和尚身邊長大的醉芙蓉，會不會仇恨世人，那麼，殺害這三個無辜老小的，會不會眞是她？

他忽然打了個寒戰，道袍！他想到了道袍。

道袍與老道可有關連，如何事有用駱天鵬之處？爲何她每到一處，必逛道觀，若然殺人的眞是醉芙蓉？他將如何？

他不敢往下想了，越想，他越感到痛苦，他說不，他替醉芙蓉辯護，再想下去，連他也會認定是醉芙蓉所爲了。

走，趕快去找醉芙蓉。

他如飛落下青峯山，落日把江上的烟波也染紅了，像血，像那老幼三個老道身上流出來的血。

他找遍了燈火萬家的灞橋，買醉的樓頭，招商的客棧，醉芙蓉都無影蹤，那年頭，年輕的姑娘獨自來去的已是少有，何況她是罕見的艷如桃李。

誰會不對一個艷如桃李的姑娘多瞧兩眼，但他一問，回答總搖頭。

他也搖頭，醉芙蓉毫無踪影，像……像玄貞子捏得粉碎的芙蓉花，在江風中飄散，消逝了。

他打了個寒戰，才發現他又回到了日間與醉芙蓉買醉的那酒樓。

他從未買醉，現下可眞買醉了。

他吩咐過了麼，分明剛剛坐下，但酒保巳送上酒來了，顯然那酒保巳認出他來，駱天鵬在灞橋是何等人物，誰不識灞橋之霸，懲戒過這灞橋之霸的人物，酒保豈會記不得的。

同樣的酒，同樣的菜肴也送上來了，不同的只是對座空空，少了醉芙蓉。

正是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他才第二杯落肚，難道就巳醉了，他只是心念醉芙蓉，可沒說出口來啊！

「芙蓉，眞的。」有人說。

原來是傍邊的酒客在說，姜問天一怔，精神也一振。

「二哥，」那人又在說了：「就是日落前不久的事，咱們的鏢巳送到，無鏢一身輕，本來不用急忙趕路，準備在楓林渡歇了，不料竟遇上這檔事，是以不敢停留，趕來找你。」

「老鏢頭眞被……殺了？」

姜問天巳瞧得明白，原來是兩個江湖中人，一個顯然是鏢師，三十出頭，另一個四十開外，他心下一緊，適才那鏢師分明提及甚麼芙蓉。

那個被稱二哥的人又道：「你說死屍傍邊留下一朵芙蓉？」

「一朵彩綢剪製的芙蓉，」一鏢師說：「眞的，我巳見到了，你說，這是打那兒說起，老鏢頭雖也吃過江湖飯，但巳歸隱了，且誰都知道！老鏢頭雖在刀口上找飯吃，却不是仗恃一身功夫，而是憑仁義闖蕩江湖，人更一團和氣，非但一生沒仇家，黑道上的朋友或多或少，倒都得過老鏢頭的好處，最敬重老鏢頭的，倒反而是這些黑道上的朋友，在關內關外，可稱得德高望重，武林中的朋友都叫他佛菩薩，不料竟落得這麼個下場，二哥，你跟隨老鏢頭走江湖有年，必然知道，老鏢頭可有仇家麼？」

那二哥搖搖頭，似驚愕，又似在苦思，半晌，還是搖搖頭，道：「我跟隨老鏢頭，巳有二十多年了，我手底下這點功夫，還是老鏢頭指點的，說起來，只怕沒人相信，老鏢頭吃鏢行這口飯，還是三山五岳的朋友最先起意，因爲老鏢頭一再替他們排難解紛，大家對他都愛戴，感激，只靠他吃飯的人多了，他又慷慨重義，眞把錢財視作糞土，是以難免拮据起來，有人就說，若傳爺開設一家鏢局，不用傳爺親自出馬，只要傳爺的旗號到了，到了誰的地頭，誰就護送一程，那麼，你想想，老鏢頭豈會有仇家。」

那鏢師道：「誰說不信，我早巳聽說過了。」

那二哥又道：「後來傳爺坐吃山空，又不願接受人家的饋贈，那心下倒是活了，就是放不下臉來，不料一隻仁字旗，巳送上門來，敢情人家黑道上的朋友給他來個霸王硬上弓，在長安，仁風鏢局萬事俱備，只等他去揭開招牌上的那塊紅綢，你說，傳爺不答應行麼？」

鏢師道：「你說的，就是這隻仁字旗麼？」

說着，打從背上解下一個錦盒，用褪了色的紅綢包裹，從盒裏拿出一塊摺疊着的鏢旗來，旗也褪了色，上面繡着「仁者無敵」四個大字。

那二哥道：「正是這一塊，傍邊不是還繡着十二個名字麼，可都是當年三山五岳，名頭响噹噹的人物。有了這隻仁字旗，你說，還會不天下去得麼，不過，傳爺可也不斷人家的財路，規定每年只走十趟鏢。」

「而且不義之財不保，便是傳爺退隱了，現下我們也還沒壞傳爺的規矩，」鏢師說：「只不過鏢走得多了些，這可怪我們不得，自從遷都以後，長安再不像當年一般商賈雲集了，大宗的鏢銀越來越少，鏢局夥計倒越來越多，才多走兩趟鏢，那夠開銷。」

那二哥嘆口氣，道：「這是打那兒說起，這樣一個天下人愛戴，天下人承重，又巳歸隱不問外事了的老鏢頭，竟落得這麼慘死，」

鏢師摺好了鏢旗，站起來說：「二哥，我得連夜趕回長安，去你家尋你不着，不料你在這裏，我巳知會你了，不敢再就擱。」

二哥也站起身，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道：「你去吧，我也得趕去楓林渡。」

兩人急忙忙走了。走，姜問天也急忙站起身來，付了酒帳，連夜東奔楓林渡。

這傳老鏢頭他也聽說過，當眞是人人敬重，武林中人，尤其是在江湖上吃飯的，到了楓林渡，可眞是人人下馬，據說武功只是過得去，但仁義行天下，便他那鬍子叔叔虬髯客，提起這傳老鏢頭來，也肅然生敬，他原想路過楓林渡，也要去拜會這位長者，不料竟巳慘死。

而且，他身邊又是一朵彩綢剪製的芙

蓉。

姜問天奔出灞橋，不用一個更次，他巳來到楓林渡，長安東來，那楓林渡乃是第一個站頭，雖巳是起更時候，亦見燈火千家，街口巳然在望，驀見右面岔道上，來了一行人。

姜問天一閃身，隱在道傍樹後，因爲那一行人來得快，亦未携有夜行燈光，幾乎脚步之聲入耳，巳到了跟前。

可是入他長安公子之耳，尤其是夜靜時候，少說可聽出半里地外。

一個高瘦的人影在月色迷朦中顯現出來了，停留在岔道口，又是一個，跟着又來了五人，莫不身輕似燕，快如飛飄。

姜問天亦怔住了，似這般身手，他來到秦中，倒是僅見，而且來的七人，莫不脚下極是輕快。

那爲首的人打了個手勢，後來的六人都在他身邊停下，只見他向河下一指，又指了指右手面三人，道：「偏他送死送上門來，你三人去吧，記住了，明日望江樓中會齊。」

三人應了聲是，那人又說了聲小心，三人如飛去了，隨又對餘下的三人道：「你等往東去，替姓傅的在鬼門關找個伴兒，看是誰最前來，也賞他朵花兒。」

姓傅的？賞他一朵花兒？

姜問天才心中一動，不料眼前巳沒了人影，連那個高瘦的人影也踪跡不見。

月色迷朦，夜風搖曳着道旁和田野間的樹木，他竟未看清楚這四人的去向，敢情秦中還是臥虎藏龍之地，這七人竟無弱者。

武林中，江湖上，恩怨牽纏，互相尋仇鬥狠，又有何奇，事不關己，姜問天也不放在心上，他若再不前去，楓林渡的店舖只怕全關上門了，可更不易查訪。

街上可不是十有七八關門閉戶了，那招商客棧倒還並未閉戶，姜問天把大街小巷的客棧全查訪遍了，都沒醉芙蓉的踪跡，有兩家大酒樓，人客也還沒走盡，但別說醉芙蓉了，便是女人也不見一個。

但願不是醉芙蓉殺了老鏢頭，不，一定不是她，她和人家老鏢頭何寃何仇，醉芙蓉連那些邪惡的好色之徒，尚且祇懲不殺，何況這個仁者無敵的老鏢頭。

姜問天舒了一口氣，說眞的，他是爲尋找醉芙蓉而來的，找不到醉芙蓉，他倒鬆了一口氣，豈不可笑。

可見到如此這般一個女人麼？人家不但一問三搖頭，而且對他笑得蹊蹺，有個酒保更大笑呵呵，說道：「這樣的女人麼，有倒是有，可惜尊駕找錯了地方。」

姜問天心下一緊，道：「在那裏。」

那酒保說：「烟花巷裏勾欄院，別說一個，便十個八個也有，咱們這裏只賣酒，可不賣粉頭。」

姜問天被人家搶白，笑話了，不以爲忤，亦不惱，醉芙蓉一身羅綺，出入酒樓，又貌美如花，半分也不像是個身有武功的奇女子，那年頭，又那有好人家的婦出入酒樓，便拋頭露面的少見，其實不怪人家誤會。

何況他也眞盼沒人見過醉芙蓉，是以，那酒保這麼說，豈祇不惱，反而心喜，因爲醉芙蓉每到一處，若不買醉，也不會被人稱醉芙蓉了。

他心下一寬，才覺得餓了，當眞這一日中，空肚子倒喝了不少酒，連一碗麵飯也不曾落肚，當下要酒要菜。

不料那酒保打量他兩眼，見他一身舊衣裳，寒酸得緊，那把他放在眼裏，眉頭一揚，說道：「咱們的酒菜怕不是賣的，不過也得瞧甚麼時候。」

姜問天被酒客冷落，巳不是第一遭兒了，那狗眼原是看人低的，微微一笑，巳伸手入懷。

酒保向樓頭一指，說道：「你倒是瞧瞧，這樓上只賸下五個人客，客人飯上了，不走那是沒法兒，可不能趕走人家，是不是……」

姜問天說：「是。」把取在手中的銀子向酒保手中一塞，笑道：「不過麼，也得瞧人客出不出起銀子，譬如說，兩壺酒，三兩個小菜，餘下的送你也買兩杯酒喝，不知行是不行。」

夜巳深，燈巳昏，那銀子可是白的，酒保掂了掂，那錠銀子怕不有五兩重，別說兩壺酒三兩個小菜，便是一席上等酒筵，也用不了這許多。

酒保的眼睛登時亮了，腰也彎了，臉上也堆下笑來，忙道：「够啦够啦，客人你請坐，今兒新到了一船山西汾酒，客人要不喜歡，咱們土產的白酒，也還有一罈上等的，換一個地方，有銀子也難買到，祇差一年又三個月，就是二十年了。」

「好酒。」有人說：「大爺要了，快快取來。」

指的一聲响，跟着脚步聲轟然，不料

正說間，上來了一夥人，不下六七個，因爲樓梯上還露一個人頭來，是那人在向下招呼，顯然下面還有人來。

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漢子把刀拍落桌上，發出一聲响，看來那還是不輕。

那夥人盡皆携着兵刃，而且皆在手中，分兩桌坐了下來。

只聽拍拍連聲响，好傢伙，竟是十八般兵刃，樣樣俱全，因爲一會工夫，上來了二十多人，無一不帶兵刃，其中還有兩件奇門兵器，鬧坐了四張桌子。

姜問天看在眼裏，心想，只怕全是衝着傅老鏢頭來的，這傅仁交遊廣，義結黑白兩道好漢，鬧得老鏢頭被害，是以連夜趕來奠祭。

那酒保可嚇傻了，要知平日携帶兵刃的江湖好漢雖也常見，可不曾見過一下子來了這許多的，且也沒手握兵刃來喝酒的，何況二十多件兵刃拍落桌上，拍拍連聲，那聲勢怎麼嚇人。

仍是先頭說話那人道：「快把陳年白酒取來，爺們喜歡大碗喝酒，不耐煩用小杯，有甚好菜，也只管取來。」

那酒保那敢說半個不字，三步作成兩步走，奔下樓去了，跟着溜走的，是原在樓中的五位人客。自然誰也不理會。

咄嗟間，四五個酒保奔得脚底朝天，樓中添了燈火，酒菜紛紛送上來了，那得到姜問天銀子的酒保，倒也沒忘了他，兩壺酒，三樣精緻菜肴，另外添了個拼盤。

那四桌的漢子登時大吃大喝起來，酒保悄聲道：「客官，你可是財神爺，請也請不到的，我可不是趕你走路，你知道出

門在外，有時候少喝酒杯，早早回家睡大覺倒愜意。」

姜問天知他是好意，問道：「這都是些甚麼人？」

酒保吐了吐舌頭，見無人注意，才低聲道：「是華山來的好漢，今兒咱們這裏出了一件轟動的大事，長安仁風鏢局的老鏢頭不知被甚麼人殺死了，各路英雄好漢，多和老鏢頭交厚，想是來弔喪的，客官你明白，……你瞧那五個人客，不是即刻溜了麼？」

姜問天道：「原來是華山好漢，你放心，我躲在這角落裏，不出一聲就是。」

那面此起後落在呼酒保，待這酒保一走，姜問天可已瞧出有些不對勁來，不是這般要動手打家刦舍，而是多半的人面上驚懼之色猶存，少數的人喝一口酒，便又切齒咬牙，尤其是當先上樓來的那漢子，連那眼也是紅的。

不錯，姜問天掃了他身邊那把鋼刀一眼，那刀的刀背幾乎近一寸厚，兵刃數他這刀最重，看來膂力不小，武功也必定不弱，這般人顯然受了挫辱，唯有他最不負氣。

果然，那漢子喝着喝着，一掌拍落，震得桌上的杯筷也跳了起來，更有兩隻酒杯翻倒了，但無人去理會，垂頭的垂得更低，便連那些面有怒色的，也掉開頭去，不敢看他。

那漢子道：「說甚麼我也不信，別人可是三頭六臂不成。」

傍邊一個年紀較大，鬍鬚已有些花白了的人阻止道：「住口，你就是沉不住氣，你不瞧瞧，這是甚麼地方，可是嫌咱們這個臉丟得還不夠。」

姜問天也忙不迭垂下頭去，因爲那人轉過面來瞧他了，幸是他早防到了，已假裝醉酒，伏在桌上，適才也不過是將頭微微抬起來。

只聽那漢子道：「樓中只有這麼一個醉鬼，酒保又都不在跟前，還怕人家聽了去麼，何況紙也包不着火，咱們二當家的被人家殺了，這個臉是丟定了，又豈能瞞得過人，可惜我來遲一步，我眞不信，你們這麼多人，竟不敵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姜問天一怔，頭也抬起來，但一看這角落上幽暗，二來誰也不再注意他。

一個女人，他立即聯想到醉芙蓉，這麼多人不敵的女人，天下可還有第二個。

那鬍鬚半白的人，哼了一聲，道：「你來早一步又如何，那女人先一陣鬼沒神出，又是在林中，人家又在暗處，先令我們四散分開去了，她才下的手，待得聽到二當家的一聲慘呼，咱們趕去，他倒在血泊中了，你想想，你早來步又如何，你的功夫便經過二當家的，也難免一劍穿心，我是說，若然人家是要找你的晦氣，只怕你已去鬼門關喝酒，不會在這裏了。」

鬼門關，一句鬼門關，姜問天心中又是一動，適才進入楓林渡前，那七個人影中一個高瘦的怎說？不也提及鬼門關麼，說甚麼鬼門關裏作伴兒，莫非就是指這被殺的華山寨二當家。

只見那老者話聲未落，傍邊一人皺眉道：「這個時候，你們倒儘說些意氣話來了，你們忘了咱們爲何到這酒樓來，還不趕快商量，到了傅家，道上的朋友必已來的多了，要被人家知道，那才丟臉哩？」

「你說得不錯。」老者道：「就算紙包不住火，早晚也會被人家曉得，至少暫時秘而不宣，咱們面上不那麼難堪。」

那漢子道：「還瞞甚麼？依我說，咱們該一直去傅家，傅老鏢頭的屍首邊，有一朶芙蓉，二當家的屍身上，不也有一朶麼，八成兒是一式一樣的，分明是同一個人所殺，正該和人家連起手來，找出那女人來，替傅老鏢頭和二當家的報仇。」

一時沒人言語了，姜問天的心可在往下沉，又一人被殺，又是一朶芙蓉花。

忽聽有人說：「四當家的這話也不差，傅老鏢頭名頭高大，和道上朋友的交情都不錯，尚且被人殺了，二當家的也是一般慘死，有何丟臉的，三當家的適才也說得不錯，今晚若不是咱們四散分開了去，任他武功再高，可也不會怕他，我說，不如咱們別躭擱了，即刻去傅家，仇人既然同是一個，理當同心合力，替二人報仇，若再分開，豈不是上了人家的當。」

此人話說出口，大半的人都齊聲讚好，敢情那老者是華山寨三當家的，莽漢可還是眞不莽，乃是四當家，不怪坐了上座了。

那三當家的擺手，道：「既然大家都說好，我也贊成，不過咱們先想想看，那女人端的是甚麼人？今晚分明是衝着二當家一人來的，要不然，只怕不僅一朶芙蓉花。」

那夥人你瞧我，我瞧你，忽見一人站了起來，說道：「我倒想起了一人，各位當還記得，目前有位兄弟在潼關，不是被人打斷了一條胳臂一條腿麼，而且臉上還被人家留下了記號。」

只見他身旁的幾人點起了頭來，說道：「當眞，只怕就是那話兒。」

三當家的問道：「怎麼回事，怎生我不曉得？」

那人道：「那是潼關分舵的一個兄弟，說起來也是他不好，錯把一個女人當作窰姐兒，調笑人家，不料那女人年紀輕輕，眞還是個罕見的美人兒，不料也是一個羅刹，不知她怎麼一出手，咱們這位兄弟就手脚齊斷不說，臉上也被人家臉上劃了個十字血痕，那人武功高强，不也是女人麼，只怕就是那日種下禍根。」

三當家的臉色一沉道：「既有事故，爲何不稟報上來！」

二當家的大瞪着眼，又一拍桌子，那碗盞跳起更高，也更响了，嚇得那人打了個哆嗦，道：「一者他手脚雖斷，倒還能治得好，不過要躺三五月，只是那臉上的十字疤痕留下來了，其實那位兄弟錯把她當作了窰姐兒，不知她是良家婦女，又受了懲責。」

三當家的哼了兩聲，說道：「你們在江湖上行走，豈不知有三種人最是招惹不得，一僧二道，三婦人女子，一個年輕女子竟然在公衆場所拋頭露面，就該知道必有來歷，何況又是孤身女子。」

「是她，」姜問天心下涼透了：「這麼說，一定是她了，她來秦中，那潼關乃是必經之地。」

他沒搖頭輕輕嘆了口氣，也不再假裝醉酒了，倒連喝了三大杯，其實誰也不再注意他了。

二當家的道：「你等快些吃喝，我們即刻前去傅家。」

那般人顯然都沒心情再吃喝了，轟然一聲，倒有一大半站了起來，隨即由那三當家的爲首，如風捲殘雲一般，奔下去了，眨眨眼間，已走得乾乾凈凈。

姜問天這才長嘆了一口氣，不料這醉芙蓉竟是蛇蝎美人，看來這夥人雖在黑道上吃飯，倒也盜亦有盜，可比她强多了，竟然殺害了德高望衆的傅老鏢頭，實是饒她不得。

他也不禁一拍桌子，因爲他眼前又浮現了今日青峯山玄都觀後的情景，那老少三師徒死狀之慘，可是他親見目睹的。

五朵同開　血芙蓉

姜問天備了奠儀，巳時光景，就到了傅家，只見前往弔唁的人絡繹於途，到了那木屋，姜問天的牙關也咬得更緊了，對死者也更肅然生敬。

那大屋在西街口左面，連莊園也稱不上，不過是比農家房居大一些的土屋，也不過十數間房舍，打麥塲上惟見農具，一些兒也不像武林中人所居，可見這傳老鏢頭何其潔身自愛，歸隱後更以農耕度晚年，但這醉芙蓉竟然不放過人家。

昨日從醉菩提口中，才得醉芙蓉的身世來歷，相信不會有人比他更清楚醉芙蓉了，若然他心下仍有些兒疑惑，也只是確知醉芙蓉和這傅老鏢頭無寃更無仇。

但玄都觀的老幼三個道士呢？與她又有何寃仇，不也被她殺害了麼？

「這一位先生，請。」

顯是他在打麥塲上發起楞來，人家見他携着奠儀，是以迎了過來。

那是個二十來歲少年，腰間纏着一塊白布，亦用白布包頭，想是傅仁的徒弟。

姜問天儒冠儒服，又儒雅，可不是像位先生麼？那前去弔唁的人，最多的是鎮上的市民，鄉民，武林中人來的尚還不多，要知道老鏢頭昨日日落時才被殺慘死，便是消息昨晚已傳到了長安，人家也不能來得這麼快。

却是不知華山寨的好漢，怎生幾個時辰就趕來了，不是送喪，倒是前來送死。

姜問天隨着川流不息的人衆進入靈堂，也隨衆拜祭了，那鄉民和鎮民自是隨來隨去，落淚的人不少，更可見全都感念老鏢頭生前的恩德，傅家人口不多，接待前來弔唁的不過才七八人，姜問天一眼便見到坐在靈堂一邊的華山寨兩個當家的，同坐的約有十來位，一半却是沒見過面的，但都是武林中人。

他慢慢溜了過去，在角落裏坐了。

沒人理會他，可不正好，人家也沒暇來招呼他，可不是他穿着寒酸之故。

只有一人坐不住，才坐下，又起身，踱兩步，又打轉，滿面焦急又憤怒。

是華山寨那四當家的，說道：「忒怪，按理，長安鏢局子裏的人早該來了，怎生這時候還不見到？」

一個帶孝的漢子闖聲回過頭了，也走近前來，這四當家的人粗獷，聲音也細不了，老遠就能聽到。

那人皺着眉，說道：「可不是麼，我也覺得有些不妥，按理，報喪的人昨夜就該到長安，我那師弟那會不立即動身的，這裏的喪，也沒他來主持，他可是正主兒，我們全拿不得主意。」

那三當家的道：「你說的可是少鏢頭麼？」

那人點頭道：「那師傅就只得這麼個兒子，今年已滿二十五歲了，師傅歸隱後，本不想把鏢局交給他的，經不起大夥兒要求，我這師弟年紀雖然輕，功夫倒已過得去了，最重要的是各路的朋友，也仍會看師傅幾分薄面。師傅沒法兒，這才肯了，但局子裏的事，仍由大師兄坐鎮。」

正說間，只見奔進一人來，對那人道：「二師兄，你說怪不怪，黑山君帶着他的兒子黑三郎，一行七八人，也來弔喪，現已快到門口了。」

那人搔搔頭，怔住了，道：「黑山君，和咱們可沒往來？」

報信的人說道：「豈祇師傅生前和他們沒往來，數年前還有過一點小過節，所以我才奇怪了，而且來得這麼快，此去黑山比長安遠，長安的人沒到，他們倒先已來了。」

華山寨三當家的說道：「那也沒甚麼奇怪，老鏢頭德高望重，誰不敬重，便有些小過節，人死也就了了，這麼辦，我和黑山君倒有些交情，他每次入關，路過華山，也上山去盤桓些時，既然你們不熟，不如我來替你們接待，他來得正好，這番我們都得借重他，只怕知道這女人的來龍去脈。」

那人拱手道：「最好最好，感激不盡。便請三當家陪我走一遭。」

兩人忙忙去了，姜問天知道有這位黑山君，還是早在長安時候，若不是醉芙蓉打傷了黑山君的兒子黑三郎，他還不會結識醉芙蓉。

當眞這黑山君是怎麼個人物，武林中人都敬而遠之，那自是對他畏懼三分。

不大工夫，傅老鏢頭的二弟子和華山寨三當家的，帶進一行七八人來，姜問天一眼便認出了黑三郎，跟隨在一個高高瘦瘦，黑臉堂的人身後，一瞧那氣度，就知是黑山君了，寬大的軟緞袍服閃閃生光，直向靈前走去。

那二弟子道：「不敢當山君請坐。」

那人果是黑山君，道：「我……我來遲了，老鏢頭，我來遲一步，不料老鏢頭已然遭害，作了古人，我……」身子一晃，若不是那二弟子伸手相扶，幾乎栽倒。

黑山君不僅話聲帶哭，且淚如雨下，那二弟子把他扶住了，黑山君哭得更加悲悲切切，凄凄慘慘，已是泣不成聲，那麼多江湖人物，也不禁戚然，對黑山君肅然生敬，便姜問天也不禁心下想道：「都說黑山君邪惡，敢情也是性情中人，其實可敬。傳說定不可信。

那二弟子也陪他落淚，不過倒忍住了悲傷，勸他節哀，扶他在旁邊椅上坐了。

黑山君道：「老弟，你有所不知，當年原是我的不是，非是我不早來向令師陪罪，但想到令師仁義滿天下，乃是厚道的

長者，那會把細小的過節放在心上，若然前來陪罪，令師倒會不安了，不如閉門思過，是以這些年來甚少在江湖上行走。」

那麼多武林豪傑，莫不嗟嘆點頭，都在心下想：這黑山君說的可不是實情麼，這些年來竟然不在秦中走動，敢情是這個緣故。

那二弟子道：「山君言重了……」

話聲未了，突然一怔！不僅那二弟子，靈堂中不下四五十人，尤其是這面二十多位武林中人，不自覺都把目光轉向外面，向門外望。

因爲來去的人甚多，寒喧、嗟嘆、呼喚奔走之聲，宛若鬧市，突然却靜了下來，驚呼、奔走之聲，却由遠而近，隨見當先搶入兩個人來。

姜問天認爲，其中一個乃是昨晚在灞橋遇見的鏢師，脚步踉蹌，叫道：「二爺，不好了，少鏢頭他……」

那二弟子道：「我師弟……怎麼啦！」一把抓住那鏢師，早見四個漢子抬着一塊門板，門板上躺着一人。

一個血人！隨後搶進來，是湧進來無數人，無不驚惶地瞪大了眼睛。

那二弟子驚叫了一聲師弟，撲上前去，却是那鏢師把他攔住了，那四人也把抬着的門板放落靈前。

一個血人，年約二十餘歲，已是死了，死了還睜大一雙眼睛，齊胸以下，全是血染。

「少鏢頭！」靈堂中爆出一陣驚呼。

姜問天才知是傅仁的兒子，認出來的人都是一聲驚呼，也是齊聲驚呼！

「天啦！」那二弟子叫道：「這是怎麼回事！」

大多數的人有如泥塑木雕，少數在後退，只有姜問天走前兩步，但也立即站住了。

死屍胸口上，凝結的血塊上，一朵彩綢剪製的芙蓉花！

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殺死了傅老鏢頭的人，又殺了趕回奔喪的兒子。

芙蓉花！驚恐的聲音在驚呼！

醉芙蓉！咬緊牙關的姜問天，在心下驚呼！好個狠毒的醉芙蓉！殺了老的不算，連小的也不放過！

驀聽一聲暴响，一張茶儿塌了，是那黑山君一掌劈落，茶儿在他掌下碎裂，怒喝道：「好狠的醉芙蓉，竟把少鏢頭也殺了，我黑山君和她勢不兩立，不把她碎屍萬段，勢不爲人！」

那二弟子站得穩了，切齒道：「快說，這是……怎麼回事，師弟他……」

那鏢師喘了兩口氣，說道：「昨晚二更天，我已趕到了長安，由我伴着少鏢頭立即起程，連夜乘船趕回來……」

「大師兄呢？」那二弟子問道。

「大爺要把鏢局子的事稍作安排，隨後才起身，少鏢頭哭得死去活來，哭了一夜，天快亮了，船已近楓林渡了，是昏昏迷迷，二爺你知道，我馬上去，船上來，一日夜沒闔過眼，眼一閉上，就再也睜不開來，直到我被喚醒過來，少鏢頭已被……我該死……」

那二弟子道：「按說，你們早也該到了……」

旁邊一人插口道：「可不是早到了，二爺派我們去河下接人，天色大亮了，總不見鏢局子的船來，那知……」

鏢師道：「鏢局自己的船已裝了儎，船是臨時雇，今早船已到了楓林渡，事先忘了吩咐，船家見我們在艙裏睡着了，是以沒喚醒我們，船家搖了一夜船，也倦極睡了去。」

旁邊那人又道：「我計算船無論如何該到了，總算問來問去，得知那船是晨早泊岸的，上船一瞧，才發現少鏢頭被殺了，他和四個船家，倒兀自鼾聲如雷，睡得也像死去了一樣。」

黑山君怒道：「不用問了，醉芙蓉在他們睡夢中，殺死了少鏢頭，好個心狠手辣的醉芙蓉，趕盡殺絕，這叫做斬草除根，各位。」

黑山君向大夥兒掃了一眼，說道：「今天來這裏的，全是老鏢頭的友好，老鏢頭屍骨未寒，不料少鏢頭亦被那醉芙蓉殺了，這個女羅刹分明專和咱們過不去，要不同心合力，找出她來，下一個被殺的，必然輪到你我……」

轟然一聲响，一張桌子塌了，是華山寨那四當家的，一拳擂塌了身邊的桌子，叫道：「各位，各位還不曉得，咱們二當家的，我那二哥，昨晚來時，在東面林中，被她殺害了！」

一陣驚呼，一陣死寂。

四當家的切齒道：「胸上亦有一朵血芙蓉，我華山寨的人但有一口氣，也與那醉芙蓉勢不兩立，不報此仇，我吳剛實不爲人！」

有人在移步，不是一個，而是無數個，是站在外面的人向裏面擠，驚怖的目光却在向外面掃，好像那醉芙蓉就在左近。

原來這四當家的姓吳名剛，手中一把厚背大砍刀，威猛無儔，但在華山寨中，却只能坐第四把交椅，那二當家的人稱笑面閻羅，武功更在吳剛之上，不料竟也死在醉芙蓉手中，誰會不驚恐。

那二弟子道：「血芙蓉！眞是醉芙蓉？各位見多識廣，那位知道這女羅刹的來歷，可有人見過麼？」

「我！」有人說。

人叢中走出一人來，是黑山君的兒子黑三郎，說道：「我見過，十數天前，我在長安見過，那女羅刹眞個芙蓉如面柳如眉，妖嬈艷麗，看來年紀不過十八九歲，應該像個花街粉頭。」

「不不，」人叢中有人說：「我在長安也見到過，乃是在一個酒樓上，一位好朋友指給我看的，說他一位同伴在一個道觀前遇上了那醉芙蓉，美色人人愛，却忘了皇天不可欺，一時色迷心竅，是怎麼惹上了她，我可不清楚，只知道我那朋友的同伴，至今仍吊着一隻胳臂，嘴裏一半牙齒沒了，那女人美是美極，打扮得也妖艷些，但她那眉兒眼兒，可不似粉頭窰姐兒一般逢人賣弄風騷，其實她眉兒挑煞，半點也不像個窰姐兒。若不是在稠人廣衆中拋頭露面，倒像個大家閨秀。」

姜問天暗自點頭，這人說話倒公道，醉芙蓉打扮倒是妖嬈些，但眉兒眼兒，可一點也不見妖嬈。

「這位說得不錯。」一位外面進來的

人，他走近說：「她是個蛇蝎一樣的美人，兇狠又如羅刹。」

姜問天一矮身，縮在人叢中，來的竟是玄都觀的玄眞子，老道拂塵一抖，面色鐵青。

人羣竟有大半認得老道，駱天鵬既是灞橋之霸，又全靠這老道撐腰，江湖道上的人，豈會不認得。那二弟子也認得，道：「道爺仙駕光臨，不敢當。」

玄眞子拂塵又一抖，緩緩掃了衆人一眼，道：「貧道此來，一者弔唁老鏢頭，二來……亦是爲血芙蓉而來，各位可知，玄都觀的老住持，連同他的兩個小道童，亦皆在昨日午間，被人殺了麼。」

那拂塵一抖，便筆直的指着少鏢頭胸上那朵染血的芙蓉，道：「屍身上也有這麼同樣的一朵血芙蓉。」

軟柔的拂塵，竟不見垂下，可見老道功力已造極登峯。

黑山君開了口，上前一步，拱手道：「得道長駕臨，任她是多厲害的妖邪羅刹，可就不怕她逃上天去了，妙極。」

姜問天可暗叫不妙，這老道可知他昨日爲醉芙蓉盤桓了半日，且曾誤會過他，若被他當衆指出，他豈不成了衆矢之的，說不定這般的滿腔怨毒，就會向他身上發洩。

他忙不迭悄悄溜了出去，却也沒有人注意他，想想那大屋中擠了多少人，沒兩百個，也有一百多，又人來人往，擠出擠入，何況除了一個玄眞子，也無人認得他，誰說無人認識他，擠出打麥場，就遇到兩個窮酸秀才對他拱了拱手，他也不但不拱了拱手，也有瞬間心跳加劇，但隨即明白了，因爲他也是個窮酸，像個潦倒的秀才。

他不是怕，怕誰？但若然大夥兒羣起而攻，認爲他是醉芙蓉一夥，那可討厭了，只怕永無安寧之日。

他以往聽說黑山君如何邪惡，現下才知人家是好人，甚至可說是個謙謙的君子，他以往認定醉芙蓉可敬更可愛，那知原來是個天地不容的惡魔羅刹，別說那般在找她，要報仇雪恨，便他也不放過，他練了一身功夫，不仗義除奸，那功夫練來何用，豈有愧對翳子叔叔多年教誨。

姜問天走到楓林鎮上，街道上人來人往，憑添不少高一頭，低一臂的人物，顯然都聞訊趕來弔喪，傅仁傅老鏢頭德高、望重，可眞是不假，不料好人無好報，連唯一的一個兒子，也被醉芙蓉殺害了，落得絕子絕孫，姜問天可眞是買醉了，當眞冥冥中有何神明，上天那有眼睛。

他有了五七分醉意，說甚麼入世救人，醉菩提竟把一身功夫傳授給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羅刹，入世害人就眞，不怪少林寺要把他逐出門牆。

仍是昨晚那酒樓，仍是那個酒保，那酒保可把他當作了財神爺，昨晚得了甜頭，那會不加意慇懃侍候，好酒好菜，不斷送上來，姜問天酒到杯乾，心下煩惱的人，之所以易醉，只因喝上了，再沒分寸了。越喝越多，越多自然越醉。

忽聽旁邊有人說道：「該走了，是時候了，打鐵得趁熱，火上得加多一點油，陪同那大徒弟來的，且看是誰倒霉。」

姜問天一怔！傅仁的大弟子隨後即到，莫非是指他？看誰倒霉，這又是甚麼意思？

早見隣桌上站起三人來，兩個漢子高大，一個矮小些，分明都是江湖人，全都揹着寶劍。

江湖中人觸目皆可見，他早已見到三人了，只道是平常江湖中人，是以不放在心，等到他心中一動，聽出說話有異，人家却起身走了。

走！他扔下了一塊銀子在桌上，遠遠跟在三人身後，出的是西街口，可不是長安的來路麼，這三人與醉芙蓉、血芙蓉有關？

若然他少喝兩杯，那就好了，出了街口，來到野地裏，被涼風一吹，天上陰雲密佈，像要下雨了，該是中午時候，眼前却昏暗之極。

姜問天猛搖了搖頭，敢情已來到一個林子了，他可不是眞醉了，沒十分酒意，也有七八分。糟了，前面的三人已是踪跡不見，若不是跟隨三人身後，他怎會來到這林子？

被涼風一吹，多少清醒了些，原來這林子近着大道邊，往身後望去，楓林渡的街口隱隱在望，甚至可望見更遠處河下的船桅。

他來這裏做甚麼？總算還記得起來，他是躡踪三人而來的，那三人說話吞吞吐吐，隱約與醉芙蓉、血芙蓉有關。

不，是與大弟子，有人要倒霉有關，涼風帶着雨意，他更清楚了些。今日若不是多喝了酒，他怎會失去那三人的踪跡，必然仍在這林子裏，這三人鬼鬼祟祟，他

正要尋找醉芙蓉，這三人恁地可疑，他豈能放過。

快找，那近着市鎮的林子，自然也不會是密林，姜問天飛掠穿林，越離大道越遠了，林中那有人影，那地勢也越走越高，忽然想到那三人所言，是找甚麼大弟子與同行人的晦氣而來，豈會離開大道。

不料他才要回身，驀然間，數丈外有甚麼掠過，那林子越高，也越密了，天色又陰暗，是以不曾看清，但也知道那一定是人影，否則不會那麼巨大的。

他閃展穿掠，但甚麼也不見，不，他絕沒看錯，騰身上樹，但林子太密了，站得高，也看不遠。

正疑惑間，驀聽山脊那一面，林中傳來一聲驚呼，似有樹木折斷的聲響，敢情他已在山脊下，不怪不見人了，原來已越過山脊那邊去了。

那山脊上樹木稀少些。姜問天脚才點地，也幾乎發出一聲驚呼來，醉芙蓉！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是她！醉芙蓉！正追逐一人，便是躡踪的三人中矮小的一個。那人身手却也了得，而且溜滑之極，醉芙蓉眼看追上了，那人斜身一掠，竟能在虛空轉側，拐了個彎，借那樹木隱蔽，瞬又不見了，只見那醉芙蓉怔得一怔，又追了上去，瞬已不見了兩人。

姜問天竟呆了一呆，待得落下山脊，那還有人，却聽山下發出一慘叫聲，聲音極是慘厲，入耳令人毛骨悚然！

是那男的聲音，隨即隱隱傳來兩聲冷笑。

醉芙蓉！他立即就聽出來了，是醉芙蓉的冷笑聲，他耳熟極了，同樣的冷笑聲，從長安到灞橋，最後是在那古刹分手的刻，她總是這麼冷笑的，令人感到特異的冷。

姜問天差點沒把牙也咬碎了，完了，那人一定遭了毒手，遭了醉芙蓉的毒手。

他怒極，玄都觀三個道士慘死之狀，那成了血人的少鏢頭睜着的一雙恐怖大眼，剎時間，都浮現在眼前，也浮現出三朵粉綢剪製的芙蓉花。

染了血的芙蓉，血芙蓉！

不是幻覺，眞眞！果然有朵染滿了鮮血的芙蓉，被胸口上冒出來的血漂浮起來，那血還在往外冒。

他趕去遲了一步，那矮個子的漢子已被殺了，就在眼前，就在頃刻之前，胸膛洞穿，往外狂冒的鮮血，把那朵芙蓉花漂浮起來。

姜問天眼也血紅，要噴出火來了，怒喝道：「果然是你，醉芙蓉，你你……好毒……好狠，滾出來，我一直把你當做好人，敬重你，原來你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滾出來，我可……饒你不得！」

沒人現身，只有那漢子睜着雙恐怖的大眼，張大着的嘴仍像在驚呼，雖然再不會叫出聲來了，但那慘叫聲仍像在耳際。

不不，不是像，是下面林中，又傳來一聲慘叫，是驚怖之極的絕望的慘叫聲，比先前聽到的更淒厲！

姜問天明白了，和這漢子一道的，本來就還有兩人，必是也沒逃出醉芙蓉的魔掌，又被追上，殺了！

可不是又一個死屍，又一朵漂浮在鮮血上的芙蓉花！芙蓉花在血泊裏打轉！

是那個高大的漢子，身旁棄了一把血劍，相距第一個被殺的漢子，不過十來丈，頭下腳上，仰面躺在山坡上，正因他高大，瘢橫肉，死後也睜大着眼睛，也就更加恐怖了。

姜問天打了個寒顫，眞的，他也會胆怯麼，但他眞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不，他是憤怒得發抖，踢腿，抛衣，刷的一聲，拔出他那把這番行走江湖，尚未抛出過的兩尺龍泉來，那是一把比長劍短，比短劍長的寶劍，虬鬚客說過：世人都墨守成規，讀書人把聖者之言當作綸音，稍有變易，即視爲叛逆，武林中人亦無比如此，長劍該長，當眞一寸長，一寸強。短劍必短，自是對敵非近身不可，那自然一寸短，也一寸險了，哈哈！

姜問天仍然記得，鬍子叔叔當初把這劍給他之時的那一聲響亮的哈哈，因爲那是一聲智慧的哈哈，虬鬚客說：「那麼，不長不短呢，豈不又強又險。」

虬鬚客是說笑麼？當然不是，劍的尺寸既然不合常規，自是前人所無，原來是虬鬚客的獨創新招，那劍招當眞又強又險，因爲劍走輕靈，短一些的劍，運轉起來自更靈活了。

醉芙蓉的身手他沒領教過，但已見過了，要對付一個偉員的勁敵，他非拔出劍來不可。

「醉芙蓉，滾出來！」他的叫聲也因激怒而發抖了。

但回答他的，却又是一聲淒厲的慘呼，傳自左下面的山溝裏。

又是一個漢子！又是一朵芙蓉，不，不祇一朵，浮飄在血泊中的才只是一朵，那恐怖的死屍身邊，手邊，還有三朵，不，是四朵，一朵壓在那死屍的臂下，露出兩瓣粉紅色的花瓣來，因爲不曾染上鮮紅的鮮血！

那幾乎仍在噴射的血，自是鮮紅的血，那慘呼之聲仍然在耳，這漢子自是剛剛才被殺，頃刻之前。

使是醉芙蓉會飛，也飛不遠去，姜問天激怒得牙也要咬碎了，心中的怒火從眼中噴射出來，現下再不懷疑了，他雖沒見到醉芙蓉殺死這三人，却已見到了她，剛才，就在上面山脊上。

「醉芙蓉！滾出來！」

他躍登樹梢，頃刻之間，他已把左近十數丈方圓之內搜尋遍了，倒追出一隻驚惶逃竄的狐狸來，但狡猾的醉芙蓉却踪跡不見，也不見一個人影。

活生生的三個人，已成了三具恐怖的屍體，荒山野嶺中那還有人，除了他，就是有那狡猾歹毒的醉芙蓉，林樹又那麼密，那山溝左近，竟似原始森林一般，樹與樹間，虬結着密麻麻的葛藤，在裏面穿行已是不易，一個人若藏在裏面，可容易極了，極難被人發覺。

好個歹毒的醉芙蓉，若不把她除，不知尚有多少無辜善良的人被她殺害。

說眞的，這三個漢子雖不像善良之輩，但那個玄都觀與世無爭的老道，兩個尚未成年的道童，可不是無辜麼？傅仁傅老鏢頭更是德高望重，簡直就是武林中的聖人，竟也被她殺了，還有老鏢頭的兒子，

這樣的武林聖人，竟遭受滅門慘禍，可還有天理麼。

姜問天怒得跺脚，因爲他的身法不爲不快，但醉芙蓉却踪跡不見。若然這裏再有一個武林同道就好了，若然有人去傳老鏢頭那大屋報信，有大夥兒圍山搜尋，可不怕她升天入地。

「醉芙蓉，醉芙蓉，你這女魔，滾出來受死！」

姜問天心頭一緊，有了回聲，是一聲笑，呵呵的笑聲，只不過太遠了，遠在右前的半山上。

但不是醉芙蓉，雖然隔得遠，也辨得出來，那是一個男人的笑聲。

若不是一個內功精湛的人的笑聲，豈能傳得這麼遠，那笑聲也分明是狂笑之聲，而且，獨自一人，豈會狂笑？

莫非是甚麼人，截住了醉芙蓉！

這麼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是武林中人，是俠義道中人，自是人人得而誅之。

他立即循聲趕了去，來楓林渡弔喪的武林中人更多了，黑山君外，玄都觀的玄眞子昨日他曾和老道對過一掌，老道功力之高，實是驚人，誰不要殺醉芙蓉而後甘心，從這笑聲雖辨不出是誰，若是兩人之一就好了，除非是這兩人，也攔截不住醉芙蓉。

他飛掠趕了去，又有兩聲更響亮的笑聲入耳，話聲也入耳了，有人說：「你逃不了，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到了，這懸岩就是你粉身碎骨之地。」

懸崖！果然脚下是懸崖，從高處斜望，那懸崖深不見底。

姜問天並不急於奔去那笑聲、話聲傳來之處，他不過猜想，希望是醉芙蓉被人攔截住了，猜想而已，可不一定就是，若是武林中不相干的人，在此了結和他毫不相干的個人恩怨呢？他撞了去，可就不妙得很了。

是他心念一動，到了地頭，立即轉身向左，騰身上到崖頭。居高臨下，盡在眼底，那懸崖，崖邊上有個畝許大的斜坡，是個寸草不生，只有亂石沙泥的斜坡。

醉芙蓉！他一眼就見到了醉芙蓉，果然是她。

她雖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但着綠穿紅，自是一眼便看出來了，背靠着一個亂石堆，懸岩的左面，該是打山下的來路，站着一個衣袂飄飄，高高瘦瘦的人。

好極了！黑山君，可不是截住了醉芙蓉的去路麼，因爲右邊亦是斷崖，姜問天身下，却是一個陡坡。

哼！姜問天劍隱肘後，本是無心，這一來他倒斷了醉芙蓉上面的去路，妙極，看她還能脫逃麼。

「妙極！」她竟然也說妙極，乜斜着眼兒，醉眼從懸崖移向黑山君，面對着強敵，她竟然醉酒，竟然不把黑山君放在心上！

他這是怎麼了，他倒替醉芙蓉担心起來，他不是還切齒咬牙，誓要除去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麼？難道又被她的美色所迷惑。

玄都觀慘死的一個老幼道士，大屋中傅仁父子的陳屍，甚至林中三個漢子恐怖的死狀，可不是被掩蓋了，如花的笑臉却在眼前擴大明亮起來，酒添上了一抹嫣紅，她原已是那麼美的，怎會不更迷人了。

死者的慘象在他腦海裏消失，那填膺的憤怒也在消褪了，他的心倒又加快地跳起來，面對着醉芙蓉，打從最初見到醉芙蓉那一刻起，在她面前，他的心跳總是會加速的，當眞食色性也，君子好逑，他心跳加快，眞的，心上可從沒生過邪念。只因她……她太美了，尤其是三分醉，醉眼兒乜斜的時候。

「啊喲！」怎麼又是一聲啊喲！

醉芙蓉伸長了頸，像是才看得清楚，說：「這崖多高，又多陡啊，人要是掉下去，怕不眞碎骨粉身啦。」

黑山君左跨一步，又右跨一步，却不跨前，顯然知道醉芙蓉的厲害，不敢輕敵，嘿嘿笑道：「可惜，啊，眞可惜。」

醉芙蓉道：「甚麼可惜啊？」

黑山君道：「可惜這麼個美人兒，就要粉身碎骨，如何不可惜，可惜，你又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醉芙蓉乜斜的醉眼睜得大了，說：「眞好笑，非死不可的爲什麼是我，而不是你……」

她可是眞醉了，以爲黑山君在和她說笑了，她笑啦，笑起來令人心跳更加劇了，因爲笑起來的醉芙蓉，更美得令人心醉，美得眞像一朵芙蓉花。

那黑山君又粗又濃的眉頭不是才挑了起來，那冷冷的日光倒又柔和了麼。

黑山君忽又冷笑一聲，眉頭又揚了，說：「今天你若沒殺死我三個手下，我要是早知你眞還是個絕色的美人兒，也許我還會饒你一命，現在，嘿嘿，醉芙蓉，你認命罷，其實我不殺你，你也活不了。」

「眞好笑，笑死人啦，」醉芙蓉笑得前仰後合，笑得花枝兒般亂顫，說：「你怎麼不問問我，今兒我饒不饒你，笑死人啦，我不是活生生在這裏麼，怎麼活不了。」

黑山君怒道：「好，教你死也死得明白，而今，現在，天下人都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離了此山，你就寸步難行，玄都觀的老道要你的命，已然連夜趕了來，那傅仁雖然浪得虛名，他的友好可遍天下，你出得此山，你也出不得潼關，華山寨死了一個二當家，豈容你逃出關，傅仁的大弟子率領仁風鏢局的鏢師，更會合了……」

「馬鬼坡姓蕭的老頭兒，是不是啊？」醉芙蓉說：「當眞他叫甚麼名兒，你瞧，我眞沒記性。」

黑山君嘿嘿兩聲，說：「你不把蕭元龍的六合劍放大眼裏，傅仁的大徒弟連同那麼多鏢師，你也不放在心上，好，藍田的劉丹青必已得到了知會，你往南邊逃走的路已被截斷了，北邊潼關的杜剛爺兒三個，三條盤龍棍諒你也接不下來。」

醉芙蓉竟然全都知道——慚愧，他姜問天竟都不曾耳聞這些人的名姓，只有黑山君說起這幾人，那面上也露出肅容，可知他這個邪惡的黑山君，也畏懼三分。

那醉芙蓉竟然點了點頭，說道：「那三條盤龍棍加起來有兩百餘斤，那爺兒三個若然一齊上，倒眞是個勁敵。」

黑山君道：「那杜剛和傅仁是過命的交情，報喪的人必已到了，這爺兒三個豈

會饒得了你，醉芙蓉，你認命吧，今日你死在我手上，也許還落得個全屍，一出此山，就算你能逃得出玄眞子那老道的掌下，若遇上那爺兒三個，你可就會成為肉泥了。」

敢情秦中還有這麼多英雄了得的人物，醉芙蓉顯然全知道，怎生半點也不露怯，還笑，笑得嫣然，且笑出聲來了。

黑山君的眼睛被她笑得越睜越大，他的眼睛在跟隨他轉，却是這一來，姜問天才能清楚看得見她的臉兒，倒眞是笑臉如花，只不過那如花的笑臉上，有些兒特異，令人瞧着身上陣陣涼，涼到心裏。

敢情露怯的不是醉芙蓉，而是那黑山君。

可不是麼，黑山君在轉，醉芙蓉把兩臂抱在胸前，屈着一條腿，身子兒斜斜的，芳肩靠在石上，嬌慵無限。

怎會往旁邊移步？一步，又一步。醉芙蓉難道她眞醉了，醉得不知死活？

黑山君可不是這麼想的，若她眞是醉了，豈能連殺他的三個手下，那三人全是他的得力的手下，却全被她一出手就殺了，而且，他明白，醉芙蓉的話可不醉，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裏。

姜問天却在心下奇怪，怎麼兩人都不出手啊，忑怪，在等甚麼，黑山君既然恨極了她，她已把他三個手下殺了，正主兒碰了面，面對着面了，倒成了莊稼把式，動口不動手？而她，既然殺人不眨眼，既然也不是怯敵？

醉芙蓉竟然打起呵欠來，俏生生的，竟然伸了個懶腰，說：「還有麼，秦中數來數去，就再沒一兩個像樣的人物了麼？讓我計算一下，你派去知會他們的嘍囉，早該到了，玄都觀的老道該已進山來了吧，不用說，還有那華山寨三當家四當家，當然也帶着他們那大大小小十多個頭目來了，黑山老怪，你想不到吧，我比你那三個手下走前一步，救了傅仁那大徒弟一命，馬嵬坡那老兒蕭元龍，也才從鬼門關把命檢同來了，一定還未到傅家。就和趕來的人會合了。」

她在說甚麼？姜問天的憤怒變成了迷惑，而且驚訝起來，她竟會救了從長安趕來的傅仁的大徒弟一命，還有伴同他的六合劍蕭元龍老英雄？她竟然知道黑山君已派人去傅家知會過了，玄眞子、華山寨兩個當家的和那十多個大小頭目，都已在趕來的途中，她便是不把黑山君放在心上，竟然對這麼多秦中高手，明知一到就會對她羣起而攻，絕不會放過她，她不怕，不怯，倒像在等待，等，這那般要她的命的人前來。

醉芙蓉竟然像是有些等得不耐煩了，眉頭兒皺了皺，又道：「還有你那個不成器的寶貝兒子呢？難道他竟那麼嬌嫩，不過是一點皮肉之傷，難道還沒養好，你那寶貝兒不來陪你，讓你這個黑山君老怪孤另另獨個兒去鬼門關報到，豈僅不孝，而且也太不公平啦，你殺死了老鏢頭爺兒倆，血債血還……喂！」

醉芙蓉喂了一聲，眼睛在隨同黑山君轉，一臉獰笑的黑山君腳下轉得更快了，幾句話工夫，已在崖邊到姜問天身下的山邊，來回轉了兩遍。

醉芙蓉說：「還有這一邊呢？山坡這面你要不也撒上毒粉，那有什麼用，我不是一樣能逃走麼？不過，黑山君老怪，不用急，我不會急着逃走，你猜怎麼着，我的酒癮又發作啦，我喝我的，你忙你的，喂！你要不要也喝兩口。」

甚麼？她眞從懷裏掏出個小小的葫蘆來，那葫蘆好不精緻，顯已年深日久，色澤已成金黃了，姜問天在上面，她一揭開那葫蘆蓋，他立即聞到一股濃冽的酒香。

只見黑山君霍地退了一步，面上更獰惡，笑聲更狂了，說道：「好教你死得明白，我要不是早在那面撒上毒粉，我會引你到這崖頭來麼，醉芙蓉，你要敢向坡上逃，倒也不會死得更快些，只不過你踏着那浮動的沙土，混和着毒粉的沙土滾落下來，可就會全身沾染了毒粉，你要臨死也多受些活罪，你就往坡上逃吧，請便。」

原來黑山君早在這崖頭三面撒上了毒粉，當眞他怎麼忘了，黑山君不但武功了得，他居住的黑山，就是座毒山，武林中人提起黑山君，就會胆寒，不是由於他武功了不得，而是他那餵有劇毒的兵刄和暗器，而且袖管中藏着毒粉，任何着沾上了一點，不但活不了，死後屍身亦有如黑炭，可以想見那毒之劇。

姜問天明白了，這老賊先前那胆怯，不過是裝做畏怯，其實是在暗中做手腳，撒毒粉截斷醉芙蓉的去路，

且慢，醉芙蓉剛才怎生說來？殺傅老鏢頭父子的，竟是黑山君而不是她？這是怎說？

姜問天不信，可又不由他不疑惑，因為黑山君並不否認，且得意狂笑。

醉芙蓉說：「啊呀，黑山君老怪……你你……你好毒的心腸。」

黑山君大笑呵呵，說道：「無毒不丈夫，可惜你知道太晚了，醉芙蓉，任你有一身獨特功夫，你也逃不過我的手掌，任你絕頂聰明，你也要任由我擺佈，替我揹上惡名，你認命吧，明年今日，就是你的祭辰。」

醉芙蓉忽然長嘆一聲，道：「這麼說，我今日是死定了，萬難逃出你的手去了？罷罷，黑山老怪，你好狠的心腸。」

她霍地一揚手，那金黃色的小葫蘆脫手飛出，就有那麼巧，竟直向姜問天面前落來，因是那麼意外又突然，姜問天不自覺伸手接下。

只聽醉芙蓉幽幽怨怨，說道：「既然我要死了，還喝甚麼酒，不如給要命的人喝去吧，黑山老怪，既是我死定了，我臨死之前，求你一事，你可答應麼？」

黑山君極目遠望，從那山崖上望下去，可望出走遠，楓林渡隱隱在望。

黑山君回過頭來，說道：「醉芙蓉，你雖聰明絕頂，我可也不傻，你聰明，不料正被你的聰明誤了，嘿嘿，你要是趁我尚未在這面撒上毒粉之前動手，也許我還不是你的敵手，你要逃命，那時倒眞輕而易舉，你那鬼心思，可惜被我猜中了，你明知我派人去傅家知會，明知玄都觀的那個老道和華山寨人馬，即會前來，你想和我多耗一刻，等那夥人來了，你再揭穿我的陰謀毒計，滿以為輕易就可洗脫你的罪名，哈哈，醉芙蓉，你睜大了眼睛瞧瞧，可有人來麼，我也不用瞞你了，我早已算準了時刻，那夥人來到之時，也就是你毒發身亡之刻。」

姜問天大驚，不僅是他適才伸手接那葫蘆，竟是幾乎接不住，身軀稍微一動，更覺出連腿也軟軟地，一動之下，也才感到腿臂痳痺，顯然是他藏身的那崖石石後，也被黑山君撒上了毒粉，他已是中了毒了！

但他更驚駭而又慚愧的是，敢情殺死這麼多善良而又無辜的人，和那屍身傍邊的血芙蓉，竟是黑山君陰謀毒計，連他竟也誤會了醉芙蓉！

醉芙蓉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人之將死，其言哀，黑山君，我只求你一事，既然那般人不會便來，我也不會便死，求你讓我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黑山君道：「好，你說罷，還有甚麼不明白的？」

不好，她可是已然中了毒，連站也站

截拳道的拳風

嚴霜

有許多人練武，非常羨慕鐵指或鐵掌那一類，甚至有些人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插沙插石，打磚打瓦，希望把手掌和手指加以改變，堅如鋼鐵。

傳說中的大俠甘鳳池，經常在江南走動，鋤強扶弱，某天他到一間茶寮品茗，企堂不知道他是武藝超羣的人，得罪了他，他伸手一捏，用來倒酒的錫壺，就給他捏扁，變成一堆泥，拋在地上，跟着他把鐵煲返轉過來，用中指向鐵煲的煲底敲打，打了三下，鐵煲就露出三個小洞來，可見他的指掌之間確有驚人的氣力，非同小可。傳說甘鳳池還有一手虎爪功，練過鐵指鐵掌，已經厲害了，還把它變成虎爪，見手抓手，見面抓面，有如老虎那麼威猛，當然更加出色，這一類的傳說深入腦海，使一般喜歡練武的人發生錯覺，以為只靠鐵指鐵掌就可以稱霸，事實上殊非如此簡單，人體任何一處都可以練到堅如鐵石，問題在這裏，如果有機會展開攻勢，而又打得十分準確，不必像鐵石那麼堅強，就以普通人的指掌，就可取人性命，最簡單的一招就是二龍爭珠，任何一個拳師都沒法把眼睛練到好像石頭那麼堅實，兩隻指插進去，閃電般把眼睛挖出來，此人不死亦受重傷，以後變成瞎子，照這樣看，功夫最重要的就是閃避對方的攻勢，乘機出擊，而且向對方的弱點發招，又快又準，不必把指掌練到如鐵石，這一層道理雖然明顯，但却不是一般喜歡練武的人願意接受，因為大多數後輩學習武功，總是崇拜某一派，以及某種特殊的招式，早就有這種想法，以為苦練一兩招，便可橫行天下，因此之故，告訴他們沒有一種絕招必操勝劵的，而且不必花十多年的時間把指掌練到特別强勁。

李小龍在近代武林揚威當中佔了很重要的一席位，不單是他本人的武功打得十分出色，還因他有比較新的見解，他認為把一套拳術一百幾十招砌成一套，這樣子的「拳種」，任何一個門派都有三幾套，有些達到二十多套，眞的交手，可能覺得腦中有如一團亂絲，不知道選擇那一招去招架，連消打帶，故此，眞的懂得武功，而又有機會戰勝强敵，不必整套拳腳學習，只是把許多種散招加以練習，已經够用，更重要的是這一點，平時必須經常過招，以硬拳硬馬的姿態打出，到時交手，根本上不必用腦筋去想，手腳自然更靈活，能够閃避，而且能够找到最適合的時間出擊，他所創造的截拳道就是如此，在他的一生中，沒有一種絕招足以代表截拳道的，而且他也不是苦練某一招。

李小龍這樣說：「我們絕對不能够否認西洋拳有許多精采的地方，至今世界各地拳王爭霸戰，仍然採用西洋拳的方式打擂台，事實上西洋拳有的只是直拳，勾拳，和短拳這幾種，變化甚少，只是靠平時練習打得更快，以及能够捱打，僅此而已，如果說某一個拳王有甚麼特色，那是他的腳步，即是說，一個有資格雄霸天下的拳王，能够運用步法靈活，去使對方打來的拳差多少打中自己，而自己打出的拳，却打得非常結實，講出來就是那麼簡單，三言兩語可以講盡，高手過招，純然靠平時練習，以及本人的氣力，並無花巧。」

李小龍本身曾經學習過許多派的中國功夫，而且練過西洋拳，故此他懂得拳術的原理，純然是平時勤於訓練，打鬥之際，簡直沒有足够的時間去決定取捨，不必傷腦筋，如果某一個拳師能够打出幾十種拳套，包括幾十個招式，打鬥起來，未必能够很靈活的加以運用。」

李小龍認為中國功夫不管任何招式，都要包括：「快，狠，準」這三個字，快是最厲害的，發拳不够快速，兩人同時發拳，自然打得快的佔了上風，如兩個槍手決鬥，一齊拔槍，快了一秒鐘的五份之一，那個槍手已經一槍殺死對方，對方還沒有機會扳動槍機，就倒下來，打得再準也沒用，故此，發拳出腳，首先注重一個快字，其次然後講究到拳上有沒有勁，如果發拳乏勁，快亦無用，故此，狠字是必須的，能够打得又快又狠，然後有資格講究一個準字。」

李小龍雖然離開了塵世，可是，他說過的話都是很有份量的，足以給後學的人看做寶貴的參考，無論如何，不要妄想一招征服全世界，花十多年的時間苦練鐵砂掌或鐵砂指，未必到時能够運用出來。

★ ★ ★

立不穩了，只見她身子一幌，險險栽倒，還幸她原來就是半倚在石上的，也才沒倒下地去。

醉芙蓉有氣無力，說道：「我不明白的是：黑山老怪，我不過打了你那寶貝兒子一頓罷了，和你又無深仇大恨，更無不共戴天之仇，你為何殺了人，卻讓人人都把我視作殺人的兇手。」

黑山君一聲哈哈，說道：「你連這個也不明白，看來你還是不夠聰明，這有甚麼難明的，第一，你是打關裏來的，無人知道你的來龍去脈，把這些個人命的帳算到你頭上，人家只不過明白你為何殺人，可不會懷疑你的動機，只道你和那些死者有深仇大恨。」

醉芙蓉道：「還有第二呢？」

「第二，」黑山君濃眉一揚：「你在長安打了我兒黑三郎，嘿嘿，我黑山君雖不在秦中露面已有多年，但我那黑石山莊出去的人，那怕是個僮僕，誰也得敬他兩分，你好大胆，竟敢打傷了我兒，我這顏面何存。」

黑山君目中射出兩道冷芒，醉芙蓉嘆了口氣，道：「就因這緣故，你和我仇深似海了，是不是，但我要問你，你為何殺了人，把帳全算在我身上，玄都觀的老道與世無爭，兩個道童尚未成年，你為何要殺那三人，還有傅仁老鏢頭仁義滿天下，你為何殺了他不算，還把他兒子也殺死了？你說。」

黑山君大笑呵呵，道：「任你再絕頂聰明，我要不說，你做鬼，也難明白，好罷，趁那般人尚未前來，閒着也是閒着，教你做鬼也明白，我殺那玄都觀三個道士，是要那玄眞子站出來，找你算帳。」

醉芙蓉道：「原來你自知不是我的對手，你那兒子作歹為非，被我打了，又沒臉請人家出來幫你和我作對，哼，好一個歹毒卑鄙的……」

「惡魔？」黑山君呵呵笑道：「你也不打聽打聽，我黑山君是出名兒的惡魔，犯我者死，你竟敢太歲頭上動土，那玄眞子大有來歷，多年來，我有意和他交個朋友，他竟然拂袖不顧，不理睬我，嘿嘿，那老道士原是玄都觀的住持，老道士一死，便死無對證，人人也會疑心他謀位奪產，這一來，我自也出了心中一口怒氣。」

醉芙蓉道：「可是，你卻在那死屍身邊放上三朵芙蓉花？」

黑山君道：「卻是我兒好主意，說道：把這筆帳算在那醉芙蓉身上，豈不是妙，不用咱們出手，不怕玄眞子不去找她算帳，敢情我兒早在長安，請了當年宮中的巧匠，用彩綢剪製成了數十朵芙蓉花兒，哈哈，不料我兒小小年紀，可眞是强爺勝祖了，秦中武林，江湖道上，你醉芙蓉的名頭是越來越響了，不怕玄眞子不會從芙蓉花上想到你醉芙蓉。」

醉芙蓉冷笑連聲，說道：「我再問你，那傅仁又和你何冤何仇，你為何把他的兒子也殺了？」

黑山君更是得意，道：「你既然知這傅仁相交遍天下，他屍身上放着一朵芙蓉花，你猜，那後果是如何？」

「哼！你好歹毒的心腸！」醉芙蓉道：「這一來，天下之人都與我為敵，天下人也恨透了我。」

姜問天不自覺垂下了頭，自然也包括了他，他不也曾誤會她，恨極了她麼？

黑山君道：「你倒也不蠢，那就該想到，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把傅仁的兒子也殺了，自也絕了後患。」

醉芙蓉道：「華山寨二當家的，可又怎說，你每常路過華山，人家迎來送往，可不曾得罪過你。」

黑山君呵呵笑道：「你那裏明白，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華山寨中，二當家的雖然坐上第二把交椅，武功卻數他最差，我殺了那二當家的，在他身邊也放上一朵芙蓉花，不怕那餘下三個武功高强的，不替我把守潼關，華山寨人多勢大，那三人恨你入骨，潼關有這三人把守，任你通天本領，插上翅膀，也休想過得那關口，你不用問了，本來我也眞想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機會，把幾個碍手碍脚的人除去，不料你倒救了那蕭元龍一條老命，我今日派出去的人，尚未把人等到，竟然被窺破了我的陰謀，反而殺了我三個手下，醉芙蓉，你本來還可多活幾日，我那黑名單上還有三個人活着，本不要這麼快殺死你的，偏是你不想活了，沒法兒，我只有早早成全你。」

醉芙蓉……她！竟能站立，她不是已中了毒麼，姜問天一怔！怎生他也不旋暈，扶在石上的手，也有勁了！

醉芙蓉道：「你是說潼關的爺兒三個，和藍田的劉丹青，是不是？黑山老怪，說了半天，我仍然有些不明白，這些人對你，怎麼碍手碍脚了，你在你的黑門稱王，人家碍着你甚麼？你倒是說來聽聽。」

黑山君道：「你知道甚麼，有了那傅仁在一日，我黑山君就永無出頭之日，我要殺這傅仁，可說是易如反掌，但武林中人，全都和他有交情，難保不聯起手來對付我，若是憑武功分高下，他們人多勢大，我豈是他們的敵手，就憑他們對姓傅的老兒敬而親之，畏我如蛇蝎，擢而遠之，我曾好心和他們交往，嘿嘿……」

「誰都不理睬你，是不是。」醉芙蓉道：「原來你不過是睚眥必報的小人，呸！黑山老怪，你為何不說，你沒臉說出來，當年你作惡多端，傅老鏢頭，宅心仁厚，饒你不死，蕭元龍若不是劍下留情，你早沒命了，那藍田的劉丹青算是你的近隣，苦口婆心，勸你改過向善，眞是仁至義盡了，這些年來你為何不敢在秦中行走，也不敢為惡了，在黑山藏頭，連尾巴也不敢露出來？別以為我不曉得。」

黑山君狂笑一聲，道：「你死在眼前，倒敢揭我短處，你那鬼心思怕我不曉得，不過想求快死，少受活罪，我偏不教你稱心如願，我也不怕承認，不錯，是這夥人壓迫得伸不起頭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黑山君不用十年，今日不但報了仇，雪了恨，因為現在大夥兒仇恨你，都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你卻在我手中了，今而後，不用說，我黑山君人人敬重，威震武林，哈哈……」

黑山君還大張着嘴，但怔住了，那大張着的嘴裏，已發不出聲來，卻是一雙眼睛睜大了。

因為醉芙蓉跨前了一步，那步下沉穩

得很，那像是個中了劇毒的人。

醉芙蓉仰面道：「你可都聽得明白了，該知道殺人的兇手是誰了，我給你的酒，你怎麼不喝啊，眼看我就要粉身碎骨，難道你還要陪葬不成。」

她說甚麼？分明是在向他說話，酒！難道這小葫蘆中的酒能解毒？

既能解毒，那麼，她也曾喝過了，怎會粉身碎骨呢？

姜問天心中一動，當眞他本來感到陣陣旋暈的，自從接下那葫蘆來，他只不過嗅了那撲鼻的酒氣，他已覺得好些了麼，雖然仍是腿軟脚軟四肢無力。

總算他還能把那葫蘆送到嘴邊，幾口把葫蘆中的酒，喝得乾乾淨淨。

早聽黑山君在下一聲喝斷，道：「你說甚麼，你……」

醉芙蓉忽然身子一幌，又像站立不穩了，說：「黑山老怪，你好狠……不料我這條命今日送在你手中了，我說甚麼，我是說：天可見憐，殺人行兇的不是我，你才是眞兇禍首，全是你的歹毒陰謀，但有人曉得，我死也瞑目了，罷了，他們！啊啊！他們上山來啦，好多好多人，那前頭如飛而來的，不就是玄眞子老道麼，他左面那個老頭兒又是誰？」

黑山君呵呵笑道：「醉芙蓉的死期到了，那老道身趕來陪你葬的，就是馬嵬坡的六合劍蕭元龍，你認清了，到了鬼門關，入陰曹地府，你也就有了個伴兒。」

「陪葬！」醉芙蓉說：「他們不是趕來殺我麼，你怎說陪葬！」

黑山君笑得更是邪惡又猙獰，道：「好吧，他們趕到這裏來，還得半盞茶工夫，我就索性告訴你罷，待會他們趕到，不用說，一見你，眼就紅了，誰都爭先要把你碎屍萬段，你想想，這崖上被我遍撒了毒粉，誰要沾上了，都有死無生，不就是給你陪葬了麼？」

醉芙蓉恨恨地說道：「好歹毒的黑山老怪，若叫你活在世上，不知你還要禍害多少人。」

黑山君縱聲打了個哈哈，却壓着嗓門兒道：「常言說得好，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麼，醉芙蓉，你臨死前，我倒要作一會好人，可眞要多謝你，你雖然破壞了我的陰謀，沒把我那幾個眼中釘除去，但有這麼多人前來送死，給你陪葬，他日我却少費好多手脚。」

姜問天急得幾乎暈了過去，他試着站起身，但那雙腿仍然不聽話，非但救不得醉芙蓉，而且，也不能阻止那把飛奔來的人。

那玄眞子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兒，已搶上崖來，黑山君大叫道：「醉芙蓉，你的死期到了！」話聲未落，右袖霍地拂出！陡見一股白氣，直撲醉芙蓉面前！

罷了，姜問天眼見醉芙蓉命在此刻，玄眞子以及那奔來的不下二三十人，眼見都活不了，不料他才一閉眼，驀聽醉芙蓉叫道：「黑山老怪，我和你拚了！」

醉芙蓉竟然一縱數丈，竟然從那顯然是毒粉的白氣穿過，却不是直奔黑山老怪，而是撲向山坡！

黑山老怪一怔，喝道：「那裏走！」利時間，兩條人影如從天降，玄眞子和蕭元龍擋住了她的去路。

「不是她！」姜問天大叫：「她不是兇手，你們別別……」

但無數人的叫聲更大，因為人多也更近，由華山寨三當家，四當家的為首，率領華山寨不下二十個弟兄，喊叫之聲震天價響，一見醉芙蓉撲向坡上，來近崖頭，已折而向右，繞行攔截，相距崖頭更遠，後面奔來的七八個武林中人，傅仁的鏢師弟子，更快，也分散得更開，醉芙蓉已不在那崖頭了，誰還會撲向崖頭，亦各個怒喝連天，誰還聽得出姜問天的叫聲來，便聽到了，誰也不會信他的，更有那在長安見過醉芙蓉的，和一個華山寨的弟兄，大叫道：「就是她，她就是醉芙蓉，別放過他，這個萬惡的婆娘。」

姜問天急得差點兒暈了過去，那無力的也更軟得像要癱瘓了，完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數十個秦中高手。

只見醉芙蓉避過蕭元龍一劍，接了玄眞子一掌，反倒借那玄眞子一掌之力，斜刺裏竄到更高處，更遠離了崖頭。

大夥兒狂叫追趕，數十個憤怒的喉嚨狂呼大叫，再也分辨不出叫喊些甚麼，眨眨眼間，遍山坡都是人，都有掠空的寒光縱橫，數十件兵刄也同時發出破空的呼嘯聲，只見醉芙蓉在人羣中穿插騰掠，那玄眞子果然厲害，一步也沒放鬆，緊追在身後，醉芙蓉退得一個截攔而來的人，又一個搶上攔截，無數道掠空的森森寒光交織，可不眞是天羅！

完了，醉芙蓉竄上半埋在坡上泥土裏的大石，完啦！立即有十數件兵刄四面圍了上去，蕭元龍長劍一擺，叫道：「捉活的，拿她回去祭老哥哥！」華山寨四當家的飛舞厚背大刀，叫道：「什麼話，先活祭我那二哥！」

玄眞子臨空一轉側，雙掌一錯，宛若大鵬展翅，搶到高處，切齒道：「出家人的弟子，竟會出了你這個女魔。」顯然唯有他知道醉芙蓉的來歷。

完了，姜問天奮身一躍，不料雙脚才離地，便已跌倒在地，那雙腿兀自軟弱沒勁，完了。

完啦，只見黑山君高聲叫道：「不可，這女魔厲害又狡詐，若被她逃脫，豈不糟糕，咱們把她分成八大塊。」

是誰應和道：「對對，她殺死了六個人。」

「是九個！」敢情黑三郎也來了，那黑小子站得遠，叫聲不大，說：「咱黑石山的人也被她殺了三個，要分成九塊，不要活的！」

追來的人全追到了，把那大石四外圍成一堵圓牆，黑山君高叫道：「大夥兒上啊！」

他自己却是站在外層，可不上，顯然大夥兒也忌憚醉芙蓉武功了得，都只嚷不上。

可把姜問天急得發暈，她為何一聲不出，為什麼不指出黑山老怪這眞兇來，可是中了老怪的劇毒，失了聲？

不對啊！她能躍上大石，接下玄眞子那麼强勁的掌力，避得過蕭元龍那麼凌厲的劍，那像是中了毒。

驀見石下撲上一人，是狂喝連天的四

當家的，刀在身先，人未撲到，刀巳劈落，不料一片寒濤倒捲，頭上脚下的四當家，竟脚上頭下，他那脚尖尚未點地，巳跌落下來，多虧那三當家的上步一托，扶了他一把，才能雙脚着地，但也接連四個踉蹌，才站得穩了。

醉芙蓉終於出聲了，面對着那麼多人，那麼多高手，她的話聲竟出奇的冷靜，說道：「誰敢再上來，休怨我下手無情，罷了，這時候我便分辯一萬句，你們也不會相信，便跳入渭水，也水洗不清，其實也責怪你們不得，你們巳認定人是我殺的，全在怒火頭上……」

華山四當家的，傅仁的兩個弟子，齊聲大叫道：「死在臨頭，還敢強辯。」

醉芙蓉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們不會信，罷罷，我就成全你們，且容我問一句，我醉芙蓉只有一個，是不是？」

黑山君叫道：「各位還不動手，這女魔詭計多端，狡獪之極，別聽她的。」

但老怪却不動手，也無人動手，玄眞子喝道：「且聽你還有何說，諒你也逃不了，我倒要在你死前，問你一句，玄都觀的老道長與你有何仇，你竟連他的兩個小道童也殺死了。」

「對了，你說！」傅仁的二弟子叫道：「我師傅與你何冤何仇，你竟殺了他全家！」

「說！」華山寨四當家的喝叫道：「我那二哥哥又與你何冤何仇。」

醉芙蓉冷冷地掃了各人一眼，正因她出奇的冷靜，令人莫測高深，反倒把各人鎭着了，何況人人都要知道，醉芙蓉爲何要殺死這麼多人，分明無冤無仇。

她那冷冷的目光落在黑山君面上，就凝眸不瞬，老怪竟也冷靜之極，毫不慌張，說道：「說啊！說出來，且看人家信不信你的。」

氣得姜問天肺也快炸了，因爲醉芙蓉竟然點了點頭，說道：「好教你放心，說了也是白說，我才不願費那個勁哩，各位，你們既然全認定我是殺人的兇手，多說也無益，不用多久，各位就會明白了，我只問各位一句，我醉芙蓉只有一個，是不是？」

「快說呀！」玄眞子切齒道：「說下去。」

醉芙蓉道：「既然我是殺人的狂魔，那麼，我死了，便不會再有人被殺了，是不是？」她急忙擺了擺手，說：「各位別打岔，我該說，我死了，便不會再有人殺了人，把罪名推在我頭上了，是也不是？若是仍有人被殺，那就是眞兇另有其人，黑山老怪，這話我要問你，聰明的人不一定狡獪，但狡獪的却必然聰明，你想想，大夥兒一生疑，要不要找出那眞兇來。」

她這是甚麼意思，不僅姜問天一怔，大夥兒全都一怔，玄眞子怒道：「天下間豈會有第二個像你這般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麼！」

醉芙蓉讚道：「道長，你可不也是聰明人麼，黑山老怪，當然你不會比道長更傻。」

玄眞子才怒喝得沒半聲，醉芙蓉又擺手道：「你這出家人，火氣倒不小，各位放心，我就會平息各位的怒氣了，既然擒我回去活祭死者，各位勢必人人爭先，勢必要起爭奪，我醉芙蓉却是只得一個，各位爭個你死我活，豈不是死的未祭，各位之中，再又多死了幾個。」

華山寨四當家的厚背刀一揮，呼的一聲響，說：「老子們不要活的，把你卸成八大塊。」

醉芙蓉說：「那也不妥，死了九個人，八塊可不够啊，再說，誰該要我的頭，誰該得我的脚，若然都爭奪我的人頭，豈不又起爭奪？再說：誰該砍我第一刀，誰最後一刀結果我的性命，你爭他爭，爭而鬥起上來，各位之中，難免有人不死也會重傷。」

她說的可不是有理麼？玄眞子首先叫道：「這女魔首先殺死我那老道兄，自該由我取她人頭。」

傅仁的兩個弟子，三個鏢師，搶上一步，叫道：「我們師傅德高望重，誰也不許爭，我們要手刃這女魔。」

華山寨四當家的哇哇怪叫，道：「誰敢和我爭奪，先問問我這手中刀，哥兒們，上啊！」

醉芙蓉竟然笑得出來，只不過笑得雖然花枝兒般亂顫，也令大夥兒怒上加怒，傅仁的徒弟和衆鏢師掄劍揚刀，逼住了華山寨的衆家好漢，蕭元龍的長劍一擺，自然也搶去傅仁徒衆一邊，玄眞子一聲喝斷，道：「都住手，女魔未擒，你們倒先爭鬥起來，死者未祭，你們倒要再添幾條性命。」

「快！還不快走。」姜問天心說，不料他動彈不得，連叫喊也叫不出聲來，急上加急，險些暈了過去。

這是怎麼回事？他巳無暇去理會自己的安危，醉芙蓉若然趁這時坡上一亂，憑她的機智武功，要脫身，實是不難，但她倒笑，竟然笑得出來，竟然瞧起熱鬧來。

姜問天急得跺脚，那脚却不聽使喚，別說是跺了，連動彈一下也不能。

「是不是啊！」醉芙蓉說：「你們自以爲是英雄，好漢子，敢是全是蠢得可憐的傻瓜。」

她仍然在笑，只不過是在冷笑了，說：「不怪人家略施小技，你們就全着了人家的道兒，你們瞧，人家黑山老怪有多得意。」

黑山老怪一聲狂笑，雙臂一錯，他那寬大的衣袍立即飄了起來，他不是怕醉芙蓉揭穿他的陰謀眞面目，因爲誰也不會信她的，而是這般人就要自相殘殺，眼看死得人多，不料被醉芙蓉提醒，被玄眞子喝止了，自是好生失望。是以惱怒起來，最令老怪惱怒的是，他在崖頭絕地，佈下陷阱，只道一擧把這般人一網打盡，任誰沾上了一點毒粉，都難逃活命的，那料醉芙蓉把這般人引離了崖頭，令他白白用盡的身上的毒粉，也令他白白地枉費了心機，如何不惱。

醉芙蓉說：「黑山老怪，可是你也要來爭奪一份？怎不動手啊？不麼，諒我也不敢，因爲你怕人家對你羣起而攻，你身上又再沒那要命的毒粉了，你一出手，我還未被砍成八大塊，你倒先會被撕成八大塊了。」

任他黑山老怪陰險又狡猾，也不覺惶急起來，說甚麼作賊的總是心虛。

不料醉芙蓉擺了擺手，道：「我說怎麼着，罷罷，今天我成全你們，是瞧你們蠢得可憐，你們不用爭，各位……」

她緩緩掃了各人一眼，玄眞子那一聲大喝，不是都懾於老道的聲威，而是老道說得有理，大夥兒巳有些明白過來。

「各位，」醉芙蓉說：「你們巳瞧見了，這懸崖有多高，若是有人打從這裏躍下，會不會粉身碎骨？」

那懸崖有十多丈高，再被醉芙蓉把大夥兒引上陡坡，少說又高出崖邊七八丈，跌落下去，豈還有活命。

「各位，」醉芙蓉說：「我若跳下去，定然成爲一灘肉泥了，那時各位也就不用再爭奪了，因爲再也分不出頭顱手脚來，還爭甚麼勁，各位不是要祭死者麼，那時，各取一包肉泥回去，豈不就皆大歡喜，不用爭奪，又都稱心如願了。」

她這是甚麼意思？大夥兒又是一怔！不能動彈、也不能出聲的姜問天，更是顫慄起來，嚇壞了。

難道她眞個要跳下崖去，碎骨粉身成全他們？大夥兒怎會不怔住了，因爲他們全都是認定她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誰會相信？

姜問天嚇壞了，因爲他想到醉菩提乃是有道高僧，她自幼就受醉菩提的教誨薰陶，眞正的佛門弟子，就會不惜捨身救人的，難道她爲了不願這般人爭奪相殘，眞要跳下崖去碎骨粉身？

玄眞子忽然宣了聲道號，說：「無量佛，非是貧道相逼，既知報應難逃，有此一念之善，必能超脫輪迴，你快快自作了斷吧。」

醉芙蓉長笑聲中，霍地縱身一掠，那四外數十人登時發起喊來，只道她要逃走，登時駭然大亂，醉芙蓉巳一掠數丈，越過人牆，落在人羣之後。

只見有人叫道：「爹，救我……」

是黑三郎，被醉芙蓉出其不意，一掠擒在手中，黑山君叫道：「你你……啊！咦！」挫腰，把飛出的大袖倒捲回去，若不是黑山君功夫到家，撤招快，那飛袖幾乎拂在他兒子身上。

醉芙蓉却是一旋身，只一帶，黑三郎險險撞在玄眞子劍上。

老道好快的身法，跟踵追到，錯非是玄眞子，脚未沾地，竟也能把那麼凌厲的一劍撤了回去。

蕭元龍仗劍隨後，華山寨兩個當家的巳然截住了醉芙蓉的去路，傅仁的大弟子亦自下面包抄過來，眨眨眼間，再又把醉芙蓉圍困住了。

黑山君高叫道：「放了我兒，饒你不死！」

華山寨四當家的怒喝道：「饒她不得。」搶上一刀劈落，但那刀倏落乍揚，是黑山君飛袖拂出，震得那厚背刀幾乎出了手。

黑山君叫道：「誰敢動手！」

老怪飛袖竟能震退四當家的，把那麼沉重勁猛的厚背刀也震得飛揚起來，誰還敢出手，敢的又怕傷了醉芙蓉手中的黑三郎，近身的人，倒都退了一步。

醉芙蓉掃了身外的人一眼，那隨後追趕過來的人，巳又在外層圍成了一道人牆了。

醉芙蓉道：「各位放心，我說話算數，絕不反悔，不過你們要拿我去活祭死人，我若沒一個陪葬的，豈不是太不公平了麼，我眞心成全各位，難道各位倒不許我在黃泉路上有個伴兒，老怪，你下崖去收屍吧。」

她話聲未落，巳把手中的黑三郎帶得一盤旋，楞地向黑山老怪撞去。

黑山君切齒咬牙，怕傷了他兒，非退躲閃不可，不敢出手，連罵也不敢罵，却是玄眞子厚道，叫道：「別動手，都退後一步吧，醉芙蓉，你趁早把他放下，若其不然……」

醉芙蓉說：「若其不然也是死，我成肉泥，這小子也非斷身碎骨不可。」霍地把黑三郎向坡上拋出，黑山君等待的就是這一刻，一掠搶前，不料醉芙蓉是把黑三郎拋出了，引得黑山君搶去，她却巳抓住黑三郎的脚，霍地旋身一拋，把那黑三郎反方向飛擲落崖！

那本是同一刹那間，醉芙蓉叫道：「我成全各位了……」話聲未落，她也巳縱身飛墜下崖去了，只聽「收屍……收屍……」之聲，不絕如縷，終於寂然了。

數十個驚疑發呆的江湖好漢羣聚的山坡上，一時間也寂然無聲，數十個張大的咀巴，連一個發出聲來的也沒有。

因爲誰都清清楚楚地看見，却是誰也不信！

醉芙蓉，這個殺害了那麼多無辜的女魔，雖然被圍困，却非死到臨頭，她的身手又驚人的了得，且還兩番分明佔了上風，竟會自行飛墜下十多丈的懸崖！

黑山君發出一聲淒厲的狂嘷，向崖邊狂奔過去，幸是玄眞子相距較近，一把抓住他，道：「善哉，無量佛，令郎生死未判，山君你這一撲落，却會沒命了，我等快下去瞧個究竟。」

却是他這一句話把大家提醒了，刹時間，宛若風捲殘雲，飛奔下山而去。

山崖上又回復寂然了，人，雖然還有一個，但像巳死去了一般。

躲在坡上石後的姜問天，問天天不語，有淚哭無聲，半暈厥，似痴呆，像死去了一般，躺在那石下，當眞像是風雲也因而變色，蕭蕭草木也爲之含悲。

可是天也在哭泣麼？

不是，是天下雨了。

（醉芙蓉死了，眞粉身碎骨了麼？請留意走劍江湖故事之二「生死判」，判生死。即有交待。）

孟劇

拯將軍 俠客敗刺客

一期完大刺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朱家以市井遊俠而拯將軍李布之困後，遊俠這兩個字在漢代開始轟動而流傳開來了，上至天子，下及公侯，都對這一類人有了個眞正的認識，大家才知道這一羣以技擊而聞名市井中的遊俠兒並不僅僅是好勇逞狠的匹夫。

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更難得的是有氣節，有品操，甚且還有幾個是飽學通經，有着高深學問與超人思想的通儒。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孔子將這三項敎條列爲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必不可少的條件，而遊俠之士，也是必須具有這些品德操守的英雄豪傑！

戰國時有遊俠之名，而戰國的列俠中，也出了一些轟轟烈烈的人物，如聶政，如荊軻，如預讓，如專諸。

他們都起自草莽，出身市井屠沽之肆！雖然也有光明磊落，跌宕突出的異行，然亦僅止於爲豪門所用的刺客而已。

可是漢代的遊俠，却另有其可敬的一面，他們有自己的思想與情操，不登權貴之門，不爲豪門所操縱，朱家救了李布，不要他任何一點的酬勞，終身沒有再見過他。

朱家之後，英雄輩起，豪傑迭出，如雒陽的劇孟稱名於吳楚，符離人王孟稱俠於江淮，濟南有瞷氏，代郡的白氏以全家俱從事俠學而聞，梁地有韓無辟，陽翟的薛況，郟郡的韓孺等，俱是名聞一時的豪傑。

這時正在漢景帝當政，高祖劉邦分封的子弟功臣而王者有十數人之多，他們又漸漸恢復了前周封建時代的局面，割地稱雄，隱然地成爲一個小朝廷，擁兵自固，但這些王族們的野心很大，不事相互的攻伐，都想西舉長安，取代那個高高在上的天子。

景帝很担心這些事，任用了青年貴族晁錯爲御史大夫，掌握政令，準備削減諸王的封地，晁錯是景帝爲太子時的舍人門大夫，也即是太子府的總管事，跟太子很接近！其人巧言而善變，善於揣測主上心意，多才而刻薄寡情，他學的是商鞅、申不害的刑名之道，講究法治，是個很有野心的青年政治家。所以他當權之後，極力傾軋了先皇孝文帝所隆遇的賢臣袁盎，而且把袁盎貶到吳郡廣陵去爲吳王的丞相。

漢代的官制沿用舊秦編制，以丞相掌政事，御史大夫掌政令太尉掌軍事，但漢代的御史大夫，權力尤在丞相之上，皇帝的詔書先下達到御史大夫！轉交給丞相，而丞相上書也由他轉達，用以作爲對丞相的監視與制衡，所以御史大夫在官位上與丞相太尉並立而稱爲三公，對職稱的重要上似乎只是皇帝與丞相間的橋樑，但以實權而論他是皇帝的私人代表，權力至高，遠超過丞相，故此這個職位，一向是皇帝最親信的人來担任。

分封的諸王也是比照朝廷的體制而設三公，但王府的三公仍是由皇帝派任的，

袁盎一向是帝丞都相的參政大臣，文帝在位時，他跟晁錯就是互不相容的政敵，兩個人從不在一起同坐過。晁錯當權後，自然要設法排除這個政敵，把他遣到吳王劉鼻（水旁）處爲相，表面上起來，似乎是升了官，但實際上却是借刀殺人之計，因爲吳王早有叛意，等吳王叛象明確時，晁錯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殺掉這個政敵了。

晁錯在朝政的密議上提出了削減諸王封地的建議，完全是摸準了景帝的心理，因爲這些王叔驕橫自大，漢視天子的權威，早已使青年登基的景帝劉啓心懷不憤，一直想設法平弭他們，所以晁錯提出這個建議後，羣臣鉗口，祇有帝舅大將軍竇嬰一個人反對，認爲如此一來，勢將激起兵變，晁錯却成竹在胸，侃侃而言，說諸王之叛，不過是遲早問事，與其讓他們慢慢培植羽翼以坐大，不如早日刺激他們一下，使他們敗露叛變的意圖而加以殲滅！

這正是景帝的心意，竇嬰力爭不過，憤而退出會議，晁錯更出了一個主意，獻議景帝另派竇嬰到吳國去觀察政風，刺探一下吳王的意圖，他知道竇嬰跟袁盎是知交，削地之議還在籌劃的階段，先讓竇嬰去透露口風，使劉鼻先事發動，好一舉消滅這兩個他最痛恨的人！

竇嬰悶悶不樂地奉了使命，輕騎簡從，來到吳國的邊境，那是一個炎熱的盛暑，他騎在馬上也感到燥熱難當，他的家將竇武跟在後面步行，更是汗流如雨，竇嬰見了心有不忍，看到一片柳林時，就用馬鞭指點着道：「竇武，到那片林子裏，咱們歇一下吧！」

竇武却凝重地搖頭道：「不！將軍，到了驛館再休息吧！奴才覺得情形不大對，這一路上老是有些行踪不明的人釘在前後，恐怕會不利於將軍，叢林山道，都是危險的地方，不可以停留！」

竇嬰笑道：「你太疑神疑鬼了，我雖然身爲將軍，却自信誠厚待人，沒有人會對我不利的！」

竇武道：「不然！御史大夫晁錯就是與將軍格格不入的一位！」

竇嬰長笑道：「那小子少年得意，刻薄而尖峭，誰都瞧不順眼，人人都是他的仇敵，不會單獨對我如何的！」

竇武道：「晁錯雖然敵滿帝都，但那些人都不在他眼中，只有將軍與袁大人是他最畏忌的人，袁大人被他遠放吳王爲相，奈何不了他，將軍却是太后的手足長侍君側，是他亟亟欲排除的一根眼中釘！」

竇嬰微笑道：「這一點我很淸楚，他獻議主上，派我去使吳，就是一項陰謀，吳王見到我去了一定會想到朝廷對他有何疑忌，說不定會當時殺了我，但袁盎在吳爲相，一定會照應我的！」

竇武道：「假如晁錯密遣刺客行刺呢？奴才從離京之後，就發現有人跟着，很可能就是他派來的！」

竇嬰笑道：「從長安到此地，遙遙萬里，晁錯如果要殺我，早就會下手了，何必等到現在呢？」

竇武道：「進入吳境再下手，可以推在吳王身上，責成吳王心懷異圖，刺殺專使廷臣，而袁大人爲相失職之罪難辭，豈不是一石三鳥之計！」

竇嬰一怔道：「這也有道理，但我不相信晁錯有這麼大的胆子，萬一失手，豈不把他自己的路毀了！他現在正在走紅的時候，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竇武道：「晁錯學近申商，兼及縱橫，完全走的是權術的門路，這一派的人欲達目的，不擇手段，孤注一擲也在所不惜，像這一次他獻策削減諸王封地，就是一次投機，如果所謀不成，將成天下之矢的，甚且會禍及家族，他連這種險都敢冒，還有什麼不敢爲的！」

竇嬰知道他說的不錯，却又不服氣地道：「晁錯眞敢這樣做，我倒要試試看，你我腰下兩枝劍，還怕過誰去？」

竇武急道：「將軍！晁錯行事雖不擇手段，却善於謀略，他派遣出來的人，一定是技擊好手，將軍與奴才所習的俱是征戰搏擊之道，與江湖技擊不同！」

竇嬰傲然不懼道：「沒什麼不同的，不過是殺人而已！」

說着推馬進了樹林，自顧在一個小池旁歇下來，竇武沒辦法，祇得緊緊跟上，到竇嬰身邊，但見一棵大樹底下，散坐了五六個赤膊的漢子，正在呼盧喝雉聚博！竇嬰很感興趣，踱到一旁看看，竇武大急，連忙握劍趕過去喝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一個中年漢子道：「做買賣的，天氣太熱在這兒休息一下，這觸犯王法嗎？」

竇武看見他們的貨車停在一邊，車上堆着脫下來的衣服，居然帶着刀劍等兵器，心中更爲啓疑，沉聲道：「做生意的帶着武器幹嗎？」

那漢子臉色一沉道：「問得好！我還想反問你一句呢？你們這些當官兒的吃了皇家糧餉，終日操兵，却不管地方治安，盜賊蜂起，我們帶了兵器是爲了自衛，這本是你們的責任，你倒好意思來問我？」

竇武怒道：「你居然敢對大將軍如此放肆！」

竇嬰却喝止他道：「竇武！住口！這位壯士說得很對，治安不靖，乃守土有司失職，商旅行客繳了賦征，却得不到保護，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才是！請問壯士，吳國地方的治安情形果眞如此糟嗎？」

那漢子道：「豈僅吳國而已，每國地方都差不多，那些王公大臣們苛征暴斂，胥吏中飽私肥，弄得民不聊生，挺而走險，漢家天子坐鎭長安，不聞不問！」

竇嬰一嘆道：「眞想不到這些公侯漠視民疾，一至於此，先帝太仁厚了，只顧自己崇尙節儉，沒有把他的子弟們好好管敎一下，分封采邑，原爲救民，却成了害民了，我回朝之後，一定奏請主上設法整頓一下！」

那漢子又看了竇嬰一眼哼了一聲，充分地表示出不齒之狀，竇嬰想想又道：「別處我不太淸楚，但吳王的丞相是袁盎袁大夫，他應該對這些事多留心一點呀！」

那漢子冷冷地道：「官長好像跟一些大官兒很熟絡呀！」

竇嬰祇謙遜地道：「那裏！那裏！同朝爲僚，略有交誼，而袁大夫與下官比較談得攏一點！」

竇武忍不住道：「竇大將軍乃是今上的母舅，官居極品！」

竇嬰連忙叱道：「竇武，你說這些幹嗎？我這大將軍並不是靠裙帶的關係掙來的，有什麼可驕人之處！」

竇武道：「大將軍！不是奴才放肆，他們的眼睛裏面，根本就不相信您是上朝的將軍！還當您是冒牌的呢！」

竇嬰笑笑道：「如他們不相信，憑你這句話又能證明什麼呢？再說讓他們相信了又能如何呢？」

竇武不敢再說什麼，竇嬰笑笑道：「各位請繼續玩下去，別爲我而掃了興！」

那漢子微笑道：「賭博是違禁的，官長怎麼還鼓勵我們從事犯禁呢？」

竇嬰笑笑道：「朝廷禁博，乃是怕大家沉緬於此，荒廢了正業，立意良善，但施法當本乎人情，像各位是爲避暑而暑事消遣，賭注也不大，應該是沒關係的！」

正說到這兒，林外一陣急蹄，有四五個勁裝騎士急急地從大道上馳過，其中一人回頭瞧了一下，忽而叫道：「在這兒呢！大家快回頭！」

他勒馬兜了回來，其餘的人也趕了回來，紛紛下馬，採取了包圍的形勢，竇武眼看情況不對，手握在腰間的劍柄上，厲聲喝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其中一個漢子笑道：「奉吳王之諭，特來迎迓大將軍！」

竇武叱道：「胡說！吳王根本不知道大將軍要來，再說吳王如要迎迓大將軍，應該派遣儀仗隊前來！」

那漢子笑道：「到了郡門自然有儀仗出迎，現下我們是吳王的私人代表，前來護送大將軍的！」

竇嬰却冷靜地道：「不必！我無須人護送！」

那漢子一笑道：「道路不靖，奸民頗多，如有失閃，吳王怎麼向上朝交代呢？請大將軍上馬吧！」

說着揮揮手，一人將竇嬰的馬牽了過來要他上馬，竇嬰搖頭道：「天氣太熱，我要在這兒歇一下！」

那漢子頓了一頓，隨即笑道：「那也好，卑職等爲大將軍把場地清理一下，以免攪擾了大將軍！」

語畢轉向那些賭博的漢子叱道：「滾開！大將軍要在這兒休息，怎容得你們在此打擾！」

那些博戲的漢子中有幾個怕事的，都起來躲開了，祇有推莊的漢子仍然端坐不動道：「連大將軍都不加禁止，你們又憑什麼趕我們走！」

那漢子怒叱道：「混帳！叫你走就走，還嚕嗦些什麼？」

推莊的漢子從容地道：「我不走又怎麼樣？」

圍在旁邊的勁裝武士中，有一人道：「大哥！別跟他嚕嗦，乾脆一起幹掉算了，免得洩了風聲！」

說着一刀劈了過來，竇嬰連忙拔劍架住了道：「朋友！你還是快走吧！這些人根本不是吳王派來的！更不是來保護我，而是我的仇家派來殺我的！」

「喔！你是位極人臣的大將軍，他們還敢殺你！」

竇嬰一嘆，道：「朋友！你不是官中人，不懂得這些？」

那漢子笑了笑，道：「我是不懂，但是我也不能離開！」

竇嬰愕然道：「那是爲什麼？難道你也想死在這兒嗎？」

漢子道：「大將軍，這些人既然要殺死你，又怎麼會放過我呢？他們不能留下一個行兇的見證呀！」

竇嬰點點頭道：「這也是，不過我與我這個家將還能抵擋一下，你就利用這個機會，趕快逃出去，我看你也會一點武功，而且還有同伴，祇要你跟他們會合在一起……」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大將軍，他們跟我走在一路，原是依靠我保護他們的，現在倒過去求他們保護，傳出去不是讓人笑掉了大牙嗎？我劇孟再也別想在外面跑了！」

劇孟兩個字如同一塊大石投進了平靜的湖心，包圍在四周的那些刺客們都變了色，先前砍他一刀的漢子連忙抱拳道：「原來兄台是雒陽劇大俠，兄弟羅士信，失敬了！」

劇孟微微一笑道：「久仰！久仰，原來是洛中七雄中羅老大，這六位想必是另外六雄了？」

羅士信頗爲尷尬地道：「是的！羅某有眼不識泰山，先前不知是劇大俠，致多有得罪！」

劇孟一笑道：「好說！好說！洛中七雄名滿西京，不知什麼時候來到吳地，做了吳王的官兒……」

羅士信臉色漲得通紅，無以爲答，劇孟却不放鬆地道：「各位榮膺高位，總算是替我們江湖遊俠爭氣露臉了，各位既是吳王派出接人的，應該從後面那條路過來才是呀！怎會從西面那條路上過來呢？」

羅士信吃吃地道：「在下等是走過了頭又折了回來的！」

劇孟道：「我從三天前由西邊回來，各位如果是走過了頭，我怎麼沒在路上看見各位呢？」

羅士信又被堵住了嘴，竇武忍不住道：「劇俠士，這幾個傢伙分明是在說謊，他們是從長安出來的，一路上盯着大將軍，要加害大將軍！」

劇孟微笑道：「是嗎？這就怪了，他們跟大將軍有仇？」

竇武道：「大將軍待人寬厚，從不與人結仇，他們是受了鼂錯那小子的唆使，前來殺害大將軍的！」

劇孟道：「羅老大，是這麼回事？」

羅士信只得點點頭道：「是的！兄弟等奉了鼂錯大夫之命，前來狙殺竇嬰，劇大俠既然知道了，尙請置身事外。」

劇孟道：「廷臣互爭，劇孟以在野之身，確是不想置身其中，只是有一點不明白，此地離京師迢迢萬里，各位一路跟來，有很多機會可以得手，爲什麼遲到現在呢！」

羅士信道：「在下奉命要進入吳地才下手！」

「爲什麼呢？」劇孟緊迫一問。

羅士信道：「這個……兄弟祇是奉命行事，不知其故！」

劇孟臉色一沉道：「江湖遊俠受雇於豪門作刺客的事很平常，但大家都有一個原則，就是狙殺必有正當的理由，或爲報恩，或爲雪仇，或爲除奸，像各位這樣，連個原因都不問清楚就接下這事，未免太貶低武士的人格了！」

羅士信臉上的神色很尷尬，竇嬰道：「鼂錯不會告訴他們原由的，我倒是知道，今上用鼂錯之言欲圖削滅諸王的封地，而吳王的兵多將廣，聞知此信後，必然會恃勢抗旨，聖上才派我先來探查一下吳王的意向，而鼂錯派人在吳國的地面上殺了我，就可以造成吳王的罪行！」

劇孟道：「這麼說來，將軍一死，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出兵討伐吳王了。」

竇嬰嘆道：「聖上乃天下之主，欲討吳王，可以有更好的理由，而且聖上仁民愛物，不想妄動干戈而禍延百姓，所以才派我來，宣陳利害，希望能由和平的方法，達成削地的方法，但鼂錯却迫不及待，要殺死我來逼反吳王！」

劇孟道：「將軍能說得動吳王嗎？」

竇嬰道：「吳王與我有舊誼，再者敝友袁盎在吳國爲相，以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或許有幾分希望。」

劇孟道：「假如吳王不肯接受呢？」

竇嬰道：「那就必須付之一戰了，但袁大夫忠君愛國，一定不會跟吳王同流合汚，祇要他不在吳國，吳王帳下的士卒乏人領導，難以成大器，戰禍就不至綿延太大。」

劇孟道：「我是吳楚的人，爲了鄉里父老計，倒是希望將軍能完成使命，免得老百姓又受戰火之害！」

竇嬰道：「諸王擁兵自大，漠視民疾，朝廷有所聞，一二有識之士，也覺得須要整頓一下，但不宜操之過急，也是爲了百姓之故，與壯士同出一心！」

劇孟道：「將軍猝及黎庶，劇孟身爲草民，無以盡力，只能保護將軍平安到達吳都，將軍請上馬！」

說着牽過馬來，羅士信道：「劇大俠是要跟兄弟爲難了？」

劇孟一笑道：「羅老大，你們只知爲利而殺人，憂國憂民的道理跟你們講是說不通的，我祇以私人的情面向七位討一次人情，請你們高抬貴手！」

羅士信道：「劇大俠跟竇嬰非親非故！而且志行高潔，從不與富貴中人交往，何必淌這混水呢？」

劇孟笑道：「我欠了竇將軍一次活命之恩！剛才若不是竇將軍橫擋一劍，劇孟早成刀下之鬼了！」

羅士信道：「劇大俠說笑了，大俠技擊通神，兄弟那一刀怎麼也傷不了劇大俠的！」

劇孟笑道：「竇將軍並不知道我是劇孟，他出手的一劍完全是爲了救我，各位的來意他們已經知道了，身在危中，猶且不忘救人，這一劍之情我不能不報！」

羅士信還要說什麼，旁邊一人叫道：「大哥，劇孟存心架樑，跟他動嘴是沒有用的，咱們洛中七雄難道還怕了他，乾脆放下手來幹吧！」

劇孟笑道：「羅老大，你的兄弟也許不知劇某的爲人，你應該淸楚，我報出了名號之後，就是決心管定這件事了，先前一刀我不予計較，如再有人向我遞刀，我就不講客氣了，你斟酌一下再決定吧？」

說完、牽了韁繩．向竇嬰武道：「你管後面，祇要保護住將軍不讓他們接近就行了，別的事情你都別管！」

吩咐過後，他牽了馬，徐步向前走去，羅士信還沒有決定，他的弟兄却忍不住了，一聲怒吼，雙刀急進，一刀砍向劇孟，另一刀却直取竇嬰！

竇嬰連忙揮劍格架，噹的一聲，他雖然是武將出身，怎敵這般江湖豪士的勁猛，長劍脫手飛起。

劇孟却掄起右掌，一下子震開刀鋒，身子長起，接住了竇嬰的劍，凌空下掃。出手攻擊的兩名漢子還來不及喊出聲音，首級却已滾落一邊！

洛中七雄在一招之下，已去其二，羅士信目中噴火，厲聲叫道：「劇孟，你殺了我的兄弟，洛中七雄與你勢不兩立，大家一起上，殺了他！」

五口刀，五條身影，由四面直撲過來，劇孟長劍輕拂，光寒四方，將五個人都格退了！羅士信目睹劇孟技擊之精，沉聲道：「老四老五！你們上去殺竇嬰那老匹夫，老六老七，跟我纏住劇孟。」

叫完後，五個人齊進，但出乎意料的是受命攻擊竇嬰的兩個人，挺刀竟攻向劇孟的後背，而羅士信等三人，却迂迴旁擊，攻向竇嬰而去！

劇孟一心注意那三人，沒想到突襲來自背後，祇得撤劍回擊，已是慢了一步，長劍撩出時，雖然將一人腰斬，自己背上也被砍了一刀，倒在地下！

羅士信等三人則輕而易舉，一人纏住了竇武對拚，另一人將竇嬰從馬上拖了下來，劇孟倒在地下怒聲道：「羅老大，你好卑鄙的手段，竟然在背後偷襲。」

羅士信得意地笑道：「劇孟，兵不厭詐，洛中七雄一向施展這種聲東擊西的戰術，擺平了多少好手，你又怎麼能逃得過呢，這下子你總該認命了吧？」

竇嬰見竇武也被砍傷了倒在地上，長嘆一聲道：「老夫把命交給你們也就是了，劇俠士却是無辜的！」

羅士信怒道：「老匹夫，他殺了我們三個弟兄，我們還能放得過他，你自己都快要沒命，還想替別人講情？」

劇孟在地下坐了起來，沉聲道：「羅士信，我雖然不慎受了暗算，但你們想殺死我還沒有這麼容易！」

他背上一刀血流如注，但神情威猛，坐在地下仍有懾人之威，一個漢子想過去殺死他的，被他目中的精光所迫，停在丈許了開外，不敢再逼近！

羅士信冷笑道：「老六，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現在別去管他，我先結果了這老匹夫，然後大家圍着他，等他的血流盡了，咱們再亂刀分他的屍！」

劇孟却厲聲叫道：「在我劇孟沒死之前，你們別想殺死任何一個人，羅老大，我念在同爲武林一脈，給你們最後一次警告，趁早放了竇嬰將軍走路。」

羅士信一陣哈哈大笑，道：「劇孟，你不會是在做夢吧？」

劇孟沉聲道：「姓羅的，你一定要找死就怨不得我了，我殺人一向不願趕盡殺絕，你別逼我開例！」

羅士信哈哈大笑，舉力往竇嬰砍去，劇孟大喝一聲：「住手！」

喝聲如霹靂乍響，羅士信的手因而一頓，但見劇孟將手中的長劍向空一拋，如長虹貫日，繞空一匝後，但見血光照眼中，洛中七雄只剩下了一個呆若木鷄的羅士信。

劇孟輕鬆地由地上躍起，跳到羅士信身前，毫不費力地取下了他手中的刀，屈指一彈，斷爲數截，然後道：「羅老大，你們這點技藝想做刺客還差得遠呢！」

羅士信這時才從迷夢中覺醒過來，眼看地下六具屍體，三個人是斷頭腰斬，另三個則是胸前爲一劍洞穿，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因爲這三個人是分品字站立，不可能在一枝劍一擲之下，全部被殺死！

何況擲劍的人又受了重傷！

怔了半天，他才問道：「劇孟，你會妖術嗎？」

劇孟大笑說道：「你連馭劍之術都不懂！」

羅士信驚叫道：「馭劍術，難道你已經練成了以氣馭劍的功力，那太不可能了，這祇是傳聞中的事！」

劇孟道：「眼見的事該比傳聞眞實多了？」

羅士信垂下頭來，長嘆無語。

劇孟招招手，把躱在林中的伙伴們招來，一面叫他們取出金創藥，爲自己背上裹傷，一面吩咐他們去救治竇武！

他的藥很靈，竇武是腰上砍了一刀，還幸穿着甲冑，入肉不深，沒傷着內腑，經過包紮後，已經能勉強站了起來，長揖道：「今天若非遇上劇大俠，小人與大將軍都將死　這批匪徒之手了！」

劇孟冷冷地道：「我救你是爲了大將軍，若是因閣下那種行事態度，別人把你砍成十幾段，我也不會出手的！」

竇嬰忙接口道：「俠士勿見怪，他是個下人，沒有知識！」

劇孟冷冷地道：「有志節之士不願與豪門攀交，並非富貴中人不可交，完全是爲了這些下人們太惡了，將軍素有賢聲，但對這些家將們還是該多加管飭！」

竇嬰道：「是！老夫受教，竇武這孩子是從小跟着我的，以前還不錯，近幾年來我忙於政事，疏於管敎，乃至也染上了這些恃勢凌人的習氣，我以後一定會多加管束，俠士的背傷不要緊吧？」

劇孟道：「沒關係，吾輩遊俠江湖，斷頭流血亦屬常事，這些許微傷算不了什麼！」

竇嬰一嘆道：「若非眼見，老夫說什麼也不相信人間有俠士這樣的奇人！」

劇孟笑了一笑，伸手指着羅士信道：「這個人如何發落？」

竇嬰道：「俠士意下如何？」

劇孟道：「草民不過是路見不平，插手管了這場閒事而已，却不管發落之事，因爲草民非官非吏，無權處置。」

竇武道：「那就交給我們，執付有司，由他們口中可以揭發晁錯的陰謀。」

劇孟微微一笑道：「閣下對江湖人的了解還不够，他們旣然受命出來行刺，就不會招出主使人的！」

竇武道：「像俠士這樣的奇士，自然是不會，但這姓羅的爲利所驅而殺人，恐怕沒有這麼硬的骨頭！嚴刑之下，不怕他不招供！」

竇嬰道：「晁錯正受聖上寵遇，縱然錄出口供，也扳不倒他的，說不定還會反咬一口，說我們故意屈打成招，來誣陷於他呢，晁錯不是個傻瓜，早就準備下這一着了！」

竇武道：「那該怎麼辦呢？」

竇嬰想了一下道：「劇俠士，老夫乞求貸他一命，放他走算了，他行刺未果，折了六個弟兄，已經很可憐了。」

劇孟笑道：「將軍怎麼想到我要殺他呢？」

竇嬰道：「他與老夫並無私仇，而俠士殺死了他的六名弟兄，日後他很可能會挾怨尋仇！」

劇孟道：「那我放了他，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

竇嬰道：「老夫想俠士不會在乎的，老夫雖然不諳技擊，但也可以看出他的身手要想勝過俠士是萬無可能的，何況俠士不是趕盡殺絕，心狠手辣之人。」

劇孟哈哈大笑道：「將軍不愧賢達，如果不是身居高位，劇孟倒是願意引爲知己，將軍都不記恨他，劇孟又豈會恨他呢？羅老大，你去吧！」

竇嬰說道：「竇武，取五十兩黃金給他。」

竇武道：「大將軍，這是做什麼？」

竇嬰輕輕嘆息一聲，道：「他沒能達成使命，也不能回到京師去了，這幾個人也可說是因我而死，我辛保一命何忍見其暴屍荒郊，這些金子給他，讓他把死者收殮一下，剩餘的就給他回去作爲安身立業之資吧！」

竇武只得從馬包中取出一塊黃金，竇嬰接了過來雙手遞給羅士信道：「朋友，你如果殺死了老夫，晁錯給你們的酬勞，也許將十倍此數，我本來可以多給你一點，只是身在客途，沒有帶得太多，祇能聊作對貴兄弟的一點歉意了，你收下就去着手從事收殮事宜吧！」

羅士信臉色一陣感動，接過了黃金，往河中一擲，回身朝竇嬰一拜道：「將軍盛德，竟以德而報怨，餽贈重金，羅某如不受，是不知恩，受之無以對死去的兄弟，只有如此處置了，江湖人生在江湖，死在江湖，從來不想有一棺埋身，劇孟殺弟之仇，我不會忘記的，後會有期了！」

說完他拉過馬來，疾馳而去。

劇孟却微微一笑道：「這傢伙最後還表現得有點骨氣，不愧我輩中人，憑此一點我還值得饒他一命！」

竇嬰道：「假如他受金而去呢？」

劇孟道：「我一定殺了他，江湖中不容有見利忘義的敗類！」

竇嬰不禁愕然，他對江湖中人的行事，確是難以捉摸。

邮民命　奇士顯奇謀

在吳都廣陵（今之江蘇省會揚州市）的相國府前，來了一條氣宇軒昂的漢子，却穿着平民的衣着，叩闕趨謁相國袁盎大夫，袁盎雖是吳國爲相，做人却沒有什麼架子，交遊中頗不乏布衣之士，因此門官倒是很客氣地接待他，可是來人除了報出姓名劇孟二字之外，就是不肯說出來意。

門官知道劇孟是吳國的遊俠，一時難以決定，因爲自朱家之後，漢代的官宦們都避免跟遊俠們打交道，而朝中也有明令，禁止廷臣與遊俠交往，漢高祖自己出身遊俠，却是偏受遊俠漠視的一個摒棄者！

他未顯之前，身爲亭驛而胸懷大志，就想結交一批草野之士而爲己用，却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原因是他行止卑瑣而無俠氣，最初揭竿起而抗秦時，在他之先而起的吳廣陳勝，也都是遊俠之輩，儘管他求才若渴，而稍具名氣的遊俠都不屑以就，在他的私心中，始終對遊俠存有一份敵意，所以身爲天子後，就下了這道禁令！

而且他最倚重的大元帥韓信在登顯之後又叛了他，韓信是淮上的遊俠，便他更對遊俠起了反感，也可說是懷有戒意，他知道自己出身草野，而最可能取代劉氏天下的，也是這些遊俠，所以他在位之際，大將軍季布受遊俠朱家活命極危之恩，而復職後，不敢對朱家表達謝意，也是爲了這個原故。

所以袁盎的門官很費周章，不知道是否該爲劇孟引見。

好在這些人在宦海浮沉，已經學會了圓通靈活，笑着道：「相國大人在朝中應大王召宴，還沒有回來，等相國回來，在下將壯士來訪的事轉報便了，壯士改日再來吧！」

劇孟冷冷地道：「我不知道他是否眞的不在家，但是我不會再來了，我來是爲了有一件要緊的事，關係着他切身的問題，叫他自己來找我吧！」

遊俠雖然無職無官，在漢代仍然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像劇孟這種成名的俠士，雖然廷令禁止將臣與之交往，但一些世家子弟，都不理父兄的管束，爭相延納，仿效其行，也蔚成了風氣，門官也不敢得罪他，唯唯稱是地把劇孟應付走了！

他已經決定不把這件事告訴給袁盎知道，可是袁盎午後出門應宴，來到門口時，却被一件事吸引了注意！

在石板的門階上，留下了一對足印，深約分許，十分鮮明，在暑夏之際，時有暴雨，尤其是江南五六月，正値黃梅季節，地上有足印不足爲奇，連門官都忽略了，而袁盎却是個細心的人，尤其是脚印能印在石板上，更是鮮而罕見的事，立刻問道：「上午有誰來過了？」

門官忙回稟道：「沒有什麼人來都是幾個不相干的人，相國朝罷需要休息，所以都回絕了！」

袁盎沉聲道：「是否該回絕應該由我來決定的，我不知說了多少遍，叫你不可自作主張，你還是這樣斗胆，快把拜帖拿給我看！」

門官呈上一疊名刺，袁盎接過看了一下，的確都是些他不願見的人，因爲這些人來求見，都是有所干求或是逢迎之輩，不禁奇道：「這些碌碌之輩，沒一個具有超凡功夫的，除了這些人之外，沒有其他的了嗎？」

目光如炬，逼視着門官，嚇得他心頭直抖擻，不敢再隱瞞，連忙道：「還有一個人，自稱叫劇孟，這個人狂得很，小人說相國在休息，請他等一下再來，他回頭就走，說不肯再來了，要相國自己回拜他去！」

袁盎厲聲道：「劇孟乃吳國有名的俠士，你怎可如此無禮地對待他，元同！你的胆子越來越大了！」

元同惶恐地道：「是！小人該死，因爲朝廷有禁令而這劇孟是個遊俠，所以小人才加以回絕！」

袁盎哼了一聲道：「那是在京師的事，此地是吳國了，大王可沒有下這種禁令，再說你追隨我多年，也該了解我的爲人，朝廷的禁令並不能禁止我，先帝在世之時，我一個人數度觸禁，冒死進諫！我奉膺的是一個理字！」

元同顫聲道：「是的，但相國說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是君子遠危之意，天下奉爲銘言，而遊俠之輩，不服王法，不敬廷儀，好事兇搏，那劇孟又口出危言……」

袁盎問道：「他說什麼？」

元同道：「他說是爲了關係相國切身安危之事而來，小人想相國大人賢名四播，天下共欽，誰會不利於相國呢？」

袁盎叱道：「胡說！劇孟乃知名的俠士，他絕不會危言聳聽來嚇我，你們這些庸材祇會誤事，滾下去！」

元同連忙退到一邊，袁盎想了一下，最後終於回到府裏，吩咐貼身的侍僕袁升道：「去準備四色上等覲儀，同時把我的便服拿來，到宮裏去告個假，說我身體不適，不能去侍宴了，打聽一下，劇孟住在那裏？」

袁升不禁愕然道：「相國要去訪劇孟，也不妨改天再去，今天是楚王來訪大王召宴的日子，相國怎可缺席呢？」

袁盎一嘆道：「袁升，你也不了解我，我雖在吳國爲相，但心乃在朝廷，諸王坐大，劉鼻劉午之輩，欺聖上年幼，早有不臣之心，我去參加那種宴會，聽他們那種跋扈之言，如不勸阻，是有虧本心，如加以勸阻，則自取禍於小人，倒不如設法推辭的好！」

袁升道：「可是相國以千金之體，換上便服去看一個平民也罷了，何必還要送上等覲儀呢？那是致贈公侯的禮儀！」

袁盎道：「你只知道公侯之貴，却不知道人品之尊！我聽說劇孟這個人，他母親死的時候，送葬之車多達千乘，足見他的人望之高，遊俠之所爲，急人之急，有人求到劇孟的，他從不以親在爲推託，不以本身的安危爲慮，比諸前秦的勇士聶政，猶有過之，這樣的一個人物，我心儀已久，在我的心目中，他比一個王侯更爲可敬！」

袁升祇得稱是道：「上等覲禮都是如君掌管着的，她今天說身子不大舒服，不准人去打擾她，小的也不敢去！」

袁盎笑笑道：「林兒越來越嬌貴了，連夫人在京師也沒有她這麼享受呢！眞是太不像話了！」

袁升湊前低聲道：「相國，不是小的多嘴……」

袁升擺擺手道：「你不說我也知道，林兒本來祇是夫人身邊的一個侍兒，因爲

她還伶俐，而我遊宦各地，居所難定，才叫她侍候我，小人得志，難免會作威作福一點，念在她沒有知識，你不必計較！」

袁升道：「相國明鑒，但如君却不如此想，她吩咐不准去打擾，小的實在不敢去！」

袁盎說道：「好吧，我反正要更衣，你把便衣送到她那兒去，我自己告訴她一聲！」

袁升的臉上現出了一絲詭譎的微笑，答應着去了，袁盎一直回到後院，來到一所深閉的院門前，用手叩了幾下，裏面發出嬌嫩而不耐煩的聲音叱道：「滾出去！我早就吩咐過了，我不舒服，什麼事都不管！」

袁盎臉色微變，心中湧起一陣怒意，但又忍住了，暗自嘆道：「我已經是個老人了，却讓這麼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守着我，縱然豐衣足食，但畢竟難解寂寞，讓她點吧！」

於是，他很和緩地說道：「林兒！是我！」

裏面聽見了他的語音，先是一聲驚呼，隔一會兒，才打開了門，袁盎見到了一張年青而嬌美的臉，但嬌紅中又透着蒼白，蓬鬆着頭髮，衣襟也是散亂的，不由微怒道：「林兒！妳是怎麼了，身子不舒服，也不能這個樣子！」

林兒抖縮地道：「奴婢不知道是大人前來！」

袁盎推門進去，看見床上一片凌亂，而一條腰帶還掛在床欄上，心裏頓時明白了，却不動聲色，笑笑道：「我要去拜訪一個客人，妳把上等覲儀凊出四色來！」

林兒連忙問他道：「是要致贈楚王的吧？」

袁盎點點頭，不多說話，林兒開箱去取儀品時，袁升把便服送了進來，袁盎也不要人侍候了，自己換了衣服，順手把那條腰帶繫上了，袁升臉上微有失望之色，等他換好衣服，捧着林兒凊出的禮品出了府門。

劇孟住在東城外，倒是很好找，共有十幾間平房，門口繫着五六匹馬，袁升投了名刺，却是個小孩子接了進去的，袁升忽然詫道：「相國，那匹馬好像是您的菊花青！」

袁盎看了一眼，也覺得很奇怪！他是文官也兼武事，喜好騎射，頗善兵法，這匹菊花青是他最喜愛的一匹，不知怎麼會在這兒出現，而且馬身上還冒着汗，分明是剛騎來不久，正在沉吟時，屋裏迎出了兩個人！

袁盎一見大為驚愕道：「老將軍怎麼會在此地？」

因為這人正是他最莫逆的知交大將軍竇嬰！

竇嬰親暱地叫着他的表字道：「拜兄，你果然來了，劇俠士在你門口被擋了駕，我還不相信，因為你不是那種人，跟劇俠士說你隨後一定會來的，你果然沒使我坍台！」

袁盎拱手道：「對不起，劇俠士，下屬無知，多有簡慢，老夫特來致歉，只是不知道將軍因何也在此？」

竇嬰道：「進去再說，這次若不是劇俠士相救，我這條老命幾乎送在路上了，我本來要去覲見吳王的，但聽說楚王劉午也在這兒，我不明究竟，故而想先找你問一下！」

來到裏面坐定後，敍談經過，袁盎向劇孟再三致謝，然後嘆道：「諸王跋扈，久有不臣之心，楚王來訪，正是想連絡劉鼻以拒天朝，聽說還有膠西王卬，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人，也都答允參與其事，只是其餘的王國態度還不太明顯，他們怕一旦舉事，而聲勢較壯的齊王梁王廬江衡山等王為朝廷之助，不敢輕動，假如聖上真的聽了晁錯的話，下詔削地，則天下必亂，而忠於朝廷的諸王，也將因啣怨而按兵不動，國祚垂危矣！」

竇嬰苦笑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而且在朝廷上也曾極力反對，可惜聖上寵信晁錯，削地之詔，旦夕必下！」

兩個人都不勝唏噓！劇孟這時插口道：「草民以在野之身，本來不應插手廷政，但念兵爨一起，受苦的第一是吳楚黎庶，孟楚人而吳居兩地俱是孟的家園，為鄉里父老計，不得不向二位進一言！」

袁盎連忙道：「俠士有話儘管說。」

劇孟道：「為弭禍計，竇將軍不妨去見吳王，乘着楚王也在這兒，告訴他們，朝廷風聞吳王不穩，特地命將軍前來察看一番，令其生畏懼之心，然後又告訴他們說，朝廷可能會借楚而伐吳，事成之後，以吳地歸楚，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敢合作了，而且互相猜忌……」

竇嬰鼓掌道：「此計大妙！」

劇孟道：「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要請朝廷暫緩削地之詔令，以免刺激諸王，袁大人最好是秘密晉京一次，將其中利害，奏告聖上，促其打消此意！」

竇嬰點頭道：「是的，拜兄，此事非你去不可，在先帝面前你就以辯才著稱，我在廷上實在辯不過晁錯那小子！」

袁盎嘆道：「祇怕吳王不肯放行！」

劇孟笑道：「竇將軍假意交權吳王，透露了上項消息，大人則不妨自荐晉京去向朝廷剖告吳王之忠，吳王一定會同意的，他雖有反意，却也怕孤軍作戰，在未得諸王支持前，他最重要的是保全自己！」

袁盎道：「高論，高論！袁盎一定遵命而行，就怕晁錯不放過袁某，使袁某無法面聖！」

竇嬰也道：「是啊，晁錯忌諱的就是你，如果他知道你要晉京，不但會阻止你面聖，而且還會派遣刺客來暗殺你，經過上次教訓，我才知道這種人的厲害，高來高去，技擊精通，令人防不勝防！」

劇孟道：「二位大人為國憂心，草民何敢偷閒，如果二位堅定決心，草民可以護送二位回京！」

竇嬰慨然道：「如果能有俠士護送，那就沒有問題了！」

袁盎也連連稱謝，計議已決，開始談到細節，劇孟說了很多話，言詞中肯，謀略高明，聽得兩個方面大臣欽服萬分，袁盎避席長揖道：「俠士具有經天緯地奇才，如願而為仕，袁某當力為保擧！」

劇孟一笑道：「多謝大人美意，但劇孟閒散已慣，無意於富貴，何況劇孟厠身

俠林，薄具微名，有干禁例，今上不敢有違祖訓，也不可能為用的！」

袁盎與竇嬰神色微黯，知道這是個事實，劇孟是個成了名的遊俠，這是最大的致命傷，而景帝庸弱無能，說什麼也不敢重用一個遊俠的！

於是變轉話題，談些修身養性的學問，劇孟的學識之豐，更令二人瞠目結舌，劇孟忽而笑指袁盎的腰問道：「大人居國辛勞，但也不忘人間風流，倒是深得人生之趣！」

袁盎低頭一看，不禁臉上微紅，原來這條腰帶是他在侍妾林兒房中繫出來的，上面繡着鴛鴦合戲圖，是一般少年定情遊戲之物，只得吶吶道：「這不是我的，也不知是舍下誰的東西，我出門忽忽，沒有細看就繫了出來，倒叫俠士取笑了！」

袁升在旁接口道：「相國治家謹嚴，府中沒有人敢用這種東西，祇有侍吏莊佑少年不羈，這一定是他的東西！」

袁盎臉上一紅道：「大概是吧！」

袁升却不肯放過道：「小人送衣服來，忘記取腰帶了，大人的腰帶是在如君房中繫上的！」

袁盎一沉臉道：「奴才，你胡說些什麼？」

劇孟忽然道：「莊佑！是不是表字子遊的？」

袁升道：「是的，他很有才情，也很好交遊，是本城聞名的俠少之一，大人很喜歡他！」

劇孟道：「這個人才情是不錯的，跟我也有數面之雅，剛才他忽忽地來，說是要在我這兒避一避！大概是犯了什麼錯，大人要追究他吧？」

袁盎道：「沒有的事！」

劇孟笑笑道：「我問了他半天，他也不肯說，祇求我收容他，而且用一匹名駒作為包庇他的報酬！」

袁升口快道：「那就是大人的愛駒菊花青！」

劇孟道：「有這種事，他就太混帳了，盜取主人的東西來送給我，是想陷我於盜名……」

袁盎忙道：「俠士弄錯了，那匹馬是我送給他的，我自己年紀大了，白白地辜負了一匹好馬，他還年青有為，我就把馬送給他了，他當然有權轉送！」

劇孟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因為見那匹馬太名貴了，怕來歷不明，不敢收下，所以還繫在門口，現在證明是大人送給他的，我就去收下來了！」

袁盎道：「名駒贈俠士，相得益彰，老朽也深慶名駒得主，至於那莊佑，請俠士轉告一聲，說不管他做錯了什麼，我都可以原諒，叫他安心地回去好了！」

劇孟道：「好！我這就去告訴他！」

說着起身告退，等他走後，袁盎怒道：「袁升，你這個奴才太多嘴了，這種事也是隨便說的嗎？」

竇嬰忙問道：「拜兄，這究竟是什麼事？」

袁升跪下道：「相國，奴才本來不敢多嘴，但事關相國聲譽，奴才以前雖有風聞，却因為沒有實據，不敢冒瀆稟告，相府之內，實不容有此敗德之人……」

正說着，劇孟已提了一個少年人進來，擲在地上道：「袁大人，我問過他了，此人品德不修，既盜君之所愛又竊君之愛駒，還要陷我於不義，這種不忠不義不友之徒，大人為什麼還要替他掩飾呢？」

莊佑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小人該死，如君是受了小人的誘惑，請大人治小人應得之罪……」

袁盎一嘆道：「莊佑，老夫年已六十，林兒才十九歲，白髮紅顏，原非其匹，那孩子又沒什麼教養，那裏會懂得節義之道，這種事也難怪她，我敲門進去，看見有條男人的腰帶在床欄上，心裏就明白了，我如有心追究，當時就不會讓你逃出府門去，我一聲不響繫上你的腰帶，連林兒面前都沒露出半個字，原是想把此事蓋過算了，誰知道你自己心虛，偏偏又逃到劇大俠這兒，叫我就難以過全了，現在祇有向劇大俠老個臉皮，替你求求情看！」

語畢朝劇孟一拱手道：「劇俠士，此子雖一時糊塗，但為人尚有幾分俠氣，舍下內外井嚴，如非小妾存心勾引，他絕無可能登堂入室，此事原咎在小妾，而此子竟不加諉過於婦人，毅然一身任之，從這一點看，他還有點男子氣概，大俠能否看老朽薄面，貸其一死！」

劇孟一愣道：「袁大人，他是你的家臣，欺主謀上，生殺之權全在大人，怎麼要向我求情呢？」

袁盎苦笑道：「他的行為雖不對，但責在老朽，沒有可怪他的地方，因為他既為老朽家臣尚敢淫及主婦，顯然是老朽德行不足使其敬畏，此尤之一也，內堂之妾侍，竟然迎納男子，宣淫於白晝，是老朽教化所不及，尤之二也，其與小妾戀情火熱，顯非一日之苟合，而老朽竟毫無所聞，足見治家之疏，尤之三也，老夫耄年而納少艾，是為奸情之源生，不能察之於事前，為尤之四。以是四尤，老朽責己尚且不逞，何以責人，倒是他這種行為，素為俠士之不齒，故而請俠士貸其一死！」

劇孟想了一下道：「大人說的是，遊俠之林，唯崇尚忠義二字，此人欺主而犯色行，淫及主婦，罪無可逭，大人能饒他，劇孟實在不能饒他！」

拔出長劍作勢欲砍，袁盎忙道：「俠士為振俠風，老朽本不應多嘴，但此子投庇府上，乃慕俠士之高義而必能為之以抗老朽之故也。今俠士當老朽的面殺了他，外人聞之，將謂俠士意欲結權老朽之故，雖老朽知俠士 恐不知者蜚短流長，有損俠士之義名 頗為俠士所不値，俠士一定要殺他 也請等老朽告辭之後。」

劇孟大笑道：「劇孟行事但求問心無愧，何必去求外人之諒解，劇孟之家，晝夜不閉，入我門者，只要理上說得過去，那怕是犯了弒君之罪，劇孟也必以身家為翼，唯獨容不得這種人，他進門的時候，只說獲罪於權貴，却不肯說實話，劇孟相信每一個朋友，所以未加追問，我以誠待人，他却想欺瞞我，此例絕不容開！」

手起劍落，袁盎掩面不忍看，可是只聽見大家一聲輕噫，他放下手，看見劇孟那一劍，祇削斷了莊佑的髮髻，拄劍沉聲道：「莊佑，袁大人高義為你求情，我殺你却是怕汚了我的劍，故削髮代首，現在

你記住，今後你不得再用莊佑這兩個字為名，因為莊佑已經死了，你走吧！」

莊佑驚魂乍定，朝袁盎叩了一個頭，道：「多謝大人！」

袁盎卻擺手道：「老朽的情並沒有求准，你該謝劇俠士！」

莊佑忙又向劇孟叩頭，劇孟笑道：「也別謝我，我要殺的莊佑已經死了，死人是不會道謝的，你走吧！」

莊佑滿臉羞慚，起身欲行，袁盎卻道：「等一下，林兒已經屬身於你了，你就把她帶走吧！我在劇俠士這兒準備作通宵之聚，這段時間，足夠你遠走高飛了，告訴林兒，她房裏的東西，都可以帶走，算是我遣嫁之物，我叫袁升送你回去，他會告訴府裏的人，放你們通行的！」

莊佑一怔道：「這小人怎麼敢當！」

袁盎嘆道：「你不帶她走，她在相府中也住不下去了，念她侍奉我一場，何忍見其飄泊異域，你還算有良心的，但願你好好待她，也算我對得起她了，袁升，送他回去，照我的吩咐，不得有違！」

袁升恭身應是，帶着莊佑出去了，竇嬰在旁大笑道：「拜兄，宰相肚裏好撐船，我真佩服你的度量，你那個如君我也見過，不愧為天下絕色，你居然捨得的！」

袁盎苦笑道：「將軍說笑了，我並不是捨得，而是非捨不可，我無法取悅她，又何必獲怨於婦人呢？婦人失節就是開始難，可一則可再，莊佑之後，自然也可能有第二個人，與其留在身邊鬧笑話，倒不如成全他們算了！」

竇嬰道：「拜兄，你我是多年知己，相知頗深你一向都是兒女情長，怕此言不是由衷之言吧！」

袁盎又輕嘆道：「國舅老爺既是老朋友，你何苦一定要坍我的台，連面子都不讓我撐一下呢。」

竇嬰道：「不，我是想了解你深一點，我也知道你，一向治家謹嚴，最惜羽毛，而你這個如君居然敢會少年於內室，必然是恃寵而驕，深得你寵愛之故，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麼才使你如此大方的？」

袁盎沉吟片刻才道：「你一定要我說吧？」

竇嬰道：「是的！你既然撞破了他們的私情，以你的為人，應是立刻嚴詰以振紀綱，可是你居然忍了下來，必然是心有難捨，何以又肯舍己而私人，如你真是那種心，則你該做俠客而不配為政士了！」

袁盎道：「好！我說句老實話！我此番晉京，如果不能說服聖上，罷止削地之詔，就得留朝匡扶聖上伐吳了，我走的時候，一定是微服簡從，悄悄地走，什麼人都不能帶，一旦兵起，吳王必然要殺死我在廣陵的人質，與其留她在這兒受危，倒不如及早開發了她！」

竇嬰大笑道：「這才像你的為人！」

袁盎苦笑道：「祇是叫劇俠士看透了我而恥於為伍了！」

劇孟笑道：「大人錯了，劇孟最重者乃為人性，人性本私，大人因私心而澤及姬妾，才能發而為公慨及天下蒼生，愛人以德，是大人可敬之處，剖腑直言，是大人器重劇孟之故，假如大人一定要堅持前言，劇孟反而不敢深交了，割愛而市義，雖無虧於德，卻是忍人之所為，太上忘情而謂之聖，聖人卻是天下最危險的人！」

竇嬰大笑道：「拜兄！我與劇俠士交往雖得數日，卻已領教了他胸中的邱壑，山藏海納，而燭人如炬，所以一定要逼你說出實話來，否則晁錯不殺我們，劇俠士也一定會取下我們的首級，因為他關心的是吳楚的生靈，你假如沒有點人性，他將認為你是最危險的人了！」

袁盎悚然而驚，這才發現自己那番自以為很得意的俠舉，竟沒有獲得劇孟的一點褒讚，原以為投其所好的，卻差一點自作聰明而誤了大事。

經此一來，他對劇孟更為恭敬謙虛了，虛心求教，在劇孟那兒得到了不少的教益。

酒並不好，菜也很粗陋，但竇嬰與袁盎在劇孟家裏，竟然渡過了一個最愉快的長夜！

第二天，袁盎陪同竇嬰入覲吳王劉鼻，楚王也沒有走，他們依照劇孟所授的錦囊妙計，說景帝有意借楚而略吳，果然得到了預期的效果，劉午雖一再保證重視兄弟手足之情，不聽姪兒的擺佈，多疑的劉鼻卻心存顧忌，對楚王的態度不再像以前那樣熱切了。

楚王怕劉鼻反臉無情，先發制人，忽忽地結束了訪吳之行，回到楚國去了，袁盎這才自請隨竇嬰秘密回京師長安，為吳王力陳忠貞，劉鼻一口答應了。

竇嬰也曾在吳國為相，兩人對劉鼻都很了解，知道他庸懦多疑，反覆易變，所以取得他的首肯後，立即成行！劉鼻為了示好，臨行贈送二人金珠十斛，玉斗各一雙，兩人也接受了下來，因為他們不敢推辭，否則劉鼻一多心，反而連吳國都離開不了！

帶了吳王的厚贈，竇嬰與袁盎在劇孟的護送下向長安進發，這批金珠卻替他們惹來無數的麻煩！

財帛動人心，而吳宮又是個最不能保密的地方，沿途攔截的強梁之徒，竟有十幾起之多，若不是劇孟隨行，劍下無敵，恐怕兩個人的性命都無法保全，便要斷送在這批財貨上面了，將近長安時，京師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景帝在晁錯的唆使之下，不顧利害，發出了削地之詔，不過晁錯也是相當聰明的，削地之議，只先及吳楚，膠東膠西，濟南，趙，臨菑七王，也是最跋扈的七個王國，而忠於王室的淮南，梁，盧江，衡山諸王則備受獎勵！

這一着很厲害，至少近靠京畿的諸王在天子的獎賞下，成了一道堅强的屏障，可以阻制遠來的侵伐！

劇孟聽見了這個消息，立刻告辭，要回吳去設法阻止吳王輕舉妄動，以免禍及災黎，竇嬰與袁盎再三懇留都沒有用，袁盎沒有辦法，祇得向劇孟說道：「俠士回吳，盎別無所求，祇求將來不會與俠士為敵！」

劇孟明白他的意思，笑笑道：「大人放心好了，劇孟不會幫助吳王造反的，但如果阻遏不成，劇孟也有一個請求，伐吳之師，必須由二位担任主帥，因為二位都

是在吳地居留過，與吳城百姓有了感情，當不至造成殺劫，如果換了別人，劇孟縱不為劉鼻而戰，亦將為吳地父老而戰！」

這意思也很明顯，竇嬰與袁盎是了解他胸中謀略，由他們統軍，除了對吳王作戰外，不會也不敢縱兵擾及民間，假如換了別人，對吳地的老百姓不加顧恤的話，那後果是很嚴重的，光是劇孟一個人，就抵得過千軍萬馬！

竇嬰與袁盎悄悄地回到了京師，吳楚的聯軍已發，以誅晁錯為口實，北渡淮水，首先遭逢到梁王的抗拒，在睢陽陳兵相持。

而晁錯知竇嬰與袁盎回京，以他們曾受吳王的餽贈為口實，誣陷他們與吳王相通，要誅殺他們！

幸而竇嬰是景帝的母舅，而袁盎為先帝舊臣，與諸王交誼頗深，尤其是最賣力的梁王跟袁盎是生死交情！因此景帝也不敢加罪他們，但宮廷為晁錯挾持，他們根本見不到景帝，祇有空自嗟怨。

忽然一個機會來了，晁錯的父親自殺了！

晁錯的父親也是反對削藩的，他曾經數說他的兒子道：「自古疏不間親，諸王與天子是一家人，你以一個外人，雖得天子寵信，卻去挑撥人家骨肉相殘，自招禍怨，到底為的是什麼呢？」

晁錯的回答很堅决道：「不如此則天子不受尊，宗廟不安，劉氏的帝業不固！兒這樣做乃是為晁族作永遠的打算！」

他的父親黯然長嘆道：「劉家的天下安了，我們晁家就遭殃了，祇要諸王入京，劉家的天下不過換人不換姓，仍是劉家的，晁家卻死無孑遺，誰也不會放過我們的！」

睢陽告急，晁錯的父親為了怕吳楚兵至，滿門抄斬，連個全屍都得不到，故而服毒自盡了！

晁錯不得不去料理父喪，趁着這個空隙，竇嬰悄悄地把袁盎引見了景帝，袁盎不愧為名政客，對景帝陳說利害，七國之亂，以吳楚為首，而吳楚之變，乃以晁錯為藉口，取得天下的同情，請陛下殺晁錯以遂其請，然後令他們退兵，假如他們不退，則必失民心，不攻自破矣！

景帝是個很懦弱的人，事情已經做了，卻沒有收到晁錯預期的效果，七國聯軍進迫京畿，戰局越來越不理想，他也有點怕了，袁盎又說：「臣為相吳楚，在兩地頗得民心，吳王以誅晁錯為名，臣無以為言，如陛下誅晁錯，而吳楚仍不退兵，則臣率軍以破之，吳楚俱臣之舊屬，臣師發有名，不難召之來歸，晁錯不死，天下銜怨，為患無窮！」

景帝實在是怕了，不得而已，答應了袁盎的要求，下了一道莫明其妙的詔令，誅殺了晁錯全家！

其實晁錯只是個犧牲者，削地之意，出於景帝本意，朝臣知道其中利害，不敢贊同，祇有晁錯能迎合上意而已！

晁錯最大的錯誤是不該把袁盎與竇嬰二人視為政敵，終於死在他自己的愚昧之下。

晁錯被殺之後，景帝要袁盎與竇嬰二人貫澈前言，設法使吳楚退兵，乃任命袁盎為太常使，竇嬰重領大將軍職，帶着兵馬，半為遊說，半為拒敵，去見吳王，另外則派遣條侯監軍，相隨至前軍以偵悉敵情。

袁盎沒有辦法，祇好硬着頭皮，向竇嬰要了一部份軍卒，在條侯的伴同下去見吳王劉鼻，希望他退兵！

這是個很渺茫的希望，但袁盎還是去了。

見到吳王後，袁盎以舊日的交情，再三勸諭，吳王的態度卻一直很曖昧，沒有明確地表示態度。

但在亂軍之中，他很幸運地又碰見了劇孟，他是混在吳軍中前來的，目的就是在設法使吳王罷兵，在吳城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始終未能成功，祇好混雜在軍中，設法使吳軍早日瓦解，以保全吳地的子弟！

在困厄中乍見故人，袁盎的心情是萬分高興的，連忙迎到帳中，向條侯介紹了劇孟。

劉鼻對袁盎似乎很客氣，派遣了一名都尉，率五百人携帶了酒肉牛羊，前來犒賞袁盎與條侯的從人，劇孟就是混在這五百人裏面來的！

借着送來的酒肉，袁盎盛情地款待劇孟，席間，劇孟十分感慨地道：「晁錯已誅，吳王仍然曖昧不肯退兵，看來一戰難免，明公這一次來，實在太冒險了！劇孟唯恐吳王將不利於明公，特地前來護衛明公！」

袁盎感謝萬分地道：「多謝俠士，老朽何嘗不知道劉鼻驕橫，退兵之望，渺茫不及萬分之一，所以冒死而來，祇是為貫澈前日對壯士的諾言，冀能保全吳楚生靈於萬一而已，現下進退維谷，老朽實不知將如何自處，望壯士有以教我，平息戰禍，共挽狂瀾！」

劇孟嘆息了一聲，然後道：「戰局如必不可免，劇孟唯稍盡棉力，使吳軍速潰，以期早日恢復太平！」

即席間，他剖析戰局，指出吳軍的缺點虛弱之處，作為速取之機，也指出了梁王軍旅之陳兵缺漏所在，促請袁盎轉告梁王與竇嬰，加意防範，以免為吳所乘！

用手指沾着酒，他在軍帳中簡陋的桌子上，將兩軍的虛實，歷歷指明，侃侃而談，直聽得兩個人張大了嘴，半天都闔不攏，這時候，他身上穿的是小校的衣服，可是他的氣度，儼然尊似王侯，他策略之精，觀察之微，比任何一個將帥都高明！

袁盎倒還好一點，條侯則簡直無法相信，這個漢子會是一個遊俠，一個好博而逞俠市井的平民！

聆聽長篇的言詞後，條侯長揖道：「俠士用兵之精，不遜於本朝的淮陰侯韓故大將軍（意指韓信），而韜略之深，可直追子房先生（留侯張良），吳王僅用為帳前小卒，實在太委屈壯士了，如果用壯士為將相，則王師早潰，京師也早已在吳王之握了！」

袁盎道：「劇俠士乃湖野的豪傑，天子不能臣，富貴非所欲，如果有意仕途，早已位極人臣了！何況劉鼻一勇之夫，敝薄小人而已，也不會重視劇壯士這種英才的！」

劇孟笑道：「吳王倒不像明公所說的這麼淺薄，為了勸阻他罷兵，我去見過他，雖然未能說動他罷兵，却差一點被他說動了，他準備以吳楚聯軍統帥之位見任，如果我不是先答應了明公，恐怕會考慮的！」

袁盎先是一驚，繼而笑道：「劉鼻這個人，老朽很清楚，他要借重的不是壯士的才幹，而是壯士的聲望，壯士在吳楚青年子弟心目中，已經成了一尊偶像，如得壯士為用，則吳楚少年，爭相效命，聲勢之盛，必可所向披靡！」

他不愧為老於世務的名政客，一言中的，劇孟微微一笑，然後帶點感慨嘆道：

「明公說的是，吳王言辭雖卑，但他所望於劇孟者，不過如此而已，他若是眞是為重視我這個人而求賢，那怕僅是一個帳下謀士，劇孟也會膺命的，因為吾輩遊俠之士的一腔熱血，原為報知己而洒的，但吳王祇重視我的這點虛名，所以我就不屑受之利用了！」

袁盎哈哈大笑道：「吳王自己許為不世奇才，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比他用兵高明的！」

條侯笑笑道：「也幸虧他如此剛愎自用，如果他也像高祖一樣禮賢下士，則不僅劇壯士將入其網羅，袁大夫恐怕也會成為他開國的元勳了。」

這番話十分深刻，劇孟倒無所謂，袁盎却悚然而驚，條侯原是觀察他而來的，而剛才的那番話，無異是懷疑他的忠貞了！連忙道：「君侯言重了，盎受先帝隆恩，忠心皇室，何敢萌懷異志！」

條侯笑笑道：「大夫不必多心，小侯也不是懷疑大夫的忠貞，祇是就事論事而已，自古才人，有幾個甘心受冷落埋沒的，大夫厯受先帝重寄，幼主繼統之後，因為寵信晁錯，對大夫一直就沒有重視過，這一點大家都為大夫不平，國局垂危。大夫能不懷怨懟，忠心王室，已經是很難得了，小侯見到望上時，當會極力為大夫進言！」

袁盎雖然再三稱謝，却不敢再多說什麼了，連忙改轉話題問道：「吳王既知壯士之名，何以仍令壯士屈居下卒呢？」

劇孟微微一笑道：「我是易名而投軍的，吳王根本不知道！」

袁盎道：「可是壯士在吳軍中，誰人不識！」

劇孟道：「我寄身在莊護的帳下，不跟外人見面，所以不怕被人認出來，哦！對了，明公還不知道莊護是誰吧？」

袁盎道：「不曉得，他是誰？」

劇孟道：「他是明公舊屬，也是明公義釋贈美的莊佑，現任吳軍司馬，也是這次犒軍的副使！」

袁盎一怔道：「是他！他怎麼也投到叛軍中了？」

劇孟道：「他原來在廣陵薄有微名，吳都俠少，多半是他的知己，吳王領軍的將帥，多半是他的舊交，這次的犒軍都尉常樸，更是他的結義兄弟，當然要提拔他一把，本來他也想一起來的，可是羞見故主，不好意思來！」

袁盎爽然一笑道：「他太見外了，我還會對他怎麼樣呢？」

正說之間，忽然一條人影，闖進帳中，直跪在席前道：「大人！事急矣，吳王欲殺大人，請大人急避！」

凝視之下，赫然正是易名為莊護的莊佑！

袁盎扶他起來道：「子遊，你我是故人，為什麼避不相見呢，林兒還好吧！」

莊護急道：「她很好，大人！小人蒙大人不殺之恩，耿耿於懷，唯苦無以報之，不久前得到了常樸的指示，這次犒軍乃是吳王密謀，把大人的部卒都灌醉了，以便一舉而殲，現四下俱為重兵所圍，祇有小人所守邏的東方，都是小人的親信，請大人從速突圍！」

袁盎一驚道：「我走了，我的士卒們怎麼辦呢？」

莊護道：「管不得他們了！」

袁盎道：「那怎麼行？這批人都是竇大將軍忠心的部屬，我這次使命本來就是危險的，除了他們之外，誰也不肯跟我來，我怎麼可以在危急之時，棄他們於不顧呢！」

莊護沉吟再三，最後才毅然地說道：「好吧，常樸約定是二報進擊，距離現在還有一個更次，大人把部屬儘快召集，向來路撤退，那兒是小人的守地，到那時候，小人假意抗拒一番，就讓大人衝過去，那兒兩里外有一條險道，大人過去後，立刻叫人把險道堵塞，可以阻截追兵，事機緊急，請大人立即成行，小人先去佈署一下！」

說完就忽忽地出帳去了，條侯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袁盎一聲輕嘆，把前事約略地說了一遍，條侯道：「昔種善因，今收善果，若非大夫寬厚以待人，何能致此！」

袁盎急急地傳令下去，他這批親信不過百人，天寒風急，吳軍送來的酒又醇，餚又豐，連不喝酒的都灌了幾盅驅寒，一個個都是醉意醺醺，步伐踉蹌

好容易召集齊全，下急令退却，却都是歪歪倒倒的，來到東路，莊護果然列陣以待，人數却超過他們一倍，劇孟手握長劍，直衝而前，幾下子就把人殺退了，莊護帶着人假意在後面吆喝追趕，高山在望，只有一條小路可通，是夾在兩峯之間的一條險道。

袁盎揮軍正想進入險道，忽而燈火通明，兩山與險道中湧出大批的軍馬，一將當前，正是犒軍正史都尉常樸，他在馬上挺着長矛哈哈大笑道：「袁盎！你乖乖的領死吧，本將軍早就知道莊佑受你的恩惠，定會通風報信的，也知道你會在這條路上逃走的，所以在這裏等着你！」

袁盎怔住了，但他在危難時倒還從容，上前一拱手道：「將軍！老夫與將軍俱為吳臣，往日亦頗稱莫逆，尚祈念及舊誼，網開一面，異日必有報之！」

常樸大笑道：「老匹夫，你既為吳相，就該效忠吳王才對，你跟竇嬰離吳之日，大王送了你們那麼多的東西，原是希望你們能作內應的，你們却反過來跟大王作對，忘恩負義，萬死不赦！」

袁盎莊容道：「將軍錯了，老朽雖為吳相，乃漢室所委，身為漢臣，自當效忠漢室。何謂負義，吳王為誅晁錯而舉兵，

晁錯已誅，老夫也算報答過吳王了！」

常樸大笑道：「你清楚，我們也清楚，晁錯只是個可憐蟲而已，眞正跟大王過不去的是在長安的那個小子，大家都是高祖的後裔，他坐擁天下，已經算福氣了，居然還不知足，要在長輩身上打主意，這不是自取滅亡嗎？」

袁盎厲聲喝道：「住口！你身為漢臣，怎可侮蔑君上！」

常樸道：「我這個漢臣是吳王駕下的漢臣，可不是劉啓的臣子，自然不必對他客氣！」

袁盎怒道：「　夫殺了你這無君無父的逆賊！」

搖劍直上，常樸長矛一揮，就把袁盎擊倒了，幸得劇孟揮劍飛身上前，架住了長矛，才救下了袁盎！

常樸冷笑道：「劇孟！你藏在莊佑的帳下，別以為我不知道，因為大王很器重你，我才不干涉你，但你若要插手今天的事，就不會對你客氣了！」

劇孟淡淡地道：「我從來也沒想到會要人客氣對待過，身為遊俠，原是準備終身得罪人的！」

常樸嘿嘿冷笑道：「但有些人你是得罪不起的，我知道你自許為擊劍名家，一身劍技無敵，但吳越之地為劍術之祖，所謂名家也不止你一個人，袁老！請出來一下！」

軍列中出來一個老人，身後跟着兩個童子，則祇有十三四歲年紀，各佩一柄短劍，手中則各持一柄長劍！

常樸笑笑道：「劇孟，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老隱士姓袁名好古，世居會稽山中，最近膺大王禮聘出山，受任為禁宮劍術教練，他老人家才是眞正的名家！」

劇孟微微一震，拱手道：「前輩是越女劍派傳人，哪我們是一家！」

袁好古惱然道：「胡說！老夫乃袁公之後，先祖受挫於越女之手，鬱不得志，為越女門僕多年，志在研磨越女劍式，憾在未能如願，遺言後世子孫，必須擊敗越女劍式，老夫埋首會稽多年，精研劍法，相信已可為先人一雪前恥，聽說你是越女劍派中的翹楚，老夫才自請來此一會！」

劇孟道：「袁公受挫於越女而為奴，溶越女袁公劍法於一爐，世人皆知，沒想到前輩會懷恨在心幾達數百年！」

袁好古道：「眞正的袁公後人絕不向越女劍派低頭的，你的劍術雖然還不錯，但老夫還想看看你的造詣再決定是否該出手，先讓小孫與你對幾手看看！麟兒！你先上！」

較幼的一個童子應聲而出，把長劍交給他的哥哥，拔出短劍，欺身急進，他年紀雖小，劍術已得眞傳，身法靈活，出手都是狠着，劇孟先還不在意，迭遇險象後才沉着應付，鏖戰四十多個回合後，驀地一劍輕拍，擊在袁麟的後腰上，含笑道：「小兄弟，你的火候還差一點！」

袁好古眉色微動道：「劇孟名不虛傳，麒兒，你也下去，跟麟兒聯手作戰，大概可以勝得了他了！」

袁麒比袁麟大一兩歲，他將兩枝長劍交給了祖父，也取出了短劍配合了乃弟，一前一後，夾擊劇孟。

施詭詐　俠客遭殺刼

這兒弟兩人的劍式不但配合得好，出手更是精奇無比，劇孟雖然比他們高出半個身子，却無法取得先機，一直都在守勢下挨打，可是他的守勢仍是很穩，絕不讓他們有得逞之機，戰局就這樣僵持下去。

袁好古在常樸身邊，聽他面現得色道：「老先生果不愧為一代名家，兩位令郎才這點年紀就能把劇孟殺得回手無力！」

袁好古却沉重地搖搖頭道：「將軍看錯了，劇孟劍術之精，尤在老朽意料之外，越女劍以輕靈見長，劇孟却深得一個穩字，小兒恐非其敵！」

常樸不信道：「兩位小公子佔盡了上風，怎麼會輸呢？」

袁好古苦笑道：「劍學之道深玄，老朽打個比方好了，小兒攻的是動態，劇孟守的是靜態，猶如風搖巨樹，強風雖急，却無法動搖巨樹之根本，僅能使其撼動，待風止樹定，勝負自知，故而老朽知小兒必敗無疑！」

常樸道：「這麼說來，劇孟得一穩字就可天下無敵了？」

袁好古道：「這也不盡然，劇孟如能穩如磐石，則天下無敵矣，他還沒有到那個境界，祇能靜如巨樹而已，遇到更強勁的風，依然可以把他連根拔起的！」

常樸急了道：「那麼老先生是否能勝過他？」

袁好古道：「不曉得，老夫看不出他這棵樹根有多深，如果他技僅於此，老夫自勝之有餘，如若他深藏看谷，另有所能，就若非老夫之敵了！」

常樸問道：「他還會藏着精手嗎？為什麼不施展出來以謀速決，而要跟令郎久戰不下呢？」

袁好古笑笑道：「那是因為他知道眞正的勁敵乃是老朽，自然不肯盡炫所能，留下精招來應付老朽呀！」

常樸道：「那麼令公子是絕對無法取勝了？」

袁好古道：「是的！這一點老朽可以斷言，小兒一開始就用錯了步驟，燥急求功，用了動態，動不能久而靜則可以恆，等小兒的氣勢一衰，就會予人以可乘之機了！」

常樸急了道：「老先生非勝過他不可，因為他保護着袁盎，而這老匹夫在吳國為相時頗得人心，此人不除，吳地健兒肯用命的不多，大王的霸業就難成了！」

袁好古苦苦一笑道：「老夫唯盡力而為，不過將軍也不必太寄望於老朽，使老朽敗了、將軍仍可以殺死他們！」

常樸不解道：「連老先生都不是敵手，誰還能殺他們？」

袁好古笑道：「將軍太拘泥於規格了，昔西楚霸王項羽，勇冠天下，仍為漢軍所圍而自刎於烏江，劇孟也是血肉之軀，將軍以重兵圍之，不計犧牲，總會殺死他的！」

常樸笑道：「對啊！我怎麼忘了呢！螻蟻為聚，可以嚙虎豹，我有五百精兵，總不會怕一個劇孟吧！」

袁好古笑道：「老朽就是這個意思，請等老朽出手之後再作決定，老朽如能勝

之最好，否則老朽率小犬離去後，將軍再行圍攻，此計雖爲老朽所獻，但老朽身爲劍人，最忌以衆擊寡，將爲同道所笑！」

常樸道：「這是當然，常某也不想多事犧牲，即便能完成任務如傷亡過衆，常某也未便自處！」

袁好古道：「這一點倒不必担心，劇孟頗有俠名，將軍帳下俱爲吳地兒郎，劇孟亦不忍殺戮過甚，所以老朽才要先行離開，如果老朽留此，他見老朽坐視驅人就死，違背劍人之格，殺紅了眼，就會顧不了許多，祇要老朽不在，將軍下令圍攻，不會死過十人，劇孟必將引頸就戮！」

話說到這兒，戰局仍在進行，依然呈膠着狀態，袁好古嘆道：「劇孟果非凡俗可比，小犬已得老朽親傳十有五六，二人聯手急攻百餘招，他仍能方寸不亂，峙如泰嶽……」

常樸道：「是啊，我也奇怪了，聽說竇嬰來使時，在邊境爲刺客所乘，是劇孟救下來的，那六個刺客祇是市井無賴之徒，聽說劇孟也受了傷，何以今日竟高明若此？」

袁好古道：「劇孟是俠客，對方是無賴，這就很難說了，俠客要守武林的道義規範，無賴却不計手段，暗算施詐，劇孟防不勝防以致受傷了！」

常樸道：「對付俠客，祇有以便詐的方法了！」

袁好古道：「可以這麼說，但老朽却不便爲之，剛才獻策將軍仍爲吳王之故，尚請將軍勿洩之他人！」

常樸笑笑道：「先生放心好了，在下一定不說出去的！」

話說到這兒，場中嗆然一聲，勝負已分，劇孟久取守勢，兩個少年運攻百餘招都沒見他還手，戒意懈怠，一志祇想以殺手求勝，忘記保護自己了，劇孟就利用這個機會，偷空揮出一劍，擊在兩人的手背上，他用的是劍身平拍，力量也不大，却將兩人的劍擊得脫手墮地！

劇孟笑笑道：「兩位小兄弟，下次對敵時，應當要注意一件事，搏擊之道，先求不敗，然後才能求勝，你們太專心於殺死我了，却忘記我也可以殺死你們的！」

袁麟兩度受挫，倒是心平氣和地拾起劍來，退過一邊，袁麒却悍然叫道：「劇孟，你爲什麼不殺我？」

劇孟笑道：「令尊雖自限於袁公後人，視越女傳人若仇，但天下同道俱知越女袁公兩派已爲一家，你們藝業俱出一脈，何必同類相殘呢？」

袁麒怒道：「那是你的想法，我却認爲袁公後人，永不會向越女劍屈服的，遲早我還是要擊敗你！」

劇孟淡淡一笑道：「好志氣，小兄弟，我會等着你的！」

袁麒也不拾劍，走上去將自己的劍一脚踩爲兩段道：「我的右手被你擊落了劍，雖然你給我留下了這隻手，我並不領情，這枝劍也是屬於右手的，所以我也毀了，劇孟，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劇孟居然一拱手道：「知道！小兄弟的意思是要練左手劍來找我一雪前恥，劇孟敬以十年爲期！恭候你的大駕！」

袁麒道：「爲什麼要十年呢？」

劇孟道：「劍道之精在於勤，但劍道之進展却在於資質與體能之發揮，所以一個劍手之成長，必定在二十五歲之前，以你現在的造詣，離眞正的劍手，有一段距離，以你的心志氣質，頗合於劍手的條件，所以在十年之內，你可以再找我一戰，超過了十年，你就不必來了。」

袁麒一怔道；「你的意思是說十年內我勝不了你，就永遠勝不了你，我倒不相信有這說法。」

劇孟笑道：「小兄弟，你不妨問問令尊！」

袁好古上前插口道：「麒兒，這話一點都不誇張，因爲你的劍路近於勤，急於攻，那必須靠血氣爲之支持，二十五歲前，血氣正剛，要有成就，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否則你永遠也不可有長進了，因爲十年之後，劇孟的劍技就將進入另一個境界，你要追上去，距離更遠了！」

袁麒冷冷地道：「不需要十年，我今年十五歲，在五年之內，我就要找劇孟再戰，否則，我此生就不再觸劍！」

劇孟笑道：「對！小兄弟，這才是一個劍手的胸襟，我說的十年祇是一個期限，如果你肯發奮苦練，也許兩三年就够了，因爲你的基礎已穩，只欠成熟而已！」

袁麒一言不發，寒着臉退過一邊，袁好古淡然道：「劇孟，那祇是小兒與你之戰，却不是袁公劍與越女劍的勝負之爭，這兩派劍術之高下，今天就有結果了！」

劇孟謙恭地道：「老丈爲袁公之後，深得袁公劍術要旨，劇孟却不敢說是越女劍派的代表，老丈就是勝了我，也不能說是擊敗了越女劍派！」

袁好古道：「據老夫所知，越女劍派中，你是最有成就的一個，今日一戰似乎可成爲定局！」

劇孟道：「老丈的認識太淺了，我至少可以舉出三個人，他們的越女劍術，造詣高出我許多！」

袁好古問道：「誰？在什麼地方？」

劇孟想了一下，終於搖搖頭道：「目前不必說，老丈既然以我爲對象，不妨等擊敗我之後再說吧！」

袁好古徐步出場，由肩頭撤下長劍道：「你最好現在說出來，等老夫一出手，你不會再有機會開口了！」

劇孟笑道：「那三人兩個是我師兄，一個是我師尊，老丈殺死我之後，他們自會找你的，我無須先說，說了也沒有用，因爲他們都是閒雲野鶴之身，踪跡無定，除非他們來找你，你找不到他們的！」

袁好古道：「好！那老夫就從你先開始了！」說着，橫劍比了個姿勢，慢慢向劇孟逼近，劇孟的神色也轉爲嚴重了，他看出袁好古是個眞正的勁敵，這一劍在手，身上就帶了凌厲的殺氣，尖銳逼人，而且他握劍的姿勢，蘊藏着無窮的變化，令人無可捉摸！

因此劇孟雙手握劍，高舉在頂，兩腿分叉，穩穩地站在地上，全身有如一尊石像，凝立不動！

袁好古走近到劇孟身前半丈之處，就停住了脚步，他也隱約感覺到劇孟全身，似乎布下了一道氣牆，阻截了他發出的銳氣，使他無法再進一步。

袁、劇兩人，在氣勢上是相等的，就只差動作上的變化了！

就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袁好古忍不住了道：「進招呀！」

劇孟笑道：「不！老丈先請！」

袁好古道：「老丈一出手，你就沒有機會了！」

劇孟道：「也許，但我認爲不動比動好！」

袁好古冷冷地道：「是嗎！你太自信了！」

劇孟道：「一個劍手最重要的就是自信！」

袁好古似乎詞爲所奪，氣勢也弱了一點，居然撤劍退後，重新運劍作勢，然後大吼一聲，揮劍直進！

劇孟高舉的劍驟然下落，噹的一聲激響，在夜空中激出一蓬火星，雙方都退了一步，同時喊出一個好字！

然後，兩個人如電閃般的交纏在一起，但聽得叮噹之聲不絕，劍影飛舞，兩道白氣交纏，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幾百人的眼睛都盯在戰場上，却沒有一點聲息，他們都爲這一場罕見的較劍驚得呆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更不知交手了多少回合，劍影忽地一分，劇孟退了出來，一拱手道：「老丈劍藝高明，劇孟自承不如，容日後再行討敎！」

他的胸膛上裂開了一道劍痕，深及寸許，長達尺餘，鮮血汩汩流出，神情還是很鎮定！

倒是袁好古吁吁直喘，領下長約兩尺的白鬚，祇剩下三四寸的短楂，斷鬚却紛紛披散落在他的衣襟上。

喘了兩口氣，他這才沉着臉道：「劇孟！你自認輸了！」

劇孟道：「是的！我斷喉一劍，只削下了老丈的領下的長鬚，而老丈的一劍，却劃胸而過，自然是我輸的了！」

袁好古道：「老夫可不領你這個情，你的劍分明還可以遞出來，砍下老夫的首級還游刃有餘！」

劇孟道：「可是我也難逃老丈腰斬之危，劍手競技，只是點到爲止，我身上見了血，猶遜老丈一籌！」

袁好古道：「這一劍不足以定勝負，最多祇是個平局罷了，但你要認輸，老夫也不反對，你自己作個了斷吧！」

劇孟變色道：「老丈應該明白，我祇是輸了招式，却沒有輸命，剛才那一劍，我們是可以同歸於盡的！」

袁好古笑道：「你弄錯了，老夫可不是來跟你比劍的，老夫乃奉吳王之命，前來殺死你的！」

劇孟道：「老丈一定要殺死我嗎？」

袁好古道：「那倒不是，吳王並不一定要殺你，只是授令常都尉，一定要殺死袁盎，你如果肯置身事外，老夫自然也不爲已甚，但你肯退出嗎？」

劇孟道：「老丈知道那不是可能的，袁大人乃一代賢臣，承其不棄，與劇孟訂交而不以布衣見棄，在公在私，劇孟都不能見其喪生於此！」

袁好古道：「老夫也知道你不可能退出的，所以我們才必須繼續較量下去，你殺死吧！」

劇孟長嘆一聲道：「老丈太不體諒在下了！」

袁好古厲聲道：「少廢話，你還是準備領死吧，老夫已經知道你劍技的高低，自信下一招必可叫你授首劍下！」

劇孟臉色一寒道：「老丈眞有這把握嗎？」

袁好古傲然道：「當然，你出劍的部位離我的咽喉還有兩寸，我却已經够到你的身子，因此老夫相信能勝你一籌！」

劇孟道：「老丈是存殺人之心，在下祇抱競技之意，這有差別的，較技時，必須要爲對方留三分退步，但拚命時就沒有有這些顧忌了，老丈應該明白我那一劍只

發了七分！」

袁好古道：「笑話，你以爲說大話就嚇得住老夫了，兩劍交接，性命懸於一髮之間，你還會留三分退步給人？」

劉孟道：「我在較技時，不論情況多危險，始終祇發七分招式，老丈看來對在下的爲人還不够了解！」

袁好古怒道：「老夫祇知道你是個趨炎附勢，狂妄自大的匹夫，今天非殺死你不可！」

劉孟哈哈大笑道：「劉孟如果有依附權貴之心，吳王領軍的統帥大印早已在握了，老丈不妨問問常都尉便知！」

袁好古一怔問道：「將軍可有這回事實嗎？」

常樸道：「大王因爲劉孟在鄉里間頗有號召力，的確有求賢之請，其奈這匹夫不識抬舉，居然拒絕了！」

袁好古微微色變道：「吳王能以統帥之位給劉孟，却以一個劍術教練，來叫老夫賣命，這似乎太器重老夫了？」

常樸連忙道：「老先生誤會了，大王求賢若渴，連劉孟都不惜厚賂卑詞加以網羅，怎麼對老先生不敬呢，因爲老先生深隱會稽，志行高深，尤在劉孟之上，大王不敢以塵俗富貴來冒瀆老先生，請老先生出山教練劍術，連大王都親自求教，奉若師保，這不是比統軍將帥更爲高超嗎？」

袁好古這才露出一絲笑容道：「原來是這樣的！」

常樸道：「的確是的，大王知道老先生爲世外高人，富貴不能淫，帝王不能臣，才不敢以官祿相加，如果老先生有意仕途，末將立刻稟告大王……」

給他這一說，袁好古反而不好意思，連忙道：「不必！不必！老夫無意於仕途，祇是爭一口氣而已！」

常樸道：「劉孟游俠吳楚，老先生深隱會稽，淸濁自分，庸碌之士，知劉孟者多而敬老先生者少，大王却禮聘老先生出山爲助，正是大王求賢若渴之明證，老先生祇要殺了劉孟，當能名震天下而永垂不朽……」

袁好古哈哈大笑道：「劉孟！老夫能放過你嗎？」

劉孟一嘆道：「老丈爲名心所賊，殊令人遺憾，望老丈再考慮一下，也許我們是兩敗俱傷之局！」

袁好古道：「那也值得，老夫的兩個兒子已得老夫親傳，目前雖不如你，但除去你之後，三五年內，他們藝事精進，天下再無敵手矣！」

劉孟惋惜地搖搖頭道：「老丈心意既決，在下也不便說什麼，易時而處，在下必然遠避以全老丈之雄心，但今日此地，在下少不得祇有全命一搏了！」

袁好古搖劍急進，勢若風雷驟發，凌厲無匹，劉孟被逼得連連退後，驀而大喝一聲，身隨劍進，化爲一道白光，撲進袁好古凌厲的劍氣之中，但聞錚然輕響中，劉孟的身子跌了出來，肩頭又被削去了一片肉，但他仍然拄劍屹立，臉上却現出了一片悲天憫人的神色！

袁好古却臉色蒼白，胸前背後，各有一個細小的劍孔，鮮血汩汩流出，他啞着聲音道：「你會馭劍術！」

劉孟道：「是的！這是殺人的功夫，不能算爲劍術，非到萬不得已時，我是不想用出來的！」

袁好又默默片刻才道：「麒兒！麟兒！把我的遺體帶回家去，你們也別練劍了，袁公劍法今後永遠向越女劍低頭服輸，我們差得太遠了！」

說完這番話，他砰然倒下！

袁麒冷哼一聲，掉頭逕去，祇有袁麟含淚出來，把老父的屍體抱起，默默地走了！

常樸臉色大變，用手一揮叫道：「大家一起上！」

劉孟厲聲道：「常樸，你看見了，我這枝劍在百萬軍中能取上將首級，你別叫人上來送死！」

常樸怒道：「放屁！本將麾下有五百兒郎，不相信殺不死你，你有本事儘管殺好了！」

亂軍揮戈待進，劉孟將手中長劍一擲，一道青虹，繞空一匝，又飛回手中，可是當前數十名吳軍手中的長戈，都叮然斷爲兩截，一時被他這種神技震住了，竟無人敢進！

劉孟道：「大家看見了，彼此都是同里鄉鄰，我不願意濫殺無辜，但你們一定要上前送死的話，不妨摸摸頸子，是否會比你們手中的長矛更堅！」

圍攻的人居然往後退了幾步，常樸掣出佩劍，居然連連揮殺了三名軍卒，厲聲叫道：「上！臨陣退却者殺無赦！」

部屬們受他的威勢所逼，無可奈何地又向前圍攻上來。

劉孟一嘆道：「袁大人，我實在不能對他們出劍，只能爲你開一條路，各憑運氣，衝出重圍去吧！」

他一劍當前，長劍所及，只削向那些吳軍的兵器，或者以劍身，把擋在前面的人震開，居然衝破了一個缺口，袁盎保護着條侯，率着幾十個醉步踉蹌的殘卒跟着突圍。

吳軍放過了劉孟，都圍上了袁盎的部屬，展開了一場血戰，刀光劍影，血雨横飛，劉孟幾度來回，仍是無法把那些人救出來，而漢軍已傷亡過半！

忽而莊護縱身躍進，一刀劈翻了常樸，他所領的百餘名部屬也加入進來，對吳軍們展開血戰！

主帥已死，士無鬬志，何況他們與莊護的弟兄們都是自己人，頓時四下潰散，哄然一聲地退開了！

劉孟吁了一口氣道：「莊兄弟，幸虧你及時援手，否則我眞沒辦法了，對他們，我實在下不了殺手！」

莊護搖頭苦笑道：「在下受袁大人的宏恩，無以爲報……」

袁盎道：「子遊！這一下你可怎麼辦呢？」

莊護道：「小人擊殺常樸，乃爲不得已之舉，却不能追隨明公來殘殺自家弟兄，祇有逃亡了！」

袁盎道：「你逃得了嗎？」

莊護道：「小人已經安排好了，家小都送到偏遠的地方，一時或可無虞，但願明公回朝後，能敉平叛軍，小人或可重返家園，否則祇有浪跡天涯了！」

袁盎無言爲答，莊護又道：「常樸部屬逃回大營，吳王必將遣大軍追來，事不宜遲，明公速速去吧！」

袁盎祇有拱拱手，道聲珍重，倉皇率領殘部，保着條侯，衝過了山道，劉孟留在最後，等人都過去了，他大展神威，飛身揮劍，將兩壁的斷樹亂石都削了下來，最後奮起神力，人劍合一，衝向一塊凸出的巨岩，劍光過處，那塊大如車蓋，重逾萬鈞的巨岩，應劍而斷，轟然巨響聲中，滾落下來，將山道堵死了！

劉孟已經受了兩處劍傷，那是奮戰袁好古而留下的，再經一連串的馭劍，眞氣耗損過巨，頹然坐在地上，道：「袁大人，君侯，通道已塞，吳王大軍一時追不上來了，劉孟留此捍後，二位快點走吧！」

條侯駭然色變道：「壯士眞乃神人也，小侯如非目見，怎麼也不相信人間會有此奇士！壯士何不隨小侯晉京……」

劉孟笑道：「君侯又來了，劉孟如有求富貴之心，早就接受吳王之聘了，投晉京會比在吳王那兒更受重用嗎？

條侯不禁語塞，袁盎却深知劉孟的，一拱手道：「劉俠士，大恩不言謝，盎此去唯向主上請軍伐吳，當盡己力保全吳、楚二地百姓，使之少受戰火的荼毒，至於兩軍對壘，恐將盎殺傷，亦兗能無力爲難矣！」

劉孟道：「祇要大夫爲帥，吳中兒郎感大夫之賢聲，必將不戰而退，大夫祇要上體天心，廣施仁義……」

袁盎苦笑道：「盎先前對自己還有點信心，以爲憑老朽在吳幾年待人之誠，多少總可以感化一些人，便他們放棄從逆之舉，可是今夜一役，却使袁某失去了信心，常樸這五百兒郎，在吳都橫陵隸屬王府禁衛軍，還受過我的親身教導，可是他們在圍殺我等之時，却不留半分餘地！」

劉孟道：「大夫何出此言，他們受了常樸的脅令，不敢不賣命，但莊護與他百餘名的弟兄，仍然未令大夫失望！」

袁盎說道：「子遊是念及我與他的私交！」

劉孟說道：「不然，莊護縱然有意徇私，但手下的弟兄都是吳地土生土長的子弟，如非感於大夫高義，又怎會自殘伙伴，忘命天涯呢？常樸爲利祿所蔽不肯放過大夫，他的部屬未必如此，所以常樸一死，他們都不戰自退了，異日大夫與吳軍征戰，亦請善念此意，但誅主帥，少殃及士卒，他們實在是無辜的，祇是身不由己而已！」

袁盎再拜道：「老朽當永記俠士之誨，俠士此將安去？」

劉孟笑道：「江湖人安身的地方當然還是在江湖，我還要照顧一下莊護他們去，幫助他們的家小安然脫困後，我才能放心，這是我應該做的事！」

袁盎道：「俠士已正式與吳王作對，還能够回廣陵嗎？」

劉孟笑道：「天下沒有我不能去的地方，今天我是爲了大夫等羣體的安全，不能單獨離去，假如祇是我一個人，千軍萬馬，又豈能攔阻得了我？」

語畢一長身，但見黑影一恍，閃入峻奇的山嶺中消失不見了，條侯驚嘆道：「神龍見首不見尾，劉孟可當之無愧矣！」

他們率了剩餘的傷兵殘卒，倉惶回遁，條侯回京覆命，袁盎却留在前綫，配合竇嬰從事平逆之戰！助梁以抗吳楚。

景帝則另拜周亞夫爲太尉，率軍走昌邑，遣輕騎襲斷吳楚糧道，吳楚前後受夾攻，糧草不繼，楚王午自殺，吳王劉鼻則棄軍南逃東甌，爲東甌人所殺！

七國之亂，前後歷時三月，終告平定，論功封賞，凡是在這一戰中効過力的人都有了獎賞，竇嬰更成爲當朝最有力的權貴，然而袁盎却灰心仕途，無意進取，告休退隱家鄉，祇是經常與劉孟來往，兩人酬酢極爲相得，有時還一起擲擲骰子，小博爲戲！

然而他並不得優閒，景帝有重大的事，仍不時派人來問問他，聽取他的意見，而劉孟也往往給他貢獻了不少意見，這些意見往往是很正確的，使他的聲譽日隆！

因此朝中權貴，也經常奔走於袁盎的門前，使袁盎的生活過得很得意，劉孟就勸他道：「袁公以告休之身而仍涉于朝政，這不是好事情，有所求於公者不能盡償其所欲，拒之則獲怨，公應善自警惕！」

袁盎却笑道：「盎行事但求無愧於心，從未計及本身安危，俠士以技行道，盎以微才行夙志，祇要所事有益於國計民生，其他就不必去考慮了！」

這番話使得劉孟對袁盎的敬意又加了幾分，遂不再勸阻他了，然而却有一件事使得袁盎很爲難！

因爲在七國之戰後，梁王劉武爲景帝之弟，表現最爲忠貞，拒吳時，尤爲英勇，立功厥楚，功成後，兄弟之間的感情史爲融洽，景帝頗有意將梁王立爲繼統的人選。

梁王知道袁盎在景帝心中很有份量，密遣使臣，携帶重禮，走訪袁盎，並且邀了竇嬰同來，希望袁盎爲他進言景帝，以促成此事，那天恰好劉孟也在座！袁盎因爲與竇嬰的交情匪淺，見他也支持梁王，心意不免因而[illegible]動！

但劉孟却說話了！「兄終弟及，父死子繼，俱爲春秋大義，本無可厚非，但吳國的往事却值得借鏡，是爲致亂之由，將軍與袁公都應愼重三思！」

他說的是春秋時的吳國，老王傳位長子，是爲樊諸，樊諸死，未傳於子光而傳位弟餘祭，餘死傳位英昧，昧死，四弟季扎避位不就，乃傳己子僚，公子光心有不憤，乃密交刺客專諸，刺殺僚王而奪得君位。（事已見拙作專諸傳）

漢室劉氏子孫衆多，七國之戰就是爲了爭權而起的家族之爭，袁盎憬然而悟，收術了陣，最後入覲景帝時，他却力陳繼統之序絕不可亂，也把劉孟所舉的例子說了出來，主張傳嫡不傳弟，以免日後之禍！

景帝也因爲七國之變而警惕在心！聽了袁盎的阻諫後，中止了繼統梁王之意，梁王恨透了袁盎，却因爲他深受景帝器重，不能對他怎麼樣，又因爲他休致在家，抓不到他的缺點攻擊他，祇好買動了刺客去暗殺他！

第一次遣來的刺客，恰好是袁好古的幼子袁麟，他那時已經二十多歲了，劍技

精深，而劇孟又不在，袁盎坦然不懼，慷然陳說自己的主張非為個人計而是為天下安危計，　時也說：「吳楚之亂，牽及令尊大人與劇孟交惡而致身死，閣下也是身受其害的，如果吳王劉鼻不具野心，也不會煽動令尊出山而招致橫禍了，閣下是個明白人，從自己的遭遇上，就可以想到戰禍一生，為患之烈，老夫主張繼統傳嫡，正是為息日後之干戈，梁王入繼無可厚非，梁王之後，如肯歸禪太子，自然也不會有問題，否則他的後人與太子都是名正言順的繼統人！天無二日，紛爭必起！」

袁麟道：「梁王拒吳最具鼎力，可見他是忠於皇室的！」

袁盎嘆道：「因為他是主上的兄弟，手足之親，誼深於叔侄！所以他要拒吳，但將來父子之親，又深於叔侄！他就會偏袒自己的兒子了，只為了找破壞了他的繼統之望，他就容不得我，此人心胸偏狹可知，還能期望將來——禪位太子嗎？閣下再想一想？」

袁麟想了一卜，終於收劍一嘆道：「大人忠義之名，果如所聞，我自慚認識不清，為奸言所蠱，但梁王不會放過大人的，家兄為梁王心腹，他啣恨先父之仇，切切不忘，要找劇孟一決，我是不會再回去了，但梁王必會再遣家兄前來，大人最好小心些，常跟劇孟在一起，家兄左手劍已練成，也許劇孟能制服他！但也得特別小心，因為家兄除了劍法外，又練了許多旁門功夫，專為對付劇孟的！」

說完飄然而逝，袁盎心懷懍懼，聽說劇孟在安陵城外拜訪一個隱士棓生，此人精於先天術數，乃單騎到安陵去找劇孟告警，見到了劇孟後，還沒有說出來意，劇孟已經知道了，長嘆道：「袁公不該來的，但既然來了，可見天命難違，劇孟盡力一搏，看看是否　逃出這一劫數！」

袁盎愕然問道：「劇俠士已經知道了嗎？」

劇孟指着身邊的老人道：「這就是棓生隱士，他精研周易，有未卜先知之能，他說大人如果不來，我們都沒有危險，先生如來了，我們都有性命之厄。」

袁盎大驚失色地道：「先生此言當眞嗎？」

棓生輕嘆道：「差不多，術數可卜休咎，山人卻另有所憑，據易象所顯示，不利於二公者，乃為二公之故人！」

袁盎駭然道：「是的！是袁好古的兒子，袁麟已經來過了，他還通情理，被老朽一番言語說退了，他走時說乃兄袁麒，心切復仇，將不利於劇俠士！」

劇孟道：「袁氏兄弟為梁王所羅，但他們都是劍士，不會受權貴所利用，祇是心啣劇孟而已，大人如不來劇孟或可脫身，他們也不會對吾公怎樣，大人來了，他們挾持吾公以脅劇孟，劇孟有力難施！」

袁盎一驚道：「這麼說來！老朽倒是拖累俠士了，老朽立即告辭，倒不是為己身安危，而是聽說袁麒又練了歹毒的武功，將不利於俠士，所以特來警告一聲。」

劇孟一嘆道：「吾公現在要離開已經太遲了，對方已經來了，吾公還是留下跟劇孟同赴劫難吧！也許天佑賢良！」

話還沒說完，院中人影飄落，一個是袁麒，另一個卻是為劇孟所釋的羅士信，這兩人躍落地面後，羅士信首先冷笑道：「劇孟！我說過要找你報仇的，現在找來了！」

劇孟淡淡地道：「不錯，二位與劇某都有過前約，但不知二位是找劇孟，　是找袁大人？」

袁麒道：「都是！我們受梁王之託，前來誅殺袁盎老賊，找你則為了斷私仇，兩件事可以歸併辦理！」

劇孟道：「報仇的事，劇孟一身任之，但袁大人可是無辜的，二位都是聞名的豪傑，何必要受權貴的利用呢？」

袁麒冷笑道：「當年若不是為了戳殺袁盎，先父也不會出山，所以他也是禍首之一，不能放過他！」

這人已經長成，卻比以前更為陰沉，話才說完，就欺身進擊，劍發如虹，直迫劇孟而去！

劇孟連忙拔劍應敵　應戰幾十回合後，一劍將袁麒的長劍震飛道：「小兄弟！這些年你並沒有在劍上下苦功呀？」、

袁麒咬牙道：「劇孟！你已經練成了馭劍之術，我根本不打算用劍來殺死你！我有我的辦法！」

劇孟說道：「不用劍，你更殺不死我了！」

袁麒冷笑道：「未必！你瞧着我這一手！」

雙手突揚，發出一片藍光，竟是幾十口淬毒的飛刀，劇孟連劍成幕，將那些藍光紛紛擊落道：「雕虫小技而已！」

袁麒冷笑道：「未必吧！你看看袁盎那老匹夫！」

劇孟回頭一看，袁盎胸前已插着一枝短刀，卻恍如未覺，袁麒冷笑道：「這刃上淬過劇毒，入肉毫無感覺，可見其毒性之烈，現在他已經死定了！」

劇孟怒道：「袁麒！你太卑鄙了，居然對一個不會武功的老人使用淬毒暗器，你簡直該死！」

袁麒卻笑笑道：「別急，他既然死定了，卻也可以不死，但看你是否肯去救他了！」

劇孟道：「要怎麼樣才能救他？」

袁麒道：「你讓我刺破氣海穴，無法再運氣馭劍，我們再憑眞本事一搏，我就替他解毒！」

劇孟道：「是眞的嗎？」

袁麒道：「當然是眞的，我如果要騙你，大可以叫你自裁，以作為解救袁盎的條件，你也無法拒絕的，但我是個劍手，不會那樣做！我必須使看眞正的劍法擊敗你！」

劇孟說道：「但你剛才已經被我擊敗了！」

袁麒道：「那是因為我怕你在危急時又施展馭劍術，不敢放手進攻，否則你也明白，我們家傳的袁公劍法，縱然勝不了你，也不會如此輕易就被你擊敗吧！」

劇孟沉思片刻說道：「　！我就答應你！」

袁盎忙道：「劇俠士萬不可如此！」

袁麒笑道：「老匹夫！他是應該的，老實說，我們都不想殺你，雖然受梁王之託，但聽說得罪梁王，也是他給你出的主

意，我們江湖中人，才懶得管你們的閒事，更不會替梁王來殺你，你之所以跟着受罪，祇是受了他的牽累！」

袁盎還要開口，劇孟卻道：「大人！不必再說了，我相信他的話，何況吾公此來乃為我告警，劇孟說什麼也不能讓吾公受累，袁麒！你過來好了！」

袁麒取出一顆藥丸，交給羅士信道：「羅兄！當我把劇孟的氣海穴刺破時，你就把解藥交給袁盎服下去！」

羅士信道：「我相信劇孟是條漢子，言必有信，為使他安心起見，我們不妨把解毒藥先給袁盎服下！」

說着把解毒藥丟入袁盎口中，袁麒道：「羅兄！我知道你受了竇嬰的恩惠，而竇嬰一再請求你保全袁盎，但你也不必這麼急呀！現在劇孟如果反悔了怎麼辦？」

羅士信道：「我相信劇孟不是這種人的。」

果然，劇孟自己祖開胸膛向袁麒道：「袁麒！我等着你過來！」

袁麒拾起長劍，上前奮力一刺，劇孟木然受劍，鮮血順劍流出，袁麒笑道：「劇孟！你不愧為個豪傑！」

劇孟傲然說道：「袁麒！現在我們可以放手一搏了吧？」

袁盎嘆道：「劇俠！這是何苦呢？老夫已是垂死之年……」

劇孟笑道：「大人不必担心，憑眞本事，我也不會輸給他，你看看好了，越女劍式是天下無敵的！」

袁麒再度放手進擊，兩人又殺成一片，劍來劍往，十分激烈，但聽得劍風呼呼，叮噹之聲，不絕於耳！

這才是一場眞正的高手之搏，連羅士信都看得悚然動容，卻又為袁麒担心，因為他看出劇孟的劍藝，還是比袁麒高出一籌，雖然守多攻少，但袁麒的攻勢始終無法突破劇孟的守勢，而劇孟突出一劍，卻必能取中袁麒的弱點，迫其撤招自救，中止了左手劍中詭異難測的變化！

相搏近兩百招時，袁麒的劍勢已有點亂了，忽然觀戰的袁盎大叫了一聲，口噴鮮血，仰身直倒！

劇孟聞聲一怔，回頭去看時，袁麒把握住這個機會奇招突出，將劇孟的一條胳臂砍了下來，跟着一劍，將劇孟揮為兩截，然後大聲笑道：「劇孟！我終於擊敗你了！」

羅士信卻駭然問道：「袁老弟！你給袁盎吃的是什麼？」

袁麒冷笑道：「穿腸毒藥，你以為我眞會放過這老匹夫嗎？我父親的死，他要負一半的責任！」

羅士信說道：「可是你為什麼要如此呢？」

袁麒大笑道：「劇孟雖然散氣失去馭劍之能，但他的劍術很精，仍然很難擊敗他，所以我給袁盎服下的解藥，外層雖然能解飛刀之毒，內層卻是暗藏穿腸劇毒，等外層藥衣融化後，內藏劇毒發作……」

羅士信道：「然後你就利用這個機會，使劇孟疏神之際，殺死了他？」

袁麒笑道：「不錯！這是我精心的安排，我藏了一招殺手！就是在等待這一剎那，我不是利用機會，這機會是我製造的，我只是在適當的時間把握而已！」

羅士信一嘆道：「你不必這麼費事的，其實你以袁盎的性命為脅，叫劇孟砍下頭來，他也會答應的！」

袁麒道：「我可不做這種沒把握的事，假如袁盎不肯連累劇孟！自己先自殺了，反而會激起劇孟的仇念，我們報仇不成，連性命都斷送了！何況我發過誓，一定要在劍法上擊敗劇孟，一定要他死於我的劍下！」

羅士信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道：「你只是殺死了劇孟卻不曾擊敗他，你自己心裏明白，你並沒有勝過他！」

袁麒道：「胡說！是死在我劍下，你看見的！」

羅士信一言不發，回頭就走！袁麒上前拉住他道：「你應該替我證明，告訴天下人，是我擊敗了劇孟！」

羅士信說道：「不！我會告訴別人，劇孟是什麼情形下被殺死的，是非自有公論！」

袁麒急道：「劇孟也是你的仇人，我幫你報了仇，我們是朋友，你應該幫我證明！」

羅士信啐了一口道：「我寧願有千百個像劇孟那樣的仇人，卻不願有你這樣一個朋友！」

袁麒怒聲咆哮道：「我也可以殺了你的！」

羅士信又看了他一眼，根本不作理會，袁麒的劍又舉了起來，但快要刺中羅士信時，又放了下來，因為羅士信根本沒理他，對他這樣一個人，羅士信連拔刀搏鬥的興趣都沒有了！羅士信走出很遠，袁麒仍是呆立着，口中喃喃地道：「我擊敗了劇孟！我擊敗了劇孟！」

聲音卻低微得他自己都不相信了！

（完）

·預告·

大刺客傳奇故事：

專諸

司馬紫烟·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兩期完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辣手雙雄（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傻子阿癡在天霸賭莊工作已三年，有一天百里鵬拿了一瓶毒藥叫臭樊毒死阿癡，臭樊沒料到阿癡竟然不是傻子，不但沒有毒死阿癡，反而被阿癡所毒死，因此阿癡的身份無法隱瞞，他原來是鐵鳳師的化身，人稱辣手大俠，鐵鳳師來到殺手集去請殺手，一個是賭場老闆程伯，一個是長生店的陸麻大姑，可惜這兩人也已爲無底魔洞的主人所收買，鐵鳳師不但請他們不到，反而險被他們暗害，不過，鐵鳳師的劍法身手高於常人，所以他們不但殺不死鐵鳳師，反被鐵鳳師所制。

奇俠展奇謀　殺手開殺界

（一）

長生店的隔隣，就是梁二爺的賭場。

通常，這間賭場是在正午之後才開門營業的。但現在，這間賭場忽然大開門戶，彷彿準備提早營業似的。

然而，在這個大清早的時間，又有誰會來賭錢呢？

× × ×

賭場忽然大開門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百里鵬和洗一灣都不傻，他們已看出了其中大有蹺蹊。

程伯的臉色更是一變。

因爲他已看見梁二爺，正大搖大擺的從賭場之內走了出來。

鎮上的人，一般都以爲梁二爺與程伯是老朋友。因爲梁二爺光顧程伯的小酒館，幾乎是日日如常，從不間斷。

但只有程伯才知道其中眞正的理由。

梁二爺眞正的目的，是在監視程伯的行動。

雖然這種「監視」的方法，看來低劣得令人噴飯，但卻有另外一種含義。

那是警告。

天天的監視！

天天的警告！

同時，也是天天的騷擾！

但程伯裝傻的本領也不錯，這些年來，他一直都沒有發作，而且從來也沒有在酒裏下毒。

但他們彼此的心裏都有病。

心病！

× × ×

梁二爺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他一直都在提防，提防程伯會和陸麻大姑聯合起來對付自己。他知道殺手是一直都維持着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目前，陸麻大姑，梁二爺和程伯的「和平共存」，其實是具有一種互相管制的作用。

雖然這裏只是一個小地方，但形勢卻好比三國演義般，三分天下。

程伯和陸麻大姑最近接了一票大買賣，梁二爺並非全不知情。

但梁二爺也接了一票買賣，這一點程伯和陸麻大姑，甚至是無底魔洞裏的人，也全被蒙在鼓裏。

因爲梁二爺這一票買賣，是今天黎明時候才接下來的！

倘若是無底魔洞的人聘用他或者是他旗下的殺手，他一定會拒絕。

因爲他有一個兒子，是死在無底魔洞的人手中的。

但現在聘用他和他旗下殺手的人，非但不是無底魔洞的人，而且還要他去對付無底魔洞的兩位香主！

× × ×

梁二爺能夠在殺手集中立足多年，當然也具備有相當條件。

最少，陸麻大姑和程伯一直都視他如心腹大患，但卻又沒拿他辦法。

不過，這三個殺手集團的火併，似乎是遲早的事情。

終於，火併開始了。

鐵鳳師與無底魔洞之間的宿怨，成爲了火併的導火綫。

從表面上看來，可以說梁二爺和程伯都在各爲其主。

但實際上，就算世間上沒有鐵鳳師，沒有無底魔洞，他們也遲早會拚個你死我活的。

只不過現在的形勢，使他們之間的火併早一點而已。

最倒霉的，還是陸麻大姑。

她在殺手集的地位，絕不在程伯和梁二爺之下，但她卻最先倒了下去。

她直到嚥氣的一剎那，還是有一件事想不通。

這個要命的辣手大俠鐵鳳師，他與無底魔洞的主人，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

她想不出來。

結果，她帶着這個啞謎，一直帶到地獄裏去。

× × ×

梁二爺平時嗓子很大，而且是個無酒不歡的醉鬼。

但今天，他似乎比誰都更清醒，而且連說話的聲音也細小了很多。

聲音細小，並非等於聲音虛弱。

他的中氣還是十分充沛，但說話時候的神態，卻比以前冷靜得多，也冷酷得多了。

「老程，咱們終於碰頭了。」

程伯冷冷一笑：「咱們天天都碰頭，又何單只是今日？」

梁二爺冷冷道：「無底魔洞給了你多少好處，居然連你的老主顧也要追殺？」

程伯道：「幹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你總該明白，誰先聘請，誰就是主顧。」

梁二爺說：「說來眞是湊巧得很，今天我也接到了一宗買賣。」

程伯道：「難道有人想要對付老夫不成？」

梁二爺道：「本來不是對付你的，但我的任務，卻是要對付任何追殺辣手大俠鐵鳳師的人。」

程伯嘿嘿一笑：「看來你的腦袋有點不穩。」

梁二爺說：「何只不穩，簡直頭疼得要命。」

程伯冷冷道：「既然如此，何不乾脆把它一刀砍了下來？」

梁二爺說：「你說的不錯，腦袋砍了下來就不會疼，而且更可以把它安放得安安穩穩。」

程伯道：「要不要老夫來帮帮手？」

梁二爺道：「你的刀行嗎？」

程伯道：「砍別人的腦袋可能會嫌這把刀鈍一點，但你的腦袋本來就已不太穩，相信不會有甚麼問題。」

梁二爺笑道：「那麼你最好馬上就試試看，反正梁某人這個腦袋，早就已賣給了別人。」

程伯目光閃動：「是誰聘用你和你的殺手，來與無底魔洞的人作對？」

梁二爺冷冷道：「當然是鐵鳳師的朋友。」

鐵鳳師也怔住了。

他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有個朋友，聘請殺手來對付殺手。

他是誰呢？

鐵鳳師沒有猜。

因爲他不必猜，已經知道這個朋友是誰。

除了獵刀奇俠之外，又有誰會在這時候來帮助自己呢！

× × ×

獵刀奇俠！

司馬縱橫！

——自從老刀匠游疾舞鑄造獵刀開始，司馬縱橫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司馬縱橫是個不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刀。

同時，他更有一個不平凡的朋友。

辣手大俠鐵鳳師，就是司馬縱橫的朋友！

× × ×

賭場裏冒出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其中有四個都是虬髯大漢，他們穿的衣服，分別是紅、黃、綠、白四色。

他們衣服的顏色也就是他們的名字。

程伯當然認識這四個人。

他們並非同胞兄弟，但卻都是孤兒。

倘若不是一個老和尚把他們收養，這四個人恐怕早已在三十年前，餓死在嶺南之下。

這四個人總算洪福齊天，不但沒有餓死，而且還因此練到一身驚人的武功。

那個老和尚，是五台派的得道高僧，他的法號是閒雲。

閒雲大師確如閒雲野鶴般，數十年來，總共只有兩年的時間在五台山中，其餘的日子，都是行踪飄忽，無論是誰想找他，都最少準備要在十年以上的工夫。

他們四人，現在已成爲了梁二爺麾下最得力的殺手。

他們的外號和姓名分別是——

血掌莫紅。

追魂棒邵黃。

百把飛刀諸葛綠。

雪衣無影劍東門白。

在他們身後的，還有一個青年人。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他穿着一襲淺杏長衫，使到他的容貌看來更是清秀，他的一雙眸子，也和鐵鳳師同樣般明亮。

當這一個人出現的時候，百里鵬和冼一灣的臉色却微微一變。

因爲他就是名震江湖的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二）

程伯的手裏有刀。

這把刀雖然也是一把好刀，但若與司馬縱橫的獵刀相比，却是爲之頓然失色。

獵刀的刀鞘，並不奪目。

不但不奪目，而且看來還相當殘舊。

司馬縱橫緩緩的從賭場內走出來，第一句說話就是：「今天的天氣很好。」

× × ×

天氣其實並不很好。

但司馬縱橫這句話，沒有人反駁。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腰間的刀上。

百里鵬吸了口氣，道：「你就是齊拜刀的弟子？」

司馬縱橫搖頭：「誰說我是齊拜刀的弟子？」

百里鵬道：「你若不是齊大俠的弟子，他爲甚麼會把獵刀送給你？」

司馬縱橫沒有回答。

因爲鐵鳳師已代他回答百里鵬：「齊大俠把獵刀送給司馬縱橫，是要他去辦一件很重要的事。」

百里鵬似懂非懂地：「辦事？辦甚麼事？」

鐵鳳師淡淡的說出了兩個字：

「殺人。」

「殺人？」

「不錯，殺你這種僞君子，荼毒武林的大惡人。」

百里鵬的臉色陡地發青。

他突然拔劍。

桃木劍雖然只是一把木劍，但百里鵬已有足夠的信心去用它殺人。

但殺鐵鳳師行不行呢？

他現在正想試一試！

× × ×

鐵鳳師仍然在屋頂上。

百里鵬身形颼地展開，劍鋒一挺，飛刺鐵鳳師的咽喉。

鐵師鳳紋風不動，以劍迎劍。

鳳凰神劍當然比桃木劍强得多，但百里鵬的劍法極是古怪，配合着他那奇特的身法，居然一上來就佔了上風。

鐵鳳師大腿受傷，影响不少。

轉瞬之間，兩人已拚了十餘招。

百里鵬雖然用的是木劍，但木劍也同樣足以致命。

鐵鳳師的劍雖然不慢，但他的左腿簡直已提不起來。

百里鵬劍出如電，每一劍都攻向他的要害，任何一招命中，都足以把他立刻殺死。

倘若換上別人，左腿受了如此嚴重的傷勢，必然難以應付百里鵬的攻勢。

但鐵鳳師仍然可以應付。

百里鵬劍勢再收緊，改向鐵鳳師的下三路攻去。

鐵鳳師的左腿已受傷，再捱一劍，必然再無法支持下去。

百里鵬工於心計，這一着陰險毒辣無比。

但司馬縱橫在這個時候，飄然登上屋頂，代替鐵鳳師的位置，與百里鵬交手。

百里鵬倏地收劍。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道：「百里香主的桃木劍，天下知名，想不到原來只會檢便宜。」

百里鵬冷冷道：「司馬大俠，本香主只想提醒閣下一件事。」

「請說。」

「本教與鐵鳳師的恩怨糾葛，你最好別插上一手。」

「理由何在？」

「閣下已成親，而且新娘子是九玄洞主的乾女兒雲雙雙。」

「不錯。」

「她很漂亮？她很年輕？」

「也不錯。」

「既然如此，你又何苦要讓她傷心一輩子？」

「百里香主的意思，在下很明白，」司馬縱橫淡淡一笑：「可惜你忘記了一件事。」

「哦？」

「鐵鳳師是我的朋友，一個人總不能有了妻子就忘記了朋友罷？」

「那倒要看情況而定！」

「看情況而定？」

「假如情況不許可的話，又何苦枉自犧牲？」百里鵬輕輕的嘆口氣：「無論你是否插手援救鐵鳳師，他却一定難逃厄運，倘若你堅持己見的話，結果必然是陪葬而已。」

司馬縱橫咳嗽一聲，道：「你不必再說下去，倘若要殺鐵鳳師，你最少得先把在下宰掉。」

百里鵬雙目之中忽然射出兇光。

「你以爲本香主殺不了你？」

「不妨一試。」

「好！」

「好」字一出口，一把鋒利的長劍突然從屋下直射上來，直插向司馬縱橫的背心！

× × ×

劍快如電閃。

這並非百里鵬的劍，而且，冼一灣的劍。

北劍王冼一灣的劍，絕非弱者。

但他這種偷襲的劍法，却未免有欠光明磊落一些。

然而，他絕不在乎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殺死司馬縱橫。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獵刀奇俠殺死，然後再奪取他腰間的獵刀。

雖然他不喜歡用刀，但獵刀畢竟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寶刀，有了這一把刀，不愁沒有利用的價值。

他的劍無疑很快。

而且這一着偷襲的手段，也來得很突然。

司馬縱橫的注意力，本來不錯是集中在百里鵬的身上。

但當冼一灣這一劍從屋下暴射上來的時候，司馬縱橫突然就像隻豹子般躍起。

冼一灣的劍刺了個空。

他的人也同時穿過屋頂，直衝上來。

鐵鳳師冷冷一笑。

「好一個北劍王！」

冷笑聲中，鳳凰神劍已把冼一灣的劍勢壓了下去。

鐵鳳師雖然受傷，但他的戰鬥力並未消失。

他的鳳凰七十二劍仍然具有極强大的威力！

× × ×

屋頂上，殺氣騰騰。

司馬縱橫與鐵鳳師聯手，對付百里鵬和北劍王冼一灣。

這是一場難得一見的激烈決鬥，

至於長生店門外，另一幕激戰也已開始。

程伯和梁二爺終於「碰頭」了。

這是眞正的決鬥，多年以來埋藏在心中的火藥就在這一刻間爆炸。

程伯的刀法，極其霸道。

別看他平時老態龍鍾，這時候施展起獨門刀法，倒像是完完全全的變成了另一個人。

梁二爺用的武器，是一條長約八尺的鏈子槍。

刀槍刹那間交擊，兩人展開了一場兇險的惡鬥。

殺手集平時雖然也有打鬥發生，但像今天這種驚人的場面，却是從來也未曾發生過。

還有程伯的殺手，也和梁二爺的殺手殺得難分難解，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氣勢駭人已極。

（三）

冼一灣號稱北劍王，他在劍法上的造詣，當然是非同小可。

但鐵鳳師的鳳凰七十二劍，也絕不輸虧。

冼一灣忽然覺得自己的額上在冒汗。

倘若對方不是已經受傷在先，自己能否接得下鳳凰七十二劍，實在還是大有疑問。

强中自有强中手。鐵鳳師果然不是一個那麼容易對付的人物。

× × ×

在混戰聲中，百里鵬突然响起一聲暴喝。

喝聲隨着十六枚喪門釘一齊驟至，他的劍法厲害，暗器功夫更是陰險毒辣，每每令人防不勝防。

但他這十六枚喪門釘，沒有一枚能擊中司馬縱橫。

獵刀揮舞之處，喪門釘全數被擊落。

百里鵬木劍速挑，一挑一引，直欺司馬縱橫的咽喉要害。

司馬縱橫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百里鵬的桃木劍劍尖已幾乎觸及到咽喉之上。

好快的劍！

刷！

刷！

刷！

百里鵬全力進攻！

但司馬縱橫沒有退避。

他的獵刀也開始發揮了凌厲無比的招數。

劍風蕭蕭。

刀風也在不停的呼嘯，周圍的殺氣已把整個殺手集完全籠罩着。

× × ×

木劍先生百里鵬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在司馬縱橫之下，因爲他成名遠比司馬縱橫爲早。

然而，學無前後，達者爲師這兩句說話，的確絲毫不假。

百里鵬絕對沒有料到，司馬縱橫年紀甚輕，但他在刀法上的成就，竟然已不在昔年齊拜刀之下。

百里鵬一連十餘劍冒進狂攻司馬縱橫，但結果仍無法把對方傷在桃木劍之下。

相反地，司馬縱橫已經漸漸控制了戰局。

百里鵬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是成名江湖的武林大豪，而且更是無底魔洞的香主，倘若敗在司馬縱橫的刀下，這個臉如何丟得下。

本來，敗在司馬縱橫的刀下，並不能算是一件丟臉的事。

不少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高手，都曾經是司馬縱橫的刀下敗將。

然而，百里鵬向來極爲自負，除了無底魔洞的主人之外，天下間已無任何一人能令他折服。

可是，今天他却遇上了尅星。

司馬縱橫已查出百里鵬的底細，這人一向以大俠的身份自居，但其實却是個無惡不作的魔頭。

這種人，殺之固然不枉。

但司馬縱橫能否殺死百里鵬呢？

答案只有一個字：

能！

× × ×

百里鵬追殺鐵鳳師，對於司馬縱橫來說，這是一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

百里鵬既然侵犯他的朋友，他當然也不再手下留情。

鐵鳳師號稱辣手大俠。

而司馬縱橫亦絕非婦人之仁的那一類人物。

百里鵬苦苦相逼，結果死的不是鐵鳳師，也不是司馬縱橫，而是他自己。

一刀穿心，立死無救！

× × ×

百里鵬僵立在屋頂上。

他的桃木劍不知如何，竟然突告斷折了。

獵刀仍然停留在他的胸膛上。

百里鵬一聲慘笑。

「你……果然不愧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好刀……」

他說的是好刀？

還是好刀法？

除了他自己之外，世間上已沒有人知道。

因爲司馬縱橫就是這個時候抽刀。

刀鋒晶瑩，絲毫不沾血跡。

百里鵬的聲音也在這個時候斷絕，接着翻滾下去……

× × ×

在百里鵬倒下去的同時，梁二爺發出一聲悶哼。

程伯面露笑容，刀勢更盛。

原來[illegible]爺已受傷。

他並不是捱了刀傷，而是捱了一枚毒鏢。

程伯施放暗器的手法，居然猶在陸瘋大姑之上。

不過，梁二爺沒有立刻倒下去。

毒鏢的毒力，還未完全發作。

梁二爺咬緊牙關，奮力迎戰。

程伯冷冷一笑：「你已中了追命鏢，你很快就會和陸瘋大姑相見。」

梁二爺不答話，手中的鍊子槍揮舞更急。

急而不亂的槍法，使程伯不敢存有絲毫大意之心。

颼！

程伯故技重施，再放一鏢。

但這一鏢卻弄巧反拙。

梁二爺忽然大發神威，居然用鍊子槍把毒鏢反擊過去。

毒鏢的走勢極快。

反擊過來的速度更快。

程伯不虞有此一着，登時中鏢。

這一鏢不偏不倚，居然恰恰射中他的心臟。

程伯踉蹌倒退，吐血倒下。

他吐出來的血，竟然是黑色的。

梁二爺忽然渾身打了一個寒顫。

他也中了毒鏢，雖然所傷之處並非要害，但毒力已然開始發作。

梁二爺勉強支持。

但無奈毒力已發，他只是勉強走了幾步，整個人就像死狗一般倒了下去。

× × ×

殺手集的形勢，漸漸對鐵鳳師有利。

洗一灣見形勢不對，也無心戀戰。

雖然他號稱北劍王，但想戰勝鐵鳳師和司馬縱橫兩人，委實談何容易。

洗一灣取勝不易，但要逃之夭夭，還是不難。

因為鐵鳳師已受了傷，無法追趕，而司馬縱橫此刻也被程伯和陸瘋大姑的手下纏鬥着。

但這些殺手，都並非司馬縱橫之敵。

洗一灣不再猶疑了，立刻展開身法逃命。

結果，這一戰無底魔洞遭遇到挫折，而殺手集三個殺手集團的首領人物，亦在火併之下全部完蛋。

× × ×

鐵鳳師的傷勢，雖然並不致命，但由於流血過多，要治癒也須要一段不短的時間。

司馬縱橫把他帶到九玄洞，由郝世傑把他的傷勢加以治療。

郝世傑的醫術，雖然及不上段獨腿，但這一點傷勢並非甚麼奇難雜症，以他的本領，自然足以把他的傷勢治好。

大約半個月之後，鐵鳳師的傷勢已無大碍。

司馬縱橫在這半個月之內，滴酒不沾唇。

因為郝世傑囑咐鐵鳳師，在傷勢痊癒之前，萬萬不可喝酒。

鐵鳳師不能喝酒，司馬縱橫也陪着他不喝。

他決定要等待鐵鳳師能夠喝酒的時候，才大家一起喝。

雲雙雙笑罵他孩子脾氣。

但司馬縱橫已是個名震江湖的大俠，又如何會像個孩子？

所以，侯八八拿着這條道理，反駁雲雙雙，却給雲雙雙一記耳光「劈」聲打了下去。

當然，這是鬧着玩的。

唯一感到不開心的，就是焦四四和高六六。

× × ×

焦四四是個紅臉漢子。

而高六六，則是個黑臉漢子。

他們都是雲雙雙的師兄。

他們的性情古怪，連名字也是古靈精怪，不倫不類之至。

他們為甚麼會感到不開心呢？

除了他們之外，誰都不知道。

九玄洞中的人都發覺，他們近來的臉色很不好看。

司馬縱橫也察覺到他們的神態有點不妥。

終於，他找到了一個機會，問他們兩人，何以鬱鬱不樂。

高六六第一句就說道：「俺要你替鐵大俠報仇。」

司馬縱橫一怔：「難道你們不開心，就是為了鐵大俠的事？」

焦四四道：「鐵鳳師是你的朋友，他被無底魔洞的兔崽子欺負，你怎能袖手旁觀？」

高六六道：「可惜我的武功不濟事，否則我一定闖到無底魔洞，把魔洞主人的鼻子，腸子和腳趾，都一起剁了下來！」

司馬縱橫莞爾一笑。

「我並沒有說過會袖手旁觀。」

高六六道：「鐵大俠何以會得罪了魔洞主人？」

焦四四呸一聲，喝道：「別胡說八道，是魔洞主人得罪了鐵大俠，你說話何以總是顛三倒四，亂七八糟？」

高六六怒道：「你娘個兒龜子才顛五倒六，亂九十糟。」

「沒你娘鳥興！」

焦四四掄起砵兒般大小的拳頭，怒道：「你嘴裏放甚麼臭屁！」

高六六哼一聲：「偏是我的屁才臭，你的屁却是香的！」

「好說！俺經常坐在玫瑰花上，放的當然是香屁的。」

「媽的，難怪師父種的花都給壓扁，你簡直是個狗屁不通的大渾蛋……」

這兩師兄弟是一對不折不扣的大渾人，本來還是談得正正經經的，想不到越拉越遠，而且越說越是荒唐無稽，居然還廝打了起來。

司馬縱橫苦笑一下，也不過去勸阻他們。

這種情況，他已司空慣見。

唯一值得放心的，就是他們雖然經常為了小故而打架，但從來都沒有因此而弄出大事，大不了打腫了臉孔，過了幾天又再回復原狀。

在他倆打架的聲音中，司馬縱橫來到了「高枕樓」。

× × ×

「高枕樓」是九玄洞主郝世傑住的地方。

而「高枕樓」這個名字也是他想出來的。

他已歸隱江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靜靜的渡過晚年。

但自從他的乾女兒，也是他的女弟子雲雙雙嫁給了司馬縱橫之後，他又好像開始恢復了當年的英雄本色。

他是個自信心相當堅強的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他就絕對不會認輸。

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既是好朋友，也是心愛的寵物。

牠就是一條比郝世傑更龐大的黑豹。

黑豹無敵。

牠的名字就是無敵。

× × ×

無敵是一條很聽話的雄豹。

他並不會聽任何人的說話，除了郝世傑、雲雙雙之外，就只有司馬縱橫能命令牠。

但很奇怪，鐵鳳師居然也和這一條兇猛的黑豹相處得很融洽，很愉快。

鐵鳳師在高枕樓中療養傷勢，郝世傑對他的治療，可說是細心到了極點。

× × ×

高枕樓中，鐵鳳師高枕而臥。

他的「枕頭」，原來竟然就是無敵的腹部。

這種情景，若是尋常的人看見，不被嚇個半死才怪。

黑豹是吃人的。

但這個人却居然躺在黑豹的腹部，倘若黑豹一口咬過來，豈非連腦袋都變成這頭猛獸的點心？

別說是尋常人，就算是焦四四和高六六，他們也不敢這樣子「高枕無憂」。

但鐵鳳師却好像躺得很舒服。

他並不累，也不想睡。

就在他躺得最舒適寫意的時候，高枕樓頭，忽然有個人輕飄飄的拾級而上。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你的輕功似乎又比以前進步了不少。」

那人微微笑道：「可惜再好的輕功，也瞞不過你的一雙耳朵。」

這人當然就是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認識鐵鳳師，已有相當的一段時間，他們都非常瞭解對方的性格。

鐵鳳師在天霸賭莊裝瘋扮傻，一歎就歎上了三年，最大的原因，就是躲避敵人的追殺。

他的敵人，並非弱者，而是無底魔洞的主人。

無底魔洞的主人是誰，江湖中人知道的並不多。

但司馬縱橫知道。

無底魔洞的主人，就是鐵鳳師。

× × ×

鐵鳳師是無底魔洞的主人？

不錯！

那是千眞萬確的事。

然而，現在無底魔洞的主人，已不再是鐵鳳師，而是彭甲尊！

彭甲尊，是鐵鳳師的師弟，也是鐵鳳師以前最關心的人。

但彭甲尊却以怨報德，居然橫刀奪愛，搶去了鐵鳳師的未婚妻俞翠茹，並發動叛變，把鐵鳳師驅出無底魔洞。

無底魔洞與九玄洞不同。

九玄洞並不是個洞。

它名為「洞」，其實，却只是一個莊院。

但無底魔洞却的確是個山洞，入口在湘北飛霞山的虹影峯下。

無底魔洞雖然以「魔洞」為名，但數代以來的洞主，一直都行俠仗義，並無做過任何傷天害理的事。

上一任的洞主，是鐵鳳師彭甲尊兩人的師父怪手神魔施志遠。

施志遠生性淡薄名利，雖然號稱「神魔」，但其實却是個一表斯文，心地也很慈祥的書生。

他的武功長於招式的運用，但內功方面却不濟事，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興趣去苦練內功。

施志遠在江湖上沒有做過任何大事，正是既無大功，亦無大過。

他的一生很平淡。

但他的兩個弟子，却各懷驚人本領。

施志遠死後，鐵鳳師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無底魔洞的洞主。

無底魔洞雖然數代以來，都在江湖上很沉寂，但其實這是一個有極大潛力的幫會。

但鐵鳳師對於無底魔洞洞主這一個寶座，全無興趣。

他不喜歡做甚麼洞主，他只喜歡遊俠四方，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直到三年前，鐵鳳師就開始了他的戀情。

江南百花山莊的五小姐俞翠茹，成為了他的未婚妻。

但彭甲尊竟然也看上了俞翠茹，並且發動叛變，搶走俞翠茹，逼她為妻，並且把鐵鳳師逼出無底魔洞。

彭甲尊早有預謀，他的勢力居然蓋過了鐵鳳師，鐵鳳師險些死在他的手下。

鐵鳳師深深不忿，到殺手集聘請殺手，向彭甲尊大興問罪之師。

但那些殺手沒有完成任務，而且還死在無底魔洞的圍剿之中。

鐵鳳師亦中伏受傷。

最令他感到沮喪的，就是俞翠茹為了要救他，竟然死在無底魔洞的武士劍下。

對於鐵鳳師來說，這是一個沉痛的打擊。

此後，他就在天霸賭坊歎了下來。

他要養精蓄銳，然後再與彭甲尊決一死戰！

× × ×

鐵鳳師在天霸賭坊變成「阿痴」之後，他的武功並沒有就擱下來。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這個「阿痴」就會離開天霸賭坊，在一個極其隱秘的樹林中練劍。

有一次，他練劍的情景居然給人看見，於是這人跑去告密。

但原天霸不相信阿痴懂武功。

阿痴的確笨蛋得厲害，母狗咬他一口，他居然反過來把母狗咬死。

這種人就算他眞的懂武功，恐怕也和狗的武功不相上下而已。

原天霸一向都認爲自己很少看錯事，也很少會看錯人。

但這一次，他看錯了。

他雖然是天霸賭莊的莊主，但這個阿痴倘若要取他的性命，霸佔他的產業，實在比吃炒飯還容易。

× × ×

鐵鳳師也很少看錯事，很少看錯人。

但他看錯了一個人。

這人就是彭甲尊。

他沒有看出，這人居然是個恩將仇報，重名重利重色輕友的陰險小人。

鐵鳳師做不做無底魔洞的洞主，他不在乎，他反正對這個洞主之職一點也不感到興趣。

如果彭甲尊坦白一點，鐵鳳師必然毫不猶疑，就會把這個洞主的寶座讓給他。

但彭甲尊却用卑劣無恥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

這也還罷了，最令到鐵鳳師憤怒的，就是俞翠茹被他糟塌，而且還死在無底魔洞之中。

這一點血仇，鐵鳳師不能不報。

而且，彭甲尊也太猖獗了。

他成爲無底魔洞洞主之後，無底魔洞的本質就立刻大爲改變。

不是變極好，而是變得極壞。

這三年以來，無底魔洞堪稱「好事多爲」。

就算沒有俞翠茹這一件事，鐵鳳師也絕對無法容忍彭甲尊。

但鐵鳳師沒有輕舉妄動。

他知道要除去彭甲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爲他的勢力和武功，比起三年前又已增強了不少。

× × ×

高枕樓中，司馬縱橫與鐵鳳師舉杯痛飲。

鐵鳳師的傷勢已經痊癒。

他已可以喝酒。

就在他們喝得最痛快的時候，侯八八來了。

× × ×

侯八八雖然不是個猴子，但他的相貌總是給人有「猴子來了」的感覺。

這個人的胆並不大，但也不太小。最少，他不怕黑豹。

但黑豹無敵對於侯八八似乎沒有甚麼好感，他一走上來，無敵就發出了一陣低沉的吼聲。

一看見侯八八的表情，司馬縱橫就知道一定有事發生。

侯八八的臉有點青，聲音也有點不穩定，囁嚅地說：「洞外忽然殺出好幾十個神秘怪人！」

「神秘怪人？」司馬縱橫一愕：「甚麼神秘怪人？」

侯八八說不出。

鐵鳳師目中忽然射出一股令人心寒的光芒：「如果我沒有猜錯，無底魔洞居然來到這裏滋事！」

侯八八張大了咀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實在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此際，九玄洞外已傳出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 × ×

鐵鳳師沒有猜錯。

果然是無底魔洞的人來了！

× × ×

九玄洞向來與無底魔洞無仇無怨，可謂河水不犯井水。

但現在，彭甲尊竟然親自率領魔洞中人，來到了九玄洞外，並與九玄洞中的高手發生正面衝突！

郝世傑站在九玄洞外，神態堅決而冷漠。

他已決心站在鐵鳳師的一邊。

因爲鐵鳳師這一邊代表了正義，郝世傑絕不能讓正義的人在邪惡的侵襲之下受到任何傷害。

當司馬縱橫和鐵鳳師趕到九玄洞外的時候，九玄洞的一個紅衣老人正與魔洞的洗一濤展開激鬥。

這一個紅衣老人，已在九玄洞中二十多年。

他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老人，別人若不去侵犯他，他就像一條蟄伏在石底裏的魚，除了吃飯睡覺拉屎之外，甚麼都不管。

但無底魔洞侵犯九玄洞，第一個自動出來迎戰的人就是他！

他是誰？

連司馬縱橫都不知道。

知道這個紅衣老人眞正來歷的人，只有兩個人。

這兩人其中一個是郝世傑。

還有另一個，就是洗一濤！

× × ×

洗一濤爲甚麼會知道他的來歷呢？

原因很簡單，因爲這個紅衣老人，就是洗一濤的師父。

洗一濤在江湖上短短時間，便已闖出了「北劍王」這個名號。

他的劍法，確是江湖一絕。

但江湖中却絕少有人知道他劍法的來歷。

他的劍法，並不是師父傳授給他，而是他盜走師父的劍譜，才練成的。

他的師父，就是這個紅衣老人。

他在江湖上絕無名氣，因爲他本來就不喜歡宣揚自己，也很少在江湖中走動。

他姓曾，名字是無恨。

× × ×

曾無恨一直都不肯把本門最精妙的劍法傳授給洗一濤，是因爲他發覺這個徒弟外貌忠直，其實却是一個心胸險窄，而且絕不講道義的陰險小人。

當曾無恨發現到洗一濤的眞正面目之後，他感到很失望。

他原本希望洗一濤技成之後，能够秉承自己的願望，讓他在江湖上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但洗一濤顯然並非正義輩中人，曾無恨的希望當然也就落空。

所以，曾無恨決定不把最精妙的劍法傳授給洗一濤。

但洗一濤居然暗算曾無恨，並把劍譜盜走。

曾無恨的背心，捱了洗一濤一掌，險些死在他的手下，幸得九玄洞主郝世傑全力挽救，才能保住一條性命。

然而，曾無恨的武功，已大不如前，雖然經過多年的潛心修練，仍然無法完全恢復過來。

曾無恨並不痛恨洗一濤。

他只希望洗一濤練成劍法之後，能够做一點對天下蒼生有所裨益的事。

可是，他又失望了。

洗一濤練成了劍法之後，不但沒有痛改前非，而且變本加厲，表面上以正派俠義之士自居，其實却投靠在彭甲尊麾下，爲虎作倀。

所以，一直不惹事的曾無恨，此刻毫不猶疑的就站了出來，亦親手對付劣徒洗一濤。

他是在清理門戶。

但洗一濤劍法精進不少，而曾無恨却反而走了下坡，一經接戰之下，曾無恨居然落了下風。

洗一濤冷冷道：「師父，咱們畢竟是師徒，你又何必咄咄逼人？」

曾無恨怒不可遏：「誰是你師父？」

他雖然已落在下風，但洗一濤想把他殺死，還不容易。

郝世傑怒喝道：「洗一濤，你究竟還是不是人？」

洗一濤一言不發，劍下壓力再增。

颼！

曾無恨左肩中了一劍，血如泉湧。

洗一濤冷冷一笑，又再連發十二劍。

看他臉上的神態，竟似有意把曾無恨斃在劍下。

郝世傑看不過眼，提起紫金七星刀，就向洗一濤攔腰劈去。

他這把刀並不怪。

但他的刀法却很怪。

他有時候用右手握刀，但有時候却用左手握刀，甚至在三幾招之內，左右手交替握刀，每次轉手，所使用的刀法便完全相反。

這種刀法，以前有不少人試練過。

但這些人結果都在正式使用的時候，死在敵人的兵器之下。

只有怪刀神翁郝世傑，把這種刀法使出得很成功。

他的刀法，已堪稱出神入化。

他不但刀法厲害，掌法也具有強大的威力。

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不愧是個武林怪傑，他一出刀，就把洗一濤連續逼退三步。

洗一濤嘿嘿一笑。

「就算你們兩個老不死一起上，那又能如何？」

郝世傑一聲暴喝：

「好放肆的小子！」

暴喝聲中，刀聲也在呼嘯。

他使用的刀法，與司馬縱橫的刀法雖然完全不同路數，但都是屬於變招靈活快捷，兼且力度威猛，對方倘若武功稍差，根本就連一刀都沒有辦法可以抵擋。

然而，洗一濤畢竟是名震江湖的北劍王，他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曾無恨自知武功已不及洗一濤，他也不再戀戰，長嘆一聲退出戰圈。

洗一濤冷笑連聲，看他的樣子，竟似是未曾把怪刀神翁郝世傑看在眼內。

其實這是錯誤的。

洗一濤並沒有小看郝世傑，他表面看來是猖狂傲慢，但實際上却是小心翼翼，絲毫不敢輕率。

但郝世傑却彷彿已看穿了他劍法上的破綻。

他現在使用的刀法，比平時更是古怪幾分，這並非花巧的招式，而是刀法中極玄妙的殺着。

彭甲尊一直盯着洗一濤。

他突然大聲喝道：「洗香主退下！」

× × ×

「退下！」

彭甲尊叫他退下，因爲他已發覺到郝世傑最少有九成的把握可以殺死洗一濤。

但洗一濤却沒有退下。

他並非不想退，而是欲退不能。

郝世傑的紫金七星刀，竟似是一把巨大的鎖，把他鎖住。

彭甲尊立刻亮劍。

但他的劍還未亮出，手中已先發出一枚藍浸浸的毒針。

這一枚毒針的去勢極快。

毒針一發，郝世傑的身子立刻向左閃開三寸。

閃的不多，只有三寸。

這一枚毒針，就剛好在他的臉側一寸左右的空間飛過。

洗一濤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他立刻刺出最精采的一劍。

——這一劍，是洗一濤認爲畢生最精采的一劍。

——可惜，這一劍也是他畢生最後所發出的一劍。

因爲郝世傑沒有中劍，却反手一刀，刀鋒直穿過他的心臟！

× × ×

精采的一刀！

洗一濤號稱北劍王。

但他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見到如此靈活的刀法。

他一向都以爲劍比刀靈活，但現在，他的劍並不及郝世傑的刀靈活。

洗一濤帶着一副失望的表情倒下。

他失望，是因爲剛才自己刺出的一劍，竟然刺了個空！

× × ×

洗一濤倒下去之後，彭甲尊的臉色微微一變。

他對於郝世傑的刀法，仍是感到有些意外。

但他仍然毫不畏縮。

他是無底魔洞的主人，雖然洗一濤陣亡，魔洞高手仍有不少。

他主要的目標，並不是九玄洞，而是鐵鳳師。

鐵鳳師緩緩的走到彭甲尊的面前，冷冷道：「彭洞主，久違了。」

彭甲尊的臉上木無表情。

他現在甚麼都不想，他只想把鐵鳳師殺掉！

× × ×

鐵鳳師仍然是鐵鳳師，他仍然是三年前的那副樣子。

但看清楚一點，他這個人彷彿比三年前更具殺氣。

彭甲尊也有鬍子，而且遠比鐵鳳師還多。

他也有滿身殺氣。

他也和鐵鳳師一樣，是個「滿手血腥」的人。

然而，鐵鳳師殺的是江湖敗類。

而彭甲尊呢？

他却是殺人不眨眼，從不理會對方是甚麼人。

江湖敗類他宰過不少。

但忠臣義士，武林英雄，無辜慘死在他手下的人，却是更多。

但凡對彭甲尊不滿的人，必殺。

不服從彭甲尊命令的人，亦殺。

殺字當頭。

殺字掛帥。

彭甲尊已成爲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殺人魔王！

× × ×

鐵鳳師與彭甲尊的一戰，遲早都難以避免。

彭甲尊曾試過不少方法，想借用手下的力量，把鐵鳳師除去，但俱不成功。

現在，他終於要親自面對鐵鳳師了。

他是否有絕對的把握擊敗鐵鳳師？

× × ×

風輕吹。

彭甲尊的衣袂輕飄。

他面對着的，是他的師兄，也是他的死對頭。

但他却沒有問問自己，這個「死對頭」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鐵鳳師的胃有點絞痛。

彭甲尊是他的師弟，本是他最關心，最愛護的人。

但現在，他却要與他決一死戰。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訟師巧止告訐風

清咸豐年間，曾國藩奉命統領湘軍圍勦太平天國忠王陳玉成及胡以晃等人，兩軍隊於安徽境內，展開激烈戰鬥，一下子進攻敵人，一下子又被逼回來，戰績起初互有勝負。

曾國藩當時是官任某地方的長官，有人密報，說有些軍人心存不軌，經常去擾亂民家。曾國藩聽了，深的感長民不但害怕被權勢欺壓，而且又畏懼地方强橫惡霸，怨忿在心，却都不敢說出來，只好盡力忍耐，不敢向衙門檢舉控告。有人建議在他營署前擺了一個大的櫃子，並叫人到處去張貼文告，說凡是地方上有人想控訴某人，寫好控訴文書即可投入，控訴文書內，可以不必列具自己的姓名，定時會有人去櫃中取這些文書，即行究辦。

公佈這個消息之後，就有一些心地狡滑的百姓，因與人存有私人怨隙，就揑造事實投書控告，一時投告的風氣很盛。甚至有些高風亮節，行爲公正的官吏，有時也爲奸小之徒誣控陷害，雖然到後來都能查明，證實訴控爲誤，但是在最初審判質詢時，往往有些問題令人難堪。而担任主審判的官吏，對於一些不確實，空穴來風的申訴，很難找到原告者，以致於處理起來十分困難，他爲此感到非常煩惱。於是，有人向城中的一位老訟師求救，應該如何解決這件事，老訟師沉思了一會兒說：「我有辦法在三天之內使這件事消聲匿跡！」大家聽到這句話，都半信半疑。到了老訟師說這話的第二天，曾國藩果然下令將營署外的大木櫃取消，宣佈停止此事。

探究之下，知道老訟師一口氣之下寫了十幾張匿名的控訴文書，都是痛詆曾國藩本人的，曾國藩接到這些文書後既不能置之不理，又無法查出是誰寫的，根本沒法查辦。自己反省一番之後，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爲，都沒有負國負民的地方，而竟然會使到人民這麼嚴厲的批評，這樣就像自己所管轄的官吏無緣無故地被誣告一般，此與自己立櫃受理匿名申訴之意相違，只好將先前這命令取消了。

暗地緝兇

清朝有位名叫李二的人，在青州開設了一爿客棧。有一天來了兩位客人，一叫金玉，一叫胡義，因急着趕路，只住宿一夜，清晨便動身走了。

不料就在當天夜裏，有人偷拿胡義的佩刀，將客棧的老闆殺死，而後把刀插進鞘中，放回胡義身邊，胡義壓根兒不知情，仍然佩着那把刀以爲防身。等到天亮之後，老闆娘見到老闆被殺了，硬說是昨夜投宿的客人幹下的好事，即吩咐店裏的夥計，去把胡義等二人叫回客棧，胡義本打算趕路，却爲了這事不得前行，心想既沒有殺人，挺身出面自不礙事，於是與金玉一同跟着計夥回客棧去。那時，保正（相當於現在的里長）以及隣居的人都圍攏過來，其中有個年輕的小伙子，上前拔出胡義的佩刀來端詳，血跡還斑斑可見，保正於是將胡義捉起來送到縣城的衙門。縣令名叫楊茂青，問訊胡義之後，曉得胡義是趕赴參加武場考試的武舉（古代科舉有文、武之別，武人在鄉試中及格的，稱爲武舉。）路過青州過夜，與客棧老闆毫不認識，無仇無怨，沒有理由殺死店主，再說，客棧的老闆娘縱然是年輕妖冶，而胡義投宿不過一夜，也不可能勾搭成姦，此外，兇器雖然是胡義所有，他又不是個笨蛋，那有殺了人而不把血跡抹去，留作殺人的證據的道理？那保正以爲有血跡，胡義便是個殺人犯，而楊茂青却因刀上有血跡，反而懷疑胡義不是個兇手。楊茂青暗地裏去查訪隣居，大家都說客棧的老闆性情忠厚，並未聽說跟什麼人結過仇。楊茂青回來把胡義暫時囚在牢房裏，答應爲他洗雪冤情。過一天調店夥與隣居二十餘人到案，略加訊問，因隣人來得不齊，所以叫他們回家，祇留下一位老婦人，詳細地詢問被殺者的家世之後，也放她出來。暗中叫個差役跟隨她，吩咐差役說，若見她與健壯的青年男子交談，就一起將他們抓起來。差役尾隨着那老婦走了一段路程，果然看到一個年輕的男子在路上與老婦交頭接耳，於是將他們逮捕，送到楊茂青面前，一加訊問便承認了，原來，這少年是老婦的兒子，住在客棧的隔壁，早就與李二的妻子私通，而最近李二稍微覺得有些不對勁，由於怕被李二揭發姦情，不得再與她通姦，頓時起了謀害之心，剛好看到胡義佩着刀前來投宿，於是先躲在房間裏，等到半夜，偷走佩刀刺殺李二，然後把刀收進鞘中，故意留下血跡，以作爲胡義殺人的僞證。楊茂青獲得了口供，馬上將這對奸夫淫婦處於死刑。

寧越論歸齊軍屍

戰國時，齊國派大軍攻打廩丘，趙國派孔青率領了一支敢死隊前往營救。兩軍大戰的結果，齊軍大敗，主將陣亡；趙國擄獲了齊國的車輛二千部，戰場上有齊軍遺屍三萬多具。

孔青當時本想將這三萬餘具齊軍的屍體，分別葬在兩處，以示趙軍戰勝的威風。趙國內的一位聰明人叫寧越，反對孔青之計，便對他說：「這樣子做是非常的可惜，不如將這些屍體仍舊還給齊軍，以此打擊他們內部，使齊國爲載運屍首既調派了車輛士卒，府庫財物又要爲處理這三萬餘具屍體的埋葬而又耗費一大筆。」孔青說：「如果齊國不派車來領取這些屍體，那怎麼辦呢？」寧越答道：「不會的，齊國定會收回去！」孔青大疑，又問：「爲什麼呢？」寧越笑着答道：「齊軍的負責人（即指主將陣亡後，代司其職之人），來與我軍作戰失敗，這是第一件罪名；率領了這些人出來作戰，而却無法將他們帶回（指已陣亡者），這又是第二項罪名；現在我們允許他們前來，把死人的屍體運回，他們還不來運取，這是第三條罪名了。如果人民看到齊軍負責人犯了這三大罪，必然十分憤怒，這樣齊軍負責人便難指揮部下，他的部屬也一定不會對負責人由衷的擁戴與服從，這就是對齊國一種更嚴厲的攻擊。」孔青於是立即照辦，果然使齊軍一時驚慌失措徬徨無計。

在當時的批評，認爲寧越是個深懂文事武事的人，武是以力取勝，文是以智取勝的，寧越不僅能徹底了解，而且能適切的加以運用，竟然達到了這樣巧妙多端，爐火純青的地步。

這一戰，絕無妥協的餘地。

司馬縱橫靜靜的觀察着。

他不會插手，也不必插手。

因爲，這本來就是他們師兄弟之間的事……

× × ×

鐵鳳師的劍法，是鳳凰七十二劍。

但彭甲尊最擅長的却是百變奪命殺！

這兩種劍法的路數絕不相同，但却都是快如閃電的劍法。

快！

兩種絕快的劍法，幾乎使人無法分得清楚，誰是鐵鳳師，誰是彭甲尊。

司馬縱橫沒有替鐵鳳師担心。

他知道就算彭甲尊的劍法比鐵鳳師更好，也一樣會被鐵鳳師擊敗。

爲甚麼？

沒有甚麼爲甚麼。

唯一的理由，就是司馬縱橫對鐵鳳師的信心，實在太大。

鐵鳳師很少看錯事。

司馬縱橫呢？

他有沒有看錯？

× × ×

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場大決戰。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戰是怎樣進行的。

激烈！

燦爛！

劍快如電閃，殺氣沖雲霄……

這些字眼就算再寫一千句，一萬句，也絕對不足以形容這一戰精采的程度。

但這一戰結束之後，却只有一個字就可以把當時的情景描敍出來。

這個字就是：——靜！

× × ×

決鬥已結束。司馬縱橫沒有看錯。

倒下去的並不是鐵鳳師而是彭甲尊。

鐵鳳師的劍鋒，貫穿過彭甲尊的腰。

由左腰插入，從右腰貫出。

這一劍已足以致命而有餘。

彭甲尊慘笑。

「你……始終還是比我强……」

鐵鳳師神色黯然。

「我比你强又有甚麼用？」

彭甲尊無言。

既無話可說，也欲言而不能。

無底魔洞的洞主，又要再次更換了。

× × ×

彭甲尊倒下，無底魔洞是否貞換上另一個洞主？不！無底魔洞不再有洞主。

因爲連無底魔洞都已不再存在，又何來洞主？

——把無底魔洞用炸藥炸毀，是鐵鳳師的主意。他認爲這個魔洞，已不再有存在的價值。他不稀罕做洞主。

他只希望與司馬縱橫在一起，去獵取江湖敗類的性命。

× × ×

天霸賭莊，不見了一個阿癡。

而江湖上又再出現了辣手大俠鐵鳳師的影子。

阿癡是個大笨蛋。

但鐵鳳師却是個比誰都更聰明的人。

這兩個人怎會是同一個人呢？

沒有人猜得透。而且，更有人不相信那是事實……

（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橫財刦（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閻錫如和陳炎等爆竊投注站得手後，閻、陳兩人就找潘長旺，由他帮忙閻、陳兩人偷渡出境，但他們的行動已爲警方所注意，偷渡並不成功……另一方面張海洋和陸志明兩人怕閻錫如獨吞贓欵，所以在爆竊得手後，就急往閻家，却和石勇遇上，陸志明被石勇抓住，張海洋僥倖給他逃脫，陸志明在警局裏供出一切，而此時的張海洋有如驚弓之鳥，走投無路，他忽然想起一位老朋友何國亮，以前張海洋曾救過他一命，估計何會收留的，他跑到何的天台木屋裏，雖然何的妻子不大高興他的到來，但何國亮還是讓他暫時住下。

甕中鼈　寢食難安

張海洋的三歲女兒小妹，雖然停止了哭泣，但正在發高燒。

姜玲玲一邊用冰水替她敷頭，一邊把小明叫醒。

她告訴小明，要把小妹送到醫院去，叫小明起來帮帮她。

他們姊弟二人一向喜歡帮助別人，但從未試過這麼痲煩。

時間已是凌晨。

姜小明在甜睡中被人吵醒，心裏儘管不高興，也不敢作聲。

玲玲把小妹抱起，小明在旁協助到街上去截一輛街車。

但是，還未見有街車經過，便有一輛私家車匆匆在他們身邊停了下來。

那是石勇的座駕車。

石勇關心玲玲不知能否料理小妹，所以順道來看看他們。

玲玲也無暇多說，先叫石勇送他們到醫院去。

小孩子發高燒，可能造成多種危險病，例如腦膜炎就是其中最可怕的一種。

玲玲雖然未做過護士，但也有這種常識。

他們在汽車內，談論着投注站的刦案，至今仍未有進一步發現。

但是，從石勇口中知道，他的上司——布列警官又一次讚揚石勇作爲一名警探的主動性。

石勇因爲懷疑閻錫如，而無意中抓到了刦案中一名疑犯陸志明。

事後警方雖然憑陸志明的口供，並未能把主犯閻錫如抓到，但最少也知道了護衞員岑華是被閻所殺。

同時警方又可以從陸志明的口中，知道了此案的不少前因後果！這對警方偵查兩宗案件，有極大的帮助。

該兩宗案件表面上看來互不關連，但經陸志明作供後，警方相信另一宗疑案——「毒馬案」，也是閻錫如和陳炎二人所爲。

因此，警方已漏夜發出了通緝令。

× × ×

小妹被送院留醫。

玲玲要留下來陪伴她，但這是公共醫院，不是私家醫院，也沒有地方讓她睡下來。

玲玲只好婉言安慰小妹，保証明天一早會來看她。

張小妹儘管不大願意，也沒有辦法。她雖然年紀小小，却知道家中出了事；似乎也明白到「哭」對她沒有用處。

玲玲內心對這小女孩充滿了同情！她越懂事，玲玲越加覺得心有不忍。

姜玲玲和石勇二人，剛帶同小明離開了病房，還未離開醫院，石勇腰間的「傳呼機」又响了起來。

這種無綫電傳呼機的用途越來越大！體積越小的，越受歡迎。

目前香港巡邏中的警員所採用的，只是體積較大的「無綫電對講機」，並非「傳呼機」。

「傳呼機」是不能「對講」的，只由電台按號，通知該機的主人；該人收到了訊號後，便致電該電台，看看誰找他。

石勇爲了下班時方便上司和親友找他，最近就購了一具袖珍的「傳呼機」——這是商用的，不是警方配備的。

石勇致電電台，知道他的上司布列警官正在找他。

於是石勇在醫院裏致電布列警官。

布列警官只在電話中簡單地說：「你立刻回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你去辦。」

石勇沒有追問下去。

他也知道布列警官是個體恤下屬的上司，今晚叫石勇返家休息的，正是布列；現在布列忽然又把他召回去，顯然有十分重要的事。

玲玲取笑他「自作孽」！身邊沒有配着「傳呼機」，布列警官就無法可以把他找到了。這還不是「自討苦吃」麼？

不過，話雖如此，姜玲玲却絕非心意如此。

相反，姜玲玲却喜歡石勇是個如此負責的探員。

她常常鼓勵石勇努力工作，維護正義，不要像過去香港一些警探那樣：坐在餐室裏等幾人提供消息。

玲玲希望她的男友做一個眞眞正正爲市民服務的警探，向罪惡宣戰。

因此，她剛才那一番說話，只不過是說笑而已。

玲玲不但沒有怪石勇，反而主動地，要陪他到警署去。

她叫小明先返家睡覺，但小明不肯。

小明也要到警局去。

× × ×

布列警官對石勇說：較早時警方獲得一份情報，知道有一名通緝犯準備偷渡離境，於是派人到碼頭埋伏。

但是，結果却等到了另外二名疑犯。

警方相信他們是閻錫如和陳炎。

現在布列把石勇召回來，正是因爲人手不足，警方要分頭去找幹偷渡勾當的潘長旺，以及在逃的閻錫如和陳炎等人。

港口碼頭和機場海關等處，均已接到警方的通知。

目前閻、陳二人已有如甕中鼈之。

他們已在通緝名單之內。

石勇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一個叫潘長旺的人。然後將他抓回來問話。

姜玲玲姊弟二人看見警方人手不足，自告奮勇助他們一臂之力。

石勇於是帶着姜氏姊弟二人一齊去找潘長旺等人。

× × ×

這是一幢舊樓，裏面一片黑暗。

石勇正想敲門，却發覺門閉着。

他心裏已知道一定是人去樓空，但是，他還是摸了入去。

房內有一張床，床上有烟燈——吸食鴉片烟的工具。

燈已熄了。

屋內沒有人。

姜氏姊弟二人協助石勇到處小心搜索着。

就在這時候，他們都可以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步聲正急急登上樓來。

由於梯階是木製的，更加顯得突出。

那是什麼人？

石勇急忙閃到門後，將門栓上。

果然脚步聲移近門外。

那是到這兒來的人，他正在輕輕敲着門。

「老闆！快開門！我是小丁啊！」門外一個年青人的聲音。

石勇將門開了。

小丁氣急敗壞地入來。

由於室內沒有燈光，所以小丁不分皂白地，以爲石勇是潘長旺。

「老闆，事情不好。」

豈料小丁只說了一句話，立刻就頓住了。

他雖然看不見，却可以感覺得到室內不只一個人。

他立刻想退出去。

但是却給石勇一手抓住。

姜小明將屋內的燈光亮了。

小丁出奇地問：「你們是誰？」

石勇反問道：「你口中的老闆，可就是潘長旺？」

小丁木然點點頭。

石勇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是警探，我也是找潘長旺的。」

小丁支吾着。

石勇道：「你不作聲！我會把你帶回警局中去，你叫潘長旺做老闆，當然是他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下落。」

「警探先生，放過我吧！我什麼都不知道。」小丁道：「我只是爲潘老闆做跑腿的。」

石勇冷然一笑：「你把我當小孩子麼？知道潘長旺在這裏的人不多，你自然是他的心腹才會知他在這裏！可惜他已聞風先遁！你不說，只好做個代罪羔羊。」

小丁仍不知厲害！否認到底。

石勇道：「你可知道協助通緝犯離境是什麼罪名？」

玲玲插咀道：「你何必替人受罪？我們只想找姓潘的。」

小丁左思右想，終於說了。

他將他見到的，都說了出來。

石勇這才知道：閻錫如和陳炎果然付了一大筆錢給潘長旺。

小丁自稱：他看得出閻錫如不會放過

潘長旺，所以他跳車後，沒有到預定的一條橫巷去。

他匆匆逃了出來，目的是向潘長旺報告今晚的事。

但是，潘長旺顯然也知道閻錫如不會放過他。

石勇靈機一觸。

對小丁說：「好吧！我給你一個機會，你去把潘長旺找來，告訴他：我們只要他肯合作，讓我們找到閻錫如和陳炎二人，其他的，可以從輕發落。假如明天他不主動與我們連絡，他會後悔不及的。」

小丁自然是一萬個答應。

石勇果然讓他走。

小丁落樓之後，石勇對姜小明道：「你有胆跟踪他麼？我只想知道潘長旺躲在何處，不想採取行動。」

小明點點頭，追了下去。

石勇和玲玲則留在屋內，繼續搜索。

× × ×

小明悄悄跟踪小丁，來到了一處近郊地區。

通常這兒被人稱作「三不管地帶」，其實這只是指過去而已。

現在警方不會讓罪犯們躲到這裏來，警隊中也沒有人敢再假借任何藉口對這兒「隻眼開，隻眼閉」。

他們常常到這兒來作例行搜查。

以前這兒有毒品公開出售，也有小電影，更多妓女。

但現在非法勾當已紛紛避過了警方的耳目，不敢明目張胆了。

小明也知道這兒的環境極之惡劣。

他非常小心，等小丁入了那幢樓宇之後，才敢跑過去仔細看清楚那兒的門牌。

門牌是「九號」。

這是一幢四層高的半新舊樓宇。

小明看清楚，小丁進了這幢樓宇，就是不知那一層。

由於一列幾幢同是這種型式的樓宇，所以小明必須知道正確的門牌號碼。

突然之間，有人用手搭住小明的肩膊：「你在這裏幹嗎？」

小明回頭一看，是個比他高大的年青人。

在昏暗的路燈之下，他發覺這年青人面肉橫生，殺氣騰騰。

再往四下張望，似乎見不到其他人。

小明道：「我只是路過此地，有什麼不對？」

年青人冷冷地說：「你可能是警方的鬼頭仔。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香港黑道中人習慣了稱警方的綫人爲「鬼頭仔」。

小明道：「你不要胡說，我不會做鬼頭仔。你是誰？」

「你要知道我是誰，等會兒告訴你。」年青人又說：「跟我走吧。」

小明故意問：「到那裏去？」

「上樓去！」年青人伸手要把小明抓住。

豈料小明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他不會怕對方高大。

他看準了對方只有一個人，於是出其不意地，順勢將對方一條手臂拉動，用背部發力，使出了摔角的招數，把那年青人重重地摔了一跤，差些兒連腰骨也斷了。

小明這一下子得手，完全是對方輕敵之故；對方根本看不起他。

小明不會苦鬪下去。

他回頭想走。

但是，不知從那兒湧出了四五名十八至二十餘歲的青年。

這些人手中分別持了木棒、刀和其他武器，正向小明包圍過來。

小明心裏想，跟他們鬥，一定吃虧。

他揚聲叫了起來：「你們不要動手，我們是自己人。」

「自己人」這三個字果然極具吸引力，各青年人頓住了。

但是，被小明重重地摔了一跤的那名大漢，却狠狠地爬了起來。

他狠狠地說：「別信這小鬼的話，他決不是什麼自己人。」

小明却辯稱：「我只是來找潘長旺的，你們切勿亂來。」

各青年打手有些猶豫。

但被小明摔了一跤的大漢心有不甘，有恃無恐地，再度發動了攻勢。

小明無可奈何，只有一邊應戰，一邊叫對方切勿誤會。

小明很聰明，他是故意說給在旁的人聽的，以免各人一齊動手來對付他。

假如四個人加上這一名大漢，便是五個人，再加上刀刀棒棒，小明只怕不是他們的敵手。

果然，其他人也帮住叫那大漢住手：「沙塵超，不要打了，既然他說來此找潘阿叔，就帶他上去見見他。」

那個叫「沙塵超」的大漢，也只好住了手，讓其他人過來包圍小明。

小明心裏想：好漢不吃眼前虧，先去見見潘長旺再說。

於是一干人等，將小明押到「九號」的最頂一層去。

× × ×

潘長旺瞪住小明：「你是誰？我並不認識你。」

但押住小明上來的人却對潘長旺說：「他說來找你的。」

小明還未說話，小丁已由裏面出來：「原來是你這小鬼。」

小丁在木樓那邊見過了小明。

所以他對老闆說：「這小鬼一定是跟踪我到這兒來。」

小明欲辯無從。

潘長旺笑道：「這也好，好好的招呼他，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小丁附耳不知對潘長旺說了些什麼。

小明被人抽進了一間房裏去。

× × ×

石勇和姜玲玲知道小明一向十分乖巧，尤其是他們看見小丁木無表情，以爲他是一個不够機警的人。

他們返回警局去，以爲小明不久亦會回來。

但是，等到差不多天亮，小明連電話也沒有一個回來。

玲玲開始焦急了。

她更掛念醫院中的張小妹。

他們早已知會了醫院方面，假如張小妹有什麼變化，立即通知警方。

雖然醫院方面未有電話，但玲玲却怕小妹內心害怕。

要不是等小明的消息，玲玲已趕到醫院去看小妹了。

就在這時候，有個電話找石勇探員。

那是潘長旺的。

「你是石勇探員嗎？」

「是的？你是誰？」

「暫時無須知道我是誰，請先聽聽這聲音是誰。」

電話那邊，傳來小明的聲音：「對不起，石大哥。」

「小明你怎麼了？」石勇心感不妙。

他想追問下去，但對方已換上了潘長旺的聲音：「石探員，我會好好待小明，我知道他是你女友的弟弟啊。」

石勇聽得出對方的口吻：「你到底想怎樣？說吧。」

「小丁告訴我，你想找我，是不？」

「原來你就是潘長旺。」

「不錯，你找我何事？」

「我想知道一點關於閻錫如的消息，你一定知道。」

「是的，較早時我見過他，但現在就無法可以知道。」

「我可以見你詳談麼？」

「在電話中談也是一樣。」

「我怕隔牆有耳。」石勇又說：「小明在你手中，你還担心一些什麼？」

「我想知道你要談的是什麼？」

「關於閻錫如的。」

「我不會再見到他。」

「我却知道他會找你。」石勇說，「只要你肯合作，警方暫時不會拘捕你。」

「你相信他會再找我？」

「是的，一定會。」

「那麼，我答應你：假如他找我，我會立即通知你們。」

「謝謝你的合作。」

「如果我助警方抓到閻錫如他們，我有什麼代價？」

「代價一定有的，例如：尋回馬會那筆失欵時，你可以得到一筆獎金。」

「獎金我不要，我只希望警方放我一馬。」潘長旺道。

「這個——我倒要請示我的上司！」

石勇望望身旁的布列警官。

布列一直都注意石勇和對方講電話的情形。

他示意石勇：答應他。

石勇於是說：「好吧！我們答應你；我們的目的只在乎閻錫如：只要你把他交給我們，越快越好。」

「那你等着好了。」潘長旺顯然相信了石勇。

石勇道：「那麼，小明呢？」

「你放心，我叫人送他回來。總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電話掛斷了。

石勇問布列：「我們眞的不追究他幹偸渡的罪行？」

布列笑了笑：「那是以後的事，總之目前我們要找的人，只是閻錫如。」

姜玲玲知道小明無恙，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布列警官安慰玲玲，叫石勇先送她返家去休息。

石勇剛伴着玲玲上了他的汽車，玲玲就說：「到醫院去。」

「你不倦？」石勇看看腕表，又看看天色：「天快亮了。」

玲玲道：「張小妹不知怎麼樣，我想先去看看她。」

石勇只好把車直駛往醫院。

× × ×

不知是誰的消息這麼靈通。

一班電台、電視台和報紙的記者們，紛紛湧到醫院裏來。

他們要訪問張小妹。

小妹在醫生的料理下，已經退了熱，但仍十分疲倦。

她被記者們包圍，不知如何是好。

值日的護士企圖把記者羣遣開。但記者們人多勢衆。

記者有自己的理由，護士也有他們的責任；雙方正在僵持不下之際，石勇和玲玲來了。

他們也感到意外。

石勇知道記者的權力頗大，他們有採訪的自由；但他們却往往忘記了當事人的處境，以及警方的尷尬。

石勇對各人說：警方不想傷殘小心靈，請記者們合作。

玲玲也說：「你們可以據實報導，但不可以訪問張小妹。」

記者羣之中，不少是女性，他們也知道姜玲玲是什麼人。十分敬重她。

因此，經過了一番擾攘之後，記者們終於散去了。

這時候石勇才問：「爲什麼你不要求他們掩飾一下？張小妹的行踪，怎麼可以讓別人知道？尤其是她父親……」

豈料姜玲玲不等他說完：「我正是希望張海洋會送上門來。所以，正好利用記者的報導，來一個順水推舟。」

石勇想想也是道理。

玲玲又說：「不過，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最好能幫張海洋一把，他妻子正在生產，女兒又有病。」

「這已是法官和陪審員要考慮的事，與我們無關。」

玲玲瞪了石勇一眼：「別打官腔！辦法是我想出來的，我抓到張海洋之後，可以靜悄悄把他放走。」

「何必這樣？一切都有商量。」石勇半開玩笑地說：「難道你不想我快些升探長麼？」

姜玲玲沒有理會她的男友，轉進了房間裏面去。

房內，張小妹正木然倚在床上。

她看見玲玲入來，還是面無笑容。

玲玲知道她可能受驚了，細心地安慰她，問候她。

小妹退了燒。

她想哭。

這小小年紀，似乎越來越知得多。心靈自然受到了影响。

玲玲感到這社會有太多事情未免過於殘酷，即如對這三歲女孩來說，就顯得太不公平了。

她們之間，沉默了一會。

玲玲一時之間，幾乎也找不到一句適

的話來安慰她。

小妹嚷着要見她媽。

玲玲道：「媽媽在另一間醫院生弟弟，過兩天，我一定帶你去見弟弟。」

事實上，玲玲也不知張太太生男還是生女。她只知她正在生產。

玲玲也是被小妹提醒了，否則，她也想不起應該去看看張太太。

她對石勇說：「我眞的也想去看看張太太，但小妹也要人陪伴，可否叫你一位女同事來？」

石勇不明白玲玲的用心，反問道：「護士小姐陪她好了！何必……」

玲玲忍不住把石勇拉過一旁：「經記者們報導之後，張海洋隨時會跑來看他女兒。你怎麼一點也不明白？」

石勇這才恍然大悟。

他立即致電他的上司，要求派來二名女警，讓她們假扮護士。

表面是陪伴張小妹，主要還是等張海洋送上門來。

石勇等到他的女同事來了之後，才與玲玲離開了醫院。

× × ×

張海洋只睡了不足四小時。天色還是未亮，他已從夢中驚醒了。

他掛念他的女兒，更担心他的妻子。

他的朋友何國亮一早就要上班去。

何國亮的妻子也要到一間茶樓去。她是個清潔女工。

因此，天台木屋之內，很快就只留下了張海洋一個人。

何國亮的確很够朋友，他不理會妻子的反對，叫張海洋安心暫時在這裏；假如有事外出，只要把門鎖上就行。

反而張海洋一千個不放心。

他看得出何太太不高興，他担心這婦人會悄悄報警。

所以，當何氏夫婦二人走後不久，張海洋就替他們鎖好了大門，走了。

× × ×

他不知到那裏去才好。

除了何國亮之外，他不知道還有什麼朋友可以收留他。

其實，何國亮家中也不是個理想的地方。

否則他根本不必走。

他感到前途茫茫。

口袋裏還有些錢，他到一處路邊攤檔吃了一些白粥、腸粉。

攤檔的收音機正在廣播晨早的新聞。

張海洋感到渾身發抖。

因爲新聞報告員提及他的名字。

又報導他女兒的入院消息。

他差些兒就要找地方躲了起來。

人家有意無意的望他一眼，他也感敏地以爲那是警探。

他匆匆吃過了東西，結賬就走。

小妹發燒，他早已知道，想不到還住到了醫院去。

他不知道警方根本沒有人可以照料他女兒，還以爲小妹的病況非常之嚴重。

他想冒險去看看她。但是，回心想想？他担心警探正在醫院門外埋伏。

是的，那可能只是一個陷阱。

他想通了就不敢去了。

還有他的妻子。

照當時送她入院的情況估計，她應該生產了。

不管是男是女，他只祈求妻子大小平安。

張海洋一向很愛她的妻子，她爲他吃過不少苦。

然而她從來就沒有埋怨過他半句。

正因爲她太好，正因爲他感到慚愧，才希望自己有辦法多賺一些錢，讓她好好的享享清福。

但是現在……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如果他妻子知道他去打刦，她會怎麼樣想呢？

他越想越感到自己未免太過愚蠢。

他越想越覺得對她不起。

終於，他忍不住了。

他要冒一次險。

他要到產科醫院去一次。

他要見見他的妻子。

他要向她解釋。

他要看她這一胎生的是男還是女。

不義財 永無久享

張海洋來到了產科醫院附近，徘徊着、等待着。

這是政府辦的，探病時間有限制；現在只是中午而已。

下午二時才是開始探望的時間。

如果要等，最少還要等一個半小時以上。

[illegible]在這產科醫院對面的小公園之內。

他知道要進入這間醫院去探望，必須持有一張由醫院發出的咭紙。

那張類似「通行證」的咭片，還在他袋裏面。那是他送妻子入院時，辦完手續後，護士交給他的。

他也並非第一次到這間醫院來。

正因爲不是第一次，所以他才會感想多多。

他第一個兒女——張小妹，三年前便是在這裏出世。

他當時也覺得香港政府眞的爲香港市民設想周到，這間產科醫院設備齊全，收費也低廉。

豈料張太太入院後，竟然受了不少悶氣，尤其是那些「阿嬸」們。

香港許多類型的醫院中，都有這些上了年紀的中年婦人，香港人習慣了叫她們做「阿嬸」。她們的實際工作只是清潔爲主，協助護士照料女病人爲輔。

但是，不知是否由於工作太過枯燥，她們往往把一班病人視作畜牲地吆喝，甚至謾罵。

香港人最不喜歡看人的面色，其實任何人也不喜歡。

因此，當人們提到「公家醫院」四個字，就視如畏途。

其實，每一個政府部門都存有這一類「害羣之馬」。

他們以爲自己吃的是「金飯碗」，工作够若干年之後，便有「長糧」可吃。

其實，那只是「井蛙」之見。

他們不知道這世界究竟有多大，也不知道除了政府部門之外，外面還有許多工作收入比他們還要高。

與其說他們太易滿足，倒不如說政府將他們寵壞了！

他們只以爲替香港政府工作，却沒有想過政府支付給他們的薪金却來自納稅人，而他們天天面對的，正是他們眞正的「老闆」。

然而他們並未好好對這班「老闆」，反而要「老闆」看他們的面色。

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好好的訓示他們，這還不是寵壞了他們麼？

回頭再說醫院裏面那班「阿嬸」，竟然也常常擺出了「兩種面孔」——一種十分溫柔，另一種却惡氣冲天。

張太太受了不少氣。

她幾乎是欲哭無淚。

後來，隣床的一名產婦低聲告訴她：可能是由於她沒有給小賬給那班阿嬸。

張太太給她提醒了，翌日才告訴她丈夫張海洋。

張海洋這才知道了其中「竅妙」，同時也留下了不佳的印象。

他發誓要拚命賺錢。

只要賺到了足够的錢，他就可以送他妻子到私家醫院去。

當然，他還不知道私家醫院對「小賬」和「金錢」更加敏感。

他到頭來還是老樣子——沒有錢，沒有本事送妻子入私家醫院生產。

因此，他只好再一次做好了心理準備——準備受氣。

其實，世界上每一處地方有好人，亦有壞人，有些人一生只會爲錢服務，有些人只以服務社會爲目的。

不幸的是，香港多的是第一類，却少有後一類。

不要忘記，只是「少」了，並非「沒有」！問題是：閣下能否僥倖遇上而已。

張海洋就是沒有那種「幸運」，所以他以爲「錢」才可以支配了一切，因此才會不擇手段的，只希望賺多些錢。

他等着。

不斷地望住產科醫院那邊。

忽然之間，他靈機一觸，跑到了醫院横門那邊去。

他看見一些穿制服的男工，由那横門出入，於是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來。

× × ×

他偷了一套制服，轉到洗手間去，將它換上了，然後轉到一間大房去。

他記得他妻子就在這裏。

但是，當他進去時，那張床却空着。

他向隣床一名產婦查問。

那產婦告訴他，張太太剛送進了產房，才不够幾分鐘。

他心裏想，早知如此，他就不該太早進來，遲些他可以見一見自己剛出世的骨肉啊！

豈料就當他呆想之際，突然有人用手搭住了他的肩膊。

他吃驚地回頭一看，是個女護士。

女護士竟然出示了一張「警員證」，對他說：「張海洋，你被捕了。」

他也不等對方說下去，立即擺脫她！拚命衝了出去。

但是，門外却出現了二名彪形大漢，攔住了他的去路。

他知道無法可以逃出包圍網。

他只好哀求着說：「求求你們，讓我看看我的妻子才把我拘捕好嗎？」

二名大漢正是警方派來這裏埋伏的便衣探員。

那身穿女護士制服的，正是一名女警員假扮的。

警方早已料到張海洋遲早會到兩間醫院之中其中一間來，一間是張小妹留醫的，另一間就是這間產科醫院。

二名大漢並沒有答允張海洋的要求，迅速將他送走。

張海洋明知從此失去自由，拚命地掙扎。

但是，他的氣力又如何及得上二名受過訓練的警探？

他終於被扣上了手鐐。

他歇斯底里地狂哭。

自從他懂人性之後，從來沒有這樣哭過。

他被人押着離開了產科醫院。圍觀熱鬧的人還以爲他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 × ×

閻錫如和陳炎二人，有如驚弓之鳥，東躲一陣，西躲一陣，總之不敢逗留得太久。

他們實在也想不到那一處地方可以稱得上「安全」。

閻錫如也想過了，他的前妻也許可以暫時收留他。

她貪錢，現在他有了錢。

但是，當他想到她如何離開自己之後，他的心就冷了下來。

廉政公署成立之後，他一度被「查」。他的妻子就在那時候離他而去。

所謂「夫妻又如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閻錫如儘管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過不少糊塗事，令到他妻子對他感到討厭，但歸根究底，他們之間，根本受不起考驗。

他覺得人與人之間，有時的確很難解釋，例如眼前的陳炎。

他曾提議與陳炎各奔前程，大家分了手上的錢之後，就各走各的路。

但是，陳炎認爲「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他們既然一齊「有難」，就應該一齊共同進退，希望渡過難關。

因此，他們迄今爲止，還是「相依爲命」。

他們一齊來到了一間下等酒吧之內。

這時的音樂吵耳得很。

閻錫如此來，是爲了找一個人——那是他早日經常接觸的一名警方綫人。

閻錫如知道，每天這個時間，那人一定會在這兒出現。

他和陳炎已稍爲化了裝——他戴上了一頭假髮。

再加上一副深色的眼鏡，即使舊日的同事，相信一下子也很難認得出他。

陳炎附上了一小撮假鬍子，一副金邊眼鏡，加上短小的身裁，更似個日本人。

他們進來之後，閻錫如一眼就見到那名綫人。

他正在酒櫃之前，其中一張圓櫈就坐了他！

那是一名有過犯罪紀錄的黑人物，他叫「九指」——這是綽號。

他的眞姓名叫曾澤。

就像大部份的警方綫人一樣，他是在「互惠」的原則下，悄悄替警探們做綫眼的。

九指是一名黑人物，曾做打手，他的一隻手指就是在一次打鬥中，被人用刀削去。「九指」的綽號因此而來。

閻錫如正待走近九指的身邊。

突然有個熟悉的身型，先他一步搶了過去。

那是一名探目。

警探之中，有許多閻錫如都認識他們。有些已升了級，有些比他更「不幸」，這時候都在獄中過日子。

這探目以前曾是他手下一名探員，他叫何佳。

他知道何佳爲人忠直，從不受私，所以他很忌他！

現在他被迫「退休」，何佳却反而升了級。

何佳爲什麼要找「九指」？

在這一刹那之間，閻錫如眞想回頭就走。

但是，當時形勢所限，如果他回頭走，對方更易發覺他。

他回心一想：反正巳化了裝，人家亦未必認得他。

於是他硬住頭皮，進到櫃前。

還好這兒的座位很多，他不必坐得太過接近何佳。

他雖然聽不到何佳說什麼，却可以瞥見他們正在竊竊私語。

他和陳炎分別要了二杯啤酒。

不久之後，何佳走了。

何佳走後，「九指」也想走。

閻錫如一直用眼尾監視他。

當「九指」經過他身畔時，他想把他低聲叫住。

但後來回心一想：這兒可能還有其他警探在着。

他終於跟了出去。

「九指」到了門外，竟然走向路旁一輛汽車裏面去。

汽車很新，雖然是二手車，也可能花上了不少錢才可以買到。

閻錫如心裏想：這傢伙眞有點辦法！

「九指」剛進了汽車，閻錫如已經一個箭步搶了上去。

他强行坐到「九指」的身邊去。

「九指」認不出他是誰，有點驚愕。

陳炎也迅速在後面上了車。

閻錫如以手槍指住「九指」的腰間，道：「快開車！否則我開槍。」

「九指」只有從命。

他心裏明白：像他這種人，隨時可能有些三山五岳的人要找他算賬！所以在心理上，早巳有了準備。

「什麼事？朋友。」「九指」一邊開車，一邊問。

「我是誰，你可知道？」閻錫如回頭望望，沒有人跟來，才問「九指」。

「九指」側過頭來看看他：「閣下似乎未見過面。」

閻錫如笑道：「見過了，你還花過我不少錢呢。」

「九指」怔了一怔！差些兒連車子也要停了下來。

閻錫如這才對他說：「我是閻探長，快告訴我如何可以找到潘長旺那傢伙。」

「閻探長」這名堂登時令「九指」想起了一副醜惡的面孔來。

的確，從眼神中，他依稀認得出對方就是閻錫如。

警探與黑人物之間，往往爲了「互相尊重」的「理由」，即使明知對方是一名「探員」，也得叫他「探長」。

閻錫如提醒了「九指」。

「九指」道：「你找潘阿叔幹嗎？」

「少說廢話！」閻錫如忽然又扳起了面孔：「你只要帶我去找到他，你的責任就完了。而且，你會有些好處，否則，你可不要怪我手段毒辣！」

「他有個架步在大角咀。」

閻錫如道：「不！我去過了，他不在那舊樓之內。」

「那麼，一定在九龍城。」

「你知道他另外一個架步？」

「架步」就是巢穴的意思。

「九指」點頭道：「他發達了！在九龍城買了一幢新樓。」

「帶我去。」

「有什麼過不去麼？」

「是的。」

「那麼，一人行一步，爲我以後的日子設想一下好不好？」

「你想怎樣？」

「九指」道：「相信你也知道阿潘是什麼人，他知道我帶你找到上門去，一定不會放過我。」

「那麼，你只消帶我到門外，告訴我那一層樓就行。」

「那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

「九指」於是把車子開往九龍城。

沿途上，閻錫如還問及「九指」與何佳在酒吧內談些什麼。

「九指」很乖巧，只說：何佳向他打聽一些「大圈仔」的消息。

凡是做警方綫人的人，都非「乖巧」不可。因爲他不够乖巧，隨時會開罪其中一方面；引起任何一方不滿，對本身就會有危險。

人總有生存的權利，像「九指」這種人，他的生存能力似乎特別强。

車子轉眼巳駛入了九龍城附近的街道上。

時間差不多是黃昏了。

過去有過一個時期，每屆黃昏時分，這兒就開始熱鬧起來。

尤其是那些識途老馬們，吃狗肉的，看小電影的，以及吸毒的，紛紛湧到這兒來。

但現在警方插手其間，這兒巳不再是「三不管地帶」！

「九指」落了車，把閻　陳二人帶到一條街道上。

那兒有一列半新不舊的樓宇。

聽說那兒的樓宇不受「建築條例」所管制。這可能又是香港政府的另一個「例外」的怪現象。

「管一些，不管一些，管與不管之間！」這就是今日香港的特色。

「九指」指指一幢四層高樓宇：「阿潘有個架步在最頂一層。」

閻錫如一直把手槍放在口袋之內，始終抵住了「九指」的腰間。

他早巳警告過「九指」，他隨時可以開槍把他射殺！

「九指」當然相信是眞槍實彈。

經「九指」指點後，閻錫如仍示意他先行登樓。

「九指」吃驚地說：「我們不是說好了麼？」

閻錫如却板起面孔：「說好了什麼？走吧，我怎麼可以證明你不說謊？」

「九指」無可奈何，只有硬住頭皮，先登上了梯間。

「九指」道：「不如讓我先入去看看，看他是否在屋內好嗎？」

閻錫如瞻前顧後，低聲道：「一切聽我的，現在先上四樓，按門鈴，就當你要見潘長旺，明白嗎？」

「九指」惟有聽他的指示登上四樓。

一副鐵閘，裏面另有一度木門。

門關上了。

「九指」按鈴。

門開了。

一名男子問：「找誰？」

「九指」道：「潘阿叔在麼？」

「等一等！」門又關上了。

閻錫如一直躲在梯間一角，目的是等大門打開，然後一湧而入。

那年青人又把門開了，問道：「你是誰找潘阿叔？」

「九指，我是九指。」

年青人把門開了，也把閘門開了。

「九指」剛入門，閻錫如和陳炎就湧了入內。

就在這刹那間，有人揚聲對他們說：「你們被包圍了，我們是警方的人，立即棄械投降，否則可能被殺。」

「九指」和那個年青人態度冷靜。

只有閻錫如和陳炎二人，他們像聽到了喪鐘一樣。

急忙退了出來，想由梯間衝下去。

但是，下面有人湧了上來，是持槍的軍裝警員。

他們急急往上跑，企圖登上天台。

天台也有一股人出現，那是幾名便衣警員，有些是他認識的！

每一個面對他的人，都荷槍實彈，面對住他們！以槍管相向！

他們二人知道大勢巳去，惟有束手就擒。

× × ×

這是一個「局」！

由布列警官親自安排的「局」，合作者包括了許多「知名」的綫人。

他們由警方設法提供汽車。

其實，每一輛汽車之內，都有無綫電儀器的裝置。

當閻　陳二人進入了「九指」這車子之後，「九指」在開車之時順手開了無綫電儀器的機掣，通知了警方。

因此，閻錫如當時和「九指」說了一些什麼，警方也可以聽個一淸二楚。

潘長旺實際上並未帮過警方的忙。

他釋放了姜小明。

事後小明帶了警方人員到潘長旺那個架步去，把他抓住了。

但是，警方一直不宣佈任何消息，目的正是要等閻錫如送上門來。

閻錫如和陳炎二人都落網了。

他們刧去的錢，幾乎原封不動，因爲閻錫如付給潘長旺的二十萬元，也及時被警方找回。

× × ×

「不義之財，永無久享」這句話乍然聽起來，似覺迷信。

但是，當一個人到了差不多的年紀，世間事見得多了，就慢慢會相信「因果」這回事，有時十分微妙。

只要多看看，多想想，你心裏一定也明白。

用自己勞力賺回來的錢，總是有血有汗的，花起來也格外覺得可愛。

相反，僥倖得來的錢，自然而然的花得容易去得快。

× × ×

投注站刧案破獲了。

五名刧匪之中，四個先後落網，另一個巳死去。

一切眞相巳告大白。

警方亦巳從他們的口中，證實了「毒馬案」是陳炎和死去的岑華串謀做的，因此陳炎被控的罪名更多，更嚴重。

陸志明和張海洋等證明閻錫如是首領。同時開槍殺了岑華，因此，他終於被判了死刑。

當然，他心裏也明白，英國人的祖家沒有「死刑」，只要他有耐性不斷「上訴」，他一定不用死。

但是，長期失去自由的人，往往覺得「生不如死」。

× × ×

張海洋只是一時的貪念，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在法官面前表示懺悔，加上警方人員口供對他十分有利，他只被判監三年。

香港坐牢也有「假期」的。

他計算過了，兩年左右，他便可以出獄。

兩年多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是，他却因此有了「案底」。

當他那剛出世的兒子將來知道父親是個有案底的人，會怎樣想？

他實在後悔！

雖然太遲了，也總比不知悔改的人要好得多了。

還好有石勇探員在法庭上爲他說好話，法官也總算格外開恩。

難得的是姜氏姊弟——姜玲玲和姜小明，他們不斷安慰張太太和她的三歲女兒小妹。

他們答允向社會福利署申請援助，姊弟二人要盡一切辦法帮他們，因爲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錯。

究竟是誰的錯？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風流小飛賊

（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剝繭抽絲　小心查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巧計制服了槍手後，讓李亮能去找珍娜，當珍娜想槍殺李亮能時司馬洛適時出現，珍娜在槍嘴指嚇下不得不供出一些情況來，司馬洛對她分析太空人的詭計後，她感到太空人太陰毒，幾乎上當，最後和司馬洛合作，讓司馬洛安排一個珍娜被李亮能槍殺的假象。

王樹走到走廊的盡頭，那裏有一度開着的門，門內是一間寫字樓，裏面的擺設是簡單的，有一張大大的辦公桌和幾張舒服的椅子。太簡單了，連櫃子都沒有，假如要查閱什麼檔案的話，就得要叫人從別處送進來了。

司馬洛就坐在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正在用雙手抹着自己的臉，由額上抹下去，包括了眼睛，司馬洛的樣子看上去是相當疲倦的，似乎是睡眠不足。

他的手離開了眼睛，看見王樹就揮一揮，打一個呵欠，說：「呀，進來吧！」

王樹進去了，在司馬洛面前的椅子坐下來，雖然他已經打過了一針，現在仍然有一陣迷惘的感覺，那就是因為他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亦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沒有機會看到天空，對於時間就完全失去觀念了。

司馬洛正在閱着一份文件。

王樹遲疑了一下，想開口，但是司馬洛却首先開口說：「你肚子餓嗎?」

王樹好像連肚子都受到了司馬洛指揮，司馬洛說他的肚子餓，他的肚子就眞的餓起來了，他點點頭說：「是的，不過不要緊——」

「肚子餓當然應該先吃飽了，」司馬洛說，「不然怎麼做事呢?」他伸手一按桌上的一隻按鈕，說：「午餐馬上就會送來了。」

「午餐?」王樹問。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是下午兩點鐘了。」

「噢，」王樹說道，「已經過了一夜了?」

「兩夜。」司馬洛說。

王樹的心一跳，司馬洛那一針眞的厲害，使他失去知覺超過三十六小時了。

午餐馬上就送進來了，就放在司馬洛的寫字桌上，司馬洛隔着寫字桌與王樹一起進食。王樹是有食慾的，也許剛才醫生給他的那一針的針藥是有着很奇妙的藥力，但亦可能是因為他實在已經太久沒有吃東西了。

使他吃得不大安樂的，則是司馬洛的眼睛不時都會向他一瞥，就像是不懷好意似的。

終於，他們的午飯吃完了，司馬洛比他完得遲一點，王樹祇好不安地慢慢呷着那杯餐後的咖啡。後來，他們的餐具也收去了，司馬洛呷了一大口咖啡，然後從抽屜裏取出一疊紙來，推過去給王樹，說：「你先對一對，這個看看有沒有錯漏。」

「這是——這是什麼?」王樹吶吶着問。

「你還沒有看，」司馬洛說，「你看過之後就自然知道是什麼了。」

王樹已把那疊文件翻閱了一遍，那裏有八個人的簡略資料，附有照片，這使他看得一臉都是汗。

司馬洛接着問道：「有什麼遺漏之處嗎?」

「我——呃——」王樹吶吶着，「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這些都是死了的人。」司馬洛說。

「是——嗎?」王樹困難地吞咽着口涎。

「是的，」司馬洛說，「你怎可能不知道呢?」

「呃——」王樹深深吸入一口氣說，「我知道在你的面前說謊是沒有用的，反正你也是早已知道我是什麼人，以及我是幹什麼的了。但是我不明白——你怎麼知道這許多呢?」

「是你告訴我們的。」司馬洛說。

「我——我並沒有說。」王樹驚愕地說着，速忙搜索自己的記憶，他失去知覺前並沒有機會跟司馬洛提過這件事情，而跟着就是司馬洛在他的屁股上打了那一針，使他失去了記憶的。他並沒有講過。

「不然，為什麼你會睡得這樣久呢?」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

「是——是在我睡着了之後?」王樹難以置信地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是在你睡着了之後，我們是有不少專家為我們做事的，這些專家們的本領相當高强，他們給你吃一些藥，再加上運用催眠術，你就說出來了，就祇差上面沒有你的簽名。你不記得嗎?」

「我不記得了。」王樹深呼吸着。

「這證明我們的專家果然是厲害的！」司馬洛說，「可以把一件工作做得全無破綻，天衣無縫，但是也許你現在清醒着會比較催眠狀態之中記憶更清楚的，你看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了。」王樹說。

司馬洛把那疊記錄拿過來，自己再翻了一下。他說：「我總覺得這個數目是太少了一點，王樹。」

「還算少，」王樹說，「你以為殺一個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嗎?要有很周密的計劃，而且還要有把握不留痕跡，不讓人知道是我的工作，並不是拿一把槍去亂轟一通就行的，這些人都不是善類，假如我不成功，可能我就會死掉。」

「你簡直把這件事說成是一種藝術似的了。」司馬洛說。

「可以這樣說，」王樹說，「我做了的是這樣多宗，但是推掉了的是兩倍於此數。」

「為什麼推掉呢?」司馬洛說，「生意不是愈多愈好的嗎?」

「有些冒險成份太大，」王樹說，「也有一些對像不適合!」

「怎樣叫不適合呢?」司馬洛問。

王樹遲疑了一下才說：「本來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我對他們講的時候，對象不適合也就是等於危險性太大。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我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對這個人知道得相當清楚，假如這是個一等良民，那我就認為是不適合的對象了。」

「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了，」司馬洛說，「聽你講，你倒還是一個頗有俠義心腸的人。」

「我用不着你相信，」王樹說，「這是我的作風，我要做一件工作的時候，總是人家需要我的。假如我說這件工作是做不到的，那人家就相信是做不到的了，既然如此，那我何必還要那些我不喜歡做的呢?」

「幹這種工作的人總是為了喜歡殺人而幹的，」司馬洛說，「他們祇是担心有沒有人給自己殺吧了，似乎甚少會担心殺的人是該不該死的。」

「也許我是不同的吧!」王樹說，「我開始得不同，當我開始的時候，我是為了我的一位朋友復仇的，後來就成為了職業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理想中要做的事情與現在這一種是相差得太遠了，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自己認為是理想的事情，所以，也就祇有把那種退而思其次的事情盡量做好了，我的次一步理想就是，當我終於可以退隱的時候，我也可以無愧於心。」

「還有一種替天行道的感覺，是嗎?」司馬洛諷刺地道。

「我不敢這樣講，」王樹說，「不過，我的確是祇有當他們是正在自相殘殺的時候，我才會答應為他們工作的，從這些紀錄上你就可以看到了。」

「也許你祇是把自己的故事盡量編造得好聽一點吧了。」司馬洛說。

「為什麼呢?」王樹說，「為什麼我要說謊，你已經答應過不追究以前的事情了!」

「我答應過嗎?」司馬洛問。

「你不是——媽的!」王樹忽然憤怒地叫起來，「你不能這樣作弄我的!」

「既然你是自稱問心無愧，」司馬洛說，「那你担心什麼呢?假如你的記憶眞的如你所講的一樣，那對你的情形是大有幫助的!」

「我已經對你講了眞話了，」王樹說，「我所講的全是實情，你不相信也沒辦法。」

「我不是懷疑你，」司馬洛說，「我祇是問你有沒有什麼補充吧了。」

「沒什麼補充!」王樹說。

「你肯定嗎?」司馬洛諷刺地冷笑着說，「這個又如何?」

他忽然拉開抽屜取出一張放大了的照片，丟到王樹的面前，這很容易使人誤會是一張照片，不過，細看之下就可以看得出其實是一張手繪的圖片，一個人的頭像，用幾條勾成了之後再加上或濃或淡的陰影而成的。

「這個——」王樹說，「這不是我幹的呀!」

「你是說他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王樹說。

「那你為什麼說不是你幹的?」司馬洛問。

「你問是不是我幹的，那意思似乎是有人殺死了他而你懷疑是我幹的。」王樹說。

「照你所知他是還未死的?」司馬洛問。

「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王樹說，「我怎麼知道一個人是不是死掉了呢?我與外界失去了聯絡兩天，在這兩天之內世界上有多少人死掉?我怎知道他會不會就是其中之一個?這問我是沒有用的。」

「你是說，」司馬洛說，「他在兩天之前是還活着的了。」

「兩個月之前，」王樹說，「我已經兩個月沒有見過這個人了。」

司馬洛此時就狡猾地微笑了。

他問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王樹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你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你却來指責我嗎?」

「你得明白，」司馬洛還是微笑着說，「這不過是一張圖畫，而不是一張照片，沒有一張照片那麼準確，我們是很可能會弄錯了的。」

王樹沒奈何地聳聳肩：「我也不能弄錯的，不過照我所得的印象，這個人就是胡安。」

「胡安是什麼人?」司馬洛問道。

「他是一個醫生，」王樹說，「是不是就是他?你有沒有弄錯?」

「似乎是我們弄錯了。」司馬洛說，「我們並不知道他是一個醫生，你把你的

再講得詳細一點吧，一個醫生，這不是一門高尚的職業嗎？」

「假如這不是他，」王樹說，「那我還是不要講人家的閒話了。」

「不要緊，講下去吧，」司馬洛說，「也許你所知道的是比我們所知道的更有價值的。」

「唔——」王樹也相信他，既然開了口，也是很難脫身的了，就祇好繼續說下去，他說：「這個並不是一個高尚的醫生，他是——他已經不是醫生，他的牌照已經給吊銷了的。」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他以前有一次替一個人醫治槍傷，」王樹說，「這人是一個逃犯，發現槍傷而不向警方報告，就已經是犯法的了，而且這人還是一個公開通緝的逃犯，假如他說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被通緝，也不會有人相信的，報章上，電視上，收音機上都在公佈緝拿這個人。警方得到綫索摸上他的醫務所上去，於是就一網成擒了。這之後，胡安當然不能再做醫生了。」

「唔，」司馬洛說，「這個胡安，他也是太不小心了。」

「他並不是不小心，」王樹說，「這是那種人們稱爲上得山多終遇虎的情形，胡安已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了，而且這也不是他所做的事情之中最壞的一件。」

「他此外還做些什麼呢？」司馬洛又問。

「我不大清楚，」王樹說，「這個人跟我並沒有密切關係，我也不想查出太多關於他的事情。」

「但是你對他也知道得不算少了。」司馬洛說，「你所知道的情報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呃——這個——」王樹遲疑着，「有一次他在馬亭那裏出現，你知道的，我本來是替馬亭工作，我不過是給從馬亭那裏借來的吧了。」

「不錯，」司馬洛說，「這一點你是講過的。唔，那即是說，要找這個人，在馬亭那裏是可以找到了。」

「找？」王樹說，「你不是說他已經死了？」

「我有這樣說過嗎？」司馬洛說。

「你沒有說過，但是——」王樹顯得憤怒起來了，「媽的，你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你究竟想講什麼，你就清清楚楚講出來吧！」

「我不是講清楚了嗎？」司馬洛說，「我想知道關於這個人的事情。」

「你想找他，你也許可以在馬亭那裏找到，也許不可以。」王樹說，「我不敢肯定，他不過是在那裏出現過一次吧了。有關他的事情，我也是從馬亭的口中聽到的。」

「那一次他來是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他幹的事情並不是可愛的，」王樹說，「我猜也是祇有他這種醫生才幹得出這樣的事情了！」

「究竟是什麼事情呢？」司馬洛問。

「馬亭有一個有錢的大客戶戒掉了毒癮，」王樹說，「馬亭用女人把他引來軟禁着，爲他注射使他再恢復癮好，到無法自拔爲止，而且要在短時間之內，這工作就需要一個醫生才做得成功了。」

「這眞殘忍，」司馬洛說，「這種醫生的確不容易找，而你就是這樣詐作不知道嗎？」

王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這不關我的事，我又不是一個行俠仗義的人！」

「唔，」司馬洛說，「那麼馬亭是可以找到這個胡安了？」

「我不能夠保證，」王樹說，「因爲我實在不知道，馬亭很可能隨時找到胡安，但是亦可能根本找不到，也許他需要一個這樣醫生的時候就報告太空人，而太空人就給他派來這樣一個醫生。」

「唔，」司馬洛說，「也許是吧！」

「但我並沒有殺死他。」王樹說。

「爲什麼你担心我會懷疑你殺死他呢？」司馬洛問道。

「這是一個可能的對象，」王樹說，「假如我接到這樣一個任務的話，我是很樂意實行的，不過我並沒有。」

「這個人是珍娜供出來的。」司馬洛說。

「是嗎？」王樹說，「假如是這樣的話，你要找他就相當難了，他一定不會再在他本來應該在的地方。」

「也許不一定的，」司馬洛微笑，「他沒有想到珍娜會供出他，而且珍娜已經死了。」

「死了？」王樹驚愕地看着司馬洛。

「起碼這個人會以爲珍娜是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他會以爲是李亮能殺了珍娜，而李亮能現在正在逃走，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李亮能的身上。」

「究竟發生了什麼？」王樹問，「我實在不明。」

司馬洛還是微笑着：「我本來是不需要告訴你的，不過，我還是決定告訴你。」他把李亮能與珍娜之間那段戲劇化的過程告訴了王樹。然後他又告訴王樹這就是根據珍娜的形容而製造出來的照片了。

「你担心我認得這個人而不肯對你承認嗎？」王樹不大高興地問道。

「你這個人是不喜歡多管閒事的，」司馬洛說。「所以我難免會有這樣的懷疑了。不過，我是用聲東擊西的方式，先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別處，這樣，你就會更容易發揮你的記憶力了，是不是？」

「我不能不承認你是做得很成功的。」王樹說道。

「你現在知道了，」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別的綫索可以提供的嗎？這也是對你有好處的，這個胡安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首先是出現在馬亭那裏，替馬亭做這件重要的工作，然後又出現在珍娜的身邊，指揮珍娜做這另一件又是重要的工作。」

「這兩件都是醫生做的工作。」王樹說。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太空人一定是非常信任他，才肯讓他担任兩件這樣重要的工作了，因此這個人一定比你們都知道得多。」

「你們沒有這個人的檔案嗎？」王樹問。

「沒有，」司馬洛說，「但有許多最

重要人物也正是我們沒有檔案的人物。」

「我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了，」王樹說，「我所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我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眞的叫胡安。」

司馬洛沉吟着，用手把玩着桌子上那一疊檔案。

王樹說：「我並不是騙你，我講的是眞話。是眞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再告訴我一些眞話吧。譬如說，現在太空人沒有了你，他就沒有一個殺手可用了，他會找誰來代替你呢？」

「我什麼都說不知道，好像很不老實似的，」王樹說，「但這的確是事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那一行的，」司馬洛說，「你不能夠猜一猜嗎？」

「你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吧，」王樹苦惱地說，「我猜得出什麼來呢？他向馬亭借用我，已經是一種藏頭不露尾的手法了，假如他再需要一個殺手，他一定又是用同樣的手法去找一個，我又不知道他是誰，我怎猜得到呢？」

「好吧，」司馬洛點着頭，「好吧，你講得很有道理，我也不能夠強你之所難的。你事實上已經盡了你的力量了。」

沉默，然後王樹說：「我這筆帳，你打算跟我怎樣算？」他指指司馬洛手中的那疊檔案。

「噢，這個嗎？」司馬洛看看他微笑，簡直像是帶着一點虐待狂似的，後來終於說：「這一疊帳單，總算對你還有利的。不過，我們等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再算吧。」

「那麼我目前呢？」王樹說。

「你留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我不想再睡覺！」王樹幾乎尖叫起 似的。

「不要害怕，」司馬洛說，「我也不想使你睡着的，祇要你不做古怪，就沒有什麼問題了。而且，也說不定我們還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

「你有什麼地方需要我，我會盡力的。」王樹熱心地說。

「很好，」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小住一下好了。現在，你回到你的房間去吧，那裏有人侍候你的，你想到什麼有價值而忘記了告訴我的綫索，祇要你出聲就行了。」

「我的房間？」王樹迷惘地看着他。

「不是那間病房，」司馬洛說，「你放心好了，祇要你走出門口，向右轉，就會有人帶你去了。」

「好吧。」王樹點點頭，出去了，依照着司馬洛指示他的方向走。

他轉了右，果然已經有一個中年女人在等着他，說道：「王先生，請到這邊來吧。」

本來這個莫先生的總部裏應該是不乏年輕貌美的女人員的，但這些則似乎祇是司馬洛經常有機會接觸到，這也許是司馬洛的運氣，亦可能是司馬洛的不公平安排了。總之現在到來招待王樹的這一個女郎是既不年輕亦不貌美的，雖然王樹亦不見得就會重視這種事情。起碼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不會的。

王樹給領到了走廊盡頭的一個門口，那裏又是另一個部份，裏面有一間相當舒服的套房。那女人說：「王先生，這裏就是你的房間，我們就在外面聽你差遣，你有什麼吩咐，祇要出來講一聲就行了。」

「謝謝你！」王樹苦笑着說。他注意到這裏是有窗門了，不過這裏的窗門上都是裝上了牢固的鐵枝的，不能出去，外面的人自然亦爬不進來。至於所謂在外面等候差遣的人，實則也是等於正在監視他的人了。

王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把門關上了，準備在這裏住下來。他亦並不打算逃走，所以有多少人在這裏監視着他，倒也並無關係了。

他在床上躺了下來。

而在同一時間，司馬洛在那間辦公室裏已經正在與李亮能及珍娜在開會議了。假如王樹再回到這裏來的話，他就一定會感到很奇怪，因爲這房間居然大了許多。事實上是大了差不多一倍。這其實是由於把兩間房隔開的一度牆壁不見了，於是兩間房間就變成了一間。事實上剛才李亮能與珍娜就是正在隣房看着。那牆壁是透明的，他們透過牆壁可以望過來，司馬洛在這邊則望不過去。他們不但可以看見，而且亦可以聽見。

司馬洛說：「你們認爲怎樣？」

珍娜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她與這件事情的關係就是正如她自己所講的，假如要再多，她就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了。

李亮能說：「媽的，你的方法眞多，你告訴我你認爲怎樣吧。」

「我認爲他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道。

「那就容易了，」李亮能說，「這胡安既然是一個給警察找過的醫生，他當然是有犯罪紀錄的，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我已經叫了人在查了，」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成功希望則是相當微的，因爲我們並不知他這件事情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亦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而且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胡安並不是他的眞正名字。再者，就是查出來了，也是不一定很有用。這一類人必然改名換姓，也會改換地盤，到另一個地方去了。要再追查出他的下落，可能要花我們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祇有去問馬亭了。」李亮能說道。

「我也是正在考慮着這個問題。」司馬洛點點頭。

「自然，」李亮能說，「去問馬亭亦是有點麻煩的。首先就是王樹不見了。太空人不是傻瓜，他當然明白王樹的失踪，乃是因爲他是落進了我的手裏。他猜不猜得到我是有人幫助的，這還暫且不論。王樹在我的手裏，我就很有機會問出王樹是從馬亭那裏借來的了。他會提防的。」

「怎樣提防呢？」司馬洛問道，「叫馬亭不要對我們講話嗎？」

「當然不，」李亮能說，「最可能就是派人在馬亭那裏等着我，並且叫馬亭提防我會出現。」

「這最好了，」司馬洛說，「就祇怕他不會派什麼人。」

「他派的人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李亮能說，「大概也不過是另一個王樹吧了，而且我也沒有興趣去做槍靶。」

「我也就是正在考慮這一點，」司馬洛說，「讓你去做槍靶，是不是會有用處的。」

「媽的！」李亮能說，「這其實是很簡單的，你祇要派人去把馬亨抓起來不就行了嗎？你派的人又不會成爲槍靶。你甚至可以派警察去抓他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這樣也許會使馬亨成爲槍靶的。假如這個胡安眞是很重要，那太空人一定不希望馬亨提起他的名字。假設我們成功地抓起了馬亨，他又會担心馬亨提起胡安了。」

「你起初的時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李亮能沒好氣地說，「現在你却是又怕這個又怕那個了！」

「我並不是怕，」司馬洛說，「我祇是在顧慮。怕和顧慮是不同的。顧慮是硏究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好。」

「唔，」李亮能說，「你的顧慮倒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我在想，爲什麼單單是要在這個胡安的身上打主意呢？你不是說有一個小飛賊嗎？爲什麼你不在他的身上打主意呢？」

「多謝你的推薦，」司馬洛略帶諷刺地說，「但可惜的就是這個小飛賊並不是容易找到的，否則的話，我也用不着來找你了。」

「究竟這小飛賊方面的綫索又是怎樣得來的呢？」李亮能問。

「這一點，是與你無關的。」司馬洛說。

「媽的！」李亮能吼道，「告訴我亦不見得是犯罪的吧？」

「你的情形以前發生過一次，」司馬洛說，「差不多是相同的，祇是身份不同吧了。那是一個獨立的買賣家，也等於是你們口中所講的那種獨行俠了。有一天晚上有竊賊潛入他的家中偷他的貨，他剛好起來上洗手間，發現了，那個賊向他開了兩槍，以爲他死掉了，但他却沒有死得那麼容易，他還能够再醒過來。他負傷打電話報警，給送進了醫院，結果還是死去了，不過在死之前他指出那是一個小孩子向他開槍，而那個小孩子是從窗口爬進來的。醫生認爲他是在死之前神智不淸所以亂說一通，但我們則認爲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爲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不會說謊。他那間屋子的門戶都是很牢固的，除非他是自己開門，不然賊人不大有可能把門弄開而進來，而他既然有一帮貴重的貨在家裏，亦不會在睡前忘記把門鎖好。他所指的那隻窗子，跟你的公司裏那隻窗子差不多，一個孩子是可以勉強爬進去的。所以，我們知道有一個小飛賊在活動，但是祇知道受害者是誰，而不知道這個小飛賊是誰，以及是由誰主使的。」

「但是侏儒做竊賊的不會很多呀，」李亮能說，「而且根本上侏儒就不多。祇要把所有的侏儒都調查一下——」

他停住不說下去了。司馬洛說：「我們並不容易把所有侏儒都調查一下，因爲侏儒祇是生得特別矮小的人，這並不是犯罪的，爲什麼會每一個都有紀錄呢？」

珍娜說：「你們一定也正在廣佈綫眼留心着這個侏儒吧？」

「這個當然了，」司馬洛說，「不過這比較留心一個正常人更困難。這個侏儒一定是受過特別訓練的，而侏儒到底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多數不喜歡招搖過市，讓人家對他投以怪異的眼光。假如有一個地方能够讓他躲起來的話，他就會躲起來了。我相信說服這樣一個人隱居起來會容易得多——根本就是不想露臉的人嘛！」

「好吧，」李亮能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馬亨的身上好了。是你去找他呢，還是我去找他？」

「考慮兩天吧。」司馬洛說。「快不來的時候，慢一點倒也不要緊的，慢有慢的作用。你失踪了，一段時間都不見人，那就會使太空人不知所措了。他會奇怪你和王樹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及你究竟可以從王樹的身上知道一些什麼。就讓他猜疑一段時間好了。」

「這個——」李亮能說，「我們不是要在精神上向他報復呀，我們是要捉到他。讓他多一些時間猜疑，也祇是讓他多一些時間準備吧了。」

「我還是贊成你休息一下，」司馬洛說，「在這裏休息一下。兩個星期，一個月，隨便你喜歡好了。」

「一個月！」李亮能叫起來，「你瘋了！我們不能够等那麼久的！」

「我不能够，你能够。」司馬洛說。

李亮能瞪目看着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就是聽不懂暗示的，」司馬洛還是狡猾地微笑着，「我的意思就是你已經暫時沒有用處了。太空人拚命找你，那就讓他去找好了，他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還不知道我是跟這件事情有關的。」

「你的意思就是讓你一個人去找馬亨嗎？」李亮能瞪目結舌地看着他。

「大意就是如此了，」司馬洛說，「你有什麼異議嗎？」

「那我幹什麼？」李亮能問。

「你就如我所講，在這裏休息好了。」司馬洛說，「除非你想跟我一起去。」

「呃——我是想跟你一起去的，」李亮能說，「不過正如你所講的，這也許並不方便吧？」

「這正是我的意思，」司馬洛說，「我也並沒有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呀。」

「好吧，」李亮能無可奈何地道，「我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

「這最好了。」司馬洛說。

李亮能與珍娜給分開來安置了。他們也是像王樹那樣給每人安置在一間套房之內。他們不能够出街，祇是可以到那座屋子樓下的院子裏散步。吃飽了就是睡，睡足了就是吃。散步的時間漸漸長起來了。雖然那座院子也是有高高的鐵絲網圍着的，這也還是勝過困在屋子裏的。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則正在進行他的工作。

他正在馬亨的家裏修理電話綫。現在，他是以一個修理電話的工人的身份出現了。

晚間修理電話綫，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不過這件不尋常的事情是馬亨自己造成的。馬亨家裏的電話失靈了，司馬洛給電話公司派來檢查，慢條斯理地檢查了一個下午，說這裏的電話綫太舊了，需要更換，他得過兩天來換。馬亨咆哮起來，說這不行，因爲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要靠這電話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了，因爲這是手續問題，他得接到公司的命令才能够做這個工程的。手續要一兩天才能辦好。

馬亨說他有辦法解決手續的問題的，因爲他有辦法向有關方面施壓力的，他去施壓力，果然司馬洛就給派來開夜工，要連夜爲他把電話綫修好了。馬亨不知道的却是司馬洛那邊其實還施了更大的壓力，事實上還是司馬洛所施的壓力使馬亨的電話「壞掉」的，亦是司馬洛所施的壓力使自己給派來修理這電話。

由於司馬洛今天下午已經在此弄了一天，而現在晚上，又是馬亨把他逼來這裏開工，並不是他自己願意來的，所以他也沒有受到懷疑的。

馬亨的家是與他的事業脫離關係的，祇是電話聯絡着吧了。他的家裏有三個美麗的女人在着。

很大的一間屋子，有一座巨大的花園，三個女人分別住在屋子三個不同的部份。三個都是馬亨的外室。

馬亨則是佔住看屋子最寬大的主要部份。他喜歡到哪一個女人的一部份去過夜，那是隨他自己決定的，也說不定他祇是在自己的那一部份過夜而已。

馬亨是一個高大黨黑而肥胖的人，有一頭銀色的頭髮，剪得很短，就像別人下領上的鬍脚似的。這便他的模樣看上去很精彩，不過却是沒有使他看上去能給人以正派的感覺。因爲他的臉是那種充滿了奸相的臉，看上去就祇會使人覺得他是一個奸商。也許是一個精明的奸商，總之是奸商。而他亦是那種貎如其人的人。他是不擇手段，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的那種人。

司馬洛當然是用不着以貎取人，老早就知道了。

馬亨則是一點也不知道司馬洛是一個怎樣的人。當他晚間從外面回來的時候，看見司馬洛仍然在吹着口哨，慢條斯理地工作着。

「你不能够快一點嗎？」馬亨說。

「我已經很快了！」司馬洛說，「我也想收工的呀！」

「我想用電話！」馬亨說，「沒有電話用是很不方便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明天就可以用了。」

馬亨嘆一口氣，走到司馬洛身邊，掏出一張鈔票來，塞進司馬洛的手中，說：「盡量快一點好嗎？」他也明白一個大大的人物，反而是不容易向一個太小的人物施壓力的。這就像一隻大象不容易踏死一隻螞蟻一樣。

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地接了鈔票，說：「多謝，也許今晚就可以用了！」

馬亨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看見他揮揮手，把兩個保鏢差遣到外面去了。

「你眞的需要保鏢嗎？」司馬洛說，「這裏的治安這樣好。」

「這個你管得着嗎」馬亨瞪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弄看電綫，說：「你知道嗎？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馬亨說。

「你剛才給我錢，那是犯法的！」司馬洛說，「那等於是向我賄賂，我可以控告你的！」

馬亨的眼睛再張大了一點，瞪着司馬洛：「是嗎？那爲什麼你不試一試？告訴你，小子，你想多要幾十塊，那不要緊，但是要是你向我打官腔的話，那你就別想在這座城市混下去了！」

「是嗎？」司馬洛說，「爲什麼你不試一試呢？」

司馬洛說着，就從工人服的袋裏拔出一把手槍來，指着馬亨。馬亨不祇眼睛張大，而且連咀巴都張大了。司馬洛這把槍取出來的時候動作是那麼自然，起先他還以爲司馬洛不過是取出一把鉗子來之類，現在他才知道那是一把手槍，而更可怕的就是那把手槍的槍咀上已經裝好了滅音器了，假如司馬洛殺死他，那屋裏的兩個保鏢是不會聽見的，而司馬洛還可以等那兩個保鏢進來時才把他們逐一消滅。

馬亨一動也不敢動，本來是黨黑的臉上現在加上了一層青灰，倒眞眞正正地是面如土色了。司馬洛說：「我們到書房裏去吧！那裏不會有人打擾，連電話都不會响！」

他站起來，司馬洛又警告道：「不要走得太快，姿勢放得自然一點，不然的話，我就是想客氣也不行了。」

馬亨祇好慢慢地，盡可能自然地向書房裏走進去。司馬洛用一塊骯髒的布搭在手上跟着他走進去。假如有人看見的話，亦祇會以爲司馬洛的手中是拿着一件工具而已。

馬亨進入了書房中，就更有一種絕望感，因爲書房的窗簾是拉攏了，外面的人决不可能望得見這裏面的情形的。

司馬洛跟他進來，把那度走輪的門推上了。現在馬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於——

「沒有用的！」司馬洛說，「你的桌子下面是一隻防盜警鐘掣，我已經把電路截斷了！」

這一次馬亨眞是恐怖萬分了，假如他按了那個掣，警鐘響起來，司馬洛起碼逃不掉。但是現在亦不行了。他醒起這個人既然在他的家中逗留了那樣長一段時間，當然有機會查出他這種設備了。老天，怎麼會來了這樣一個修電話的工人？這個人是那麼胸有成竹的 白天居然不動，等到這個時間才來動手呢！

他吶吶着說：「朋友，你究竟想怎麼樣呢？」

「難道你猜不到嗎？」司馬洛說。

「是——是李亮能派來的？」馬亨說，「我可以解釋？」

「誰是李亮能？」司馬洛問。

「那你究竟是誰？」馬亨問看，他那股恐怖感是愈來愈濃了。

「再猜一下吧。」司馬洛說。

「太空人？」馬亨說。

「有點接近了。」司馬洛說。

「但是他爲什麼——他沒有理由要對

付我呀！」馬亨表示冤屈地叫道。

「假如我是太空人派來的，」司馬洛說，「那你辯亂沒有用了。我並不需要知道理由，我祇是執行命令。你說什麼都沒有用的，你要講道理，你就對法官講，你跟劊子手來講，那是已經太遲了！」

「讓我跟他講好了！」馬亨說，「我祇要打一個電話。」

「隨便你吧！」司馬洛，「免得你說我不給你機會！」

馬亨把‧筒抓起來，隨即又放回了，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因爲假如不是電話失靈，司馬洛也沒有機會到這裏來的，而馬亨却說要打電話。

馬亨慌張地說：「你……你可以先把電話弄一弄嗎？」

「我已經講過，要明天才能用的。」司馬洛說道。

「讓我們先談一談吧！」馬亨說，「我什麼都可以答應你，祇要你——」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你有話要跟法官去講，等劊子手來時才說是已經太遲了。」

「我……我……」馬亨滿臉都是汗珠，「我們講得清楚一點吧。你……即便是奉命的，也不會是限時間的呀。你就是遲一點動手，也不會有人知道的，我祇要求你花點時間跟我講講吧了！」

「哈哈！」司馬洛又冷笑道：「李亮能倒並沒有對我講過，原來你的胆子是樣小的！」

「你——」馬亨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你原來是李亮能派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是他的朋友。」

馬亨舒一口氣：「那就好辦了，我也是他的朋友，那我們都是朋友，大家就好講話了！」

司馬洛又禁不住失笑起來：「你眞妙！這樣容易交朋友！你沒想到過我並不認識你，而且李亮能也不當你是朋友嗎？」

「怎麼會呢？」馬亨馬上就開始鼓其如簧之舌了，「我跟李亮能簡直是兄弟一樣，大家都是一起爬上來的，你問問他就知道了！」

「呀，對了！」司馬洛說，「我問問他就知道了，不過很可惜，現在電話又打不通。」

「大家是朋友，我不會騙你的。」馬亨說。

「那麼王樹又是怎樣的朋友呢？」司馬洛問道。

馬亨的臉色才是剛剛略爲較好，此時又恢復了那泥土般的顏色了。他吶吶看說：「什麼王樹？」

「王樹就是你派去的槍手！」司馬洛說，「你派去殺死李亮能的人！」

「我——我並沒有派王樹去呀！」馬亨又吶吶着，「你不明白。這是不關我的事的，王樹祇是借用的吧了。」

「這種東西也可以借用的嗎？」司馬洛說。

「我也是逼於無奈！」馬亨說，「我未出事之前不知道原來是對付我的好朋友李亮能的，不然我就會反對了。」

「你有權反對嗎？」司馬洛又諷刺地在問。

「呃——總之他們亦不會事先告訴我是什麼用途的。」馬亨說。

「你也很會推卸責任！」司馬洛說：「這樣一推就什麼都推得一乾二淨了！」

「我講的是眞話呀！」馬亨說，「你可以問問王樹的。」

「就可惜我已經沒有機會問他了。」司馬洛說道。

「你把王樹殺掉了？」馬亨難以置信地問道。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王樹是一個什麼人，難道可以跟他談天嗎？」

馬亨困難地咽着口涎。「我說的是眞話，我不騙你。而且你可以回去告訴李亮能，殺死了我也沒有用的，並不是我在對付他，而是你知道是誰的。」

「太空人！」司馬洛說，「你剛才也已經講過了！」

「是的！」馬亨說，「所以他現在唯一能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逃得愈遠愈好，躲起來。殺我固然沒有用，而我就是想幫他亦幫不了的呀。」

「還有一個辦法的，」司馬洛說，「把太空人消滅，那不就行了嗎？」

「沒有人能夠這樣做的。」馬亨說。

「你能呀。」司馬洛說。

「別開玩笑了，」馬亨說，「我不過是一隻蝦兵蟹將，我有什麼能力呢？」

「這事情對你亦不是沒有好處的，」司馬洛說，「你剛才不是猜我是太空人派來殺你滅口的嗎？」

「唔——呃——」馬亨吶吶着，「我祇是這樣猜吧了。」

「你也不是一個笨人，」司馬洛說，「你也不會瞎猜一頓的。你既然肯猜，應該也是相當近傍的了。譬如你起初猜我是李亮能派來的，你一猜就猜中了。」

馬亨聳聳肩：「你又說不是李亮能派來的，那我祇好再猜了，祇有另外這個可能性。」

「總而言之！」司馬洛說，「你是相信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一點吧。」馬亨說。

「這就是逃避現實了！」司馬洛，「事實是你也在害怕太空人會殺你，爲什麼呢？」

「我——我並沒有這樣想。」馬亨說道。

「我告訴你爲什麼吧，」司馬洛說，「你這叫做兔死狐悲的心理。李亮能跟你有什麼分別？祇是做事的手段不同吧了，其實你們的地位是相等的，你們都是傀儡。既然李亮能今日可以有這樣遭遇，那他日你馬亨也一樣是可以有同樣遭遇的！」

「這又不一定，」馬亨說，「祇要不做錯事，就不會了。」

「你以爲李亮能眞的做錯了事嗎？」司馬洛又問道。

馬亨聳聳肩：「他不是吞沒了一批貨嗎？」

「你以爲他眞的是這樣做嗎？」司馬洛說，「你以爲他會這樣笨？」

「我不知道！」馬亨說，「他的事情與我無關——呃——我是說我沒有資格判斷。」

「偷他東西的人是太空人派去的。」司馬洛說，「然後太空人就拿這個做藉口要消滅他了。太空人這是一舉兩得，消滅了一個他認爲已經不大有利用價值的人，而又可以自己中飽吞沒一批貨。這件事情雖然沒有人對你提起過，但是我猜你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了。」

馬亨搖搖頭，嘆口氣。

「他日！」司馬洛說，「當你的利用價值也完了的時候，你還不是一樣的命運。所以，你幫助消滅太空人，這會對你是很大的好處。這是爲你自己着想的。」

馬亨嘆一口氣：「你還是回去跟李亮能講清楚吧。我們是不能夠和太空人作對的。我們是什麼人呢？我們這些人，即使能夠把太空人消滅了，也還是無路可逃的呀。」

「李亮能本來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不過當他跟我合作過了之後，他的想法又有所不同了。」

「你？」馬亨奇異地看着他，「你又是什麼人呢？」

司馬洛說：「我可以肯定的就是並不是修理電話的人，不過你也可以憑此而推測一下我是什麼人。什麼人可以使你的電話壞掉，又使電話公司派我來修理呢？」

馬亨這時才顯得稍爲有所醒悟似的：「難道你就是——」

「用不着講明了！」司馬洛說，「是的，我就是你猜的那類人。現在，你願意跟我合作嗎？」

「我……我不能，」馬亨又苦惱地說，「你現在是在强我之所難了。」

「你還是想顧全你已有的財富地位是嗎？」司馬洛說，「你忘記了你可能是一個已經死去的人了！」

「你——你不會殺我吧？」馬亨說。

「要殺你的方法很多！」司馬洛說，「假如我向外宣傳一下我在這裏跟你談過這樣長一段時間，那你就是死定了。傾盡東江之水也不能夠把你洗乾淨的。那時你就成爲了太空人的叛徒了。」

「你——你不能夠這樣對我的！」馬亨哀鳴地道。

「我要怎樣對待你都可以！」司馬洛說，「我就是現在把你殺掉也可以。我告訴你，我可以把你打一頓，打暈了才離開！太空人一定會知道，用不着我宣傳了。那時，他就會決定還是把你殺掉安全一點了。」

馬亨的喉核一上一下地動着。

「另一方面，」司馬洛說，「假如你合作的話，就沒有人會知道了。」

「我合作怎會沒有人知道？」馬亨說，「你不明白現在的情形是怎樣的，我相信我是還在受着太空人的密切監視，他認爲李亮能會出現來找我的麻煩，假如我做出些什麼可疑的事，那我就可能死了！」

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要你做什麼事情！」「我祇是叫你合作，跟我談談，供給我一點綫索吧了。你祇是要講就行了。當你講完後，我就是修好了電話離開，這樣就不會有什麼人知道了。所以，你愈快就愈好，我給電話修得太久就可疑了！」

馬亨遲疑着四面望望。

「你用不着担心的，」司馬洛說，「我已經很小心檢查過了，太空人還沒有機會在這裏裝什麼偷聽的設備，所以我們在這裏談話是安全的，而且，假如他有辦法偷聽到的話，你剛才所講的話，也够使你完蛋了！」

馬亨嘆一口氣：「天！你眞厲害，你什麼都計算好了，我實在鬥不過你！」

「現在講吧！」司馬洛說，「我怎樣才可以找到太空人呢？」

「你難倒我了。」馬亨說：「現在，我並不是不想幫你，眞的，但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也知道，我跟李亮能的級數是差不了多少的，既然李亮能也找不到他，那我又怎麼可以找到他呢？」

「你告訴我，你知道有什麼人物可能與太空人有更密切聯絡的好了！」司馬洛說：「你盡你的能力吧。你祇要盡你的能力。」

馬亨想了好一陣，果然他第一個講出來的就是這個叫胡安的醫生了。他也說出那一次需要强逼注射毒劑的事情，其實這亦是太空人的主意。他告訴太空人有這件事情，太空人說有辦法，結果就是把這個叫胡安的人派來了。他相信這個胡安會是太空人的親信人物。

「唔！」司馬洛說：「這個胡安倒是值得調查一下的。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這就是困難的地方了。」馬亨說：「他做完了這件工作之後就走了。他並沒有對我講過怎樣可以跟他聯絡。因此假如我要找他的話，我還是得通過太空人的。除此之外，我還有太空人的電話號碼，不過我相信這個電話號碼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了。他一定有辦法在這個方面保守秘密的。」

「你很聰明。」司馬洛說：「所以我們還是集中研究一下這個胡安吧！」

「我祇有一條綫索，可以找到他的。」馬亨說：「他的車牌號碼，他是開車來的。」

「這比電話號碼更不可靠了。」司馬洛說：「他開來的車子，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而且說不定他會臨時換個假的車牌號碼。」

「不是這樣的。」馬亨說：「我也不是這樣笨的人。他來的時候實在是開車來的，不過他把車子停在好遠的路邊，截的士到我這裏來。」

「唔，」司馬洛點着頭，「是這樣的話，情形又大大不同了，不過，他既然是改乘的士而來的，那你又怎麼知道他另外有一部車的呢？」

「這實在是很巧合的。」馬亨說：「他換車的時候我有一個手下剛巧看見，當時剛好開車經過那裏，因爲那是一部少有的名貴跑車。一部發拉利，所以就特別注意了。你知道，開車的人總是特別這一類車子的，當時我的手下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不過後來在我的家裏看見他，才醒起了。而這手下向我提起來，我叫他千萬不要再向任何別人提起這件事情，最好就是當把這件事情忘記了。不過，我倒把車牌號碼記下來了，以備不時之需。胡安是不知道我知道他這車牌號碼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很有頭腦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拔鏢童
混沌書生

清咸豐間•吾鄉來一幼丐•不知其姓氏•年可二八•面黃肌瘦•蓬其心•跣其足•終日行乞於街上•或見其苦•憐而與之•則道謝去•不與亦不強求•故人多樂與之•踰年•有一賣藥者•口操北音•身懷鏢刄等物•至市中勒索金錢•非青蚨百文不可•若不允•則出鏢擲於屋之柱上•並出刄刺於櫃•故市人多側目•惟有俛首如命而已•一日•賣藥者又在某舖要錢•店主固亦壯者•竟不與•賣藥者曰•汝欲一觀予之技耶•抑欲與予角耶•今先使汝一觀予技•然後與汝角可也•乃出鏢擲於柱上•方欲自矜其技，忽有一人躍至柱邊•拔鏢而去•賣藥者大駭•亟追之•大呼曰•孺子毋溷乃公事•不速擲還•將致汝於死地矣•拔鏢童顧而笑曰•傖奴何猖獗乃爾•鏢在予處•汝將奈我何•賣藥者知爲勁敵•曰•壯士且息怒•請早擲還吾鏢•吾即離此可也•拔鏢童領之曰•今姑還汝•若不去•予必不休也•乃擲鏢於地•鏢直立地上•賣藥者拔之良久•卒不能起•汗流滿頰•喘息不已•拔鏢童乃拔而與之•賣藥者接而却走•市人見之大驚•諦視拔鏢童•則蓬髮跣足之幼丐也•欲互詢之•則丐已揚長去•追之不及•後遂不知何往•噫•丐亦奇人哉•

★ ★ ★

，這車牌號碼對於我是相當有用了。很好，你告訴我吧。」

馬亨把這個車牌號碼告訴了司馬洛，而且說明那是一部白色的車子。

到了這個地步，看來馬亨可以供應的綫索，是全部拿出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是十分合作的，馬亨先生，你也合作得很好。我是一個守信用的人，我當然也不會食言的，所以現在我也不再麻煩你了。」

馬亨鬆了一口氣。

司馬洛說：「朋友，喂，你聽見了沒有？」

「什麼——」馬亨愕然，因爲房中雖然祇有他們兩個人，司馬洛的話却似乎不是對他而說似的。

跟着就有另一把聲音回答道：「都聽到了，而且都已經錄了音了。」

馬亨錯愕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拍拍胸口一隻口袋說：「這是小型無綫電，我有一些朋友也在聽着的。」他並沒有告訴馬亨，這事實上是莫先生的聲音；一位非同小可的朋友。

「所以，」司馬洛說，「你應該知道，假如我離開這裏的時候你對我有什麼不軌的行動的話，我們這段對話的錄音就會滿天飛了。」

「呃——」馬亨吶吶着說：「我並沒有打算對你有什麼不軌的行動。」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電話也快修好了，你最好找個籍口找人進來看看，證明我確是在這裏修理電話而已。」

馬亨深吸了一口氣，司馬洛把槍收回工人服裏面。馬亨走過去打開書房的門叫道：「阿輝！進來一下！」

然後他回到桌子後面，匆匆打開一本帳簿，拿着筆。

其中一個馬亨的保鏢進來了，馬亨對他說：「我剛剛想起我約了老王明天中午喝茶，但是我沒有空去，你替我到街口打個電話給他，告訴他改期吧。我再跟他聯絡。」

「好的。」那個保鏢說。

「媽的！」馬亨說：「沒有電話用眞麻煩！喂，你，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弄好的？」

司馬洛正在一角落的地上弄着電話綫，這時搖頭說：「差不多了，我也可以收工了，我回到公司之後再弄一弄，應該明天一早就可以通電話了。」

那個保鏢已經走了。司馬洛微笑，對馬亨說：「表演得不錯，你繼續表演下去吧，你是正在提防李亮能尋仇，是嗎？這是太空人的命令？」

「對，」馬亨說：「命令就是，假如李亮能出現，就把他殺掉。不講什麼！」

「那你繼續好了，」司馬洛說：「假如李亮能出現的話，那是不關你的事。」

馬亨祇能苦笑。他並不很高興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祇是被迫的，無可奈何。這件事情對他仍然會有很大的危險性的。萬一這個人有什麼差錯的話，也可能是他的末日了。

「好了。」司馬洛說：「修理工作已經完成，我也得走了。」

「等一等，」馬亨說？「你叫什麼名

字，我怎麼可以找到你？」

「你眞的會找我？」司馬洛問。

馬亨聳聳肩，他的確不敢再找司馬洛，即使有什麼進一步的綫索，他也不準備再通知司馬洛的了。他實在不能太冒險。

司馬洛顯然是深深明白這一點的。

司馬洛說：「別担心吧！以後有需要的時候，我會再跟你聯絡的！」

馬亨看着司馬洛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把工具收拾好，吹着口哨離去了。他知道他只要開一句口，他那個餘下來的保鏢就會有所行動，但是他又不敢這樣做。正如司馬洛所講的，即使他死了，那番錄音的對話也會傳到太空人那裏的，那時候他就死定了。而且他那個保鏢，亦並不一定有把握把司馬洛殺掉，因爲司馬洛顯然是一個一流的高手，假如倒轉過來給司馬洛解決了他的保鏢的話，那馬亨就死得更快了。

他祇能够看着這個人離去。

× × ×

那部車子果然是大有來歷的。車子的主人是一個叫趙彼得的人。趙彼得是住在郊區，一座很大的屋子裏，是一座古堡式的屋子。這樣一部車子，主人住在一座這樣的一座屋子裏，這是並不出奇的事情。事實上環境與車子很配合，車子及屋子與主人也很配合。趙彼得是一位退休的醫生。現在當然已不再行醫，而且依照司馬洛所得的資料，這個人已經是好久不行醫的了。他是那種行醫賺到了錢之後轉爲從商的人。很多醫生都是這樣的，由於醫生的收入豐厚，交遊也相當廣闊，所以做生意對他們是很有利的。其他的資料則不大詳細，祇知道他是帶了錢到這裏來退休享福的。

不過趙彼得醫生却並不是胡安，年紀和模樣都是不同的。而且趙彼得看來是一個相當正當的人。

「看，他現在就是正在帶着孫兒散步了。」那隻美麗的手一指。

司馬洛也擧起望遠鏡來望過去。他可以看到這個身體仍然相當壯健，滿頭白髮的老人正和一個中年婦人在下面的草地上散步。四個孩子看樣子是從十到十三歲左右吧。那個中年婦人大約是四十歲，趙彼得則應該有六十歲了。

「這是他的妻子嗎？」司馬洛問。

「不，」他那女同伴回答：「這是他管家，趙彼得的妻子是已經死了的。」

「缺少了兩個人，」司馬洛說：「孩子的父親和母親。」

「照我所探到的消息。」她說：「這是一個悲劇，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汽車失事死了，留下孩子來由趙彼得照顧。還好趙彼得有錢，起碼在經濟方面是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屋子裏還有些什麼人呢？」司馬洛問。

「照我觀察了三天的結果，」她說：「另外還有一個鏡子和一個女僕，都是很老的。」

「這一點點人住在一間這樣大的屋子裏嗎？」司馬洛問道。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她說：「人家住得起，住大一點有什麼關係呢？許多人都是這樣的，有些人一家還有幾十間睡房，用來做客房呢。」

司馬洛繼續用望遠鏡看着這個趙彼得和他的家人，一時他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了。也許唯一使他看得不大順眼的就是這幾個孩子都不够活潑，不過這一點却是相當順理成章的，因爲他們是長期跟着一些老人，在老人的照料之下長大，就難怪老氣橫秋一點了。

司馬洛小心地觀察着趙彼得的臉。假如趙彼得就是那個胡安的化裝的話，那就實在看不出來了，而且體高亦是不對的，人可以臉部化裝，却不能在身高方面化裝的。

「胡安是一直都沒有出現？」司馬洛再一次問道。

「沒有。」她回答：「假如他出現，那事情就會簡單得多了。」

「看來倒像是沒有什麼不對的一家人。」司馬洛說。

「唯一不對就是胡安開他的車子。」她說：「這種車子是不會隨便停在什麼地方的，也不會有人偸去了一段時間都不發覺。」

「胡安假如是與趙彼得有聯絡的話。」司馬洛說：「那他是終於會出現的。」

「而目前我們只要等看就行了？」她問。

「妳好像對於等待不大滿意。」司馬洛說。

「你也知道的。」她說：「我跟你一樣，都是不大有耐性等待的，假如讓我選擇的話，我還是希望有多一點可以行動的機會。」

「他們現在回去了。」司馬洛說。

通過那副强力的望遠鏡，他們都可以看到趙彼得與那個中年婦人此時正在一起把孩子領回那古堡似的屋子裏。

司馬洛放下望遠鏡，就幾乎連屋子都看不見了。他們就是在這麼遠的地方，也因此，屋子裏的人應該是不可能注意到他們的存在的，尤其是他們的車子是停在樹林之中，而望遠鏡是透過樹林的縫隙望出去。後來又通過車上的電視機對那屋子進行監視，那電視機是有一副望遠的長鏡頭，可對遠處屋子監視。

後來，他就用手肘碰碰費安娜，對她說：「出來了！」

他們可以看到那部跑車正在從那間屋子裏開出來。兩個人連忙爬起身，擧起望遠鏡，向那間屋子望過去。他們果然看到那部跑車從屋中開出來了。

「是趙彼得獨自一人。」司馬洛說。

「當然，一會兒我們就會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然了，」費安娜說，「這件工作已經有人負責。難道你以爲我們會放過他嗎？」

司馬洛聳聳肩：「主角不在，似乎暫時沒有什麼好看的了。」

「我倒奇怪你的情報來源是否可靠，」費安娜說，「他說看見胡安開這車子的，怎麼現在却變成了趙彼得呢？」

「他不會是亂講一通的，」司馬洛說，「有這個車牌號碼，又有這部車子。」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武陵公子邀請了小雪，大雪及無情浪子等人，共在濟南摘星酒樓宴飲，他們雖各心懷鬼胎，但表面上，他們還是喀笑哈哈，開懷暢飲。正當他們興高彩烈，觥籌交錯之際，突被烏家堡少堡主烏小圭踢開房門，出言不遜，強要小雪姊妹為他高唱一曲，因此激怒武陵公子，雙方正拔劍張弓，準備一搏時，突然傳來一聲：「霹靂刀」。於是衆人便循聲奔去，誰知連霹靂刀的影子也見不到，卻發現一具屍體，顯然是因被霹靂刀所傷而死的，衆人便大驚失色，紛紛遠離……

月兒恨滿腔　大雪報情仇

祇不過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般人都是成天在刀尖上舔血的武林豪客，豈會因幾句話就打消奪寶的念頭？

於是有人抓來店小二詢問道：「伙記：：適才你可曾見到那個殺人的？」

店小二道：「小的沒有瞧清楚，好像是一個穿黑衣，戴草帽的老頭兒。」

「他人呢？」

「從那邊窗子飛走了。」

「好，咱們追。」

於是人影紛飛，一個個由窗門追了出去，剎那之間，這幢車水馬龍，喧聲盈耳的摘星酒樓，立刻變得冷冷清清了。

武陵公子自然不甘後人，只是向小雪打了聲招呼，就帶着雙婢四僕匆匆而去。

小雪哼了一聲，回頭對大雪道：「悄悄跟着他，快去。」

大雪略作遲疑，也飛身追踪而去。

小雪撇撇嘴，再對星月二婢道：「妳們向另一邊去追，三個時辰之後，無論追到追不到，回家來向我報告。」

該走的都走了，只有無情浪子不想走，身形一轉逕向他適才飲酒的食桌走去。

「公子：：」

小雪追上兩步，嬌聲呼叫道：「你不想去碰碰運氣？」

「在下一向運氣不好，所以也提不起奪寶的興趣。」

「有一件事公子必然有興趣。」

「哦，什麼事？」

「你不是在找一個人麼？我知道她在那裏。」

「妳說柳烟烟？」

「不錯，公子有興趣了吧？」

「姑娘知道她在那裏？」

「自然知道，公子要不要見她？」

「如果姑娘能夠告知她的住址，在下將感激不盡。」

「一點小事罷了，公子不必客氣，不過公子要見她，必須等待明晚亥正。」

「為什麼？」

「因為目前她不在濟南。」

「明晚亥正她會來濟南？」

「不錯，這是她的地址，公子請收下，小妹要先走一步了。」

「姑娘請。」

無情浪子目送小雪遠去，正想展開她交來的紙條瞧看，大雪忽然又匆匆奔來，

無情浪子一怔道：「怎麼，人跟丟了？」

大雪嫣然一笑道：「不，我是怕你弄丟了，所以才匆匆趕來。」

無情浪子道：「姑娘說笑話了，在下又不是小孩子，如何會丟？」

大雪一嘆道：「這就難說了，希望公子不要弄丟才好，哦，公子手中拿的是什麼？」

無情浪子道：「柳烟烟的地址。」

大雪道：「是小雪給你的？」

無情浪子道：「不錯。」

大雪道：「往事有如烟雲過眼，公子何必自作多情，依小妹相勸，你就不必自尋煩惱了。」

無情浪子道：「在下並非自作多情，只因同是天涯淪落人，在下對她關心一點罷了。」

大雪目注無情浪子，欲言又止，最後取出一粒日色丹丸道：「江湖之上，原是波譎雲詭的，目前濟南城中更是危機隱伏，公子明晚如若必須會晤柳姑娘，請於行前將這粒解毒丹預先服下，以防萬一，小妹不便久留，告辭。」嬌軀一擰，又匆匆奔了出去。

無情浪子呆呆瞅着大雪的背影，不明白她為什麼不願意自己去會晤柳烟烟，是酸素作用，還是她過份小心？

不管為了什麼，她總是一番善意，於是他收起解毒丹，逕自返回客棧。

他沒有參與追索霹靂刀，但這一夜之間，霹靂刀已在濟南城中造成一股恐怖的氣氛，因為追索黑衣老人的各派高手，由午夜到天明就已喪失數十條生命。

無情浪子沒有理會這些，他認為霹靂刀的手段是過份了一點，但這般人為貪心而死，也算是罪有應得。

他沒有奪寶之心，也不想多管閒事，早餐之後就往床上一倒，連店門也懶得踏出一步。

他想清靜一下，但房門卻砰砰砰的響了起來，一股嬌滴滴的聲浪也同時傳入他的耳鼓。

「公子：：公子：：」

「誰？」

「我是月兒。」

「門沒有閂。」

房門吱的一響，進來的果是月兒。

「啊，公子，太陽快要冒上屋頂了，你難道還沒有睡够？」

無情浪子道：「誰說我是睡覺了，只是躺躺而已。」

「別躺了，咱們聽鼓書去。」

「很對不起，月兒，我今天不想去聽了。」

「不，公子，今天你一定要去。」

「為什麼？月兒。」

「昨晚城裏出了事，使人們的心情受到影響，聽說書的比往常少了不止一半，公子怎能不去捧場！」

「我去有什麼用，多一個人也不會使戲園子熱鬧起來。」

「公子這麼說就辜負咱們小姐的心意了，那怕沒有一個客人，只要能夠瞧到你，她還是會高興的。」

「讓妳這麼一說，我倒是非去不成了呢。」

「本來嘛，我說的可是真話。」

「好吧，咱們走。」

他們來到戲園，聽說書的果然不到五成，最特出的是武陵公子沒有來，一般武林中人也很難找到一個。

聽完大雪的說書，無情浪子就離開戲園，他剛剛走出門外，迎面又碰到月兒。

「不要走，公子，請到咱們家吃午飯去。」

「謝謝，在下午間與人有約。」

「你騙人，我不相信。」

「是真的，在下何須欺騙姑娘。」

「那：：晚間該不會又有約吧？咱們等你吃晚飯。」

「好吧。」

離開戲園，他走到街上胡亂的找個地方吃了一點東西，然後回到客棧，蒙頭大睡。

他所以這樣，自然是受到心情的影响，雖然無情浪子心胸豁達，任是何等重大之事，他也不曾皺一下眉頭，祇不過這濟南城裏所發生的事故，可以說離奇怪誕，扣人心弦，他不得不多花一點時間，多費一點腦筋去想它一想，睡覺只是他思攷的方式而已。

首先他想到小雪，這個像極了柳烟烟的女人，深沉得十分可怕，她居然清楚柳烟烟的行踪，還代她約自己在亥時相會，她們到底有什麼關係？會不會也是孿生姊妹？

其次是霹靂刀的問題，摘星酒樓賓客如雲，其中不少是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霹靂刀竟敢在酒樓之中殺人，他的功力與胆量，都可以說是超人的。

藝高人胆大，這也算不了什麼，令人奇怪的，倒是那位店小二。

滿樓賓客，沒有一個瞧到霹靂刀是何許人物，他居然瞧到了，還指出是一身穿黑衣，頭戴草帽的老頭兒。

更令人詫異的是他瞧到黑衣老者穿窗而出。

那扇窗子雖是較為隱蔽，但一個大活人騰身躍起，穿窗而出，在如此多的賓客之前，除非他是幽靈，必然會有人瞧到。

結果瞧到的只是店小二，這豈不是一件令人費解的怪事？

經過一番思考，無情浪子獲得一項結論：「店小二有問題」。此人如果不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必然與霹靂刀早已相識，他在酒樓所說，全是一片謊話。

那麼去找店小二。

不，尚非其時

除了上智與下愚，人們的智慧相差不會太多，他能想到的也會有別人想到，他與別人不同之處只是一個貪字，別人想奪寶，他沒有這個念頭，那麼何不讓別人去找店小二，他在旁邊瞧瞧熱鬧豈不甚好？

想通了的事丟過一邊，想不通的事待晚上見到柳烟烟也會明白，現在他什麼都不想了，當真呼呼的大睡起來。

「喂：：喂：：」

「啊，是月姑娘：：」

「公子爺，你也不瞧瞧什麼時候了，還在呼呼大睡？」

「怎麼？難道該吃晚飯了？我好像只睡了一會兒。」

「哼，你要是再睡一會兒，可就到了明天的早晨了，快起來吧，來來來，我幫你……」

她帮他穿衣，着鞋，俏丫頭就像在侍候她的主子一般。

待趕到大雪的住處，只見客廳中已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大雪姑娘也正在引頸而望。

無情浪子趨前兩步，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姑娘，在下一陣好睡，讓姑娘久等了。」

大雪嫣然一笑道：「只要公子肯賞光，等一下又有何妨，只是有幾樣菜必須重新熱一下，但也費不了什麼事的。」

月兒道：「小姐陪公子飲酒，這幾樣菜我去熱。」

無情浪子道：「那就偏勞妳了。」

大雪道：「坐嘛，公子，到咱們這兒你還講什麼客氣。」

待無情浪子就坐之後，大雪執起銀壺，斟滿兩杯美酒道：「公子，我敬你。」

無情浪子道：「不敢當。」

大雪不善飲酒，她只喝下半杯，粉頰已是一片嬌紅，她的美麗是罕見的，在無情浪子所接觸的女人之中，除了俏紅，可以說無人可與大雪相比。

祇不過她不苟言笑，不假辭色，雖是風華絕代，却經常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而且她不喜修飾，荊釵布裙，淡泊自甘，在十丈軟紅之中，像她這樣的女子倒是頗爲少見。

可惜浪子就是浪子，面對如此一個特出的女孩子，他依然平靜無波，在感情上瞧不出半點變化。

大雪似乎不在乎這些，但月兒却忍不住了。

「公子，小婢弄不明白，柳烟烟有什麼好，如果跟咱們小姐相比，叫她提鞋還嫌她不配呢，公子對這樣的女人居然念念不忘，豈不是一件怪事！」

「妳誤會了，月兒，我不是對他念念不忘，是想弄清楚幾項疑問。」

「哦，什麼疑問？」

「這……」

無情浪子似乎不便說，月兒却將櫻唇噘了起來。

大雪道：「月兒：不要亂說，去將這碗湯熱一下。」

無情浪子道：「不必了，明兒我會到戲園子瞧妳，告辭。」雙拳一抱，轉身放步而去。

他離開大雪之後，立即奔向柳烟烟的住處，地址是小雪告訴他的，就在離這兒不遠的一條橫巷之內。

此時更闌人靜，夜色如晦，只有一盞小燈在夜風中飄搖着。

不，燈旁還有一位白衣女郎——柳烟烟。

她的確是柳烟烟，裝扮神情與當日在嵩山山洞相處時一模一樣，見到無情浪子，她好像見到親人一般，口中叫了一聲「公子」，眼淚便已奪眶而出。

「公子，我終於又見到你了，上蒼總算待我不薄。」

女人是水做的，所以眼淚特別多，女人的眼淚也是武器，它可以征服倔强的男人。

只是無情浪子不吃這個，柳烟烟的眼淚白流了，也浪費了精彩的表演。

「小雪姑娘，不必演戲了，請告訴我，妳這樣做是爲了什麼？」

「公子，你說我是小雪？」

「難道妳不是？」

「自然不是，小雪祇不過跟我長得十分相似而已。」

「哦……」

「公子，你可記得那晚山風淩厲，寒氣侵人，咱們……」

這回無情浪子呆了，他原以爲小雪在玩花招，看來他又錯了。

一個女人無論她跟別人如何要好，對男女床第之事，她决不會赤裸裸的說它出來，柳烟烟用這個來作證明，無情浪子怎能不信？

不過他還是詢問道：「妳是怎樣認識小雪的？」

柳烟烟道：「說來話就長了，你先坐下來咱們慢慢聊。」

柳烟烟與他有肌膚之親，夫婦之實，他既已相信她是柳烟烟，自然不必再有戒備之心了。

房裏陳設簡陋，除了一床一桌別無他物，要坐就得坐到床上。

無情浪子剛剛坐到床上，柳烟烟立即偎了過來，她一面流着淚眼，一面敍述着往事。

「當日我遇到三個惡人，他們的匪號是伏牛三兇，我人單勢孤，失手被擒，他們將我押往一處農家，意圖對我施暴，幸遇小雪妹子相救，殺了那三名惡人，將我帶往鄭州養傷，我曾經託她到山洞找你，她却失望而回，唉，一個女人當她將身心交給一個男人之後，她就身不由主了，公子，這些日來我找得你好苦啊！」

低聲細語，情意切切，這已不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所能忍受的，最後她乾脆縱體入懷，丁香暗送，無情浪子縱然是鐵石心腸，也會被她這把熊熊烈火煉化的。

他們原已結過合體之緣，此時花徑重掃，蓬門再開，原也算不了什麼，祇不過當他們歡樂達到極至之際，無情浪子的腰脅之間忽然生出一種疼痛的感覺。

以無情浪子的功力來說，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遭到別人的暗算。

但此地除了他身下的一個別無他人，而柳烟烟只是千依百順，連手臂都沒有抬動一下，此一疑點似乎不可能成立，那麼他爲什麼會有此等現象。

他忽然心頭一動，想到大雪曾經有過暗示，好像知道他會遭到意外，並送給他一粒解毒的丸藥，看來他是中了毒了，下毒的方法很多，無須動手也可以下毒的，那麼柳烟烟就難脫嫌疑了！

爲什麼？像她所說，她的身體已經毫無保留的交給一個男人，她爲什麼還要對他下毒？

天下有很多事，不是憑常情可以理解

的，這其中必然又是一個十分曲折的大陰謀。

他雖是再度中毒，他相信仍有制服柳烟烟的能力，但他縱然制服了她，不見得就能追出眞像，這樣打草驚蛇並非上策。

於是他决定裝呆作傻，瞧瞧柳烟烟還有什麼絕活，反正他已有解藥，决不會再被人弄到留雲島去。

此時柳烟烟媚眼如絲，用一雙光滑粉嫩的臂膀，將他緊緊的摟抱着。

「快樂麼？公子。」

「快樂，只是我覺得有點累。」

「那你就睡覺好了，睡一下精神就會恢復的。」

「就這樣？」

「嗯！就這樣有什麼關係，我受得了的。」

「不，不這樣妳太辛苦了，我也不習慣。」

他由她的身上下來，睡在放置他衣衫的一邊，然後悄悄摸出大雪給的那顆解藥，偸偸的吞了下去。

經過一陣調息，毒力盡除，百脈皆暢，他放心了，知道自己又逃過一次刼難，不過他却故意發出一聲呻吟。

「烟烟……」

「嗯……」

「我好像有點不對。」

「怎樣不對了？公子。」

「我像是中了毒。」

「這……」

「烟烟，咱們是夫妻，如果有人害我，妳是帮我還是帮別人？」

「我是你的妻子，自然要帮你了，不過……」

「不過妳還是向我下了毒，還是帮了別人。」

「啊，不，公子，爲了救你的生命，我不得不聽他們的。」

「這話怎麼說？」

「咱們人單勢孤，鬥留雲山莊不過，我這樣做是怕你遭到他們的毒手啊。」

「又是留雲山莊，我跟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爲什麼要如此對付我？」

「我也不太明白，好像是爲了趕山鞭吧。」

「趕山鞭？我那裏來的趕山鞭？」

「聽說趕山鞭只是一種武功，原爲留雲山莊所有，後來該莊出了叛徒，將這項絕世武功盜走了。」

「難道是我？」

「不是你，但你以腰帶做兵刃，使的是趕山鞭的招式，這樣留雲山莊自然放你不過了。」

「這眞是天大的寃枉，我那裏會什麼趕山鞭的招式？」

「我看這樣吧，公子，咱們夫婦都已中毒，除了留雲山莊的獨門解藥，天下無人能救，咱們不如聽他們的，將你所會的招式全部教給他們，這樣他們就不會爲難咱們夫婦了。」

「唉，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你答允了？公子。」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事到如今，不答允成麼？不……不過我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說。」

「妳可知道留雲山莊有一個丫頭名叫俏紅？」

「知道，她可不是丫頭，你如果要以她做交換條件，只怕很難如願。」

「哦，她是什麼身份？」

「她是西門莊主的表妹，姓羅，她爹就是當代武聖量天老人，也是西門莊主的姑父，聽說留雲山莊的絕代武學趕山鞭就是被量天老人帶走的。」

「這就不對了，量天老人一代武聖，他爲什麼要帶走留雲山莊的絕學？」

「我只是聽到傳說，詳情我也不太明白。」

「還有，量天老人既是俏紅的生父，他爲什麼不將她帶走？再說，俏紅就在他們的手裏，爲什麼還要找我？」

「這我也不大清楚。」

「唔，有一件事妳一定很清楚。」

「什麼事？」

「妳是二夫人柳千千，這妳總該不會否認吧？」

「啊，你……」

「不要動，柳千千，別看我身中奇毒，對付妳，我還是有能力的，我只是有點不解，留雲山莊的二夫人身份何等尊貴，妳爲什麼要投懷送抱，讓在下享受妳的身體？」

「別臭美了，我只是西門羽的一個侍妾，何況犧牲一個侍妾換回絕代武功，使西門世家能够叱咤風雲，取代當年武聖的地位，這點犧牲又算得了甚麼？」

「對，只是手段卑鄙了一點，如果傳之江湖，西門世家豈不聲譽掃地？」

「這個……咳！咱們原是不想讓你知道的。」

「紙包不住火的，難道西門羽曾想不到這一點？」

「咱們的計劃原是很周密的，誰知你能够除掉所中的劇毒，連大海也困你不住，祇不過如此一來，俏紅就受了罪了。」

「哦！俏紅怎樣了？」

「俏紅自幼喪母，是跟着西門兄弟一塊長大的，所以她能够不受武聖帶走趕山鞭秘笈的牽連，現在就不同了，她有縱敵之嫌，西門兄弟自然放她不過。」

「她被關起來了。」

「不錯。」

「千千，有一件事，只怕妳還沒有想到。」

「甚麼事？」

「無論是怎樣一種男人，他决不會甘心讓自己的妻妾跟別人睡覺，綠雲蓋頂，是男人最忌諱的，如果他願意讓某一妻妾跟別人睡覺，不管理由如何堂煌，這名妻妾在他的意識中已無足輕重了，千千，這一點妳可曾想到？」

「這個……」

「千千，我不敢說妳無知，只是妳的思想太單純了，想想看，西門羽是何等人物，他會容留一個跟別人睡過的妾侍？我敢担保，自從咱們在嵩山結識之後，他就沒有再親近妳了，對不對？」

「唉！你說的對，看來我是錯了。」

「妳不只是錯了，而且犯了一個極端重大的錯誤，不管他們對我的計劃是成功

或失敗，最後他們不會讓妳活下去的。」

「對，公子，你說我該怎麼辦？」

無情浪子道：「我一時還想不出該怎麼辦，只有一點，咱們都是受害者，應該同仇敵愾。」

「公子，我甚麼都給了你了，請你收留我，我不求名位。」

「這就難了。因爲我是浪子。」

「我願意跟着你浪跡江湖。」

「可是留雲山莊不會放過我的，西門羽志在天下，怎肯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買賣？」

「我不怕，公子，西門羽不把我當人看待，如果再回到留雲山莊，縱然他不殺我，我也不願意再活下去了，留下我吧，公子，我會好好侍候你的。」

「好，我答允留下妳，可是咱們現在還不能在一起。」

「爲甚麼呢？公子。」

「因爲留雲山莊一旦發現妳背叛了他們，一定會全力對付咱們，我還要設法營救俏紅，希望妳能助我一臂之力。」

「公子，我自身難保，怎麼能夠幫你呢？」

「妳過慮了，千千，留雲山莊並不知道妳要背棄他們，在沒有擄到我之前，妳不會有危險的。」

「那……你要我如何幫你？」

「只要告訴我俏紅關在那裏，別的妳就不必管了。」

「在鷹遊島，就是關你那個地方。」

無情浪子問道：「哦！那地方不是叫留雲島麼？」

「那是江蘇省連雲市海外的鷹遊島，留雲島只是他們自己叫的。」

「難怪我問不到留雲島，原來是這麼回事。」

「鷹遊島只是西門世家的田莊之一，他們的主力仍在留雲山莊，不過公子仍不能小看鷹遊島，在該島東端全屬西門世家所有，而且戒備極嚴，等閒人休想闖入一步，公子能夠逃脫，可以說是一項罕有的奇蹟。」

「西門世家在鷹遊島還有些甚麼人物呢？」

「那兒有一個伏櫪農莊，莊主和七郎是留雲山莊長刀隊長和六郎的弟弟，和氏兄弟是刀霸和紅烱的傳人，刀法的凌厲，當代無人能出其右，他的手下還有四大天罡，七大地煞，都是十分可怕的人物，公子人單勢孤，如何救得了俏紅姑娘。」

「妳不必担心這個，我自然會相機行事的。」

「可是，公子，我擴不到你如何向他們交代？」

「妳就說我不怕奇毒，他們會相信的，哦，妳是如何施毒的？我怎麼一點都未發現。」

柳千千道：「毒藥洒在燭心之內，你如何能夠發覺？此種毒藥無色無味，中毒之後就會四肢癱瘓，穴道閉塞，如果不服食西門世家的獨門解藥，雖然不至立即喪命，今後也就成爲一個廢人了，公子中毒之後，仍然生龍活虎，難道你當眞百毒不侵？」

「可以這麼說，哦，千千，那小雪姑娘可是妳同胞姊妹？」

「不，是她在伏牛三兇的手中救我，咱們才相認的，由於咱們長像十分相似，所以也就姊妹相稱了。」

「妳可知道她們的來歷？」

「不知道，跑江湖的女子會有甚麼來歷？莫非公子有甚麼發現？」

「沒有，我只是隨便問問，哦，我該走了，遲了有些不便。」

他們着好衣衫，柳千千再將凌亂的被褥理好，然後依依不捨的道：「公子，明晚如果你還沒有離開濟南，我會在這兒等你。」

無情浪子道：「好的。」

爲了謹慎起見，他不想由大門出去，足尖輕輕一點，縱身上了房屋。

此時月掛中天，清輝無限，除了偶爾傳來幾聲犬吠，濟南城一片岑寂，他辨認了一下方向，然後輕登巧縱，向他寄居的客棧奔去。

「強盜，強盜，捉強盜呀……」

一股尖銳的呼聲忽然由他的腳下响起，他只不過呆了一呆，下面已是燈火通明，鑼聲四應了。

「糟了，如果被人當做強盜，這才是無妄之災呢！」他心中剛在喊糟，一條黑影已然擦身而過，同時飄來一聲冷哼道：「小伙子，你還在發甚麼呆？難道你要跟別人打強盜官司不成！」

這當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他無暇細想，立即彈身而起，跟着那條黑影落荒而去！

最後在一個原亭水榭，流泉淙淙之處，那黑影突然停了下來，他向無情浪子招招手道：「小伙子，過來，此地清靜得很，咱們聊聊。」

此地不只是清靜，而且風光十分宜人，敢情這兒是永固門內的黑虎泉，是濟南城的名勝之一！

無情浪子走了過去，只見此人身材矮胖，滿腮虬髯，身上穿着一件黑袍，頭上戴着一頂闊邊草帽，看年齡，約莫五十不到。

他忽然心頭一動，想到了摘星酒樓店小二的述描，霹靂刀不正是這等裝扮？天下沒有人見過霹靂刀，因爲見過霹靂刀的決不會留下活命。

這是江湖傳說，但這項傳說却人人相信，因此，無情浪子只踏出幾步就停了下來。

黑袍人向無情浪子瞧了一眼，忽然哈哈笑道：「怎麼，你怕死？」

無情浪子哼了一聲道：「霹靂刀名動江湖，但還嚇不倒無情浪子。」

黑袍人道：「那麼，你爲甚麼不敢過來？」

無情浪子道：「只因咱們無怨無仇，在下不想傷你。」

黑袍人忽然雙目暴睜，冷冷盯着無情浪子道：「你認爲能夠打敗霹靂刀？」

無情浪子道：「至少在下還不怕霹靂刀。」

黑袍人微微一笑道：「這趟濟南沒有白跑，總算見到一個不怕霹靂刀的，小伙子，你別聽那老小子胡謅，我並不是霹靂刀……」

無情浪子哦了一聲道：「那麼閣下是誰？」

黑袍人道：「你不必管我是誰，有一筆交易我想跟你談談。」

無情浪子道：「哦，甚麼交易？」

黑袍人道：「消息，咱們彼此交換一項消息，保證兩不吃虧。」

無情浪子道：「閣下想知道甚麼？」

黑袍人道：「那大雪，小雪的出身來歷。」

無情浪子搖搖頭道：「她們不是說鼓書的麼？還有甚麼了不起的來歷？」

黑袍人道：「別裝蒜，小伙子，我說過，咱們彼此交換，兩不吃虧。」

無情浪子道：「遺憾得很，在下實在不知道她們的來歷。」

黑袍人道：「小伙子，難道你不想知道霹靂刀躲在那裏？」

無情浪子道：「在下對霹靂刀沒有興趣，告辭。」話音一落，返身急馳而去。

他奔出不及一丈，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叱喝：「站着。」

「好傢伙，交易不成仁義在，爲甚麼還要不依不饒？」他心裏這麼想，腳下也停了下來，只是他並未回頭，想瞧瞧黑袍人究竟在耍甚麼花招。

他雖是沒有回頭，但十丈之內任何動靜都逃不過他的雙耳，可是他的面色都在逐漸凝重，眉梢眼角竟湧起一片凌厲的殺機。

因爲他聽到風聲颯颯，人影颼颼，敢情黑袍人還帶來了不少幫手。

他緩緩解下腰帶，緩緩擰轉身形，他要以從不輕用的師門絕學，給這般人一點教訓，及舉目向身後一瞧，他面上的殺機消失了，却換來一片錯愕。

敢情別人要對付的竟是黑袍人，跟他無情浪子絲毫無關。

來人共有一十二個，全部勁裝蒙面，手持兵刃，此時已將黑袍人團團圍住起來了。

黑袍人向他們瞥了一眼道：「朋友，你們這是做甚麼？」

一名手持判官筆的蒙面老者道：「咱們在找霹靂刀，請老兄指示一條明路。」

黑袍人道：「你們弄錯了，我並不是霹靂刀。」

蒙面老者道：「這個老夫知道，只要你說出霹靂刀在那裏，咱們決不會爲難你的。」

黑袍人道：「你們找錯人了，我不知道。」

蒙面老者哼了一聲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夫適才已經聽到你跟那小子在談交易。」

黑袍人啊了一聲道：「不錯，咱們是在談交易，你知道那小子說些甚麼？」

蒙面老者道：「老夫當然知道，他說他對霹靂刀的去處不感興趣。」

黑袍人道：「居然有人對霹靂刀不感興趣，這話你可相信？」

蒙面老者道：「你是說……」

黑袍人道：「這件事再也簡單不過，因爲他知道霹靂刀現在何處，所以才對這項交易不感興趣。」

蒙面老者道：「這話不錯，兄弟們快將那小子抓起來。」

無情浪子原是在瞧熱鬧，想不到黑袍人竟然栽贓嫁禍栽到他的身上來了，自然，他不見得對付不了這十二名大漢，祇不過這種糊塗架他實在不願意打，於是，不待對方撲近，他已腳板心抹油，身形幾個起落，便已逃離現場。

此時天近黎明，東方已現出一絲曙光，一個夜晚又過去了，但他這一個夜晚的遭遇，却有點啼笑皆非。

不管怎樣，這濟南城裏危機四伏，幾乎叫人動輒得咎，這種地方實在不願意再耽擱下去！

於是他回到客棧之後，就整理好了自己的衣物，只待天亮即刻離開濟南。

他只是調息了一下，天色已經大明，他正待找店家結算房錢，房門上却已傳來剝啄之聲。

「公子……快開門呀……」

「是誰？」

「我是月兒。」

「哦，請等一等。」

他着好衣衫，打開房門道：「這麼早，有事麼？」

「糟了，公子。」

「甚麼事糟了，快說，是妳們小姐出了麻煩？」

「不是咱們，是你。」

「我怎麼啦？」

「現在城裏盛傳着，說公子知道霹靂刀的下落，甚至有人說你就是霹靂刀，小姐聽到非常着急，要你趕緊離開濟南，擺脫這項是非。」

無情浪子一呆道：「該死的傢伙，他這一信口雌黃可就害苦了我了。」

月兒道：「是誰害了你？」

無情浪子將昨晚在黑虎泉發生之事向月兒說出，然後長嘆一聲，道：「月兒，你可知道那黑袍人及十二名蒙面大漢是誰麼？」

月兒道：「那十二名蒙面大漢八成就是十二天鼠，只有他們從不以眞面目示人，而且正是一十二個，至於那黑袍人，小婢就不知道他是誰了。」

無情浪子道：「看來我只好離開濟南了，只是我對妳們小姐却有點捨不得。」

月兒嫣然一笑道：「咱們小姐也捨不得跟公子分開，所以她要小婢跟着公子，除了服侍公子，也好跟小姐保持連絡。」

無情浪子心頭一跳，暗忖：「這下糟了，我適才說的祇不過是一句門面話，誰知大雪竟叫月兒跟着，平白的多了一塊絆腳石，這該如何是好？」

他正在爲難之際，一片喧囂之聲忽然在門外响起，還有人在大聲吆喝道：「整天藏頭露尾算甚麼英雄好漢？霹靂刀，有種的你就出來。」

月兒面色一變道：「不好，公子，他們已經找來了，快，咱們由窗子走。」

無情浪子搖搖頭道：「走不脫了，不信妳瞧瞧窗外。」

月兒急忙由窗隙處向外面一瞧，果然人影幌動，連後路都已被人堵住了。

這位姑娘可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適才她想由後窗逃走，祇是想跟無情浪子一道去闖闖江湖，既是無法走脫，她也毫不

在乎。

眉兒一挑，雙目中忽然湧出一片殺機，看來這位姑娘已經動了眞火了！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不要生氣，月兒，咱們出去瞧瞧再說。」

他是住在後院，出房門就是一塊草坪，此時草坪之上人頭攢動，少說一點也有百把八十！

他與月兒才一現身，喧囂的聲浪立即靜了下來，這般人原是擠在房門之外的，此時竟然連連後退，一直退到一丈以外，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霹靂刀名震武林，既然有人將他當做霹靂刀，他們怎敢不一退再退？

瞧到他們的窩囊像，月兒忍不住櫻唇一撇，冷冷一哼道：「是那位要找霹靂刀？站出來。」

這片院落之中，聚集着近百口氣勢洶洶的武林中人，他們多數過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打架鬥毆更是家常便飯，可是他們適才還在吆喝着叫霹靂刀出來，現在却全部噤如寒蟬，沒有一個敢吭出一聲，使這片院落靜寂得落針可聞。

這也難怪，因爲江湖傳說，見到霹靂刀的，就得付出生命，事實上，走遍江湖，的確找不出一個見過霹靂刀的活人，生命是可貴的，誰願意去冒這個險？

這次他們來找霹靂刀，祇不過仗着人多勢衆而已，但，如果要某一個人挺身而出那就難了。

月兒再度冷哼一聲：「你們不找霹靂刀了？那就別在這裏衕事，各位請吧。」

沒有人敢面對霹靂刀，他們的確應該退走，只是蓋刀難入鞘，要是就這麼一退今後如何還能再闖江湖？

因此有人開腔，向月兒提出了質問：

「妳是誰？難道妳就是霹……哎呀……」

霹字之後來了一聲哎呀，這聲哎呀却悽厲已極。

人們原是瞧着無情浪子及月兒的，這一聲悽厲的慘呼，立將所有的目光拉了過去。

適才開腔說話的是中條山主祁世光，在黑道羣雄之中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但祁世光是胸膛開了花，傷口兩邊外翻，死狀恐怖已極。

這自然是霹靂刀的傑作了，但在塲的人如此之多，竟沒有一個瞧到霹靂刀是如何殺死他的。

這太可怕了，刀出無形，刀過無聲，如此神奇的武功，豈是血肉之軀所能對付的！

人們的心腔一陣收縮，混身都在冒着冷汗，極度的恐怖使他們在不停的顫慄，每一個幾乎都變得面無人色。

最後有人叫了一聲媽，這般人便狠奔豖突的一哄而散。

人們散了，無情浪子與月兒還在那兒發呆，他們不是霹靂刀，自然也感到霹靂刀的可怕。

月兒一聲嘆息，幽幽道：「你走吧，公子，現在大概沒有人敢向你找碴了。」

聽月兒的口吻，好像不跟無情浪子一道去了，他心中雖是暗暗高興，却故作不解的詢問道：「月兒，這是怎麼說？」

月兒道：「濟南好像已被死神所佔據，在這兒隨時都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我要拗小姐離開，然後到江湖上去找你。」

大雪主婢要到江湖上去找他，還是一個難以避免的麻煩，不過那是以後的事，至少現在不會有人碍手碍脚了。

因此他點點頭道：「好吧，我先走了，替我問候妳們小姐。」

月兒走後，無情浪子立刻找來店家，告訴他死者是江湖仇殺，並給他一些銀両叫他代辦死者的後事。

然後他買了一匹坐騎立刻南下，第一天趕到張夏鎮才歇息，月兒說的不錯，的確沒有人向他找碴，祇不過他覺得打從離開濟南開始，就有人在暗中跟着，看來他的麻煩仍多，可能還是一個不了之局。

祇不過無情浪子不在乎這些，所謂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何況人生如果沒有一點刺激，不只是生活太過平凡，而且也虛渡此生，因爲浪子原本就是不甘寂寞的。

其實他的遭遇離奇怪誕，別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會被他碰到了，此等生活雖是多采多姿，却也驚心動魄，歷盡生死，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忍受的。

西門世家對他百般計算，此事還在沒完沒了，現在無端端的又被人栽了一賍，連那神秘莫測的霹靂刀也惹到他的身上來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認爲「車到山前必有路」，用不着怎樣担心，如果有人問他，車到山前沒有路怎辦？他必然會說：「你難道沒有腿？丟掉車子爬山就是。」這就是無情浪子的性格，他什麼都不在乎。

翌晨由張夏出發，他想趕到泰安歇息，但還沒有到逹界首，一陣蹄聲忽然由身後蓋地而來。

「唔……這回也許是找碴的來了。」

他心中在這麼想着，却不願回頭瞧看一眼，只是韁繩輕輕一收，讓馬兒跑得慢了一些。

他的馬兒一慢，後面的蹄聲不久也慢了下來，同時還响起一聲嬌呼道：「無情公子，咱們終於追上你了。」

糟，他想甩掉絆脚石，結果絆脚石還是跟了上來，因爲他已聽出那是月兒的嗓門，但月兒主婢只有兩個，由蹄聲判斷，來人至少在八人以上，難道……

他再也忍不住了，勒住馬韁，扭過頭去，向身後投下一瞥。

「啊，你們全來了！」

他們包括小雪大雪，星月二婢，武陵公子，以及他的雙婢四僕。

武陵公子哈哈一笑，雙腿輕輕一夾馬腹，馳到他的身側道：「濟南城的熱鬧被你攪散也，你想一走了之，那有這麼便宜的！」

無情浪子道：「何兄說笑話了，在下離開濟南只是避禍而已，怎麼，何兄也在濟南住膩了？」

武陵公子道：「濟南山水瑰麗，風景如畫，那會住得膩？咱們是追你來的。」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追我？爲什麼？」

小雪哼了一聲道：「武陵公子適才說過，濟南的熱鬧被你攪散了，你無情浪子已成了風雲人物，咱們追你只是想跟着你這個大人物也好揚名立萬。」

這是諷刺，是譏誚，是小雪姑娘的一貫作風，她對無情浪子從不假以辭色。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對一個不值得生氣的人他從不生氣。眞正生氣的却只兩個，一個是大雪，另一個自然是月兒了，大雪涵養够深，令人瞧不出她在生氣，只有月兒柳眉倒豎，顯得惱怒已極。

武陵公子再度哈哈一笑道：「無情兄，小弟不是開玩笑，難道你沒有發覺濟南城裏的黑白兩道全都跟了下來？」

無情浪子愕然道：「有這等事？他們是爲了在下？」

武陵公子道：「自然是爲了你無情兄了。」

月兒櫻唇一撇道：「那般利慾薰心之人還不是爲了霹靂刀，公子既已被人栽倒頭上，他們自然放你不過。」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遇到打頭風，那小子可眞是害人不淺。」

武陵公子道：「無情兄，究竟是誰害了你？」

無情浪子就將那晩黑虎泉之事說出，只瞞下私會柳千千之事，然後詢問武陵公子道：「何兄可知道那黑衣草帽，滿腮虬髯之人是誰麼？」

武陵公子道：「可能是砍柴的，不過還不能做準。」

無情浪子道：「砍柴的？」

武陵公子道：「砍柴的就是南山樵子抱老生，此人神出鬼沒，功力極高，是一個不太好惹的人物。」

大雪道：「可是無情公子被他栽贓嫁禍了，解鈴還是繫鈴人，咱們非找到他不可。」

小雪雙目一瞪道：「咱們？妳要跟無情公子去找砍柴的？」

大雪粉頰一紅道：「姊姊誤會了，小妹沒有說要去。」

小雪哼了一聲，柳眉一挑，唇櫻一撇，那副德性叫人瞧着就不舒坦，好在他們邊走邊談，已經到逹界首，無情浪子瞧了一下天色道：「何兄，咱們是在這兒打尖，還是就住在這裏？」

武陵公子道：「咱們又沒有什麼要緊之事，就住在這裏吧，如果要趕到泰安，時間太晚只怕進不了城了。」

無情浪子道：「何兄說的是。」

界首雖然只是一個山鎮，由於傍着官道，因而過往的旅客倒是不少。

他們這一行的人數不算太多，只是最少也得大小六個房間，他們包了一家客棧的後院還不够，武陵公子的四名男僕只得住到前面去了。

住的問題容易解决，不容易解決的是他們之間的矛盾，這是一股不太協調的情緒，像暗潮一般在他們的內心激盪着。

先說武陵公子吧，他的行爲就有點令人不易理解。按他的身份，似乎不應該迷戀一個說書的女子，何況小雪算不得太美，如果拿她跟大雪相比，無論姿色與風度，她都差了一大截，那麼除非武陵公子別有所圖，他是不會喜愛小雪的。

其次是他跟出濟南，追上無情浪子，這項行動也使人莫測高深，原先武林羣雄雲集濟南是爲了貪圖霹靂刀，現在這般人跟上無情浪子，還是同一個目的。

但武陵公子分明知道無情浪子不是霹靂刀，他來湊這份熱鬧豈不是枉費心力，可是他畢竟來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再說小雪吧，這個女人像極了柳千千，連神情舉止幾乎都毫無差別，惟一不同的是柳千千跟無情浪子有合體之緣，而且對他體貼入微，千依百順，但小雪却對他瞧不順眼，由相識至今天從不假以辭色。

這些無情浪子不會放在心上，因爲這樣的一個女人，根本引不起他的興趣，只是她爲什麼要跟着一道來？也是在打霹靂刀的主意？

大雪說過，她們是紅楓谷的二十四徒，到濟南說鼓書是幌子，實際是爲霹靂刀來的，就算是這樣吧，但他們分明知道無情浪子不是霹靂刀，爲什麼還要如此的陰魂不散？

難道他們是要利用他？難道這又是一項陰謀？

這些問題像一團亂髮，剪不斷，理還亂，無情浪子雖是心胸豁達，也難免感到一些困擾。

其實感到困擾的決不只他一個，武陵公子，小雪大雪，他們全都夜不成寐，在房間裏皺着眉頭想心事。

大雪是這般人中最穩重的一個，只是她的困擾似乎比無情浪子還多，她坐在一張半桌之前，用雙手托着香腮，目不轉睛的向油燈瞅着，一個時辰過去了，她連姿態都沒有改變一下。

月兒鼓着腮帮子在房裏走來走去，不時向大雪投下一瞥，一副想說什麼又不想說的神態。

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哼了一聲，道：「小姐，我眞不懂，大小姐爲什麼要那樣——」

大雪沉吟半晌才長長一吁道：「月兒，大小姐的事妳最好少管，其實妳就是想管又有什麼用？」

月兒道：「怎麼沒有用？咱們可以告訴無情公子。」

大雪道：「月兒，妳千萬不能這麼做，要是讓大小姐知道了她決不會饒妳！」

月兒櫻唇一撇道：「小姐眞是的，小婢不敢告訴無情公子難道妳也害怕？」

大雪幽幽道：「月兒，我的確有些害怕，因爲此事牽涉極廣，咱們不得不有所顧慮。」

月兒道：「小姐，咱們總不能眼看着就這麼發展下去，妳既然喜愛無情公子，就應該拿出勇氣來。」

大雪道：「好啦，月兒，我要睡了，有話明天再說吧。」

有話明天再說，月兒可蹩不下去，待服侍大雪睡下之後她就溜了出來。

大雪的房間與無情浪子近在咫尺，中間只隔了一個武陵公子，只是這般人全都耳聰目明，如果她去叫無情浪子的房門，難保不被別人聽到，她考慮了一下，終於忍了下來，她止待擰身退回，一條人影忽然由無情浪子的房間射出，行動矯捷，急若飄風，向東方山區急馳而去。

月兒已瞧出那人影正是無情浪子，來不及招呼大雪，足尖一點地面，一逕跟了

下去。

經過一陣追逐，終於被她追上了，但目光所及，她竟然心頭一懔。

敢情前面是一片山坡，無情浪子正立在山坡之上，十二名蒙面大漢圍在他的四周，好像是傳說中的十二天鼠。這般人行動詭秘，從不以眞面目見人，但武功極高，江湖黑白兩道對他們都不敢輕易招惹。

十二天鼠找上了無情浪子，已經够叫他頭痛的了，月兒還發覺在那石後草隙之中，隱藏着不少瞧熱鬧的。

所謂不吃鍋裏飯，不同鍋邊站，這般人既不是什麼信男善女，他們暗中潛伏，自然是心存異圖了。

月兒在爲無情浪子担心，他却顯得輕鬆已極，口中打了一個哈哈，沖着十二天鼠雙拳一抱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難道各位瞧不出在下是被人栽賍嫁禍？」

十二天鼠中那名蒙面老者哼了一聲道：「就算砍柴的是栽賍嫁禍吧，中條山王祁世光的死又該如何解說？」

無情浪子道：「閣下瞧到祁世光是在下所殺？」

蒙面老者道：「瞧不瞧到都是一樣，反正你無情浪子脫不了殺人之嫌。」

無情浪子道：「這麼說各位認定在下就是霹靂刀了？」

蒙面老者道：「可以這麼說。」

無情浪子道：「十二天鼠名噪武林，但天鼠仍是鼠輩，閣下不怕霹靂刀剁掉你的鼠頭？」

蒙面老者大怒道：「無情浪子，你太狂了一點，十二天鼠既敢找上你，就不會在乎你是不是霹靂刀，說得明白一點，只要你交出霹靂刀，老夫等扭頭就走，否則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無情浪子道：「這麼說咱們只有訴諸武力了，你們上吧。」

對十二天鼠，他不敢掉以輕心，因而解下了從不輕用的藍腰帶，眼觀四面，嚴陣以待。

十二天鼠也同時發動了攻勢，由六個不同的方位，向無情浪子展開了兇猛的攻擊。

他們的攻擊方式十分特殊，是以兩個人列爲一組，兩人一前一後，前面的主攻，後面的用一隻手附着前面的後胸，替他增加功力。

十二天鼠的功力原本就高，每一個都可列入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現在他們將十二人變爲六個，這六人藉聯手傳力使功力又增加了一倍，試問當今之世有誰能承當他們六人聯手的全力一擊？

無情浪子雖是第一次與十二天鼠交手，他一目之下就已經明瞭他們的用意，但他却長長一吁道：「各位這是存心要在下好看，那就怨不得在下出手無情了。」

他說話之間，腰帶已經出手，但見勁風橫溢，藍霞滿天，在一陣密雷似的輕响之中，十二條人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般摔了出去。

這只是一招，一招之中十二天鼠就敗得如此之慘，他們摔到一丈以外，沒有一個能够立起身來。

無情浪子繫好腰帶，目光向四週掠了一眼，嘴角牽起一絲冷酷的笑意，他知道四週潛伏着不少心存叵測之人，此時這般人又倉皇的悄悄溜走，如果是他敗了，可能會狗搶骨頭，好戲連台，這都是名利二字誤盡天下蒼生。

惟一沒有溜走的是月兒，她雀躍着向無情浪子奔來：「公子，我適才替你担心死了，想不到你的武功竟如此之高。」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妳看走眼了，月兒，並不是我的武功高，只是這十二隻老鼠太過不濟。」

月兒撇撇嘴道：「你騙人，十二天鼠有多少斤兩，我還能不知道。」

無情浪子一笑道：「我說的是眞話，妳不相信那就算了。」

月兒道：「算了？那有這麼便宜，你非將適才那一招教給我不可。」

無情浪子道：「好，教你，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月兒道：「什麼條件？你說。」

無情浪子道：「那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等我想到了再告訴妳。」

月兒道：「你睹說，我不依。」

月兒在撒嬌，無情浪子眞有點拿她沒有辦法，幸好有人接了腔，總算替他解了這一困難。

「別胡鬧，月兒，別人的師門絕藝怎能隨便教人。」

說話的是大雪，人還在十丈以外，語音却隨着山風送了過來。

此時一彎新月，斜掛夜空，迷朦的月色，襯着青青山巒，令人有一種如烟如霧，如詩如畫之感，此番景色已經够迷人的了，再加上一個美如仙姬的大雪，景象之美，如同置身在圖畫之中。

無情浪子呆呆的瞧着大雪，直待她立在他的身前，還是那麼如痴如醉的向她瞧着。

大雪粉頰一紅，嬌嗔道：「你是怎麼啦？公子。」

月兒噗哧一笑道：「八成是嫦娥下了界，將公子的魂兒勾去了。」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妳說對了，月兒，我當眞有些神不守舍了。」他說話之際，脚下緩緩向一側走去，因爲十二天鼠已站了起來，有幾個失去幪臉的黑帕，現出一張慘白的臉頰。

他們見無情浪子走來，神情大爲緊張，那位幪面老者似乎是十二天鼠的老大，他雖是內傷慘重，仍挺身而出，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已經栽了，你還待怎樣？」

無情浪子道：「你放心，無情浪子決不屑落井下石，在下來找各位，只是想解釋一下咱們之間的誤會而已。」

蒙面老者哼一聲道：「請說。」

無情浪子道：「在下不是霹靂刀，各位應該相信，天下沒有人認識霹靂刀的活口。在下如果是他的話，各位就不會瞧到明天的日出了。」

他沒有說錯，走遍江湖，找不到一個認識霹靂刀的是事實，他現在如果要留下十二天鼠的生命，他們必然瞧不到明天的日出也是事實，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們怎能不信？

於是蒙面老者嘆息一聲道：「這是咱們的錯，少俠還有什麼指教？」

無情浪子道：「在下適才被迫出手，實是情非得已，謹以至誠，表達在下的歉意。」

蒙面老者道：「好說，這是咱們咎由自取，不敢怨恨少俠，告辭。」

十二天鼠踉蹌着走了，無情浪子却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人不爲利，誰肯早起，利，是人人追求的，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像十二天鼠這樣毁掉得來不易的盛名，豈不可惜。」

大雪知道無情浪子的心意，輕輕道：「他們說過了，這是他們咎由自取，公子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夜色已深，咱們回去吧。」

無情浪子道：「好的。」

在返回客棧的途中，月兒忍不住櫻唇一噘道：「小姐，此地別無他人，妳爲什麼不說？」

大雪道：「不要胡鬧，月兒，有什麼好說的？」

月兒道：「小姐，妳……唉……」

無情浪子道：「月兒，有什麼事妳這麼着急？」

月兒道：「還不是爲了你……」

無情浪子一怔道：「爲我？這話怎麼說？」

大雪道：「其實沒有什麼，只是人心險惡，咱們在爲你担心而已。」

無情浪子道：「多謝妳們關心，我會照顧我自己的。」

大雪幽幽道：「公子久走江湖，自然知道照顧自己，不過世間有所謂笑裏藏刀，越是向你親近的人，可能越不可靠，希望公子對任何人不可大意。」

無情浪子點點頭道：「姑娘說的是，在下會多加一份小心的。」

他們回到客棧，立即分別就寢，翌晨由界首出發，那般暗中跟隨的黑白兩道，忽然銷聲匿跡，再也見不到半隻人影，武陵公子不禁詫異道：「奇怪，咱們那些跟班的怎麼不見了？」

小雪道：「那還用說，有你武陵公子在，縱然是兇神惡煞也要退避三舍。」

武陵公子哈哈一笑道：「姑娘太抬高在下了，不過咱們這一行之中，的確有讓他們退避三舍的高人，只是並非在下。」

月兒道：「武陵公子名滿江湖，怎麼也客氣起來了？」

小雪叱喝道：「月兒，咱們說話也有妳插嘴的份？妳們小姐寵壞了妳了。」

月兒小嘴一噘，滿臉忿怒之色，只是不敢回嘴，無情浪子故意岔開話題道：「何兄遊踪萬里，可曾遊過泰岱？」

武陵公子道：「泰岱廣大不如太行，高峻不如華嶽，奇秀變幻更不及黃山匡廬雁蕩峨眉諸山，只不過徒具虛名罷了，所以小弟並未遊過。」

無情浪子道：「何兄說的是，不過泰岱萬笏拱天，氣象嚴嚴，正大雄渾，自有特色，所以歷代君主巡狩，必至魯境封泰山，禪梁父，以誇示四夷，因而我國五嶽仍以泰岱爲宗。」

武陵公子哈哈一笑道：「照無情兄這麼一說，小弟倒是不能不到泰岱一遊，好在面前就是泰安，咱們在這地方耽擱一二日可好？」

無情浪子是急於前往鷹遊島，但讚揚泰岱好是他提出來的，他總不能出爾反爾，於是表示贊同道：「何兄如有興趣，在下一定奉陪，咱們今晚歇在泰安，明天盡一日之遊如何？」

武陵公子道：「好，兩位姑娘是否也有興趣？」

小雪道：「兩位公子有此雅興，咱姊妹當然願附驥尾。」

武陵公子道：「多謝兩位姑娘。」

大雪沒有表示意見，有關她們姊妹的事，一向是由小雪作主的，但禮不可失，所以武陵公子仍多謝她們兩位。

他們按原定計劃，在泰安縣城歇了一晚，翌晨天剛破曉，就向泰岱出發。

泰山在泰安縣北，一般遊客多自岱宗坊登山，經紅門，頭天門，歇馬崖，二天門，五大夫松，十八盤，至南天門碧霞宮住宿，但無情浪子一行只準備作一日之遊，因而當日晌午就趕到了泰山絕頂「封禪台」，在此地俯視齊魯，空青萬里，只覺造化神奇，天地皆小了。

他們用過野餐之後，小雪拉住大雪，帶着星月二婢在一片松林中歇息，武陵公子却與無情浪子指指點點，在談論着泰嶽諸峯的瑰麗景色。

他們立身於「封禪台」後的奇險之處，身後不足三步，就是下臨無地的萬丈懸崖，此時武陵公子突然一掌拍出，擊向無情浪子後心，掌勢十分凌厲，如同驚雷驟發。

無情浪子決未想到武陵公子會驟下毒手，待心生警覺之際，已被一股強大的力道撞得飛了起來，武陵公子存心要他的命，這一掌已用上十二成的眞力，就算他是鐵打的金剛，摔下萬丈懸崖也會支離破碎。

武陵公子向無情浪子瞧着，直待他下墜的身子隱沒在雲霧之中，才算放下了一件心事。

「嘿嘿……一山難容二虎，這可怪不得我。」

武陵公子笑了，他十分欣賞這項傑作，祇不過他笑聲未落，身後突然响起一聲陰森森的冷哼道：「你錯了，武陵公子，你不是虎，最多只能算是一隻兇殘狡猾的野狐罷了，你平白無故的暗算無情浪子，咱們姊妹就放你不過。」

武陵公子先是一怔，及至見說話的是大雪，竟然縱聲狂笑起來，他當眞像一條兇殘狡猾的野狐，這笑聲之中充滿了可怕的殺機，面色一沉道：「姑娘，妳心痛了，是麼？其實這不能怪我，只怪妳不該喜愛無情浪子，再說，個姑娘家無論怎樣美麗，都不應孤芳自賞，妳爲什麼不跟妳的姊姊學學？」

無情浪子遭到暗算，似乎爲大雪帶來極大的刺激，她的粉臉，一片蒼白，雙目凝光瑩瑩，但却沒有讓它墜落下來，她不願與武陵公子爭論，只是回頭對月兒說道：「月兒，動手！」

月兒原就瞧不起武陵公子，早已躍躍欲試，大雪叫她動手，她自然應聲而出，她們雙方的距離，約莫一丈以上，月兒脚下一挪，便已越過八尺。

—未完—

長篇武俠連載

八仙鬥八魔

諸葛青雲・文
成　子・圖

濁世神仙　初逢岳陽樓頭

這是一座名樓！

雖然有滕子京爲之重修，杜子美爲之吟詩，范仲淹爲之作記，但使這座名樓——岳陽樓，之所以成爲「名樓」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是一首七言絕句——

「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靑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這首詩兒，看上去有點仙氣，相傳正是世稱「八洞神仙」中的「純陽子」呂洞賓所作，

呂洞賓的傳世仙跡頗多，有極爲神奇的飛劍斬黃龍，有極爲怪誕的度化梅柳精，更有極爲風流的三戲白牡丹等。

據說，他經常飄然一劍遊戲人間，但又有誰曾經當眞看見過這位金丹道就，黃鶴高飛的純陽仙人呢？

前面那首七絕中的第三句說得好，「三醉岳陽人不識」，或許純陽仙人如今正變化面目，在「岳陽樓」中買醉，只是一般人均屬肉眼凡胎，認不出濁世神仙而已。

來，我們把眼睛放得亮點，仔細看看岳陽樓頭的遊客。

時屬秋晨，遊客不多，數來共有六位。

這六人之中，有五人顯然是極爲凡俗的普通墨客騷人，只有一位好像氣宇不同，有些仙風道骨，高朗出塵模樣！

但這人如果眞是遊戲人間的濁世神仙，則他也不會是呂洞賓，而是雖與呂洞賓同列「八洞神仙」，却屬於後起之秀的韓湘子。

因爲他不僅一襲青衫，年少翩翩，風神絕世，手中更持着一管碧白色的玉笛。

又有人上樓了，上樓的是位相貌兇惡，身材高大的披髮頭陀。

除了手持玉笛的青衫少年之外，其餘五個遊客，一見這披髮頭陀走上樓來，便即面色微變，紛紛離去。

青衫少年見狀，劍眉雙挑，冷笑說道：「通化大師，你這『神環魔僧』的名頭，威風確不在小！」

披髮頭陀目光一注青衫少年，怪笑說道：「韓施主眞好膽氣，果然單人赴約！」

青衫少年軒眉答道：「通化大師，你『神環魔僧』之號，雖然名震三湘，但我韓劍平的『玉笛韓湘』四字，在當世武林中，自信也非弱者！」

通化頭陀點頭說道：「兩湘一帶自誇雄勇，東遊那萬仰韓湘」，就照兩湘傳誦武林的歌謠看來，韓施主的『玉笛韓湘』盛名，確不在我這『神環魔僧』之下。」

韓劍平劍眉雙挑，傲然問道：「魔僧雖來，但魔道、魔尼，却爲何不見？」

通化頭陀縱聲狂笑道：「韓施主問此則甚，難道你還想獨鬥三魔不成？」

韓劍平以雙目神光，略注手中玉笛，忽然朗聲吟道：「手持白玉笛，談笑却千魔！」

通化頭陀扭指雙劍，哈哈笑道：「韓施主眞是豪情萬丈，令人欽佩，可惜今日不僅『神劍魔道』與『神拂魔尼』，不能來到『岳陽』，連我『神環魔僧』，也未準備與韓施主切磋過手。」

韓劍平聞言一愕，但立即搖頭冷笑道：「通化大師，你到底在玩甚麼花樣？韓劍平由我『雁蕩』蝸居，遠來赴約，願以一笛會三魔，

難道你們這一向兇橫霸道，傲視武林的『方外三魔』，竟會對我怯陣不成！」

通化頭陀冷然答道：「韓施主，你這『怯陣』二字，未免太藐視了『方外三魔』，我只是想與你把這場約會，改個時期地點而已——你若當眞自視太高，貧僧便在這『岳陽樓』上，向你請教幾手神功絕藝，亦無不可！」

韓劍平劍眉一揚問道：「你們想改在何時何地？」

通代頭陀應聲答道：「明年重九，南海普陀！」

韓劍平微覺一驚，訝然問道：「南海普陀，不是女海寇諸葛飛瓊的巢穴所在麼？」

通化頭陀點頭笑道：「明年九九重陽，是諸葛飛瓊的雙十壽辰，一干武林友好，準備爲她大舉稱觴，並賀號爲『魔鈴公主』！我三妹與諸葛飛瓊的交情極厚，遂靈機一動，要貧僧來向韓施主改訂時地，想把這場定然精采絕倫的『一笛鬥三魔』，作爲對諸葛公主的別緻壽禮！」

韓劍平聽得啞然失笑說道：「妙極！妙極！想不到我『玉笛韓湘』韓劍平，竟被『神拂魔尼』玉師太，當作向什麼『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祝壽的別緻禮物！」

通化頭陀伸手入懷，取出一張大紅柬帖，向韓劍平晃了晃，怪笑說道：「韓施主，這是一份壽柬，你若肯接此柬，便把約期改到明年的九九重陽！若不肯接柬，便由貧僧立即請教，或是下樓同往『洞庭湖』上一會！」

韓劍平略一沉吟，通化頭陀又復厲聲笑道：「韓施主，你要知道，明年九九重陽，南海普陀，羣魔畢集，豈不正好合了你適才所吟的『手持白玉笛，談笑却千魔』兩句壯語？」

兩句壯語，激發了韓劍平的百丈豪情，一揚手中白玉笛，指着通化頭陀，軒眉狂笑叫道：「大師，柬來！」

通化頭陀久聞韓劍平盛名，雖改約時地，也想藉機試試這位「玉笛韓湘」的內功氣勁，究竟到了甚麼地步了，故在聞言之下，暗凝眞力，甩出手中大紅壽柬，並怪笑連聲說道：「韓施主快人快舉，請接此柬，貧僧於明年九九重陽，在南海候教！」

韓劍平看出對方是凝聚眞力出手，使那張大紅壽柬，化成一片飈輪電轉，並微帶破空銳嘯的紅雲飛來，便知這位名震三湘的「神環魔僧」，要暗中稱量稱量自己的內家功力！

他身懷絕藝，那甘示弱？遂微揚手中玉笛，笑吟吟地叫道：「大師，韓劍平遵命接柬，我們且等明歲重陽，在南海普陀，好好比劃比劃！」

說也奇怪，韓劍平這管玉笛，好似是有絕大吸引力，只向空中略舉，便把那片急旋紅雲吸住，黏在笛端，依然還原成一張大紅壽柬，

通化頭陀見狀，知道「玉笛韓湘」韓劍平名不虛傳，業已把「先天太乙眞氣」，練到隨意收發，並能轉注外物的極爲高明地步——遂合掌當胸，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含笑說道：「韓施主『玉笛韓湘』之名，果不虛傳，貧僧就此告——」

他就此「告別」的最後一個「別」字，尚未出口，忽然聽得有人怪笑說道：「見人吃飯肚子餓，聽人飲酒饞癮發！諸葛飛瓊小妮子既在普陀稱觴，那頓筵席，必然山珍羅列，海味畢陳地，極爲豪華豐盛！和尚是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懷，何況又是慷他人之慨？你且把那壽柬，也給我老花子來上一份如何？」

這幾句話兒，把「神環魔僧」通化頭陀，及「玉笛韓湘」韓劍平，都聽得大吃一驚，心中好不慚愧！

因爲以他們的武學修爲，江湖身份，應該是金針落地，十丈可聞，爲何有第三人在這「岳陽樓」頭，竟會毫無所覺？

他們正在相顧愕然之際，靠西面角上的桌椅之下，鑽出一位亂髮蓬飛，鶉衣百結的老年乞丐！

這老乞丐剛一出現，便似猜透「玉笛韓湘」韓劍平的心意，向他呵呵笑道：「韓相公你不要臉紅，我老花子喝多了酒，從昨夜便睡在這『岳陽樓』上，除非你眞是八洞神仙中的韓湘子，能掐會算之外，決猜不到會驀然鑽出個第三人來！」

說到此處，轉面又對「神環魔僧」通化頭陀笑道：「大和尚，你看我老花子窮得以天爲廬以地爲席！終日衣不蔽體，食不餬口，夠多可憐？能不能發發慈悲，給我一份壽柬，也好讓我到時趕去，混上一頓飽吃飽喝！」

通化頭陀何等眼力！早就看出這老花子，雖然周身襤褸，滿面風塵，但骨相清奇，口氣極大，分明是位江湖異人，遂淡然一笑，應聲問道：「老花子何德何能？竟想參與南海普陀的重九稱觴大會？」

老花子搖了搖頭，含笑答道：「大和尚，你這句『何德何能』，眞問得太以捉狹，窘苦了我！老花子既不敢稱魔，又不配稱俠，更不是甚麼以兩大十三小，十五枚『攝魂魔鈴』威震東南的女海盜，我所有的德能，無非沿門托鉢，打狗偷鷄，以及拍拍富貴人家馬屁，唱上幾段祝福頌壽的『蓮花落』——」

通化頭陀「哦」了一聲，揚眉笑道：「就憑你會唱祝福頌壽的『蓮花落』之上，我便給你一份重九壽柬便了！」

說話之間，便已探手入懷，等到話音了時，右掌微翻，一片電漩紅雲，幾乎比第一次擲向「玉笛韓湘」韓劍平時，其勢更疾，對着老花子的胸前飛到！

老花子見狀，滿面驚惶神色地，高聲道：「乖乖，我的大和尚！你怎麼要我老花子好看，在這壽柬之上，施展稱絕三湘的『羅漢勁』和『金剛力』呢？幸虧老花子向有法寶隨身，可以勉爲其難，否則冒冒失失地，伸手一接，不被你震下『岳陽樓』去才怪！」

話音剛落，壽柬所化紅雲，業已帶着破空微嘯，飄到當頭！

通化頭陀聽這老花子既能叫出諸葛飛瓊所使用的兩大十三小，十五枚「攝魂魔鈴」，又能叫出自己用在壽柬上的「羅漢勁」、「金剛力」，更滿口「乖乖大和尚」的亂佔便宜，心頭不禁又驚又怒，暗忖倒要看看對方有什麼隨身法寶？怎樣接取這份經自己暗凝功勁，頗爲霸道的重九壽柬！

誰知他猶念未了，那份重九壽柬，果然已被老花子的隨身法寶，接在手中，但所用出奇手法，使通化頭陀更氣，且也更驚，不願再多糾纏，一聲「阿彌陀佛」佛號起處，人飄數丈，便在這「岳陽樓」上，消失蹤跡！

原來那老花子見壽柬所化急旋紅雲飛到，竟不慌不忙地，微一俯身，自腿上揭下一片好像還帶有膿血的膏藥，右手略揚，恰好便將當空壽柬黏住！

他這用腿上所貼膏藥，當作隨身法寶，黏取飛來壽柬之舉，雖嫌刻薄氣人，但身未搖，步未晃，却能把柬上所挾的「金剛力」、「羅漢勁」，一齊卸諸無形，顯然確是一位身懷絕藝的風塵異人，罕世高手！

「神環魔僧」通化頭陀兇狡知機，知道自己單獨對付一位「玉笛韓湘」韓劍平，業已難佔便宜，如今再加上這位怪老花子，豈非形勢更惡？還是及早抽身，走爲上策！

「玉笛韓湘」韓劍平面含微笑，冷眼旁觀，見「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一走，遂站起身形

，向老花子長揖笑道：「老人家上姓高名，你施展得好高明的『混元神功』，令韓劍平欽佩無似！」

老花子取下重九壽束，仍把那張膏藥，貼向腿上，目注韓劍平，笑嘻嘻地答道：「我的『混元神功』，未必能高於你的『先天太乙眞氣』，韓老弟何必太謙？我們多年神交，你還要問我名，豈不該打？」

韓劍平聽得愕然說道：「老人家，你這多年神交』之語何來？莫非韓劍平眼拙——」

老花子不等韓劍平話完，便即哈哈笑道：「韓老弟，我們共度了千餘春秋，還不能算是『多年』？同列八仙之位，還不能算是『神交』？只不過你的『玉笛』招牌，現在手中，我的『酒葫蘆』及『鐵拐』招牌，却還在那桌兒底下而已！」

話完，立即在他方才現身的桌椅之下，取出一隻朱紅色的大酒葫蘆，及一根沉重鐵拐！

韓劍平聞言，方知老花子把自己比做「八洞神仙」中的「韓湘子」，他則以「李鐵拐」自居，不禁失笑說道：「老人家詼諧玩世，妙趣橫生，但還望賜告姓名，才好稱謂！」

老花子怪笑道：「天下巧事極多，你的外號叫做『玉笛韓湘』，你就姓韓！而我的這副邋遢骯髒形相，也有點像『李鐵拐』，我就姓李——」

韓劍平笑道：「李老人家——」

老花子連連搖手，截斷他話頭說道：「韓老弟，你這『老人家』長，『老人家』短的，眞叫得我毛髮悚然，彷彿有點隨時都要兩脚一伸，用黃土埋身的不祥感覺！我得趕緊告訴你名字，我名叫李玄，號稱太黑——」

韓劍平聽了他的名號，再看看對方那邋遢骯髒的一身黑皮肉，不由有點忍俊不禁！

李玄拔開酒葫蘆蓋，喝了兩口，咂咂嘴唇，又復說道：「我這『玄』字，是我父母所賜，『太黑』兩字，却是我自己所起！韓老弟文通武達，滿復經綸，大概總猜得出我爲何以這『太黑』爲號之意？」

韓劍平搖頭笑道：「老人家妙理玄機，韓劍平愚昧難測！」

李玄雙睛一瞪，又似眞怒又似佯怒地叫道：「韓老弟，我警告你，你以後叫我李玄，李太黑，或是李兄均可，就是不許再叫老人家，否則我便用我腿上膏藥，當作暗器打你！」

韓劍平蹙眉苦笑，長揖說道：「李兄，小弟知罪！」

李玄揚眉笑道：「這就對了，告訴你？唐朝有位詩仙，姓李名白，又稱太白！我則勉强可以算上酒仙，姓李名玄，號稱太黑！豈不使詩酒二仙，一白一黑的千古相映成趣？」

韓劍平點頭笑道：「李兄的這種設想，確實有趣！」

李玄見韓劍平誇讚自己，遂越發得意地，哈哈笑道：「何況我天生一身黑皮黑肉，自號『太黑』，也免得再受旁人譏笑！但有樁事兒，必須向韓老弟說明，就是李太黑人黑名黑，對付起奸邪之輩，手下更黑！只有一顆心兒，却保證赤紅，絕對絲毫不黑！」

韓劍平聽得劍眉雙擧，目射神光，狂笑吟道：「當道豺狼多黑手，江湖豪俠有紅心！李兄，就衝你這『一心不黑』之語，韓劍平便當敬你三杯——」

李玄搖頭笑道：「韓老弟，你又說錯了，我已經告訴你我是酒仙，三杯之數，怎會過癮？你應該好好請我喝上個三五十斤才對！」

韓劍平深喜對方豪邁率直，極爲風趣，遂點頭笑道：「使得！使得？小弟命人準備百斤美酒，奉陪李兄同往湖中一醉！」

李玄微笑說道：「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如今自然是遨遊『洞庭湖』的最好季節！但我要與韓老弟商量一下，我們可否先在這『岳陽樓』上小飲，等到過了正午後，再往湖中盡興！」

韓劍平笑道：「李兄莫非有約？」

李玄微微一笑，搖頭答道：「我並非有約，只是曉得有個人兒要來，倘能和他見面？談得投機，好處却眞不小呢？」

韓劍平聽出興趣，繼續問道：「李兄，此人是誰？」

李玄雙眼一翻，看着韓劍平，以一種詭秘神情，含笑說道：「此人也是我們的『多年神交』，與這『岳陽樓』頗有關係，名氣好比你我更大一些——但到底是他使這『岳陽樓』出名了，還是這『岳陽樓』使他出名，我就弄不十分清楚的了！」

韓劍平失笑問道：「李兄，你莫非是在等那位『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的純陽仙人呂洞賓麼？」

李玄點了點頭，呵呵笑道：「韓老弟猜對了，常言道『物以類聚』，你是韓湘子，我是李鐵拐，我們不等呂純陽，難道要等他的只有白牡丹麼？」

韓劍平一笑道：「李兄咳唾之間，均具妙趣！」

李玄搖頭晃腦地，怪笑說道：「不是妙趣，只是我們的目光，比常人看得遠澈一點而已！就拿老弟適才所唸的『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呂洞賓』兩句詩兒來說，常人都道意境曠達，詩有仙氣，我却看出其中含蘊着無窮抑鬱！」

韓劍平「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這兩句詩中，有何抑鬱？李兄定然又有高論，韓劍平願聞其詳！」

李玄喝了幾口酒兒，含笑說道：「抑鬱之處，全在『人不識』三字！要知道神仙對於神仙，互相平等，不會有所奉承傾慕，只有凡人對於神仙，才覺得高不可攀，偉大無比——呂純陽駕臨岳陽樓，倘若被人認出他是神仙，則生意無疑立即興隆，一般凡人必然頂禮膜拜，求他畫符念咒，降妖捉鬼，煉丹賜藥，却病延年，夠有多麼得意？多麼神氣？誰知他連來三趟，無人能識，只把他當作一個跑江湖賣假藥的窮道士，冷冷清清，不加理會，却又夠有多麼失意了？多麼喪氣？常言說得好，酒入愁腸愁更愁，他若不是藉酒澆愁，越喝越覺窩囊，越喝越覺彆扭，請想旣是仙人，飲些凡酒，如何會醉了？總算他是位懷才不遇的仙人，胸襟比較曠達，才把下面一句寫成『朗吟飛過洞庭湖』，倘若換了位懷才不遇的凡人，滿懷抑鬱！想不開之下，難免會變作絕命詩，要寫成『長號跳入洞庭湖』呢！」

韓劍平擧起酒杯，一傾而盡，軒眉大笑說道：「李兄，除了你這絕世奇人外，怎會有如此絕世奇論？韓劍平聞所未聞，欽服無似！」

李玄怪笑說道：「故而古往今來，對於『岳陽樓』的歌詠雖多，能博得我這怪老花子讚賞的，不是杜子美的五言千古絕唱，也非范希文的兩字憂樂關心，而只是一幅白描聯語！」

韓劍平含笑說道：「甚麼聯語？李兄不妨唸來，使小弟欣賞欣賞！」

李玄搖搖葫蘆，喝了兩口，濃眉一挑，朗聲吟道：「呂道人，太無聊，八百里大湖，飛過去，飛過來，一個神仙誰在眼？

范秀才，眞多事，數十年光景，甚麼先，甚麼後？萬方憂樂獨關心！」

韓劍平聽得拍案讚道：「此聯高超洒脫，確是白描聖品，應當爲之浮一大白！」

李玄苦笑說道：「韓老弟，你還要浮一大白？我這葫蘆之中，都快沒有酒了！」

韓劍平正待命人替他在葫蘆之中，灌滿美酒，李玄忽然微一側身，搖手笑道：「韓老弟，你少時再替我買酒，如今呂純陽已到，他快上『岳陽樓』了！」

韓劍平固知李玄喜愛詼諧，遂含笑問道：「李兄，你等呂純陽來則甚？是要請他畫符唸咒，還是降妖捉鬼？」

李玄搖頭笑道：「都不對，我是窮極無聊，想學他一椿絕技！」

韓劍平笑道：「李兄想學甚麼絕技？是他『飛過洞庭湖』的身法？還是『飛劍斬黃龍』的劍法？」

李玄怪笑說道：「他度洞庭湖的身法，斬黃龍的劍法，以及『三戲白牡丹』的風流解數，雖均極爲高明，但學會之後，却對於我這身襤褸，毫無帮助！」

韓劍平聽出對方語意，恍然笑道：「莫非李兄是想學他的『點石成金』手段？」

李玄連連點頭，縱聲狂笑說道：「世人結交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我若學會了呂純陽的『點石成金』手段，豈不可大搖大擺，吐氣揚眉地，來個廣事結交，不至於只有你這『玉笛韓湘』，才肯青眼獨垂，不嫌我窮老骯髒，和我交友，請我吃酒！」

說到此處，果自「岳陽樓」下，緩步走上一位青袍道士。

韓劍平閃目打量，只見這位道士神情瀟洒出羣，肩露劍柄，手持拂塵，五綹長鬚飄動胸前，果然是一副傳說中的純陽仙人打扮！

這青袍道士，才一登樓，李玄便用鐵拐柱地，一瘸一跛走將過去，伸出一隻汚黑右掌，陪笑說道：「道長，你發發慈悲，佈施我老花子幾個酒錢好麼？」

青袍道長目光在李玄的全身上下，微一打量，便伸手入懷，取了一錠黃金遞過！

韓劍平見那錠黃金，足有十兩，不禁含笑說道：「好大方的道長，好造化的花郎！」

李玄雙眼一瞪，回頭看了韓劍平一眼，怒聲叫道：「你們這種酸秀才，懂得甚麼？不要眼紅，這錠金子分明是一文不值的假貨！」

青袍道長聞言一愕，手中拂塵微擺，向李玄揚眉道：「老花兒，你怎知這錠黃金，是一文不值的假貨呢？」

李玄柱拐卓立，目注青袍道士，哈哈怪笑說道：「你看你這身打扮，既然想學呂純陽，則定把眞的黃金，留着去嫖白牡丹，那會如此慷慨大方地，送給我老花子買酒喝？」

青袍道士聽得雙眉方蹙，李玄又復叫道：「你不要皺眉頭，瞪眼睛，李鐵拐得道在先，總比呂純陽的神通來得大些！我算得出你手中拂塵，有多少馬尾？你却猜不透我葫蘆之內，賣的甚藥？倘若不信，我便把這錠黃金弄開，揭破你的假仁假義！」

話完，把那錠黃金，脫手拋起，舒掌凌空微推，黃金便忽然變形，成了一團金球似的，向青袍道士當胸飛去！

青袍道士接住金球，以一種奇異眼光，凝注着李玄，冷然問道：「老花兒藝業不俗，你是不是『藍面魔君』呼延西手下的『蛇丐』孫三？」

李玄搖頭笑道：「你猜錯了，倘若按百家姓來排行？『蛇丐』孫三應該是住在我的樓上呢！」

青袍道士點頭說道：「尊駕莫非姓李？」

李玄雙目一瞪，指着手中的鐵拐、酒葫蘆，冷笑說道：「你是不是被白牡丹迷昏了頭，怎麼才到『岳陽樓』上，便說醉話？衝我這件隨身法物，走遍天下，不用開口，誰也知道我應該姓李！」

青袍道士目中神光微閃，「哼」了一聲說道：「老花兒不必賣傻裝瘋，你家道長看透你是『藍面魔君』呼延西的爪牙人物！」

李玄點了點頭，詭笑說道：「純陽劍客，算你識人，我家呼延魔君，命我在此等候你來，代爲傳語，請你於今夜三更，前往『君山』附近的『洞庭湖』面一會！」

青袍道士揚眉朗笑說道：「請你回覆你家魔君，就說任憑他擺下刀山劍樹，安排了虎穴龍潭，我呂慕岩孤劍隻身，三更赴約！」

語音了處，道袍微飄，施展「移形換影」的上乘輕功，便自縱往「岳陽樓」下。

韓劍平觀至此處，方愕然發話問道：「李兄，你又在弄甚麼玄虛？我不相信，以你這等人物，竟會是那『藍面魔君』呼延西的爪牙黨羽？」

李玄哈哈笑道：「如今時已近午，這『岳陽樓』頭，即將遊人如鯽！我們還是到『洞庭湖』上，再作長談的好！」

韓劍平點頭笑道：「小弟早想遊湖，在樓下已雇好船隻等待。」

李玄怪笑道：「韓老弟，你若想聽我把那『純陽劍客』呂慕岩的故事，講得精彩一些，却須爲我這條饞虫，多準備一些潤喉助興的美酒好菜！」

韓劍平聞言，連連點頭，兩下便下得「岳陽樓」，登上遊船，容與在「洞庭湖」一碧連天的波光雲影之內。

李玄見舟中所備酒菜，果然精美，遂手不離箸，杯不離口，旁若無人地一陣大吃大喝！

韓劍平見他那副吃相，委實太以難看，遂忍俊不禁地，手持玉笛，轉身憑欄遠眺。

李玄把杯中美酒飲完，怪笑問道：「韓老弟，你爲何不飲酒了，是被我吃怕了麼？」

韓劍平失笑說道：「舟中酒菜，足夠我們遊湖三日所需，李兄儘管放量飲用！小弟是因湖上景色太好，才暫時停杯展眺！」

李玄目光一掃，揚眉問道：「老弟覺得這湖上景色，有何好法？」

韓劍平一揚手中玉笛，指着雄峙「岳陽樓」影，隱約「君山」黛色，以及湖上片片風帆，含笑答道：「胭脂三尺浪，螺黛一痕秋，船帆雲外引，樓影浪中浮。這等景色清靈，委實頗足開襟滌俗的呢！」

李玄哈哈笑道：「韓老弟，你大概是初遊『洞庭』，不知道要領略『洞庭』之美，必須夜遊，尤其是有月秋夜，我那古代同宗李太白，便有一首詩兒，頌揚這『洞庭湖』的秋夜景色——」

韓劍平笑道：「是不是『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李玄點頭笑道：「正是。落霞彭蠡浦，凉月洞庭舟，烟迷雲夢澤，眼望岳陽樓。此間絕景太多，老弟且等晚來欣賞，如今還是陪我喝些酒兒，聽我講故事吧！」

韓劍平聽他要講故事，遂回身就坐，持壺先替李玄把杯中斟滿，然後冷笑問道：「李兄，你與『九疑山白骨峽』中那位『藍面魔君』呼延西，究竟有甚麼關係？」

李玄一陣縱聲狂笑，目注韓劍平，搖頭說道：「韓老弟請放心，我與呼延老魔頭毫無關係，這位『藍面魔君』，倘若看見我老花子時，恐怕還要把眉頭皺上幾皺！」

韓劍平聞言笑道：「這樣說來，李兄方才與那『純陽劍客』呂慕岩訂約之事，只是一種玩笑性質！」

李玄搖手說道：「決非玩笑，我要準時赴約！」

韓劍平被他弄得惑然不解地問道：「藍面魔君呼延西來不來呢？」

李玄一笑說道：「呼延西那裏會來？我只是假借他的名義，騙騙那位冒牌貨色的呂純陽而已！」

韓劍平揚眉問道：「李兄決不會平白騙他，但不知此擧含有甚麼深意？」

李玄引杯就唇，一傾而盡，又挾了一塊「來安鷄」，嚼得口沫四飛地，怪聲笑道：「李鐵拐與呂純陽同列八仙，我不忍看他墜落，才想略顯神通，援救他脫離苦海！」

韓劍平失驚問道：「李兄這『墜落』二字，應作何解？」

李玄微笑道：「藍面魔君呼延西有位寵姬，名叫『白牡丹』，外號人稱『美人狐』！」

韓劍平皺眉說道：「從這『美人狐』外號之上，便知此女極爲淫媚可怕！」

李玄笑道：「『美人狐』之號，雖然可怕，但白牡丹之名却極爲可愛！尤其世俗間更流傳着呂洞賓三戲白牡丹的一段故事，遂使那位『純陽劍客』呂慕岩，幾乎墜入無邊孽海！」

韓劍平不禁失聲問道：「莫非那『純陽劍客』呂慕岩，竟與『美人狐』白牡丹，發生曖昧！」

李玄又飮了半杯酒兒，搖頭笑道：「曖昧倒還未曾發生，只是兩人之間，早已有了相當情感！」

韓劍平聽得眉峯微聚，訝然說道：「小弟在『岳陽樓』頭，見那『純陽劍客』呂慕岩分明是位氣宇軒昂的武林奇俠，怎會看得上『美人狐』白牡丹那等淫娃蕩婦？」

李玄微嘆說道：「我對這椿事兒，曾經下過一番功夫，故而知道有三大原因！」

韓劍平擧杯笑道：「夜來之約尙早，小弟願聞其詳！」

李玄面色一正，緩緩說道：「第一點原因是『藍面魔君』呼延西，人旣老醜兇暴，又具一妻二妾，『美人狐』白牡丹對他難免有雨露不勻，牛糞鮮花之感了，一旦遇着『純陽劍客』呂慕岩那樣一位瀟洒英雄，加以關注，自然容易動情！」

韓劍平點頭說道：「李兄分析入微，這第一點原因，恐怕便是病源所在？」

李玄伸手拈了一塊薰鷄，送入口中，一面咀嚼，一面含笑說道：「第二點原因是那『美人狐』白牡丹，性喜穿白，又復麗質天生，一向不施脂粉，儘管性情可能極爲淫蕩，但外表看去，却宛如聖女，决無妖媚之氣——」

韓劍平俊目閃光，揷口說道：「這叫心如蛇蠍，貌似蓮花，是最可怕的一種女子！」

李玄搖頭笑道：「老弟說得不夠，更可怕的是這『美人狐』白牡丹久歷情場，深嫻擒縱韜略，知道對付『純陽劍客』呂慕岩這等俠士，欲速不達，只能用情，不能用媚，故而他們之間，雖然見面四五次，每次却均只若有情若無情的淡淡數話，决未有絲毫淫蕩擧措，但她利用眼角眉梢所吐露出來的無窮哀怨，業已化成一張萬丈情網，準備選擇適當時機，把『純陽劍客』呂慕岩，一擧擒獲！」

韓劍平搖頭笑道：「這位『美人狐』的攻心擒縱之術，着實厲害！」

李玄目光微掃四外，繼續說道：「第三點原因是世俗間相傳古仙人呂純陽曾經三戲白牡丹，加以變化！呂慕岩精『純陽劍法』，號『純陽劍客』，向以『今世純陽』自命，恰巧又遇上這位『白牡丹』，遂勾起豪興，想試試自己有無效法古仙人從淤泥之內，拔擢靑蓮的度世手段？」

韓劍平聽清經過，微起疑雲，向李玄問道：「李兄，請恕小弟多疑，你對此事分析得如此精細，足見曾費苦心，但小弟在『岳陽樓』上，却發現你與那『純陽劍客』呂慕岩，竟像陌不相識！」

李玄哈哈笑道：「韓老弟，我雖與呂慕岩陌不相識，却已找了他好久，故而對他之事，不得不特別關心！」

韓劍平揚眉問道：「李兄要找『純陽劍客』呂慕岩作甚？」

李玄翻着一雙怪眼，目光烱烱地，凝視着韓劍平，以一種詭秘神情，含笑說道：「韓老弟，我要找『純陽劍客』呂慕岩之故，與你有關！」

韓劍平莫名其妙地，惑然瞠目問道：「李兄越說越發奇妙，怎會又與小弟有關了呢？」

李玄濃眉高挑，目光仰視長天，豪氣干雲地，縱聲狂笑答道：「因爲我有一椿奇妙設想，企圖促成一椿古罕今無的武林盛事！」

武林盛事　促成八仙聚義

韓劍平被這「古罕今無的武林盛事」一語，引起了莫大興趣，目注李玄，含笑問道：「李兄有甚麼奇妙設想？韓劍平願聞究竟！」

李玄怪笑說道：「韓老弟，在我回答你這項問題之前，却想先問你兩項問題！」

韓劍平揚眉笑道：「李兄有何事見問？」

李玄一面飮酒，一面笑道：「韓老弟仔細想想，當世武林的黑道人物之內，以『魔』爲號的，共有幾人？」

韓劍平屈指計道：「我們由『方外三魔』算起，他們是『神環魔僧』通化頭陀，『神劍魔道』顧凌霄，『神拂魔尼』玉師太，加上眼前談到的『藍面魔君』呼延西，以及明歲重陽在『南海普陀』稱觴作壽的『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已經有五位之多！」

李玄笑道：「韓老弟再想想看！」

韓劍平微一尋思，含笑點頭說道：「小弟想起來了，山東嶗山『秘魔莊』中，還有一位『魔心秀士』古玉奇！」

李玄點頭笑道：「古玉奇確是一位難纏難惹的大魔頭，但除此以外，似乎還有人以魔爲號！」

韓劍平「哦」了一聲，擧杯微飮，並持箸挾了兩枚「酥炸桃仁」，一面咀嚼一面思索。

李玄見他一時想不出來，微笑說道：「韓老弟，你曾否聽說『貴州苗嶺火龍峒』中，有一位脅生肉翼怪人，號稱『飛魔峒主』的？」

韓劍平恍然笑道：「小弟曾經聽說這位『飛魔峒主』，天生異稟，神力無窮，尤其那一雙肉翼，不僅可助長輕功，凌空變化，翼上並藏有十二根霸道無倫的『火龍毒羽』！」

說到此處，語音略頓，忽又微一尋思，繼續向李玄笑道：「李兄，提到這位『飛魔峒主』，却使小弟又復想起一位與這兒苗頗有關係的以魔爲號之人！」

李玄會意笑道：「韓老弟是否想起那位『逆天魔醫』施不施？」

韓劍平燈眉說道：「這施不施的醫道之精，眞足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他專愛逆天行事，不肯救治善人！據說『飛魔峒主』的左脅肉翅，曾爲毒虫所傷，百藥難醫，性命呼吸，最後終以一顆明珠的代價，求來這位『逆天魔醫』，果然名不虛傳，着手回春，保全了『飛魔峒主』性命，以及他雙脅肉翅的天生異稟！」

李玄聽到此處，怪笑說道：「當世以『魔』爲號之人，大概已被我們說盡，前五後三，共有八人！」

韓劍平微嘆說道：「這八位魔頭，個個功參造化，人人藝有專長，以致鬧得武林之中，無論南北東西，到處都一片混亂，瀰漫着血腥氣息！」

李玄怪眼雙翻，神光如電地，軒眉笑道：

「韓老弟，既然有這八魔爲患，我們應不應該設法降魔？」

韓劍平笑道：「當然應該，李兄這樣說法，大概對此已有錦囊妙計！」

李玄得意笑道：「我的想法，倘若能夠實現？便是適才所說，促成了一椿古罕今無的武林盛事！」

韓劍平失笑說道：「李兄，請不要賣關子了，小弟急欲得知你有甚麼奇妙想法？」

李玄怪笑說道：「我想以八仙降八魔！」

韓劍平訝然問道：「八仙？」

「西上崑崙誇國舅，來游雁蕩仰韓湘，加上我這『鐵拐酒仙』李太黑，不是已有現成的『三仙』了麼？倘若再能找到『五仙』，湊成『八仙會八魔』，豈不極爲有趣？」

韓劍平恍然笑道：「原來『純陽劍客』呂慕岩是李兄所找到的『第四仙』，難怪你對他這等關切？」

李玄搖頭嘆道：「我有了這種奇想以後，便東西南北，到處奔波，但找到如今，却距離『八仙』之數，還差一半！」

韓劍平想起一事，含笑說道：「李兄這種設想，確是奇趣，小弟亦願盡力相助！因爲倘能如願，則明歲九九重陽，前往『普陀山』，參與『羣魔大會』之際，恰成了『八仙過海』，不僅是古罕今無的武林盛事，也足爲傳譽千秋的武林佳話呢！」

李玄苦笑說道：「八仙過海，固然有趣，但還差一位倒騎驢的張果老，一位千嬌百媚的何仙姑，一位文秀俊逸的藍采和，和一位挺着大肚子，手揮芭蕉扇的漢鍾離等四人，却往那裏去找？」

韓劍平靈機一動，揚眉笑道：「李兄，我帮你想出一位來了！」

李玄大喜問道：「韓老弟快說，我猜你如此神氣俊逸，所交俠女必多，大概是想出何仙姑來了吧？」

韓劍平俊臉微紅，搖頭笑道：「李兄不要調侃小弟，我是想起這三湘地面，有位武林奇人，姓張名太和，外號『衡山隱叟』！」

李玄頗爲失望地，搖了搖頭說道：「衡山隱叟張太和不論武功身份，均是適當人選，但聽說他淡於世事，從不出山，何況又非鎭日價手持漁鼓，倒騎青驢，並不太像世俗傳說八仙中的張果老呢？」

韓劍平失笑說道：「李兄怎的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衡山隱叟』張太和若肯應允共參盛事，我們只消替他購置一副漁鼓簡板，再買一頭青驢，不就可以把他改造得頗像一位張果老了麼？」

李玄聽得高興萬分地，狂笑說道：「韓老弟，你眞是曠代奇才，怎麼想得出這改造妙法！我們今夜『洞庭』事了，便同上『衡山迴雁峯』，去設法改造張果老！此擧若能成功，將來對於漢鍾離、藍采和，及何仙姑的人選，也就可以如法泡製了。」

韓劍平彷彿胸有成竹地，含笑說道：「李兄，倘據小弟所料，那位『衡山隱叟』張太和，雖然淡於世事，也必將無甚困難地，便被我們說動！」

李玄問道：「韓老弟打算怎樣對他動以說詞？」

韓劍平搖頭笑道：「根本不必動以說詞，因爲李兄這椿設想，極具奇趣，『衡山隱叟』張太和聽清我們來意以後，定會見獵心喜地，慂然首肯！」

李玄聞言，想了一想，點頭怪笑說道：「韓老弟這種推測，極有見地，我們在同上『衡山』之際，索性備妥漁鼓簡板，及一頭長耳公，先送給張太和，使他來個哭笑不得！」

韓劍平微笑說道：「關於改造『衡山隱叟』張太和一節，便如此決定，但今夜李兄約那『純陽劍客』呂慕岩，在『君山』左近的『洞庭湖』面相見，却打算怎樣向他勸導？」

李玄飮了半杯美酒，目光凝注在韓劍平那風神秀絕，翩翩濁世的臉龐上，現出一種神秘笑容說道：「韓老弟，在我與你於『岳陽樓』上，不期而遇以前，我是想對那『純陽劍客』呂慕岩，說明『美人狐』白牡丹是個慾海妖女，不是濁水青蓮，向他竭誠勸解，但如今既與你相遇，我却又變了主意！」

韓劍平目光微掃湖上，見餘霞散綺，暮靄微烘，時光已是黃昏，遂向舟子囑咐，緩緩轉駛『君山』，並對那正在據案大嚼的「鐵拐酒仙」李太黑，含笑問道：「李兄，你改變了什麼主意？」

李玄怪笑答道：「我覺得言教不如身教，韓老弟以爲如何？」

韓劍平點頭笑道：「身教當然要比言教來得切實多多，容易使對方深刻領悟，但韓劍平却弄不懂李兄爲何在與小弟相遇之後，方改變主意，並不知你打算怎樣對那已被『美人狐』白牡丹情絲所縛的『純陽劍客』呂慕岩，加以身教？」

李玄擧起破袖，胡亂拭去嘴邊的酒痕菜汁，雙揚濃眉，怪笑說道：「韓老弟，對於你這兩項問題，我恰好可以併作一項答覆！」

韓劍平見他那副滑稽邋遢神情，不由暗想這位「鐵拐酒仙」，委實可稱風塵一絕！

他一面有點忍俊不禁，一面向李玄含笑說道：「李兄請講，小弟願聞究竟。」

李玄指着韓劍平，頗爲得意地，哈哈狂笑說道：「韓老弟，我是想用你作爲對那『純陽劍客』呂慕岩的身教教材！」

韓劍平愕然問道：「李兄又在說笑話了，韓劍平不是聖賢，怎能作爲身教教材？」

李玄狂笑答道：「韓老弟請想，我們今夜向『純陽劍客』呂慕岩，說明『美人狐』白牡丹是個慾海妖女，根本無法使其變爲濁水青蓮，呂慕岩聞言之下，肯不肯信？」

韓劍平微一沉吟，搖頭說道：「呂慕岩一來先入爲主，對『美人狐』白牡丹有了良好印象，二來彼此生情，我們可能會白費唇舌。」

李玄點頭笑道：「今夜不是可能白費唇舌，而是必定徒勞無功，但我們若能設法使呂慕岩親眼看見白牡丹水性楊花的妖淫本質，則根本無須多言，他也會從情海波濤之中，幡然自拔！」

韓劍平聽得不住點頭，表示贊同地，含笑說道：「李兄此計絕佳，但恐不太容易實現而已！」

李玄縱聲大笑說道：「容易，容易，只消準備神仙餌，那怕鰲魚不上鉤？」

韓劍平恍若有覺，苦笑叫道：「李兄——你——」

李玄根本不等他發話，便自得意笑道：「韓老弟，你如今大概業已明白我所說要把你作爲對呂慕岩的身教教材之意了吧，像你這般品貌風神，再若略加狡獪，扮成花花公子模樣，與『美人狐』白牡丹設法交結，她不原形畢露，想把你生吞活剝才怪！」

韓劍平劍眉深蹙，連搖雙手，李玄又復笑道：「韓老弟，我不許你推托，韓湘子昔年曾經『九渡文公十渡妻』，你這『玉笛韓湘』，難道就不肯救那『純陽劍客』一救？」

李玄說得冠冕堂皇，韓劍平無法推托，只好苦着臉兒笑道：「李兄，韓劍平不是不肯合作，也深知李兄此計，確是拯救那『純陽劍客』呂慕岩脫出『美人狐』白牡丹所張情網的極好良謀，但小弟一向頗惜羽毛，若叫我和那蕩

婦淫娃，無限度地鬼混——」

李玄哈哈大笑道：「韓老弟放心，我怎會要你無限度地與那『美人狐』白牡丹，荒唐愛戀，抵死纏綿——」

韓劍平揚眉接口問道：「李兄要小弟作到什麼程度？」

李玄怪笑說道：「我只要老弟引逗得那『美人狐』白牡丹情難自禁，欲與你同入羅幃，便可使一旁偷窺的『純陽劍客』呂慕岩噩夢立醒，決不要你們眞正效法襄王神女，行雨行雲，讓李鐵拐和呂洞賓大看風流秘戲！」

韓劍平聞言，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道：「李兄既有如此限度，小弟爲了拯救呂慕岩，及實現你那樁『聚八仙鬥八魔』的武林盛事妙想，只好試入地獄，甘冒以身餵虎之險，而勉爲其難的了！」

李玄大喜笑道：「如今船近『君山』，時也入夜，韓老弟既已慨允，我們且到船頭上看看那呂慕岩來了沒有？」

韓劍平含笑起立，與李玄走到船頭，只見滿湖月色，雲波相映，一片空明，但除了自己所乘這隻遊船之外，「君山」左近湖面，竟無其他船影！

李玄「咦」了一聲，皺眉說道：「呂慕岩向來不輕言諾，如今時雖未到三更，他也應該駕舟在這『君山』左近，容與徘徊才對！」

韓劍平揚起手中玉笛，遙指水烟濃處，含笑說道：「也許呂慕岩的船在水烟之內，小弟且吹奏一曲『迎賓引』，把他引來便了！」

李玄撫掌笑道：「韓老弟欲以『迎賓引』來接引呂洞賓，委實妙極，並可使我這日夜只想喝酒吃肉，俗不可耐的老花子，也附庸風雅一番，聽聽老弟所奏的仙音法曲！」

韓劍平微微一笑，横笛就口，便卓立船頭，在明月清風之下吹了一闋「迎賓引」！

他素有「玉笛韓湘」之號，除了內功精純，飲譽江湖之外，對於律呂一道，自也頗擅風流，把這一闋「迎賓引」吹得如龍吟水，如雁叫雲般，極爲美妙悅耳！

一闋「迎賓引」吹到尾聲，笛音尚在若有若無，虛浮縹緲之際，果然自水烟之內，衝出了一葉扁舟，那位「純陽劍客」呂慕岩在舟中站起身形，含笑讚道：「碧玉雖家奏，紅橋有客停，清風吹一曲，明月悟三生！好高妙的笛韻仙音，但不知奏者何人，能許貧道拜識尊顏，恭聆清誨麼？」

李玄聞言，發出一陣哈哈怪笑，揚聲叫道：「呂牛鼻子，你掉什麼文，發什麼酸，你日間不是已在『岳陽樓』上見過我老子了麼？」

「純陽劍客」呂慕岩「咦」了一聲，一式「孤鵠冲雲」，身形高拔數丈，半空中張臂折腰，掉頭下撲，宛如絕世飛仙，從天而降般，輕飄飄地，落足在李玄與韓劍平所乘的大船之上！

呂慕岩目光微掃，瞥見韓劍平手持玉笛，遂冷笑一聲，向李玄哂然說道：「老花子，你何必借人家的法曲仙音，來裝點自己門面，我早就看出你是『藍面魔君』呼延西的心腹黨羽，滿臉橫肉，一身俗氣，那裏會有臨風弄笛的這等雅風？」

李玄微皺眉頭，苦笑說道：「呂牛鼻子，你可把我老花子罵得一文不値——」

呂慕岩「哼」了一聲，冷然接口說道：「你們這等爲虎作倀的魑魅魍魎，本來就毫無價値，還不趕快叫那呼延西出來見我！」

韓劍平看出呂慕岩風骨高峻，深恐李玄對他戲弄過份，少時不好下台，遂長揖爲禮，含笑說道：「呂道長暫息雷霆，在下有禮！」

呂慕岩單掌當胸，一打稽首，目光並烱然略一注韓劍平，揚眉問道：「尊駕器宇翩翩，神宋絕俗，難道也與這『藍面魔君』呼延西手下的老花兒，會是一丘之貉？」

韓劍平微笑問道：「道長怎知這位李兄是『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手下？」

呂慕岩臉上微紅，皺眉答道：「他在一樁有關『藍面魔君』呼延西的事情之上，曾經屢次對我暗暗跟蹤，並於『岳陽樓』頭，自吐身份——」

韓劍平不等呂慕岩話完，便自接口笑道：「呂道長莫要誤會，這位李兄是位性好詼諧的風塵奇俠，他極爲鄙視呼延西那等邪惡魔頭，却對道長萬分欽慕！」

呂慕岩聞言，以一種疑惑眼神，略注李玄，再復轉面向韓劍平問道：「貧道請教兄台的尊名上姓？」

韓劍平微微一揚手中玉笛，含笑答道：「小弟韓劍平，蝸居『雁蕩』，武林贈號『玉笛韓湘』！」

呂慕岩「哦」了一聲，改容笑道：「久聞『西上崑崙誇國舅，東游雁蕩仰韓湘』之語！韓兄清名絕技，一代大俠，貧道果未走眼！」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轉身指着李玄，揚眉笑道：「老花子，常言道：『物以類聚』。又說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你既能與韓劍平兄同舟遊湖，貧道也不再懷疑你是呼延西的手下黨羽了！」

李玄聞言，趕緊向韓劍平深深一揖，苦着臉兒叫道：「韓相公，多謝你了，我這滿臉橫肉，一身俗氣的骯髒老花子，總算是沾光不少了！」

韓劍平聽得忍俊不禁，一面含笑請呂慕岩進艙飲酒，一面指着李玄說道：「呂道長，這位李兄，姓李名玄字太黑，江湖人稱『鐵拐酒仙』！」

「鐵拐酒仙」四字，把正在用索繫住小船的「純陽劍客」呂慕岩聽得大吃一驚，目注李玄，皺眉問道：「老花子，有位業已道成解脫的『邋遢神丐』顧雲章，是你何人？」

李玄怪笑說道：「『邋遢神丐』顧雲章是我師兄，故而我也有些邋裏邋遢！」

「純陽劍客」呂慕岩苦笑說道：「先師『昔年與『邋遢神丐』顧雲章老前輩是道義至交，情如兄弟，這樣一來，我豈不還要叫你一聲，『師叔』麼？」

李玄怪笑道：「呂牛鼻子，你不要害怕會矮了一輩，有所吃虧，我們可以各交各的，老花子借花獻佛，先敬你三杯美酒！」

這時，三人業已進艙落座，呂慕岩飲完李玄斟給自己的三杯敬酒後，含笑叫道：「李師叔——」

李玄怪眼雙翻，接口說道：「我已說過各交各的，不許你再有這種稱呼，你若看得起我老花子，便請與韓老弟般，叫我一聲『李兄』，否則，我就要拿出一些作師叔的威風，趕你下船，任憑你去和那『藍面魔君』呼延西的寵姬『美人狐』白牡丹鬼混，不再費盡苦心地，想救你了！」

呂慕岩無可奈何，只好紅着臉兒，改口問道：「李兄這『救我』之語何來？不知呂慕岩有甚危機？」

李玄瞪眼說道：「你怎麼沒有危機？你已被狐狸精迷住，但等大慾一逞，元陽一失，多年苦修的一些微薄道行，便將歸諸烏有——」

呂慕岩苦笑說道：「李兄，你是不了解白牡丹姑娘的爲人，才會有這等想法——」

李玄點頭笑道：「你既這樣說法，定對那『美人狐』白牡丹，已有相當了解，我願意聽聽你對她的了解程度。」

呂慕岩雙眉一挑，目射神光說道：「她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淥水青蓮，昔年誤中迷藥

，才被『藍面魔君』呼延西霸佔，但此身雖辱，此志仍清，時時均盼能有機緣，逃出呼延西的魔掌之外！」

李玄搖頭說道：「呂老弟，我的看法與你不同！」

呂慕岩問道：「何處不同？」

李玄冷然答道：「不是何處不同，而是截然相反，我認爲『美人狐』白牡丹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芙蓉其面，蛇蝎其心的水性楊花淫娃蕩婦！」

呂慕岩勃然色變說道：「李兄，你不應該毫無憑據地對她如此誣蔑！」

李玄笑道：「我怎會毫無憑據，有兩次我親眼見她剛剛與你分手，便又去找其他面首，握雨携雲，胡天胡帝！」

呂慕岩搖頭道：「我不能相信李兄這片面之詞，因爲白牡丹每次與我見面，勿說未曾有淫褻之行，也絕無淫褻之語。」

李玄道：「這就叫『遇文王，談禮義，逢桀紂，動干戈。』也正是白牡丹善於擒縱各種男子的厲害之處！」

說完，飲了一杯美酒，又向呂慕岩正色說道：「我知道白牡丹由於外型上毫無妖淫氣息，再復工於心計，可能使你對她印象極深，定不會輕易聽信我的逆耳忠言，故而想和你打個賭兒！」

呂慕岩揚眉問道：「什麼賭頭？是什麼賭注？」

李玄笑道：「你我及韓劍平老弟，三人同赴『九疑山』，或是明闖，或是暗入『藍面魔君』呼延西的魔宮，設法求證『美人狐』白牡丹的品格，看她究竟是有心自拔的武林奇女？抑是僞作清高的淫娃蕩婦？」

呂慕岩目閃神光，贊同說道：「個這法兒極好，我早就想闖『九疑魔宮』，但嫌一劍孤身，形勢太弱，如今三人同去，簡直再妙不過，我賭白牡丹是衆濁獨清，潔身自好的武林奇女！」

李玄笑道：「你賭她是武林奇女，我自然賭她是人間淫娃蕩婦！」

呂慕岩臉上充滿一種自信神色，向李玄問道：「賭約已定，我們拿什麼作爲賭注？」

李玄縱聲笑道：「倘若是你獲勝，我和韓劍平老弟，便合力幫你掃蕩『九疑魔宮』，誅除『藍面魔君』呼延西，援救白牡丹脫離苦海，使你們得償心願？——」

呂慕岩大喜說道：「妙極，妙極，倘若白牡丹眞如李兄所說，是行爲穢惡的蕩婦淫娃，我便把她一劍誅却！」

李玄搖手笑道：「不必如此，白牡丹縱有淫行，並無死罪！」

呂慕岩目注李玄問道：「李兄，那你要我怎樣？」

李玄笑道：「我們既有此行，便不能誅除呼延西，也要把他這藏污納垢，久爲湘南武林大害的『九疑魔宮』鬧個天翻地覆，關於白牡丹方面，她若原形畢露，我並不要你殺他，只要你識透眞情，跳出孽網，從此把她撇開，和我們共同實現一樁武林盛事！」

呂慕岩含笑問道：「什麼武林盛事？」

李玄遂把自己所設想的「聚八仙鬥八魔」之事，向這位「純陽劍客」細說一遍。

呂慕岩聽得也自眉飛色舞地，鼓掌大笑說道：「李兄眞是妙想天開。這『聚八仙鬥八魔』之事，着實有趣，只不過『八魔』已屬現成，『八仙』却還要費番苦心，慢慢尋找！」

韓劍平呷了一口美酒，含笑說道：「八仙已差不多了，李鐵拐、呂純陽、曹國舅、韓湘子，早已現成，張果老亦已有了着落，只差漢鍾、離藍采和，及何仙姑了！」

呂慕岩聞言，向韓劍平微笑說道：「韓老弟，我有件事兒，一直有所懸疑，如今正好向你請教、請教！」

韓劍平笑道：「呂兄有何事見問，不必如此客氣！」

呂慕岩揚眉笑道：「崑崙處士曹長吉並非當朝皇親，怎會有了『國舅』之號？韓老弟是『雁蕩韓湘』，向與這位『崑崙國舅』齊名，知不知道其中究竟？」

韓劍平點頭笑道：「曹長吉與小弟私交頗篤，其人極爲風趣，他這『國舅』之稱，倒是半絲不假的名副其實——」

呂慕岩「哦」了一聲，詫然問道：「難道『崑崙處士』曹長吉當眞是有位姊姊曾爲天子皇妃麼？」

韓劍平忍俊不禁地，失笑搖手說道：「不是，不是，曹長吉只有一位姊姊，嫁給『西崑崙』山中的陶姓隱士，生下一子，起名『國器』，他遂自稱『國舅』！」

李玄聽得縱聲怪笑道：「這位『崑崙處士』曹長吉，確實風趣可愛，若非韓老弟加以解釋，我也決想不到他這譽滿武林的『國舅』二字來源，只是『陶國器的舅舅』之意而已！」

韓劍平目光微瞥船外的湖中月色，及天上蟾華，向李玄笑道：「李兄，我們既欲一探『九疑魔宮』，最好立即動身，因爲倘若想在『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雙十芳辰大宴之際，給他來個『八仙上壽』，還必須要於明年九九重陽以前，改造好張果老以及尋着漢鍾離、藍采和與何仙姑等，時間並不見得太充裕呢！」

李玄狂笑說道：「韓老弟，我們立刻就走，你且早作準備，把道心堅强一些，才好前往『脂粉地獄』之中闖蕩一番！」

呂慕岩訝然問道：「李兄，我們不是要去『藍面魔君』呼延西的『九疑魔宮』，你爲何又請韓老弟準備闖蕩什麼『脂粉地獄』？」

李玄怪眼雙翻，詭笑說道：「呂老弟，你還要問，韓老弟就是爲了你，才奮發無畏精神，拚着以身啖魔的甘心下地獄呢！」

韓劍平俊臉發燒，呂慕岩却越發聽得莫名其妙？

李玄又是一陣哈哈狂笑，把要借重韓劍平的翩翩風采，作爲對「美人狐」白牡丹的「試金石」之計說出——

呂慕岩聽完，雖對李玄、韓劍平等兩位武林奇俠的盛意雲情，深覺感激，但仍不肯相信自己認爲聖女似的白牡丹，竟會眞如李玄所說的那般淫蕩無恥——

三人計議說定，遂離開「洞庭」，結伴而行，直奔三湘武林人物視如鬼域的「九疑魔宮」而去。

由「洞庭湖」至「九疑山」，雖有數百里路途，但在「鐵拐酒仙」李玄等如此身負絕藝的武林高手看來，却根本宛如戶庭之地，毫不足道！

他們是選在一個黃昏時分，抵達「九疑山」，恰巧遇上「藍面魔君」呼延西大張盛宴，爲他另外一位寵妾「毒手西施」施小萍，慶賀生子彌月之喜！

呼延西之妻及「美人狐」白牡丹，均無所出，如今「毒手西施」施小萍居然替他生了一個白胖兒子，怎不把這位「藍面魔君」，高興得喜心翻倒，盛大擺設彌月喜酒，開放「九疑魔宮」，柬邀三湘左近的黑白兩道人物赴宴稱賀？

李玄發現「九疑魔宮」之中，笙歌如沸，燈光如海，自然微覺詫異，但細一探聽，得知就裏以後，不禁向韓劍平、呂慕岩怪笑說道：「兩位老弟，這眞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我們既擅上老魔頭爲他兒子請客，則不僅可以毫不

費事地進入『九疑魔宮』，並可大快朵頤，猛吃猛喝一頓！」

韓劍平失笑說道：「李兄委實饞得可憐，一聽見有吃有喝，便大爲高興！」

李玄雙眼一瞪，揚眉叫道：「這是當然之理，我身爲窮要飯的，鎭日餐風宿露，忍渴熬飢，怎能比得上你這裘馬翩翩，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

韓劍平搖頭笑道：「李兄，你不要光想白吃白喝，我們若赴『藍面魔君』呼延西之子的彌月喜宴，還得送份禮呢。」

李玄目光凝注在韓劍平的俊臉之上，神情詭異地，哈哈大笑說道：「韓老弟不要發愁，我們有件不必破費半文，便可贈送給『藍面魔君』呼延西的絕佳禮物！」

韓劍平向以聰明自負，但如今却猜不出李玄語意所指，微一思忖，含笑問道：「李兄想送呼延西什麼禮物？」

李玄指着自己那副滑稽的臉龐，怪笑說道：「韓老弟，我如此一表人材，配送禮麼？這名禮差，只有由你來做！」

呂慕岩也聽得訝然問道：「李兄，你究竟想送呼延老魔頭一件什麼禮物，小弟從來不曾聽說過送禮的禮差，還非要一表人材不可？」

李玄目注韓劍平，微笑說道：「韓老弟，假如我們所料不錯，那『美人狐』白牡丹若想吞吃你這釣鰲香餌之際，便不妨將計就計，以假成眞，送一頂綠帽給『藍面魔君』呼延西戴，豈不是不費半文錢的絕佳賀禮！」

韓劍平皺眉說道：「李兄滿口胡言，眞正該打！」

李玄怪眼一翻，狂笑說道：「怎麼該打？韓老弟與呂老弟不妨想想，若在『藍面魔君』呼延西那副尊容以上，再戴上一頂綠帽子，夠有多麼受着？何況韓老弟功力湛深，極可能一箭銘勳。藍田種玉，則明年此日，我豈不是還可依樣葫蘆地，再來『九疑魔宮』叨擾呼延西一席向韓老弟的酬功盛宴麼？」

這位「鐵拐酒仙」李太黑，滑稽突梯，妙語如珠，簡直把「玉笛韓湘」韓劍平調侃得俊臉通紅，連連搖頭地，苦笑不止！

呂慕岩見韓劍平委實太窘，遂設法岔開話頭，替他解圍。

他自身邊取出一副人皮面具，含笑說道：「李兄與韓老弟，無妨以本來面目，進入『九疑魔宮』，但呂慕岩却要借重這副人皮面具，方較穩妥！」

李玄應聲大笑說道：「當然，當然，你呂老弟身份特殊，可以算是『美人狐』白牡丹的準姘頭，倘若不掩本相，大搖大擺入席，則不僅使白牡丹有所避忌，不便對韓老弟施展勾魂伎倆，現出狐狸尾巴！萬一機關洩漏？還要提防那『藍面魔君』呼延西，會準備一鍋滾醋，把你和白牡丹浸在鍋中，煮成一對『醋溜野鴛鴦』呢！」

呂慕岩知道李玄詼諧成性，詞鋒犀利，令人無法招架，遂裝作未聞地，戴上人皮面具！

他雖未改換道裝，但面具一戴，已非先前那等仙風道骨的出塵風神，而變成一位濃眉紫面的粗豪道士！

李玄見狀笑道：「呂老弟形貌既變，『純陽劍客』呂慕岩七字，自然也應暫時藏起，要換上一個名號才好！」

韓劍平笑道：「名號必須適合身份，匆促之間，倒還不太容易想呢！」

李玄雙眉一軒，哈哈笑道：「容易、容易，我已經有了腹稿，呂老弟可以暫時叫做『紫面天尊』逍遙子！」

韓劍平看了呂慕岩一眼，微笑說道：「呂兄如今這副形相，『紫面天尊』四字，倒是名副其實，也可與『藍面魔君』，輝映成趣！但『逍遙子』是何含意？却非韓劍平可測高深的了！」

李玄怪笑道：「韓老弟，虧你還滿腹經綸，文通武達，竟連我爲呂老弟命名『逍遙子』三字的意義，都猜測不透麼？」

韓劍平搖手笑道：「井蛙不足窺天象，一管安能識豹斑？韓劍平道行還淺，猜不透李兄的袖內神機，腹中妙旨！」

李玄哈哈笑道：「我又不是眞的八洞神仙中的李鐵拐，有甚麼神機妙算？這替呂老弟臨時命名『逍遙子』三字之意，只是自尊武林豪俠品格，表示明人不作暗事而已！」

呂慕岩長嘆一聲說道：「李兄，我看你的舉指言行，簡直比眞正的李鐵拐更富仙機，令人無法捉摸！呂慕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逍遙子』三字，會與『明人不作暗事』之語，有何關繫？」

李玄目注呂慕岩，怪笑問道：「呂老弟你難道忘了我們在『洞庭湖』上，所立賭約，『美人狐』白牡丹倘若不是所料的淫娃蕩婦，則我們是否便應救她脫離『藍面魔君』呼延西掌裏，與你互諧素願？」

呂慕岩覺得不便答覆，只得點了點頭！

李玄揚眉笑道：「這就對了，『逍遙子』三字，是採花大盜的慣用名稱，等於告知『藍面魔君』呼延西，你進入『九疑魔宮』之意，是要『踰其東牆，摟其愛妾』！倘若他再蠢然如牛；不加戒備，則將來發現『紅拂已隨李靖去，綠冠留贈醜魔君』之際，定必恍然大悟，只好怪他自己糊塗，不能再怪我們『明人不作暗事』的了！」

呂慕岩聽得無言可答，只得以一種尷尬透頂的神情，與韓劍平相視苦笑！

李玄見他們這等神色，不禁一摸腹部，大笑說道：「兩位老弟，我們不要再在此地囉嗦了！倘若去得太遲了，好東西被人吃光，豈不是令我老叫花子空嚥饞液，終身抱憾。」

話音方了，雙眉略晃，便自宛若一隻巨大神鷹般的冲天飛起數丈，直向「九疑魔宮」的宮門撲去！

韓劍平、呂慕岩見李玄說走便走，也只好雙雙縱身，隨後趕去！

「藍面魔君」呼延西派在「九疑魔宮」之外接待賓客人員，均是綠林健者，因見「鐵拐酒仙」李玄雖然衣看襤褸，但身法來勢，却極矯捷驚人，遂依然不敢怠慢。

由一位叫「萬勝神刀」伍大輝的主持接待三人，搶前幾步，抱拳一笑道：「尊駕是遠道龍臨，爲我家呼延魔君，慶賀得子彌月之喜的麼？」

李玄雙眼一瞪，佯怒叫道：「你們這種小魔鬼子，簡直不懂規矩！既然知道我老人家是遠道寵臨，怎不快去叫那呼延西老魔頭，親自出來迎接？」

「萬勝神刀」伍大輝久走江湖，眼光自然不弱，他從李玄的神情語氣上，看出這位老花子迥異凡俗，定然身懷絕學，大有來頭，遂滿臉陪笑地，恭身笑道：「我家呼延魔君，正在『龍虎堂』上，接待賓客，尊駕請告名號，伍大輝自當傳禀魔君出迎！」

原來，今日不僅三湘黑道中人幾乎到齊，便連白道方面，因想藉機略探「九疑魔宮」虛實，也來了兩三位不俗好手！「藍面魔君」呼延西遂分別欵宴。

一般人物，只由手下羣豪，加以欵待，必須武功精強，或是名頭高大的特殊上客，才有資格被他延入「龍虎堂」內，與呼延西、白牡丹、施小萍等同席。

—未完—

幽靈四艷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長風與李三奇，羅剛三人，在徐府聽蟬院連夜戒備。是夜，果見有人來擾，却被譚長風制服，在追問時供出他是江南綠林人物，名叫段坤，是受青蓮子指使而來的。譚長風再想追供，段坤突然暴斃，於是檢查屋首，斷定段坤決非自絕，也非暗器所殺，各人正在疑惑之際，驀地一條人影出現，疾向譚長風突襲，幸李三奇及時截擊，來人急退，霎時不知所踪。事後李三奇訴述來人武功奇高，似是傳說中的冰魄氣功及陰寒指一類的奇特武功……

夜探仙女廟　紛紛中劇毒

雖然譚長風不相信神女眞能復活，但諸般巧合，也不禁使他心中震動了一下，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李大俠，那位姑娘的前胸之上，是不是有一朵很大的紅花。」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不錯，譚兄也看到了？」

譚長風道：「沒有，沒有看到。」

李三奇的目光，盯注在譚長風的臉上，瞧了一陣，說道：「她是不是很像一個人？」

譚長風的心中一驚，說道：「像什麼人？」

李三奇道：「仙女廟中供奉的四位神女之一。」

譚長風道：「李大俠早知道了。」

李三奇道：「我去看過仙女廟，遊過神女殿，那位深藏黃綾幔後，面目若隱若現的玄女娘娘，就給人一種充滿着神秘的感受，身旁四個神女，面目栩栩如生，任何人看過了，就會留下一種很難忘懷的印像。」

譚長風點點頭，道：「白色衣裙，紅色絲帶，襟上一朵大紅花，很鮮明，也很難使人忘去。」

李三奇道：「所以，譚兄有些懷疑，是不是那些仙女眞的幻化成人形而來。」

譚長風道：「難道李大俠的心中，沒有懷疑麼？」

李三奇沉思了一陣，道：「疑幻似眞，實叫人不能不心中生鬼，不過，就在下這些年在江湖上見聞而言，實難信鬼神之說。」

羅剛說道：「對了！這只是一個精密的設計，找幾個面貌和那些神像較似的女子……」

李三奇接道：「找幾個面貌神似的女子，並非難事，難在，他們怎會練成那樣的武功。」

羅剛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就有些奇怪了。」

李三奇道：「奇怪的，就外形看去，人與塑像，十分神似，自然，這也可能是，那塑像就是依據着四個活生生的女子塑造而成。」

譚長風道：「明天，咱們到仙女廟去

瞧它：個仔細，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羅剛道：「不錯，反正現在，已經正式對上了，也用不着那樣多顧慮了。」

李三奇道：「羅兄，你在地面上的人頭熟，能不能查出來，什麼人雕塑出那四位神女之像。」

羅剛道：「現在，我雖然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不難查得出來。」

李三奇道：「好！這件事立刻着手，查出那塑造神像的人，我相信，就可以解開很多隱密了。」

羅剛低聲道：「李大俠，難道你認爲那女子，不是人麼？」

李三奇仰天吁一口氣，道：「羅兄，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見過了不少奇人異事，但像這樣來去如風，行動怪異的人，老實說，在下沒有見過。」

羅剛道：「李大俠，你是說她的武功，已經到了那等來去如風的境界……」

李三奇突然轉過了身子，道：「什麼人？」

譚長風，羅剛也同時轉身看去。

只見兩丈以外，站着一個身着彩衣，長髮飄飛的女人。

三個人雖然目力超過常人很多，在幽暗的夜色之中，也無法看清楚那女子的面目。

但隱隱可以分辨出，她穿着彩衣。

像深夜中突然出現的幽靈、女鬼一樣，給人一種陰冷，寒凜的感覺。

說不出那裏不對，她並不難看，大體上說，還是屬於美女，但她總是給人一種淒迷冷凝的感覺。

這三人，都有一身武功，也都有過人的胆識，但一時之間，竟然呆在了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雙方相持了一陣，李三奇才吁了一口氣，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夜色中，那女人像是泥塑，木刻的一般，呆呆的站着不動，也不回答李三奇的問話。羅剛只覺由心底冒起了一股寒意，道：「妳究竟是人是鬼？」

他走鏢多年，見過的怪事很多，但却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像屬於黑夜的幽靈，獨來獨往於黑暗之中。

那女人仍然沒有回答。

羅剛眨動一下眼睛，把她看的更仔細一些。

不錯，是一個女人。

長髮和衣帶，都在夜風中飄動。

譚長風重重咳了一聲，道：「就算妳眞是一個女鬼，我也要看一個仔細。」

他鼓足所有的勇氣，忽然間，一個虎撲，疾如脫弦之箭般，衝了過去。

兩丈多一些的距離，一躍而至。

在飛撲那女子的同時，譚長風的右手同時抓去。

那夜色中的女人，似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一般，忽然間，飄飛了出去。

譚長風抬頭看去，發覺那女人，仍然停在兩丈以外。

譚長風突然覺着背脊上升起了一股寒意，直透心底，全身都有着寒慄的感覺。

譚長風心中暗暗道：「這完全不像一個人的武功，一個人的武功，不論如何高强，也不可能會有那種奇妙的武功。」

李三奇，羅剛，却快步行了過來。

三個人內心中都有些驚異和畏懼，但三個人都忍了下去。

譚長風道：「她身法太快，在下從未見過。」

李三奇吁一口氣，道：「咱們三面把她圍起來。」

羅剛道：「在下在江湖上行走，見過了不少的惡人，不過，在下從來未見過鬼，不管他是人是鬼，咱們都要想法子鬥鬥他。」

李三奇道：「好！咱們一起出手。」

羅剛道：「咱們散開。」

李三奇突然飛身一躍，橫裏向一側躍過三丈，由北面兜了過去。

羅剛却由南面繞了過去。

譚長風只好正面行走。

那彩衣女子忽然再一揚雙臂，身子突然間，飛騰而起。

這一躍，就躍起了三四丈高。

只見他在空中身子一轉，有如飛鳥一般，投入了夜色之中，消失不見。

好快的身法。

有如在暗空中的一道流矢般，眨眼間消失不見。

羅剛，李三奇，譚長風，都還未來得及發動，人已消失不見了。

三個人，都楞在當場。

如若這位姑娘是人，她的武功絕對不在三人之下，不知何以，竟然不肯與三人動手。

如若她不是人，她又是什麼？神耶，鬼耶？

在這精緻的庭院中，還埋伏着不少的人，但這些人，都是訓練有素的人，他們都有了約定，沒有羅剛的命令，誰也不許出手。

所以，他們沒有出手。

望着那女子消失的背影，李三奇長長吁一口氣，道：「羅兄，這件事，有些詭異。」

羅剛道：「在下也沒有遇上過這種事情，她明明一身武功，不知爲什麼，竟然不肯和我們動手。」

譚長風道：「她既無動手之意，來這裏用心何在？」

李三奇說道：「咱們總不能被她嚇唬住……」

羅剛道：「就算他眞的是一個鬼，一個女鬼，咱們也不用怕他。」

譚長風道：「對！這世上有很多的傳說，鬼是其中之一，能看看鬼是什麼樣子？那也是人生一大樂事了。」

盡管三個人口中都說的十分大方，但心中，却十分驚怔。

太陽逐走了黑暗，也逐走了徐府中的杯弓蛇影。

但太陽却逐不走，留在李三奇，羅剛，譚長風三個人心中的陰影。

那突然施襲的白衣女子，和那夜中飄忽如風的彩衣少女，一直在他們心目中留下了難解之謎。

望着那萬里無雲的藍天白日，李三奇輕輕吁口氣，道：「羅兄，譚兄，撤去四週的埋伏，我想大白天他們不會來了。」

羅剛點點頭，道：「在下之意，不如

先把徐百萬匿藏起來，咱們心中沒有了顧忌，也可以放手和他們鬥一鬥了。」

李三奇道：「這話倒也有理……」

目光一掠譚長風，接道：「咱們已經傷害了對方一個段坤，雖然，他是死在了他們自己的手中，但這筆賬，他們一定會記在我們的頭上。」

羅剛道：「事實上，到現在爲止，咱們還沒有法子找出一點證明，這件事和仙女廟有關，絕不能說那夜色中兩個幽靈般的女子，很像廟中的神女，就找上了青蓮子問罪。」

李三奇道：「那自然是不能了。」

羅剛道：「所以，咱們還得費一番心機。」

李三奇點點頭，道：「對！咱們要巧妙的佈置一番，要他留下一些可以追尋的綫索。」

又是夜幕罩人間。

徐府的大廳中，點着四盞宮燈，又加上四隻紅燭，照得一片通明。

四個人坐在廳中喝酒。

那是徐百萬，李三奇，羅剛，和譚長風。

他們忽然間變的很輕鬆，不像前兩夜，戒備森嚴。

是三更時分。

今夜，天上有雲，浮雲抱月。

月無光，天空一片幽暗。

夜暗燈更明。

顯得大廳中的燈火，也就特別的明亮了。

譚長風舉起了兩杯，忽然停下。轉頭向廳外望去。

轉頭望向大廳外面的，不止譚長風一個人。

羅剛，李三奇都轉過了頭去。

大廳門口處，果然站着一個人。

一個身着彩衣的少女。

借廳中明亮的燈光，這一次，四個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彩衣少女一點也不醜，不但不醜，而且很美。

眉目如畫，彩衣飄風，簡直就是仙女廟裏，神女殿中，侍立玄女娘娘身側的神女。

玄女娘娘身側共有四個女婢，一個穿着白衣，身佩紅花，一個穿着綠衫，綠裙，一個紅裳，一個身着彩衣。

李三奇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緩緩站起身子。

譚長風道：「你如是可以來往自如的神女，想來，亦是可以講話了。」

彩衣女子目光轉動，打量了室中各人一眼，緩步行入廳中。

李三奇，譚長風，羅剛，面對着這那彩衣美女，內心之中，忽然都生出了一種恐懼。

三個人，都不自覺的全神戒備。

那彩衣女子的神情很瀟洒，對於三個大男人，完全不放在心上。

他一直走到了他們的桌子前面，才停了下來。

三個人眞正面對着彩衣女子時，似乎是都忘記了出手。

她實在生得很美，而且看上去，只是有些冰冷，臉上不見殺機。

李三奇凝聚了全身的功力，望着彩衣女子，緩緩說道：「姑娘，昨夜咱們是不是已見過了。」

彩衣女子沒有講話，只見他緩緩抽出了一封書簡，遞了過去。

李三奇呆住了。

譚長風和羅剛也呆住了，這樣美麗的姑娘，難道會是一個啞吧？

不管她是否是啞吧，但她一直不肯開口說話。

譚長風伸手接過封簡。

彩衣女子沒有拒絕。

只見上面寫着：「奉呈李大俠三奇親收」。

幸好譚長風也認識幾個字，望了一眼，立刻把書信轉給李三奇。

這神也，鬼也的女人，竟然會送來了一封信，信上寫明了李三奇收。

那是說，對方已經對他們很瞭解。

李三奇緩緩拆開了書信。

只見上面寫道：書奉李大俠。

羅剛突然說道：「姑娘，請妳到廳外候命。」

那彩衣女子雖然不肯說話，但却聽得懂。

羅剛要她出去，她就眞的轉身行了出去。

望着那彩衣女子的背影，羅剛心中有些奇怪，暗暗忖道：「這丫頭倒是聽話得很。」

李三奇接下看去——

「君本局外人，何苦捲入是非中，如能置身事外，當有出君意料之外的重謝，臨書寄情，還望賜於薄面。」

信寫得很簡短，而且詞意也很明顯。

李三奇看完書信，高聲說道：「姑娘，什麼人給我的信。」

那彩衣少女，忽然行了進來，直走到李三奇的身前，伸出了右手。

她的右手看來好美，膚如凝脂，十指纖纖。

李三奇輕輕吁一口氣，道：「妳爲什麼不說話？」

燈光明亮，李三奇等人，都把彩衣少女看的十分清楚。

只見她眉目如畫，實在是眞的很動人，只是全身上似是散發着一股寒意。

彩衣少女搖搖頭，手指兒，指指李三奇手中的信。

李三奇心中忖道：這樣美麗的姑娘，怎的不會說話？

當下重重咳了一聲，道：「姑娘，可知道這封信上說的什麼？」

彩衣少女點點頭。

原來，在幾人心目中，覩若鬼魔般的人物，但此刻看去，却是一點也不可怕。

一個很美的姑娘，縱然眞的是鬼，也是一個不使人害怕的鬼。

現在，李三奇，羅剛，譚長風，都巳經沒有了那種驚遇異類的感覺。

羅剛道：「李兄，她可是在等候你的答覆。」

李三奇還未來得及答覆，那彩衣少女已經不停的點頭。

羅剛問道：「李兄，你準備如何回覆她。」

李三奇緩緩把書信，交到那彩衣少女的手中，道：「請只覆貴主人，就說好意在下心領了。」

彩衣少女點點頭，轉身而去。

她走的全無戒備，似乎是一點也不担心別人的暗算。

李三奇，羅剛，也沒有暗算她。

只見她飛身而起，登上屋面，消失於夜色中。

譚長風道：「李大俠，你看，那丫頭究竟是人是鬼？」

李三奇道：「她和一般人，似是有很多的不同，但絕對不是鬼。」

羅剛道：「其實，剛才，咱們應留下她來。」

李三奇道：「留下她，只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羅剛道：「李兄，譚兄，和區區在下，合我們三個人的力量，至少可以使她留下來了。」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羅兄，現在，咱們只發現了他很像個仙女廟中的神像，但她究竟來自何處，只怕咱們也無法肯定了。」

羅剛點點頭，道：「對！可惜，咱們沒有派人盯住她……」

李三奇低聲接道：「這一點，我早已有安排，不勞費心。」

譚長風道：「她身法靈快，來去如風，只怕不是一般人能够盯得住她。」

李三奇道：「這方面，失閃的機會不大，我託了一位好朋友帮忙。」

託的什麼人帮忙，他沒有再說下去。

沒有再說下去，譚長風和羅剛，自是也不便追問。

這時，羅剛突然揮揮手，對徐百萬，道：「你也可以休息了。」

敢情，廳中的徐百萬，竟然是一個趟子手化粧的。

自然，這是譚長風的主意，徐百萬眞人在塲，三個人，都將分去了很多的心神，照顧他的安危。

譚長風回顧了李三奇一眼，道：「李大俠，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李三奇道：「我看，咱們應該好好的休息一下，等他們的消息。」

譚長風道：「很奇怪，看樣子，似乎是今夜之中，只有她一個人來。」

李三奇點點頭，道：「對！」

譚長風立刻吩咐人備下了酒菜。

就在大廳中，對坐小酌。

李三奇早已有了某些安排，他仍在等待證實的消息。

消息來的很快，那彩衣少女，去了不足一個時辰，就有人找上了門來。

那是一個叫化子。

羅剛也認識這個人，不過，並不知他的身份。

李三奇知道，他是丐帮揚州分舵的舵主。

丐帮的追踪，傳訊之術，天下任何門派，都無法及得。

李三奇迎到廳門口處，一抱拳，道：「梁兄，有勞了。」

那叫化子四十多歲，留着短鬚，不知是有什麼顧忌，還是太忙，竟然未進入廳中，低聲和李三奇說了幾句就匆匆而去。

李三奇望着那叫化子的背影，消失不見，才緩步回入廳中。

譚長風低聲問道：「李大俠，那一位是……」

李三奇道：「他是丐帮中人，不過，他不願意捲入這個漩渦之中，所以，也不願和兩位見面交談。」

羅剛點點頭，道：「哦！」

李三奇道：「這一次，他說算是帮我一個忙，而且，下不爲例。」

譚長風道：「這麼說來，他們找到了那彩衣少女的去處了？」

李三奇點點頭。

譚長風道：「什麼地方？」

李三奇道：「和咱們料想的一樣。」

譚長風道：「仙女廟？」

李三奇道：「他們一路佈置監視，看到那彩衣少女，進入了仙女廟。」

譚長風呆了一呆，道：「總不能在仙女廟中，眞的會有一個神女出現吧？」

李三奇道：「這就叫人有些莫測高深了，老實說，我不太相信世界上，眞的會有鬼。」

口中雖如此說，但神情之間，却是有些茫然無措的味道。

羅剛道：「李兄，會不會仙女廟中，有幾個和那神女長的一樣的人，由他們冒充神女，四出活動。」

譚長風道：「也許，那四個神女，就是根據她們的形貌雕塑而成，所以，才那麼神似。」

李三奇道：「問題是她們的武功，找出四個假冒神女的少女也許不難，但要把她們訓練成那樣的一身武功，恐怕也非易事。」

羅剛道：「剛才，咱們應該試試她幾招的，看看她的成就如何？」

李三奇道：「羅兄，這是一個隱密，這隱密，就藏在仙女廟中，我不信她們眞的是神，也不信，她們是鬼，所以，我們得查一個水落石出，然後，才能有所應付之法。」

羅剛道：「李兄的意思是……」

李三奇接道：「咱們到仙女廟去查查看。」

羅剛道：「什麼時候去了？」

李三奇道：「現在？」

羅剛道：「現在。」

李三奇道：「對！咱們現在去，也許出了那青蓮子意料之外，使她有些措手不及。」

譚長風道：「現在已四更過後，很快天色要亮……」

李三奇笑一笑，道：「咱們在天亮之前，就可以退出仙女廟……」

譚長風突然想起了和李三奇同來，那一個藍衣英俊的少年。

似乎是，他進入了徐府之後，就像是投在了大海中的砂石，忽然間，沒有了消息。

現在，譚長風却突然想到了他。

輕輕吁一口氣，譚長風問道：「李大俠，你那位朋友呢？」

李三奇四顧了一限，低聲道：「他在府中，只不過，連我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

方。」

羅剛道：「那位兄台，似是很不願和別人說話。」

李三奇點點頭，道：「他一向獨行其是，連我也很少搭訕，他這一次肯答應我插手此事，連我也有些意外。」

譚長風道：「他沒有什麼條件吧？」

李三奇道：「有！」

譚長風說道：「什麼條件？要錢，還是……」

李三奇接道：「他告訴我，他只答應先來徐府中瞧瞧，如若這件事，值得他管，他就出手去管，如若是不值得他管，他會隨時離去，我們說好的，我不用找他，應該他現身的時間，他就會現身了。」

譚長風道：「哦！」

羅剛道：「他究竟是什麼人，李兄能不能告訴我們一點內情。」

譚長風道：「李大俠，他會不會已經悄然離開了徐府。」

李三奇道：「我想，他不會離開，至少，他要離開之前，會給我打個招呼。」

羅剛又問道：「李大俠，他究竟是什麼人？」

李三奇沉吟了一會，道：「我可以告訴兩位，不過，兩位如若未徵得在下同意之前，不可以再傳出去。」

羅剛道：「好！這件事咱們答應。」

李三奇道：「江湖上，有一個很神秘的劍客，叫作無影劍的，兩位聽過麼？」

羅剛呆了一呆，說道：「他就是無影劍？」

李三奇點點頭，道：「不過，他很別扭，要管的事，別人也沒有辦法阻止，不要管的事，就算別人想阻止，也是無法阻止得了。」

譚長風却是不知道這無影劍的名號。

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無影劍的名號，却是在江湖中高手中流傳。

他並非名滿江湖的人物，知道他的人不多，但知道他的人，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人物。

羅剛道：「他如能和咱們同往仙女廟，那就好了。」

李三奇道：「他答應和我進入徐府之前，曾經和我有個約定？」

羅剛道：「什麼約定。」

李三奇道：「進入徐府之後，他應該如何自處，由他自己作主，任何人，不得妄加干預。」

譚長風道：「至少，咱們現在應該知道，他在何處吧？」

李三奇道：「不用找他了，也許他不屑理喻此事，早已悄然離去，也許他自願插手，已經自己追查綫索去了。」

譚長風道：「李大俠，咱們可也不勉強他是否插手此事，不過，咱們總應該稍盡地主之誼啊！」

李三奇道：「這個人生性很怪，不用去理會他了，我們只管辦我們的事，這個人，有也作無，不用理會他了。」

事實上，就是想找他，也不知他現在何處？

× × ×

在李三奇的堅持之下，三個人終於到了仙女廟。

天亮前的一段黑暗，特別的濃烈，李三奇等借夜色掩護，行入了仙女廟中。

仙女廟全無戒備，三個人很快的進入了玄女殿。

天色黑，玄女殿中更黑，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李三奇久年在江湖上走動，對夜行人的應用之物隨身携帶，立刻取出一個火摺子，迎風一幌，亮起了一抹火光。

就借一點火光，三個人看清了大殿景物。

玄女殿修得很講究，四週都是光滑如鏡的黑色石壁。

供台上黃幔低垂，隱隱可見黃幔後玄女神像。

但排列在黃幔兩側的四個神女，却是可窺全身。

她們的雕像，都很高大，和眞人一樣的高大。

三個人，都特別注意了四個排列的神女。

那是一種很完美的雕塑手法，四個神女的面貌，不但栩栩如生，而且，各具特色，只看臉型，都不會把四個弄錯。

四尊神女像，分別穿着四種不同的衣服。

羅剛指着其中一個白色羅衣，腰繫紅色綾帶的神女像，道：「前一夜，我們看的是她。」

譚長風道：「這個穿彩衣，就是剛剛送信給李大俠的神女了。」

李三奇道：「秋霧濕衣，她身上的衣服還有一點潤濕。」

譚長風伸手摸去。

果然，那彩衣少女的衣服上，有些潤濕。

譚長風的臉色變了，默然向後退了兩步。

完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李三奇，羅剛，也都感到有些把持不定了。

神耶，鬼耶。

反正，木偶是不能動，但現在，他們懷疑，這究竟是不是木偶。

其實，用手摸一摸，撩開那神女的衣服瞧瞧看，就可以證明了，這神女究竟是不是人？或是木偶。

但三個人，都有些自恃是光明磊落的漢子，竟有着不便伸手去摸的感覺。

火摺子燒完了，火光一閃而熄。

大殿中又恢復了黑暗。

但李三奇很快的又燃上了第二個火摺子。

羅剛道：「李兄，兄弟不相信，這些木雕，泥塑的神像，眞的會走動。」

李三奇道：「我也不信。」

譚長風咬咬牙，突然撩起了那彩衣神女披着的綾羅。

他看到了一條腿。

玄女殿上的四大神女很特別，和一般的神像不同。

一般的神像，大部份是把衣服本體連在一處，但玄女殿的神女，和常人穿着眞的衣服。

華麗的衣服，眞的綢緞作成的衣服，而且剪裁合身。

看上去更美麗，也更逼眞。

譚長風撩起了那彩衣神女的長裙。

他看到了一條腿，一條光滑，雪白的腿。

燈火下，看的十分清楚。

看是看到了，但仍然無法分辨出那是眞的人腿，還是假腿。

如若這神像是假的，不但面目作的像，就是連腿也製作的叫人難分眞假。

譚長風呆住了。

李三奇也呆住了。

因爲三個人，都看的很清楚，但却無法肯定那是不是眞的人腿。

羅剛伸出手去，輕輕按在了那彩衣神女的大腿上。

那是一條光滑的腿。

羅剛呆了一呆，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三奇道：「怎麼樣？」

羅剛道：「好像是人的腿。」

譚長風道：「有這等事。」

伸手輕撫那彩衣神女的光滑玉腿。

說不出是一種什麼的感覺，就好像的人腿一樣。

忽然間，羅剛驚叫一聲，向後退了五步，大聲叫道：「毒。」

可惜已經晚了，譚長風也已經感覺到右手五指開始痲痹。

很厲害的奇毒，兩個人，感覺痲痹向臂上伸延。

李三奇疾快的點出兩指，封了兩人右臂的穴道，阻止了血脈運行，使毒性暫時停住。

譚長風吁一口氣，道：「好惡毒的設計。」

李三奇道：「兩位覺得如何？」

羅剛苦笑一下，道：「毒性很强烈，如找不到解毒之藥，只怕撑不了好久。』

譚長風道：「走！找葉天望去。」

李三奇搖搖頭，道：「只怕來不及了，咱們何不去找青蓮子。」

羅剛低聲道：「我和譚兄，都只有一條左臂可以活動，萬一動起手來……」

李三奇接道：「不要緊，他們現在還沒有人現身，那是早有準備了……」

當下，提高了聲音說道：「青蓮子，可以出來了。」

只見燈光搖動，一個身穿灰衣半百老嫗，手中執着一盞燈籠，緩步行了進來。

她似是剛剛起身，還有些睡眼惺忪，看到了三人之後，呆了一呆，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跑到了這個地方，不怕觸怒玄女娘娘了麼？」

李三奇冷笑一聲，道：「用不着裝作了，我們要找青蓮子！」

灰衣老嫗道：「本廟的主持？」

李三奇道：「對！去請她來，還是帶我們去見她？」

灰衣老嫗道：「三位有什麼事？」

李三奇道：「明人眼睛不揉砂子，再裝作下去，無味的很。」

灰衣老嫗笑一笑，道：「主持還未起來，現在是妙會期間，她忙得很，昨夜三更之後才睡。」

李三奇道：「就算她剛剛睡下，咱們也要見她。」

灰衣老嫗道：「至少，要老身先明白，三位有什麼事？」

李三奇道：「我這兩位朋友中了毒，找她要解藥？」

灰衣老嫗道：「要解藥，只怕不太容易吧！」

李三奇道：「你早知道了？」

灰衣老嫗道：「不知道，但你們提起來，我就算不知道，現在也該明白了。」

李三奇道：「事實上，妳已經十分瞭解此事，老夫人，也不用太過謙辭了。」

灰衣老嫗目光一掠譚長風和羅剛，笑一笑，道：「你們是不是撩開了神女的衣裙，而且伸手去觸摸到她的肌膚。」

李三奇道：「看來，你似乎是一直在暗中瞧看了。」

灰衣老嫗道：「我不用瞧，但我知道只有妄自侵犯神女的人，才會中毒，現在，你們要告訴我，你們侵犯的是那一位神女。」

李三奇道：「那位穿彩衣的。」

灰衣老嫗道：「四個神女，各有毒性，他們每人身上的毒性都不同，……」

李三奇望望那彩衣神女，接道：「那位神女叫百合，她用的毒，也叫作百合之毒，中毒的人，逐漸的全身擴散，約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全身痲軟而死。」

李三奇道：「看來，你對這毒性很熟悉了。」

灰衣老嫗道：「是的，老身一向負責照顧這幾個神女，自然是很熟悉了。」

李三奇道：「那很好，咱們找那青蓮子，也不過是希望向她取點解藥，如若你能給我們解藥，似乎是用不着再見青蓮子了。」

灰衣老嫗道：「男女授受不親，你們却竟敢胆大妄爲的侵犯女神，這身中奇毒，也是報應，還要什麼解藥。」

李三奇道：「她們只是神像，不是眞的活人，談不上侵犯……」

灰衣老嫗道：「哼！你們連神都不敬，何況是人。」

她强詞奪理，說的倒也頭頭是道。

李三奇心中暗道：「我們時間不多，看來，只有對她橫蠻一些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咱們如是求不到解藥，那也只有一個辦法來對付貴廟了。」

灰衣老嫗道：「什麼辦法？」

李三奇道：「我這兩位朋友，反正要死了，要他們好放手施爲，撈一點本錢回來。」

灰衣老嫗道：「你們敢毀傷廟中神像，那要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了。」

李三奇道：「那是死後的事了，反正活的時候，可以出一口氣。」

灰衣老嫗搖搖頭，道：「這是完完全全的威脅了。」

李三奇道：「不是威脅，是事實，你如不信，我立刻可以證明給你們瞧瞧。」

灰衣老嫗搖搖頭，道：「瞧瞧，瞧什麼？」

李三奇道：「瞧瞧我們毀去這座詭[illegible]的大殿。」

灰衣老嫗笑一笑，道：「你要毀去這座大殿，如何一個毀法？」

羅剛接道：「反正咱們是死定了，放把火燒去這座大殿也是一樣。」

他說幹就幹，伸手摸出一個火摺子，迎風幌燃，向那身着彩衣神女的衣服上燒去。

灰衣老嫗急急叫道：「不可放火，快些住手。」

羅剛道：「不放火可以，但要交出解藥。」

譚長風道：「咱們未必倒眞的會死，燒了這座大殿，先出一口氣再說。」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什麼人，胆子大到如此程度，竟敢放火。」

譚長風道：「什麼人？」

「我！」隨着語聲，快步行入了青蓮子。

譚長風怔了一怔，道：「是你。」

青蓮子說道：「怎麼，有些意外，是麼？」

譚長風道：「倒不意外，只是覺得你現身快了一些。」

青蓮子道：「你們要放火燒房子，難道還要我不聞不問麼？」

李三奇說道：「青蓮主持，在下李三奇。」

青蓮子微微欠身道：「李大俠，久仰了。」

李三奇道：「有一事，在下困惑不解，請教主持。」

青蓮子道：「不敢當，有什麼事，閣下只管吩咐就是。」

李三奇道：「這四位神女，是人？還是神？」

青蓮子道：「李大俠的看法呢？」

李三奇道：「子不語，怪力亂神，我看她們不像神。」

青蓮子道：「子不語，那是孔子也不敢妄論神鬼？李大俠怎敢斷言？」

李三奇冷冷說道：「他們兩位都受了傷，如是無法取得解藥，我就要毀去這座神像。」

青蓮子道：「哦！」

李三奇道：「主持可是不信？」

青蓮子道：「我相信，不過，我不會看到你們出手，不加阻止，再說，神女有靈，也不會讓你放縱太過。」

李三奇道：「這麼說來，主持已準備出手，不肯交給解藥了。」

青蓮子道：「李大俠如是肯担保，我立刻交出解藥。」

李三奇道：「你要我担保什麼？」

青蓮子道：「担保羅剛和譚長風毒傷治療好之後，要立刻離開此地，不可在此停留。」

李三奇說道：「這個，在下無法担保了。」

青蓮子道：「大俠，我們不希望和江湖上的朋友作對，只要諸位肯放手徐百萬的事情不管，諸位有什麼條件都好說。」

李三奇道：「徐百萬不過是一個商人，他和江湖上事，並沒有很重要的關係，你們爲什麼不能放他一馬？」

青蓮子道：「我們跳出紅塵千丈的人，那裏還會有什麼火氣，不過，這個人很可惡，不應該驚動官府。」

李三奇道：「青蓮主持，我想請教一件事？」

青蓮子道：「什麼事？」

李三奇道：「你眞正的用心何在，是不是想敲徐百萬一筆銀子。」

青蓮子道：「我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氣，這口氣非出不可，再說，他爲富不仁，不敲他一筆銀子，也心有不甘。」

譚長風道：「如若妳的用心，只是要一筆錢，倒是可以說說。」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譚長風，你不過是徐百萬的家奴，有什麼條件要和我談。」

譚長風臉色一變，似要發作，但却强忍了下去。

青蓮子接道：「我肯和你見面，全是李大俠的面子，這一點，你要明白。」

李三奇道：「青蓮主持，既然這麼看得起我李某人，希望能給我李某人一個面子。」

青蓮子道：「什麼面子？」

李三奇道：「解藥，如是你眞的很看得起我，先把解藥交出來。」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李大俠，人之相處，是互相的，如是單只有一方面尊重對方，只怕也很難會處得下去。」

李三奇道：「哦！」

青蓮子道：「這一次，看在李大俠的份上，我交出解藥，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後，我不想李大俠再逼我作一些不願意的事情。」

李三奇道：「好！只此一次，以後，如是李某人再求你青蓮主持什麼事情，在下定有回報。」

青蓮子由身上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粒解藥，道：「李大俠，讓他服用下去，喝一點酒，然後，好好的睡一覺，就可以復元了。」

李三奇接過了青蓮子交來的解藥，內心中，突然有着一種低微的感覺。

他縱橫江湖，很少向人祈求什麼，但這一次，竟然開口求人。

青蓮子答應了他，而且，給足了他的面子。

李三奇接過那兩粒解藥，手中有如負重千斤的感覺。

青蓮子一直留心着李三奇的神情，微微一笑，道：「李大俠，他們兩位的毒傷，需要趕緊療治才好，李大俠可以帶着他們離開了。」

李三奇點點頭，道：「好！青蓮主持這一份情意，李某人擺在心裏就是，以後，在下定會有所報答。」

青蓮子道：「報答倒是不用了，我只希望你李大俠能够撤手徐百萬的事，在下也就感激不盡了。」

李三奇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承了妳的這份情，我會好好的考慮下這一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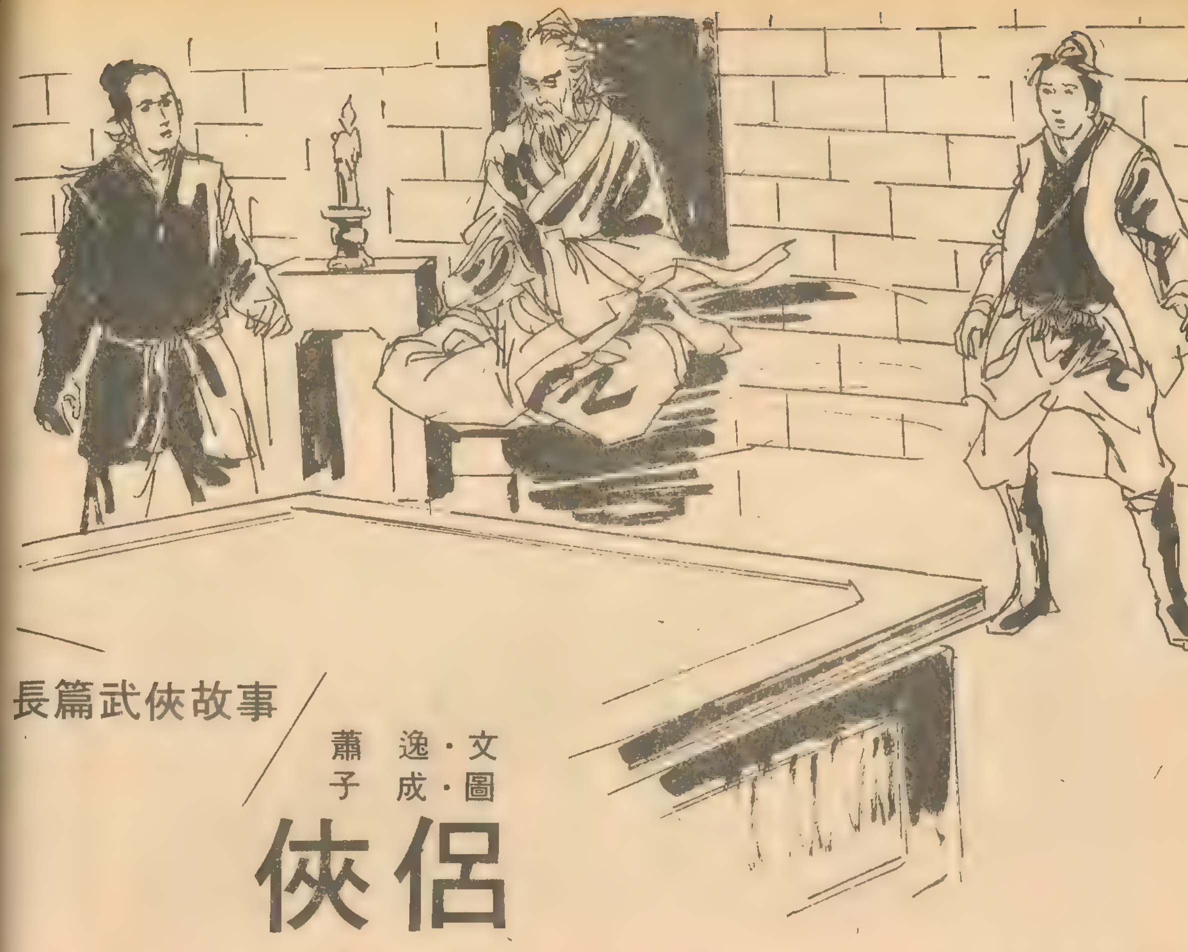
青蓮子道：「李大俠如是相信得過我，就在仙女廟中……」

李三奇接道：「不用了，我這就帶他們離開。」

青蓮子道：「好！李大俠好走，恕我不送了。」

李三奇帶着譚長風和羅剛離開了仙女廟。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里彤與江元因彼此投緣，結為金蘭，事後設宴慶祝，文瑤也適時而至，入席共飲，由於百里彤與江元內心興奮，而又各懷心事，因此兩人連連乾杯，卒之兩人均酩酊大醉，分別由僮僕扶歸房間休息。江元被扶返房後，醉臥床上，不時囈語。文瑤獨自前來探視，遣去小僮，閉門陪伴床前，江元突然驚醒，見到文瑤，驚喜交加，竟情不自禁的醉擁文瑤長吻，文瑤也不由自主不予婉拒，彼此長吻過後，江元又沉沉睡去……

履諾任護法　難消美人恩

文瑤抬了一下眼道：「你別動，快睡好！」

江元在枕上向她點頭，喘息着道：「有勞妳了！」

文瑤見他以為自己一直在看守着他，連忙說道：「沒什麼……我來不久！」

江元似乎有些失望，默默不語。沉默了片刻，文瑤又說道：「你渴了吧？可想要喝水？」

江元本是唇乾舌燥，聞言點了點頭，說道：「有勞姑娘。」

文瑤搖頭道：「沒什麼！你既然是彤哥的義弟，就不必太見外了！」

文瑤故意提起百里彤，這樣，她似乎心安一些。

江元聽她如此說，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低聲道：「是的！……我不客氣！」

文瑤慢慢走到床前，關切的道：「你還是先吃點梨子吧！」

說着把原先削好的梨，用小刀切成了三四塊，遞給了江元。

山東萊陽的梨天下聞名，這種梨的皮薄如紙，甜如蜂蜜，而且水汁極多，直到嚥盡不見一些渣滓。

江元見那梨皮已是削好的，不禁問道：「這梨是誰削好的呢？」

文瑤聞言面上微微一紅，忖道：眞是！有得吃還問這麼多！

文瑤想着便道：「你別管是誰削的，快吃吧！」

江元見她玉面微嗔，妙目含慍，眞個美極，心中想道：「她不肯告訴我，那麼這梨一定是她削的了。」

江元這麼想着，心中一陣甜蜜，那梨吃到口中，越發香甜了！

不大的工夫，江元已把一個梨吃完，抬目之下，見文瑤一雙妙目正望着自己，當下有些不好意思，笑道：「吃完了！」

文瑤笑道：「我知道你吃完了……你可要再吃些呢？」

江元搖手道：「不必了……姑娘！現在已是幾更了呢？」

文瑤計算了一下，說道：「現在是二更多了！」

江元啊了一聲道：「啊！眞是該死，累妳到這麼晚，妳快回去休息吧！」

文瑤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不要緊……駱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江元見她面色肅然，不禁奇道：「姑娘，什麼事？妳快說吧！」

文瑤輕聲的答應一聲，可是她顯得有些恐懼和不安。

江元見她久久不語，又問道：「姑娘，什麼事妳倒是快說呀？」

文瑤這才遲遲的問道：「駱大哥……花婆的仇人你找到了沒有？」

江元料不到文瑤會問到此事，面色一變，搖了搖頭，黯然道：「沒有……我昨天也問過令尊。」

文瑤大驚，未等江元說完，便道：「啊！你問過我爹了？他……；他怎麼說？」

江元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因為先師的凶訊是要老伯告訴我的，所以我特地問了一下，可惜吉老伯去得太晚，先師已中毒，並且不肯說出仇人，所以沒有人知道了！」

江元說罷更是連連嘆息，頹喪萬分。

文瑤的心也像琴弦一般的戰慄，她驚恐已極，雖已經過了不少時候，可是壓在她心頭上的那塊陰雲，始終無法散去。

江元見她也是垂着頭，只當她也在悼念花蝶夢，不禁頗為感動，忖道：師父！妳老人家要是知道，也應該高興了！

江元想着便對文瑤道：「姑娘！妳對我師父有這番情意，眞使我感動……不過現在不必想了，那是沒什麼用了！」

文瑤說不出心中的愧痛，她痛苦萬分，眞恨不得找個地方去大哭一場。

可是她却不放過這個話題，試探的問道：「你要是找到了仇人，準備怎樣？」

問完這句話，文瑤不禁一陣心跳，睜大了眼睛等他的回答。

江元雙目射出了寒光，雪白的牙齒狠狠的咬着嘴唇，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說道：「師父不許我殺害他……可是我一定要想盡方法，叫他痛苦終生！」

江元的每一個字深深的刺入了文瑤的心胸，她感到太恐怖了，不禁發出了一陣顫抖。

江元奇怪的望了她一眼，接着說道：「也許妳認為我太殘酷了！可是我師父太神奇，她不該死在任何一個人的手裏，誰殺死了她，誰就犯了天忌！」

「他們一共四個人……有一個死在師父的掌下……其他三個……其他三個都跑不掉的！尤其是那個施放暗器的人！」

他的話更使文瑤恐怖，她甚至不敢抬一下眼睛，因她怕接觸到那兩道怒火般的目光。

她輕輕的吁了一口氣，鎭定着說道：「快三更了，你休息吧！」

站起身子，可是她仍然低着頭。

江元見她要離去，心中有些不捨，可是却又沒有理由留她。

她在床前默默站了一會，低聲問道：「你……還有什麼事沒有？」

江元思索了一下，突然道：「啊！我的衣服……」

他話未說完，文瑤已接道：「都吐髒了，何敬拿去洗了，我已經送了一套彤哥的衣服來，你明天先穿着。」

江元心中非常感動，想到了剛才迷夢中的一吻，不覺得有些陶醉。

他一雙多情的眼睛，怔怔的望着文瑤，嘴皮微微的蠕動，似乎要說話，而又說不出來。

文瑤見他神情有些異常，想到剛才的事，感到有些不安，可是也有些異樣的感覺。

雖然百里彤與她只是一對江湖情侶，互相熱愛，可是她却從未被他吻過。

她怎麼料得到，她的初吻會這麼神奇的產生了……並且產生在一個神奇的人身上。

江元却突然的拉住了她的手，喘息着道：「文……文瑤……」

文瑤用力的向後躲，可是江元的神力，豈是她所能抵拒的，於是她被他慢慢的拉近……。

她恐懼又喜悅，她怕看到江元發光的胴體，和火般的眼睛。

她低聲道：「駱……駱大哥！你作什麼？」

由於文瑤的稱呼，江元霍然醒來，他鬆開了手，低下了頭，不安的說：「妳別見怪！我情不自禁！」

文瑤並不惱怒，她望着這個熱情而又怪癖的年青人，心中有說不出的混亂，低聲道：「剛才發生的事，你還是忘了吧……那是不應該的！」

江元很了解她的話，可是他搖頭道：「不！我忘不了！妳也忘不了！」

文瑤慢慢的向後退，口中輕語：「一定要忘記……一定要忘記！」

江元把頭埋在枕上，閉目叫道：「我忘不了！我忘不了！」

當他抬起頭時，那個姑娘已消失了！

五天匆匆的過去了，江元與百里彤及文瑤三人，每日飲酒談心，並不時的談論些拳腳功夫。

這五天下來，江元已與前大不相同，雖然他嫉惡如仇的天性仍在，可是已隨和多了！

他第一次發覺到朋友之愛，他第一次嚐到了男女之情，使他漸漸的愛上了這個世界。

每當他與文瑤單獨相處時，他總不時的記起了那永不可忘的一夜。

可是文瑤却顯得恐慌和不安，總是巧妙的躲開了；但她這麼作，只有更增加江元的決心——他一定要光明的得到文瑤！

這一段時間內，百里彤除了陪江元外，其餘的時間都顯得很忙碌，會見了不少人物。

江元與他談起時，百里彤總是有些支吾，江元知道這些人，一定是與他通消息的人。

這天傍晚，江元與百里彤聊天，與兒

送上了一張名帖，百里彤接過一看，不禁笑道：「啊！原來是他……他怎麼會來看我？」

江元在旁問道：「是誰呀？」

百里彤把手中的名帖，遞給了江元道：「這個人你認識吧？」

江元接過一看，只見名片上寫着：「陳小浪」三個黑字。

不禁奇道：「啊！原來是他！他不是一向在南方麼？」

百里彤點頭道：「此人一向居住南方，聽說武功很高，曾與冷古較技，不分上下呢！」

江元有些驚異，接着道：「這人武功聽說是不錯，但料不到居然與冷古不相上下！」

百里彤轉身對興兒道：「你們準備香茶，我親自去接他！」

興兒應聲而去，百里彤轉對江元道：「江元，我們一起去一趟吧！」

江元點頭道：「好的！」

當下二人一同出房，順着甬道往大門而去。

當他們二人快到大門時，只見門口站着一個青年，年紀十八九歲，生得短小精壯，兩道濃眉，一雙俊目精光四射。

百里彤連忙趕上一步，握着他的手，笑道：「陳兄千里來訪，眞個盛情可感，小弟接駕來遲，還請恕罪！」

陳小浪含笑道：「我們都是年青人，不必太客套！」

二人聽他國語講得不太流利，其中夾雜着一些粵語土腔。

陳小浪雙目向江元望了一眼，笑道：「聽說百里兄宴請天下豪傑，小弟專誠趕來此地，希望能够見見各位……！」

他說到這裏，又望了江元一眼道：「這位仁兄是……」

江元趕上了一步，笑道：「我姓駱，叫駱江元。」

陳小浪聞言雙目一閃，緊拉着江元的手道：「啊！……原來你就是駱江元，哈哈……你的名氣在江湖上可眞不小呢！」

他說着又說了一句廣東話，意思是表示讚許之意，怪腔怪調，使得二人都笑了起來。

江元笑着說道：「你的大名我也久聞了！」

陳小浪搖着頭道：「那裏！那裏！差你太多。」

這句話後面還加了個「那嗎」，尾音拖得極長，二人又笑了起來。

陳小浪有些不好意思，也跟着笑了起來。

他望了兩人一陣，又問道：「還有很多人呢？」

百里彤笑道：「他們都已離此，陳兄你來晚了！」

陳小浪聞言眨了一下眼睛，說道：「你沒有請我，我怎麼來？」

百里彤料不到陳小浪說話如此爽直，當下不禁面紅過耳，忙道：「陳兄一向居住南粵，我到那兒去請你的大駕啊！」

陳小浪又笑道：「和你開玩笑吧，別認眞！」

江元見他一副孩童氣概，心中對他頗爲好感，含笑道：「你現在才來，也不算晚呀！我們可以盤桓幾天……！」

江元話未說完，陳小浪已說道：「不行！我有要緊的事，不能在此停留……我是來找冷古的！」

百里彤見他就要走，不禁有些失望，說道：「冷古已經走了，難道你就不能在這兒住上兩天嗎？」

小浪搖頭道：「你這兒，我早晚還要來的，不必急在一時！我這次是冷古約來的，我要趕快去找他！」

二人聞言，均料想不到，冷古這人生性高傲，從不交友，而陳小浪竟能千里來訪，好似與冷古有很大的交情似的。

二人見陳小浪去意甚堅，百里彤道：「既然這樣的話，我就不再留你，不過暇時請你無論如何再來一次，我們好好敘敘交情！」

陳小浪聞言大笑道：「我知道你最好交朋友，我也是一樣，不用你請，我總會再來的！」

他說到這裏，轉對江元道：「今天能够碰見你，眞是太令人高興，等我見了冷古之後，再來找你，還要請你引見花婆婆呢！」

江元心中一痛，强笑道：「那個自然！不過……家師已不在，不知何日再回來呢！」

陳小浪笑道：「那就看我運氣了！」

他說到這裏，向二人拱了拱手，笑道：「好了！我走了！」

二人見他說走就走，百里彤笑道：「你眞是牛脾氣，進來飲杯茶如何？」

陳小浪搖搖頭，笑道：「我不能留了，阿古哥說不定在家等我呢！」

他說着又向二人拱了拱手，大踏步而去。

他一路走着，並不時回身招手，神態甚是滑稽。

二人望着他的身影，直到他完全消失，這才相視一笑，百里彤笑道：「想不到他竟會到北方來……聽說他功夫極好，曾獨闖蒲田少林寺，掌門的方丈對他都無可奈何的呢！」

江元有些奇怪道：「冷古和我一樣，一向難處，陳小浪叫他阿古哥，可見他們相處甚好，眞是奇怪！」

百里彤道：「這有什麼奇怪？我和你不是也相處得很好嗎？」

這句話說得使江元已大笑了起來，二人挽手慢慢向內走去。

江元說道：「以前聽師父說過，南粵的惲南田，武功奇高，陳小浪是他的得意傳人，想來一定是不錯的。」

百里彤點頭道：「不錯！聽說惲南田有個女兒，名叫惲冰，不但人長得美極，武功也高得很呢！」

二人說着，已到了客房。

江元對百里彤道：「文瑤姑娘呢？」

百里彤道：「她已經回家了！」

江元點點頭，故作不在意的問道：「她家住得可是離這很近？」

百里彤點點頭，說道：「她就住在山北，有個叫桃花嶺的地方。」

江元暗記於心，又道：「大哥，最近如果沒事，我想回去了！」

百里彤有些不捨之情，說道：「我本想再留你住些日子，可是恰好我也要出門，咱們一同走吧！」

江元答應一聲，他已久未到師父墳前祝禱，心中很是不安；何況他還有重大的任務——尋找謀害他師父的仇人。

百里彤又問道：「江元，你此去要多久才能再回來呢？」

江元略爲思索道：「我要到外面走走，大約最少也要三個月呢！」

百里彤定目思索一下，說道：「好吧！三個月以後，你再來一趟吧！」

由於二人才吃飯不久，所以百里彤不再吩咐擺酒送行，僅命興兒備馬，又對江元道：「江元，你既然是各處遊歷，不妨騎一匹馬去，一路上方便多了。」

江元搖頭笑道：「我很少騎馬，對牲口有些不慣，還是免了吧！」

百里彤聞言不再說話，進入內室，把家中之事，再三安排了一陣，提着了一個長形的包袱出來。

這時興兒回報，馬已備好了。

江元隨身只有一個長形的方盒，大約有半尺長短，揣在懷中，與百里彤一同出房。

百里彤對江元道：「江元，你到那裏？我可以送你一程呢！」

江元含笑道：「我現在回山去，你送我到山脚就可以了！」

於是百里彤飛身上馬，江元也躍了上去，坐在百里彤的身後，百里彤對興兒道：「小心看守門戶，有人來訪，叫他們留下名字！」

興兒答應一聲，說道：「是……少爺，你多保重！」

何敬也趕到馬前，對江元一禮道：「一路保重！」

他說到這裏，眼圈一紅，不禁要流下淚來。

江元哈哈一笑道：「眞是小孩子，快回去吧！」

他一言甫畢，百里彤抖韁之下，馬兒揚蹄狂奔，帶起了一陣風沙，飛快的馳出了大門。

馬行如風，晚風寒涼，吹得人的口臉發顫，江元在馬上叫道：「天寒了，恐怕要下雪了！」

由於風太大，江元說到這裏便停了下來。

百里彤接口道：「可不是？你山居比我們還要早見雪啊！」

二人共騎一馬，江元雙手扶着馬股，心中泛起了一陣陣的遐想。

在師父死後，他已是孤苦之身，想不到却得到如此情重的義兄，眞令他悲喜交集。

馬行如風，一剎那已到山下，百里彤勒住了馬頭，回身道：「是這裏麼？」

江元含笑道：「就是這裏，謝了！」

他說着自馬背躍下，走到馬頭，緊握着百里彤的手，一臉惜別之情；黯然道：「大哥！你一路多保重！」

百里彤也是依依不捨，緊緊的握了一下江元的手，說道：「江元，不要忘記我們的結義！」

江元點頭，說道：「我永不會忘記的！永遠！」

這句話出自這樣一個怪人之口，越發值得珍惜與可貴，百里彤非常感動，點頭道：「我也不會忘記！代問花婆好！」

他說罷，雙腿一夾馬腹，駿馬長嘶，絕塵而去。

江元直望着他背影消失，這才回過了身子，低聲自語道：「他果然是個英雄人物！」

江元久別師墳，心中甚是掛念，這時展開身形，如飛而去。

黑夜無光，山路非常難行；可是江元雙目如炬，加上這條路又是他走慣的，所以毫無困難。

不到半個更次，江元已經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那座山洞。

今夜沒有月亮，一切都顯得很昏暗；可是江元却清楚的看見那座墳墓。

他心頭湧起了一陣悲哀，也有一種莫大的歉意，彷彿他不應該離開這座孤墳似的。

寒風中，聽見他悲切的語聲：「啊！草長長了……眞快呀！」

他顫抖的走近墳前，恭敬的叩了三個頭，含淚說道：「師父！江元來給妳請安了！」

他傷心了一陣，四下除了林木及秋虫夜鳴外，沒有一絲聲音。

江元緩緩的站起來，走近了墳頭，慢慢的清除着墳頭上的野草。

這一剎那，他回憶着師父的傳藝、聊天、叱罵、默坐、以及生活上很多微小的細節。

可是現在，她只是默默的躺在地下，就算是整個的世界毁滅了，也不會危害到她。

這時，江元本能想到了鬼和幽靈，他本來不相信的，可是現在他希望是眞的，那麼他還可以和冥冥中的師父見面了。

不大的工夫，他已把墳頭的野草全部拔完了，又流了一陣淚，這才拖着無力的身子走進了洞裏。

江元進洞之後，不禁發現一件異事，原來自己所居的石室，竟然隱隱的傳出了燈光。

江元心中不勝詫異，忖道：怪了，我房間中怎麼有燈光。

江元想着，輕輕的走向自己的房子，他把石門推開，見到了一個人，正睡在自己的石床上，身上蓋了一塊獸皮，連頭帶脚，裹得密密的。

江元見狀，又生氣又奇怪，忖道：這人眞大膽，居然敢在我這裏如此放肆？

江元想着，走上前便要把獸皮掀開，可是他目光却接觸到一張紙條，用一根銀針釘在床沿上。江元順手把字條扯下，就着燈光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江元：

若是你同來，請不要打擾我，我睡覺最怕人家吵，一吵醒就睡不着了，如果你要睡的話，就到外面的那張床上睡吧！

鐵蝶」

江元看罷眞個氣笑不得，怔怔的站在那裏，一時不知怎麼才好，忖道：這眞是怪事，她到我這裏來到底是幹什麼？

江元想着，略爲一打量，只見桌上放着洗漱之器，還有幾碟沒吃完的小菜，另外在牆上掛了一根繩子，晾着幾件衣服。

江元見狀，眞個啼笑皆非，忖道：看樣子她已經住了不少天了……混蛋，我這裏像是她的家一樣，居然開起伙來了！

江元越想越氣，眞恨不得把鐵蝶拖下床來，可是却不知什麼力量阻止了他。

他氣得在室內來回踱步，不住的自語，「眞是太胡鬧了！」

這時鐵蝶突然發出了一聲嬌哼，把獸皮打開，露出了一個頭。

江元見她雙頰嫣紅，長長的睫毛，壓在了眼皮上，烏黑的頭髮披在兩肩，微蹙着一雙秀眉，好似睡得並不太舒服。

江元怔怔的站在床前，不知如何，思索了一陣，忖道：先讓她睡一覺，明天再說吧！

江元想着轉身欲去，鐵蝶嬌喚了一聲道：「江元……別走！」

江元一驚，連忙回過了身，見她仍然沉睡未醒，心中有些詫異，忖道：莫非她在說夢話。

江元想着又站了一下，見無異狀，自語道：「這算什麼嘛？」想着便要離去，突聽鐵蝶又道：「江元……江元……」

江元轉身望時，見她沉睡不醒，心中不禁有些生氣，喝道：「妳到底攪什麼鬼的？」

江元這句話說得太大聲了，把睡夢中的鐵蝶驚醒了！

她似乎嚇了一跳，睜開了一雙秀目，發現了站在床前的江元，不禁吃了一驚。

她很快的坐了起來，笑着道：「啊，原來是眞的，我還以爲是夢呢！」

江元忍住氣，問道：「你怎麼會到我這裏來睡？」

鐵蝶輕笑了一下，用手整理一下頭髮，說道：「我有事啊！」

江元氣道：「什麼事？」

鐵蝶淺淺一笑，說道：「天亮再告訴你！——啊欠——」

江元見她一片滿不在乎的樣子，心中好不生氣，喝道：「妳睡就睡好了，還叫什麼，叫……？」

鐵蝶答道：「叫，我叫什麼了？」

江元哼了一聲道：「哼，妳還問我？……妳一直叫我的名字！」

鐵蝶聞言玉面緋紅，啊了一聲，低聲道：「這……這是眞的嗎？」

江元道：「誰有工夫騙妳？」

鐵蝶越發的不好意思，芳心忖道：該死，我怎麼叫出來了？

江元見她垂首不語，哼一聲道：「我問妳，這塊獸皮從那找出來的？」

鐵蝶微微揚起了頭，扭捏着道：「我……在那邊拐角一塊大石頭後面找到的，費了大半天的事，好難找？」

江元聞言氣笑不得，說道：「好難找還被妳找到了！妳眞是太隨便了，好像跟在妳自己的家一樣？」

鐵蝶被他斥得粉面通紅，又低下了頭，過了片刻，才低聲道：「我留下的條子你看到了沒有？」

不提條子還好，提起條子江元更氣，說道：「看見了，妳想得倒怪週到的！」

江元語氣不善，二人又沉默了一會，鐵蝶道：「那麼你去睡吧！」

江元氣得把頭一偏，說道：「我自然會去，還用得着你催我？」

鐵蝶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小菜，笑道：「這裏還有菜，後面有包子，你要是餓了就吃一點，吃完快睡覺去吧！」

江元見她指着的，是一碗竹筍炒肉絲，一個半獅子頭，看樣子她吃得不錯！

鐵蝶又接着道：「下面還有鍋牛肉湯，你自己熱一下……。」

鐵蝶話未講完，江元氣得回頭就走，出房而去。

鐵蝶一個人坐在牀上，怔怔的自語，「這個人的脾氣眞是太壞了！」

她說着伸了一個懶腰，又睡了下去。

江元被她氣得虎虎的，到了自己平日坐禪的那間石屋，橫身躺在石牀上，忖道：她眞是豈有此理，好像是我的……，因爲他想到了，剛才鐵蝶所表現的，好像是一個妻子對丈夫的情形。

這時，他心中不禁有些混亂，有很多以往認爲永不會發生的事，現在都已發生了。

可是，在他邂逅了文瑤之後，他的感情已經不自覺的表露。

即使是鐵蝶，也時常使他心亂，那是由於他也無法忘記這個女人！

剛才鐵蝶的關切，使江元聯想起了很多的事情。

他想到了前途、婚姻、愛情。

只要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就可以使得鐵漢子產生了這麼多不平凡的情緒！

江元遐想了一陣，睡意已濃，正在矇矓之時，突聽有腳步聲。

江元一驚，睜眼看時，却見鐵蝶雙手抱了那張獸皮，走向這邊來。

江元坐起了身子，問道：「妳怎麼還不睡了？」

鐵蝶帶着甜笑，說道：「我怕你冷，給你送獸皮來了！」

江元連連搖頭，說道：「我不冷，不到下雪天，我是什麼也不蓋的，你快拿去睡吧！」

鐵蝶睜大眼睛，問道：「你眞的不冷嗎？」

江元被她弄得毫無辦法，嘆口氣道：「唉，我騙妳幹什麼？」

鐵蝶上下望了江元幾眼，讚許的道：「到底是男孩子，身體精壯一些，要是我不蓋東西，明天一定會流鼻涕……」

江元有些頭痛，道：「好了，好了，妳快蓋着去睡吧，天快亮了！」

鐵蝶往後退了一步，說道：「我沒見過你這樣的人，脾氣太壞了！」

江元苦笑了一下，說道：「我也沒見過妳這樣的人，慢吞吞的。」

鐵蝶突然笑道：「呃，對了，你脾氣躁我脾氣慢，如果我們常在一起的話，那才好玩呢！」

鐵蝶是無心之語，江元却是有些心驚，說道：「行了，快去睡吧！」

鐵蝶怔了一下，好似有些不大高興，轉身而去，道：「眞是壞脾氣！」

江元才吁了一口氣，忖道：天亮趕快讓她走，不然把人煩死了！

翌日清晨，江元很早就醒了。

意料之外，在床頭的石室上，已然放好了洗漱用具和清水。

江元有些不習慣，知鐵蝶已起來，當下放大了嗓子叫道：「鐵姑娘……鐵蝶！」

可是無人回答，江元忖道：難道她已走了？

想到鐵蝶可能離去時，江元又有些不捨，心中不住的想道：「她如果要回去的話，又爲何來呢？」

江元想着走到洞口張望了一下，並無人影。

他有些失望，靜站了一會，自語道：「走了也好！免得我的心亂了！」

他口中雖然如此說，心中總是有些悵然。

等到江元梳洗完畢，又見牆角架着了一隻小火爐坐着一個小鍋，被燒得呼呼作響，鼻端已經聞到一陣陣的香味。

江元皺了一下眉頭，忖道：她倒眞會作怪！

打開看時，却是上好的牛肉湯煮鍋餅，江元腹中正餓，便盛在碗中吃了起來。

這還是江元第一次在洞中吃熱食，以往他只以乾粮及清水充飢。

至於花蝶夢，更是難得看到她飲食。

江元越吃越有味，急把一鍋吃完了。

這時他才注意到，洞內所有的房間，都被整理得井井有條，忖道：到底是女孩子會理家。

江元正思索時，突見鐵蝶含笑跑了進來，手中抱着一大把清香菊花。

鐵蝶一進房便叫道：「江元呀，你起來沒有。」

她才說到這裏，一眼望見了江元，立時堆上了笑容，關切的道：「啊，你已起來了，鍋內的吃了沒有？」

江元點頭，說道：「吃過了！」

鐵蝶由桌上取過了一個瓶子，將花揷入，一再的端詳，直語道：「嗯！——這樣好多了，本來啦！一個住家的地方，就要像個樣子！」

江元嚇了一跳，忖道：看樣子她還要長住下去呢！

江元想着，連忙說道：「喂，妳到底是幹什麼，爲何要佈置房間？」

鐵蝶一笑，在一旁坐下，說道：「當然有事呀，你忘了我師父的話嗎？」

江元聞言，略一回憶，恍然道：「哎呀，我幾乎忘了這件事了，是明天麼？」

鐵蝶有些不悅，說道：「這麼重要的事情，你竟然給忘了……不是明天是那天呀？」

江元被她說得有些不好意思，正色道：「鐵姑娘，既然我師父生前曾經答應過令師，現在師父過世了，我一定會把事情弄好，妳放心好了。」

鐵蝶微皺眉頭，好似有些擔心，輕聲道：「你不可把對方估得太低呀！」

江元劍眉一挑，說道：「我幾時說過不負責的話？」

鐵蝶點頭道：「我不是對你不信任，只是……」

江元不悅道：「只是什麼，說話不要這麼吞吞吐吐的好吧？」

鐵蝶翻了一下眼睛，接道：「聽說這一次刁玉嬋可能會來……」

她話未講完，江元猛然站了起來，啊了一聲道：「啊！……她居然也到中原來了！」

鐵蝶接道：「她和師父是一對死敵，這一次可能來報仇！」

鐵蝶說到這裏，滿面憂愁之色。

江元緊皺眉頭，思索了片刻，說道：「你不用愁，那刁玉嬋的功夫，我也曾聽到師父說過，雖然厲害，但我們防身總還可以，到時只要守着令師，防着他的『五羊針』就無大礙了！」

鐵蝶聽他如此說後，心中才稍微安定下來。

江元口上雖然如此說，心中却在暗思對策。

鐵蝶又道：「那刁玉嬋到底……」

她才說到這裏，江元已連連搖手，阻止了她的談話，似乎在思索什麼。

鐵蝶見他在思索對策，不敢打擾他，默默的坐在江元的身旁。

片刻之後，江元抬起了眼睛，對鐵蝶道：「走吧！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鐵蝶問道：「你想了些什麼？」

江元不耐煩的搖搖頭，說道：「哎呀！妳的話可眞多呀！」

鐵蝶被他說得賭氣不語，江元又道：「現在妳到外面等我，我要換件衣服。」

鐵蝶一言不答，轉身就走。

江元看出她在生氣，自己想想對她也太不客氣了，忖道：她人不錯，對我又是這麼關心，我以後對她要好一點。

江元換上一件長衫，也是全白色的，這才走出了洞口來。

只見鐵蝶默默的對着花蝶夢的墳前發怔，江元走到她身後，問道：「妳在想什麼？」

鐵蝶用手抹了一下眼角，低聲道：「我在想，一個人不論多大本事，到頭來還是要死的！」

江元嘆了一口氣，說道：「當然！要不然都成了神仙了！」

鐵蝶這才回過身子，含笑道：「你都準備好了嗎？」

江元點頭說道：「好了！我們馬上就走。」

江元說着，走到花蝶夢的墳前，低聲的祝禱着，不禁又流下了熱淚。

過了很久，他還沒有離開那裏，鐵蝶

才輕聲說道：「江元，好了沒有？」

江元睜大了眼睛，用衣袖抹了一下，說道：「我們走吧！」

於是，這一對男女，在秋風習習之中，緩緩的向山下而行。

江元問道：「你自己估計時間，不要誤了事！」

鐵蝶點頭道：「我知道……另外有一條小路可通到，我們可以施展輕功！」

江元點頭道：「那麼快走吧！」

他一言甫畢，身起如隼，已掠出了七八丈。

鐵蝶叫了一聲，急忙趕上，口中喊道：「喂！你等我呀！」

江元却不答話，如飛馳去，鐵蝶提氣趕上。

他們二人都是一身雪白的長衫，迎風飄展，極爲瀟洒好看。

江元跑了一陣，見鐵蝶一直不離左右，心中不禁頗爲欣佩，忖道：一個女孩子，輕功居然有如此造詣，可眞不簡單啊！

鐵蝶見他身直肩平，步履從容，看來好似漫步；可是一進數丈，心中不禁欽佩，忖道：江元數十年後，可以成爲天下第一人了！

他們彼此無語，不大的工夫，已經到了山下，江元停住了身子，問道：「往那走？」

鐵蝶用手整理一下長髮，說道：「往右走！我來帶路好了！」

她說着，由江元身前掠過，一去數丈，眞個身輕如燕，姿態美極！

江元追上去，笑道：「想不到妳一個女孩子，居然有此功夫，眞叫人吃驚。」

鐵蝶聞言，突然站定身子，回頭嗔道：「女孩子怎麼樣？你不要看不起女人，你看花婆婆的功夫，江湖上誰比得上？」

江元見她生氣，忙笑道：「好！好！算我說錯了！」

鐵蝶仍氣道：「我最討厭你們這些男人，自以爲了不起……」

江元連忙搖手道：「好了！我的姑娘，快趕路吧！」

鐵蝶哼了一聲，這才再次起身，口中還嘟囔道：「功夫是練出來的，分什麼男女？」

江元料不到自己的一句話，惹得她一大堆話，心中好笑不已，忖道：女人到底是女人，氣量小，連一句話都忍不了！

這時二人已走上了一條僻徑，山路崎嶇，極爲難走；可是二人走起來，如履平地。

江元打量了一下地勢，奇道：「怪了！我在這裏住了七八年，怎不知有這一條路？」

鐵蝶頭也不回，哼了一聲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好像什麼事你都該知道一樣？」

江元見她還在生氣，心中好笑，問道：「姑娘，妳還在生氣？」

鐵蝶不答，一味前進，江元又問了兩句，不見回音，也就不再說話。

這時，他感覺到鐵蝶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她生氣的時候，更惹人發笑，忖道：若是和她長在一起，一定可以解除不少煩惱呢！

× × ×

月上中天，已是二更時分，他們已奔馳了一天，連一刻也未休息。

可是他們仍是精神奕奕，健步如飛，這時江元不禁對她更加欽佩了。

鐵蝶望了望前面的交义處，回頭道：「快到了！」

江元不禁精神一振，說道：「啊！原來你們是住在這裏！」

鐵蝶笑了一下，接道：「你才不知道我們住在那裏呢！……要是你知道了，一定會感到奇怪的！」

江元不解她言中之意，問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們住在天上不成？」

鐵蝶笑道：「雖然不是天上，和天上也差不多。」

說着二人已到了路口，江元一望之下，大爲驚奇。

原來是一片極荒凉的墳場，四下曠野，鬼火燐燐，眞是恐怖已極。

江元不禁停住了脚步，說道：「這……這裏沒有房子的呀？」

鐵蝶笑一下，說道：「這麼多房子，你還說沒有，眞是瞎子！」

江元聞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氣，說道：「難道妳……妳……住在墳裏？」

鐵蝶見他如此，不禁大笑起來，說道：「嘻嘻……你胆子這麼小，還稱得上什麼俠士呢？」

江元正色道：「姑娘！不要開玩笑，妳到底住在那裏呢？」

鐵蝶收斂了笑容，很正經的說道：「誰給你開玩笑，我就是住在這裏。」

江元好不驚奇，說道：「這倒眞是怪事，沒聽過活人也住墳！」

鐵蝶不悅道：「你不要這麼說，我師父聽見會生氣的了！」

江元被她弄得莫名其妙，道：「好！就算住在這裏好了，你倒要領我進去！」

鐵蝶聞言，四下打量了一下，自語道：「我還得找找，不知師父住那間房？」

江元在旁好不驚奇，說道：「妳到底攪什麼鬼嘛？這裏那兒有房間？」

他話未說完，鐵蝶猛然回過了身，不悅道：「唉呀！我的少爺，你怎麼這麼多話？我說的房間，就是這些墳嘛！」

江元看她如此嚴肅，心中暗笑不已，忖道：現在到了家，該她神氣了！

這時，鐵蝶就好像找東西一樣，彎腰低頭，一個個的墳頭，又摸又看，有時還把耳朵貼在墓碑上細聽一陣。

江元跟在她身後，滿墳場亂轉，見她如此，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滋味。

江元越想越不是味，氣道：「這算是什麼玩意兒，跑到這裏認墳來了！」

江元才說到這裏，鐵蝶猛然回過了頭，低聲道：「噤聲！」

江元見她神色緊張，把耳朵貼在一座大墳碑上細聽，只得靜站一旁。

不大的工夫，鐵蝶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大概是這裏了！江元，你來聽！」

江元氣道：「我才不聽墳呢！」

鐵蝶却伸手拉住他的手，說道：「你來聽，是不是有聲音？」

江元無奈，只好把耳朵貼在了石碑上，用心地聽。

鐵蝶在旁又道：「我這幾天耳朵不太好！」

這時江元果然聽得有異聲，不禁大爲驚奇，脫口道：「怪了，眞有點聲音！」

鐵蝶笑道：「我沒騙你吧！你聽聽是什麼聲音？」

江元細心聽了一陣，皺眉道：「好像……好像有人在咳嗽。」

鐵蝶聞言大喜，拍手道：「那就沒錯了！一定是師父在咳嗽！」

她匆匆的把江元推開，爬在了墳邊大聲叫道：「師父！蝶兒回來了！」

她一連叫了三次，不大的工夫，墳內傳出了一個蒼老的口音道：「難得妳趕回來了，從後門進來吧！」

江元聞言心道：「名堂還不少呢，住在墳裏還有大門後門。」

鐵蝶已拉住了江元的手，笑道：「來！我們從後門進去！」

說着，便往後面走去，江元被她的手拉着，心中不禁有些異樣的感覺，臉也紅了。

轉念一想，不禁立時嚴肅起來，忖道：人家本是無心之擧，我切不可亂想！

這時二人已去到大墳之後，鐵蝶伸手掀起了一塊石板，其中有石階，正隱隱有光傳過來。

江元好不驚奇，低聲道：「唷！你們這個工程還不小呢！」

鐵蝶白了他一眼道：「這算什麼，我們一共改建了十座墳呢！」

江元哼了一聲道：「這有什麼光榮？簡直是造孽，人家死了還不得安寧！」

鐵蝶狠狠在江元背上捶了一拳，嗔道：「你說話小心些，別讓我師父聽見！」

這時甬道的極端，傳過了那蒼老的聲音道：「我已經聽見了！不要緊！童言無忌，哈……」接着發出了一陣大笑。

江元不禁身上發毛，如入鬼域，忖道：天下居然有人住在墳裏！

江元隨在鐵蝶身後，順着甬道前進，不大的工夫，突覺眼前一亮。

只見有間七八丈見方的石室，燃着一盞白油燈，甚是光明。

室內佈置一如家居，應有盡有，兩旁並有石門可通，看樣子，房間還不少呢！

在石室中央，擺着一張石榻，上面坐着一個枯瘦的老年人。

他年已八十，髮鬚皆白，可是精神奕奕，不見一些衰老之狀。

江元知道這老人就是鐵蝶的師父，揚名天下的石老人。

這石老人終身無名，早年曾和花蝶夢、蕭魯西等老一輩人物，共同行道江湖，只是二十年來，已不聽到人再提起他了。

江元連忙施了一禮，說道：「弟子駱江元，參見石師伯！」

石老人微笑着搖搖手，說道：「賢姪多禮，坐下來說話！」

這時鐵蝶早已扯着老人的手，笑着道：「師父，你看我多守時，剛好今晚趕回來！」

石老人笑一笑，拍拍她的肩頭，說道：「好了！算妳有功！」

鐵蝶這才滿意的笑了一笑，在一旁坐好。

江元見他們師徒如此親密，心中一陣難過，不禁又想起了花蝶夢。

石老人向江元望了幾眼，點頭道：「你我雖初見，可是你的大名已久聞了！」

江元臉上一紅，忙道：「石師父過獎了！」

石老人微微一笑，說道：「年青人，名氣太大了不太好，以後應收斂一點！」

江元點頭稱是，老人又嘆了一口氣，接着道：「花婆的事我已經知道了，眞是想不到，我還想等身體復元後，去看看她呢！」

提起花蝶夢，江元不禁黯然含悲道：「唉！也是她老人家一生自恃，才着了人家的圈套！」

老人兩道濃眉緊蹙在一處，搖頭道：「想不到這種事，到她晚年才發生，眞叫人不勝感嘆了！」

他們二人談論個沒完，鐵蝶見他惹人傷心，便向石老人說道：「師父！不要談這件事好不好？」

石老人點點頭，對江元道：「我倒是早與花婆約好，請她在今天來此與我護法。我走火入魔已經三年，這三年來總算把上半身氣穴打開；可是下半身還不能動，按照時間算來，明天是大功告成之日。」

停了一會，又道：「可是我以前的一些仇人，明天一定來此破壞，現在花婆不幸去世，只有麻煩你替我擋一陣了！」

江元聞言，心中知道自己的責任更大，正色道：「弟子應該效勞，只是弟子功夫，比起先師相差太多，所以還要請師伯分派一下！」

老人不住的點着頭，說道：「明天來的人，我大致可以猜到，大部份都不算太扎手，只有苗疆的五羊婆，她倒是厲害得很！」

他說到這裏，略微又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不過這個老婆子，一生最怕人激，所以明天最好以話相激，她不動手最好，否則也要限制她在幾招內取勝，如果她辦不到的話，就會立時離開了！」

江元對五羊婆倒是很知道，自己胸有成竹，含笑說道：「師伯放心，師父以前時常曾提到五羊婆，她的功夫，師父差不多全解說過，並且還傳了不少抵禦她的功夫，明天取勝不敢說，至少防身是沒問題的！」

老人點頭道：「這樣好了，不過你不可大意，她的『五羊針』厲害無比。」

老人話未說完，江元已接口道：「我已經想好了對策了！」

老人詫異的望了江元幾眼，見他安詳鎭定，充滿了自信，不禁點了點頭，說道：「你們年青人，總會有些聰明的法子，……你今天辛苦了，先去休息吧！明天我再詳細的和你談！」

江元站了身子，說道：「師伯請休息

吧！」

老人點了點頭，雙手輕輕的一按石欖，身如一片風吹落葉般，凌空而起，四平八穩的落在了石床上。

他微笑一下，說道：「身體未復元以前，我只能以此法行動，你別見笑啊！」

江元正好謙遜幾句，老人又對鐵蝶道：「蝶兒，妳帶駱哥哥回房吧！」

鐵蝶答應一聲，對江元道：「走！我們出去吧！」

江元再要向老人行禮時，見他已經閉目養神，當下隨着鐵蝶走出這座神奇的墳墓。

江元走出了這座奇怪的大墳，寒風拂體，使得江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他吁了一口氣，望着黑暗的天幕，輕聲道：「眞想不到，你們會住在墳裏！」

鐵蝶笑着問道：「怎麼樣？你看我們住的地方還可以麼？」

江元轉過身子，笑道：「妳們改建這些墳，可花了不少時間吧！」

鐵蝶含笑說道：「可不是！想起以前挖墳的時候眞好玩呢！」

江元又問道：「奇怪，石師伯為什麼要帶妳住在墳裏？」

鐵蝶往前走了兩步，順手拔了一顆野草，在手中玩弄着，聞言笑道：「師父說，一個人無論如何，死了以後，一定要埋進墳裏，所以乾脆就搬到這墳裏住！」

江元聽了她這一番妙論，雖然覺得不太順耳，可是思索之下又有些道理，不禁問道：「難道他就永遠不離開此地了？」

鐵蝶笑一笑道：「師父足跡遍及天下，可是他老人家，無論到那裏，一定住在墳裏，算起來，師父的墳屋也有好幾百個呢！」

江元聽罷，眞是驚奇，絕對料想不到天下會有如此怪人。

鐵蝶望了望天色，說道：「已快二更了，我帶你去休息吧！明天還有很多事要作呢！」

她說着，向前走去，江元跟在她身後，忖道：想不到我還沒死却要住在墳裏。

江元才想到這裏，鐵蝶回頭問道：「你是要住大房間還是小房間呢？」

江元知道她所謂的「房間」就是墳墓，微笑了一下，答道：「隨便！我是不講究的！」

這時鐵蝶已然停步在一座小墳之前，說道：「你今天住在『三號』好了！」

江元心中好笑，忖道：不知他們有多少墳屋，居然還要編號！

鐵蝶仍走到墳頭之後，掀起了一塊巨石，二人由石階而下。

這一座墳中漆黑無光，並且有一種泥土的濕腥之氣。

江元雖是一身武功，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禁有些膽寒。

黑暗中傳來了鐵蝶的聲音：「這間房子好久沒住了……你在這等一下，我先去點燈！」

江元答應一聲，站了下來，運用夜目，打量一下四週的地勢。

這一座墳的甬道就顯得狹窄了，並且石壁也鋪得像嶙岩。

江元不禁皺了皺眉頭，自語道：「這裏面可不能住人呀？」

鐵蝶却在遠處道：「怎麼不能住人？你還沒有到房間裏看過呢。」

說着，只見白光閃了一下，鐵蝶已燃起了一盞白油燈，墳內立時亮了起來。

江元見脚下鋪着大塊的青石，雖不如老人所居之處平整，可是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鐵蝶已經在一丈以外叫道：「你快來啊！」

江元心中總是有些蹩扭，好像是走進棺材一樣。

江元想着，便道：「別叫，我這不是來了麼？」

鐵蝶聞言一笑，說道：「怪了！叫你休息，還好像委曲你一樣！」

江元聞言啼笑皆非，說道：「在這種地方睡覺，可不是委曲？」

說着他已走入了這間石室，只見約有兩丈見方，室內倒還清潔；有一張石牀，上面放着一套繡花薄棉被，質料、繡工都是最上乘的。

江元不禁有些詫異，問道：「這被子是誰的？」

鐵蝶面上一紅，說道：「這是……是我蓋的！」

江元一驚，忙道：「啊！這是妳的房間嗎？」

鐵蝶連忙搖手道：「不！不！我住在師父的隔壁。」

江元微微皺眉，忖道：這房間可能就是她的，現在讓給了我！

江元想到這裏，不禁有些臉紅，內心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鐵蝶一直默默站在一旁，江元不禁望了她兩眼，見她微微的垂下了頭，面上有着一團誘人的紅暈，實在是非常可愛。

江元心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受，他連忙向前走了兩步，眼睛望着石牆，咳嗽了一聲，說道：「妳把棉被拿去吧！」

鐵蝶抬起頭，問道：「那——你晚上蓋什麼？」

江元頭也不回，慢慢說道：「謝謝妳這麼關懷我，不過，我很少蓋被，只有在下雪天時才蓋！」

鐵蝶不再勸他，逕自走到床前，把被子抱起，下面還有一對繡花枕頭。

鐵蝶轉過了身子，笑道：「那麼我把這個枕頭留下來……」

她話未說完，江元已搖頭道：「謝謝妳，我也不用枕頭的！」

鐵蝶翻了一下明亮的眼睛，氣道：「你什麼都不用，難道你不是人呀？不管，我就是不拿，用不用隨你，明天見！」

她說完此話就抱着棉被走了。

江元又氣又笑，忖道：這姑娘眞不講理。

這時鐵蝶已走了出去，不久，江元聽見了石板開闔之聲，知道她已出墳了。

江元轉過了頭，望着那一對枕頭，只見上面繡着十彩的鳳凰，繡工精細。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華佗（東漢安帝永初四年－獻帝建安十一年（？），西元一一〇－二〇七）

華佗，一名旉，字元化，東漢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早年游學徐州，兼通數經，以醫為業，行醫於今皖、魯、蘇、豫、鄂一帶。曉養性之術，於藥物、方劑、針灸、外科手術、內、婦、小兒諸科，無不通達，並有驚人成就。又發明「五禽之戲」，即摸倣飛禽走獸（「虎、鹿、熊、猿、鳥」）奔跑、跳躍、飛翔等運動姿態，以鍛鍊身體，充分發展全身機能，開創運動療法、物理療法之先河，啓導中國武學（「功夫」）之發展。為中國史上之名醫。

程光裕敬撰　邵芳昌拜書

MARTELL
MEDAILLON
SPECIAL RESERVE
LIQUEUR COGNAC
V.S.O.P.
MARTELL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祝君心想事成．